武俠世界

羗女窩（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憶文·新著

羗女窩是美人窩，也是男人嚮往的安樂窩。她們不願受男人驅使，也不願套上婚姻枷鎖，只願過自由自在的生活，為了繁衍更多的羗女，却又非男人不可！因而，情結牽連，製造了不少悲劇，但也譜了不少英雄和美人，俠士和嬌娃痴愛的綺麗戀歌！



第28年

16

$5.00

編者話

名作家憶文先生今期貢獻給各位的巨型小說——「羌女窩」，是一部以塞外明媚秀麗風光作背景的感人故事，內容哀艷悱惻，旖旋纏綿，文中叙述羌女們由於不願受男人驅使，也不願套上婚姻枷鎖，只願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爲了繁衍下一代着想，却又非男人不可，因而在種種因素下，情結牽連，製造了不少悲劇，但也譜了不少英雄俠士和美女嬌娃痴愛的綺麗戀歌！故事中還可看到華天虎一連串的惹人妙事，令你捧腹狂笑，佳作當前，幸勿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刋。

高皐先生擅撰俠艷奇情故事見稱於文壇，他的作品不但描寫細膩，而且行文流暢，深獲好評，他睽別本刋讀者經年，今番隺護重來，特別爲本刋撰著一部中篇「蝶飛蘿蘭花滿樓」，故事內容哀艷曲折，感人肺腑，保証滿意，刋今期本刋第67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龍虎風雲會」，馬騰作品。文中講述風雲教崛起江湖，引起一次腥風血雨，羣豪會聚一個小鎮誓與風雲教週旋到底，過程激烈昂揚，空前絕後，曠古爍今……敬請留意下期刋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羌 女 窩（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羌女窩是男人嚮往的安樂窩，但羌女們不願受男人驅使，也不願套上婚姻枷鎖，因而爲了種種原因，製造了不少悲劇，但也譜出了不少俠士和嬌娃的綺麗戀歌……憶 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古塔英魂（兩期完奇情哀艷故事）◀下▶
英勇俠士 殲滅劇盜……黃 陵 35

牛 頭 山（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八）◀上▶徐玉珊 47

龍潭奪魔壺（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一▶
年少氣盛 到處惹禍……高 皐 67

骨肉兩情仇（俠義奇情中篇）
眞君爲奪寶 竟施雷火彈……金 童 73

旋 風 花（俠情中篇故事）
暗施桃僵術 喬裝互易容……陳 瑜 82

彈劍狂歌（俠情中篇故事）
故意搶假笈 眞心奪寶書……東方白 90

霹靂無情（俠義傳奇故事）
報訊遭遇襲 所見略相同……黃 鷹 99

鬼火魔燈（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內幕驚四座 國是重私情……歐陽雲飛 107

銀 蛇 劫（奇俠司馬洛故事）
施離間計 殺死李英……馮 嘉 11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踪俠影（新派武俠長篇）
攻晤香飄影 擋落花春隄……司馬龍 122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6期
（總號14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憶文・著
可飛・圖

羌女窩

攜寶刃遠赴邊陲

疾勁的强風，掀起了漫天黃沙，好像一波接一波的沙雨，掠過雄偉巍峨的玉門關，掠過關下冷清荒蕪的街道和房屋，吹洒着兩街的枯樹和躲在牆角下避風的商隊駱駝。

人都躲進了久無人住的空屋內，聽着刺耳的風嘯和駱駝不耐晃動的駝鈴聲。

由關頭殘塌的碉樓上向西看，風沙漫天，白草遍野，一眼望去，盡是間續不斷的浪波沙丘，晴天隱約可見的烟墩烽火台，這時也被漫天的風沙遮斷了視綫！

荒凉！肅煞！鳥獸無踪，人烟絕跡，看不到一絲生息！

不！有獸，也有人，却遠在西北數十里外的屯兵廢堡中，高聳近百尺的烟墩烽火台下。

那是三個活生生的人，在數以百計的餓狼中，爲了保命，正飛騰閃躍，揮刀搏殺。

他們顧不了被黃沙掩埋，也無暇担心被强風吹走，因爲他們不願將自己的肉體送進餓狼的肚子裏。

三個揮刀搏殺餓狼的人是三個頭戴一圈狐尾帽的長髮女子，她們身穿翻毛皮背心，下體圍了一件長毛皮短裙。

她們的皮膚是淺褐色，赤臂，裸腿，左臂上都有一個閃閃發亮的金環，其中皮膚稍微白的一些女子，頸上尙懸着一塊玉珮。

這三個女子生得濃眉杏眼，挺鼻櫻唇，個個胴體健美，高挺的玉乳，柳腰肥臀，充滿了青春活力。

由於她們的面龐上罩滿了黃沙，無法確定她們的芳齡年紀，依照她們的嬌叱聲音和健美的胴體看，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六歲。

根據她們的衣著和膚色，顯然都是西域邊陲地區的驃悍番女！

只見三個番女，濃眉飛剔，杏眼圓睜，不時在她們的櫻口裏發出她們的語言和嬌叱。

她們使的是彎月短刀，斜披着皮囊和水壺，三人以背相對，捨生忘死的拒殺張大了嘴巴、露出森森白牙噬向她們的成羣餓狼。

餓狼的數目太多了，一批被殺傷砍死，另一批相繼嗥叫着飛撲上來。

狼是最兇殘狡猾的野性動物，一旦被牠們發現了能吃的獵物，牠們便羣起圍攻，直到果腹爲止。

據說，人是牠們最不願碰的獵物。

根據牠們撲向三個番女的兇猛急切，顯然已餓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三個番女的功力雖然不凡，但餓狼殺不勝殺，砍不勝砍，因而她們的香肩上，玉腿上，都有鋒利狼爪抓破的血痕。

這樣時間一久，三個番女終會筋疲力竭，仍難逃送進狼腹的命運！

尤其，她們且戰且退，砍傷殺死的狼屍，立被其他的餓狼拖走搶食。

但是，餓狼並不就此停止，吃了同類的屍肉，牠會回頭繼續參加攻擊。

三個番女非常希望進入烽火台的下層兵室內，那樣她們便可一人守着門口，其餘兩人休息。

但是，餓狼也非常瞭解人意，牠們大部份在烽火台這一面攻擊，希望把三個番女逼到廢墟外面去。

果然，時間一久，三個番女的身手已沒有剛開始那麼靈活，刀招不但不敢用老，很少一刀就將狼頭砍下來，遇到半倒屋牆，也無力再騰身飛躍上去。

餓狼却恰好相反，牠們不但輪番攻擊休息，吃飽了同類屍肉更有精神體力。

又是一陣强勁風沙吹來，三個番女已無力再騰躍身形，一個踉蹌仆跌，同時發出一聲驚叫！

逆風方向的餓狼固然被吹得搖搖晃晃，但順風方向的餓狼却厲嗥一聲，蜂擁而上，爪抓咬撲，立時壓在三個番女的嬌軀上。

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廢堡的斷牆上，突然傳來一聲隱約可聞的大喝。

緊接着，一道彩霞寒光，勢挾劍嘯，穿過强勁風沙，掠過羣狼之間，「嘟」的一聲射在烽火台的牆壁上。

數聲悽厲狼嗥，有的狼頭落地，有的腰被斬斷，有的嘴胳少了半個。

驚恐萬狀的三個番女，原本就在地上翻滾，一聲驚叫，挺身躍了起來。

也就在三個番女挺身躍起的同時，一道快速人影，逕由風沙中如電飛至，一陣拳打足踢劍鞘撥，只見羣狼橫飛，悽厲慘嗥，落在地上滾了兩滾再不動了。

四週的餓狼一見，嗥叫一聲，繼續飛撲過來。

來人一見，又是一陣拳打足踢。

三個番女驚魂乍定，突然想起了來人的劍。一陣驚慌對話，同時奔向了烽火台前，發現來人的寶劍已盡沒牆內，僅纏着土黃綫帶的劍柄露在外面。

其中皮膚微白，項掛玉珮的番女，立即雙手握住劍柄，一陣左右搖動，「沙」地一聲將劍拔出來。

劍身一出牆壁，寒光閃射中，幻起濛濛彩霞，三個番女見劍身上嵌有紅藍紫綠等寶石，同時發出驚啊，接着驚異的議論起來。

這時，來人已將第二批撲上來的餓狼踢飛打退，其他餓狼看到同類輾轉在地上哀嗥的慘狀，再沒有那一隻敢撲過來。

三個番女一看，趕緊向來人招手，並用她們的語言說着話，同時，也看清了來人身穿藍布衣褲，足登劍鞋，頭上戴了一

頂防沙頭套，僅兩隻明亮眼睛，在絲紗圓孔內閃爍着眼神。

當然，在這等情形下，她們看不見來人的面貌，自然也不會知道他多大年紀，是番人還是漢人。

來人見羣狼沒有再撲過來，又發現自己的劍已拿在三個番女的手裏，逕向烽火台前走去。

三個番女急忙跪在地上，並用她們的語言說着感激的話。

來人雖不懂番女們說些什麼，但跪在地上向他磕頭總是感謝的意思，是以，無所謂的肅手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妳們謝啥？起來！」

話未說完，皮膚稍微白一些的番女已起身歡聲道：「大俠果然是天朝上國的英雄！」

來人立即搖頭道：「俺不是天朝的英雄，俺是華天虎！」

話聲甫落，三個番女面色同時一變，指着華天虎的身後發出尖叫，而皮膚微白的番女也用漢語尖叫道：「小心，狼！」

也就在三女尖叫的同時，聞風知警的華天虎早已沉喝一聲，閃電回身，「金剛掌」反臂揮出，霹靂腿順勢猛踢，「蓬啪」聲中，嗥叫連聲，兩隻左右撲到的大狼，應聲倒飛了回去。

其餘野狼正待撲來，一看這情形，紛紛在四週呲牙低吼，做勢欲撲，但已沒有了攻擊的勇氣。

皮膚微白的番女却急聲催促道：「大俠，我們快躲進烽火台裏去吧！」

華天虎應了一聲，即和三個番女走進了烽火台內。

烽火台內方形有炕，一道土築階梯，盤旋而上，由於裏面有燒火的痕跡，以及土炕上舖着有白草，顯然前去西域販賣絲綢的商人，有人常在這裏過夜或休息。

進入烽火台，華天虎才發現三個番女的皮衣已有幾處被野狼抓嚙破了，有的露出半邊堅挺的玉乳，有的現出一片圓潤的小腹來！

一看這情形，不由「噢！」了一聲道：「妳們進去吧！俺就在門口就好！」

說着，就坐在門口內盤旋上升的土階上，並順手扯下了頭上的防沙頭套。

頭罩一取下來，三個番女立時發出一陣驚喜歡叫！

只見華天虎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兩道濃黑入鬢劍眉，一雙熠熠有神星目，挺鼻、朱唇，白裏透紅的皮膚，配上他健壯適中的體格，不但人英挺，身材也魁梧。

華天虎抖一抖頭罩上的黃沙，發現三個番女已走到他的身前來，興奮的望着他咭咭呱呱，目光中閃着異彩。

由於她們站得太近了，華天虎急忙低下了頭，心跳怦怦，兩頰也有些發燒，他不知道在她們的長毛短裙裏有沒有穿着短褲。

三個番女一看華天虎的羞態，更加高興的笑了，完全忘了方才的命在頃刻，以及還有大批的野狼在烽火台外虎視眈眈，隨時伺機反噬。

華天虎覺得這三個番女實在不懂禮貌，呼的一聲站起來，同時怒聲道：「俺有啥好看的，還不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

三個番女同時驚得退後一步，較白皮膚的番女却含笑道：「你是我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美的天朝男子……」

說話間，華天虎發現自己的劍仍拿在會說漢話，皮膚稍白的番女手裏，因而沉聲道：「少廢話！把俺的劍給俺！」

豈知，拿劍的番女竟將劍向後一縮，退後一步，問：「你說這把劍是你的？」

華天虎心知有異，他已沿途服完了金姥姥為他特製的藥丸，頭腦雖然沒有變的特別聰明，但因他的功力與日俱增，已有了較前進步的反應。

由於已出了玉門關，業已進入了西域，雖然還不知道臨州在什麼地方，但已遇到過不少胡人和番女。

他也曾將劍向胡人展示過，很少有人能說出這把劍的眞正出處和來歷。

如今見這個番女問起劍的歸屬，心中一動道：「不是俺的還是妳的？」

番女搖頭道：「劍雖然不是我的，却見我們女王使用過……」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不由興奮的問：「妳說這把劍妳們女王用過？」

番女有些遲疑的說：「是不是這把劍我不知道，但我們女王的劍上也有這麼幾顆紅藍紫綠白各色寶石。不過，我們女王的劍鞘上嵌有許多珍珠……」

華天虎辛苦了這麼多天，毫無一絲頭緒，如果不是他有那份執着決心——別人的東西，一定要交還給別人，他早已絕望的轉回中原去了。

這時一聽番女說她們女王也有這麼一把劍，而且劍鞘上也嵌滿了珍珠，驚喜的幾乎跳起來，不由興奮的說：「不會錯了，俺就是來找妳們女王的！」

三個番女驚異的彼此看了一眼，似乎在交換意見。

華天虎忽然想起了已死的白玉霜，因而恍然問：「妳們的女王可是姓白？」

其他兩個番女不懂漢語，依然由較白皮膚的番女回答道：「我們沒有姓氏只有名字，除非我們知道我們的父親姓什麼！就像我叫亞曼莎，她叫裘吉娜莎，她叫綺麗雅美莎……」

說着，指了指站在她身邊的其他兩個番女！

另兩個番女雖然聽不懂亞曼莎說了些什麼話，但提到她兩人的名字時，却都愉快的笑了，露出了兩排潔白貝齒。

華天虎却有些懊惱的說：「難怪妳們這裏經常漫天風沙，連妳們的名字都叫這個沙，那個沙……」

話未說完，番女亞曼莎已「噗哧」一笑道：「我們的『莎』是你們天朝上國『淑女』的意思，不是外面風沙的沙……」

華天虎立即道：「俺不管妳們喜歡什麼沙，今天帶着俺去見妳們的女王，俺也好把劍還給她……」

亞曼莎却迷惑的問：「你怎的知道這把劍是我們女王的？」

華天虎道：「既然妳們女王也有這麼一把劍身有寶石，劍鞘嵌珍珠的劍，這把劍即使不是妳們女王的，很可能也和這把劍的主人有淵源！」

亞曼莎略微沉吟問：「你說的劍主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華天虎回想了一下白玉霜的衣著容貌道：「她姓白，是位二十一二歲的姑娘，皮膚古銅色，看起來比妳們白淨些，她說她是羌羢族的少女……」

「羌羢族」三字一出口，亞曼莎的目光一亮道：「對了，不會錯了，她就是我們族裏的人，根據她的膚色，她的武功和地位都要比我高一些，你跟我們去見女王，將這把劍獻上，她一定會設宴感謝你的！」說到最後，已將手中的劍還給了華天虎。

華天虎當然高興，他先將劍身收進鞘內才關切的問：「我們什麼時候去見妳的女王？」

亞曼莎看了一眼烽火台外，道：「莫說外面還有狼羣，僅這麼大的風沙就有被活埋的危險，再說，我們替女王買辦的東西還丟在外面呢！」

華天虎「噢！」了一聲問：「妳們替女王買的東西呢？」

亞曼莎向門外遠處一指道：「看到了沒有，在城堡的塌門那兒……」

華天虎舉目一看，遠在三十丈外的兩堆土坯塌牆處，果然放着三個裝滿了一包包東西的背架，知道她們為了搏殺狼羣，便於逃命，才將背上的貨架丟下。

看看那些野狼，仍隱身在殘壁斷垣間，既像躲避風沙，又像對這面虎視眈眈。

一看這情形，不由懊惱的問：「這些狼什麼時候才會走？」

亞曼莎輕哼一聲道：「牠們狡猾得很，除非有大批駱駝商隊前來，否則，牠們會一直困到你死……」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加之他心急前去臨州還劍，而且風勢看來也小多了，因而沉聲道：「妳們在這兒等着，我去將東西拿過來……」

話未說完，亞曼莎已急忙阻止道：「不要！我們是萬物之靈的人，難道還鬥不過野獸嗎？只要風一停，馬上就有隊商行動，狼羣看了自會退走……」

華天虎都懊惱的說：「我們躲在這裏面，商隊的人怎知道？」

亞曼莎立即寬慰的說：「你放心，烽火台就像大海上的燈塔，商隊一定會經過它，那時我們一吆喝，他們就會進來，有時商隊還沒到，狼羣有靈敏的聽覺，牠們先悄悄的走了！」

話聲甫落，另兩個番女已同時高興的說了兩句話。

亞曼莎立即望着華天虎道：「風沙馬上就要停止了！」

華天虎興奮的「噢！」了一聲說道：「俺還是先去把東西拿過來，風一停咱們就走……」

亞曼莎急忙說道：「風停了我們也不能走，狼羣會緊跟在我們身後左右，隨時會欺近身邊向你攻擊，令你防不勝防，心情一直處在緊張中，最後還是牠們勝利得手……」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說：「如果駱駝商隊一直不來呢……」

亞曼莎無奈的說：「那我們只好住在這裏面了……」

華天虎發現她們三人身上，除了有一只皮水壺，似乎也沒帶乾糧，不由沉聲道：「住一天半天還可以，住久了妳們吃什麼喝什麼？」

亞曼莎無可奈何的正色說道：「所以說，如果我們的命不該絕，就會有商隊前來！」

華天虎立即不以為然的哼聲道：「這種坐着等死，盼望老天爺帮忙的作法俺不贊成……」

話未說完，那個叫綺麗雅美莎的番女突然興奮的說了幾句話，並舉手指着烽火台外。

華天虎心知有異，轉首向外一看，發現風沙已經停止了，但天空中仍有黃濛濛的沙塵遮蔽着陽光。那些野狼，每一隻都機警的站起來，目光望着烽火台這面，有意退走，却又有些捨不得的樣子。

正感不解，亞曼莎已興奮的說：「我們有救了，有商隊向我們這面走來！」

名叫裘吉娜莎的番女，突然講着胡話向土梯上奔去。

華天虎看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她要去幹啥？」

亞曼莎解釋道：「她根據狼羣很快的向南退走，斷定商隊的人很多，而且是由北邊來，她先到瞭望台上看一看，如果能看見駱駝，我們就可以走了……」

華天虎聽了，高興的連連頭點贊好，同時，他也自覺又增長了一些見識。

亞曼莎見華天虎神情愉快，舉手向上一指問：「要不要到烽火台看一看？」

華天虎立即贊聲道：「好！俺小的時候聽俺師父說過，以前有個周幽王，為了逗他的老婆褒姒一笑，就用這種烽火台放狼烟戲諸侯……」

亞曼莎一笑道：「放狼烟是用狼糞，放烽火要燒白草，所以一座烽火台有兩個頭，一個是烟墩，白天報警燒狼糞，一個是火口，夜晚告急燎白草……」

華天虎一聽，不由佩服的說：「妳知道的事情眞多！」

亞曼莎也有些得意的說：「我們以前也不太清楚這些，由國師講給我們聽了後，才知道……」

說着，當先沿梯向上走去。

華天虎一面跟進一面問：「這裏的房屋都倒了，連垛牆都沒有，好像很久沒有人住了……」

亞曼莎解釋道：「這裏就是你們天朝上國派兵鎮守的地方，每座烽火台下都有一座屯兵城堡，不過有大有小，上面也日夜派有瞭望兵哨。後來風沙一天比一天大，水因而一天比一天少，人根本無法生活，於是匈奴向北遷，羌戎向西移，與天朝的距離愈拉愈遠，行軍進犯愈來愈難，因而也沒有了胡亂，天朝的兵也就沒有駐防的必要了……」

話未說完，兩人已經登到了烽火台頂上。

先上來的裘吉娜莎一見兩人上來，立即指着西北方說了幾句胡話。

華天虎循着指向前一看，只見一望無際的沙漠邊緣上，特別凸起一點土堆台影，就像一座方形土墳，顯然那就是三十里外的另一座烽火台。

就在這兩座烽火台的連綫沙漠上，發現了點點駝影，正沿着沙丘弧脊蠕蠕走來

，由於距離尚遠，還聽不見駝鈴的响聲！

正在眺望，身邊的亞曼莎已愉快的說道：「看到了沒有，這就是燃燒白草的火口！」

華天虎一看，見是一個九尺見方的土坑，深約五尺，靠南面的坑壁已積了過半的沙草，因而問：「爲什麼要燃燒白草不燒木柴呢？」

亞曼莎一笑道：「不單單因爲白草遍地，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料，更重要的是夜間軍情緊急時，白草一燃即着，因爲白草本身生有絨毛，經過火氣夜風一吹，立時飛燃升空，大量燃燒時，火苗更可飛升十多丈高，這樣幾十里外的瞭望哨很快就可發現了！」

華天虎聽得很有興趣，立即指着另一個圓形深坑道：「這麼說，這個圓坑就是烟墩了？」

亞曼莎頷首道：「不錯！烟墩是供白天報警使用的，燃燒的材料也是隨地可取的狼糞。狼是肉食動物，牠的糞便含有油脂，燃燒起來烟度濃而黑，即使有風天，這種含有油脂的烟也不易被吹散，大量燃燒，迤邐數里，遠處的瞭望哨，當然容易看到……」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忍不住連聲贊好道：「用這兩種方法傳遞警訊，眞是太妙了……」

亞曼莎立即道：「這也足證咱們的老祖宗頭腦好！」

華天虎已知道她們是「西羌」和「大戎」兩族合生的女子，聽她說「咱們老祖宗的頭腦好」，不禁一楞道：「咱們的老祖宗？」

亞曼莎正色含笑道：「呀！因爲我的爹也是漢人呀！像你說的那位白姑娘，可能她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漢人，所以皮膚才比我白些……」

華天虎聽說她們那裏也有漢人，心裏當然高興！

但是，亞曼莎却嫵媚含笑，風情綻露的繼續說：「如果你能和我在一個窩裏睡幾天，將來我生的女兒就會和那位白姑娘一樣白，一樣漂亮……」

華天虎聽得渾身一哆嗦，驚得急忙搖頭道：「不行，俺一天也不能睡……」

話未說完，階梯口內已傳上來下面番女的呼叫聲，雖然有百多尺的高度，但因是條盤旋孔道，依然清晰聽到。

華天虎一聽，趁機急聲道：「下面發生事情了，俺要下去了……」

說話之間已到了階梯口，一溜烟的向烽火台下奔去。

裘吉娜莎看得一楞，鬧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情，因而迷惑的問了兩句胡語！

豈知，目光一直望着階梯口的亞曼莎竟意外的含笑道：「我不相信還有不吃魚腥的貓。」

說着，也奔進了階梯口，直向台下奔去。

華天虎聽了亞曼莎的話的確嚇壞了，他沿途在酒樓茶肆行旅間也聽到別人談論過，西域幾個族的番女都不太害臊，有時候四五個强迫一個男子陪她們睡覺。

如今，他救了這三個番女，其中會說漢話的亞曼莎，還沒到天黑就要求了，如果到了晚上，那還得了？想想今天晚上，眞不知要怎樣度過。

有心不和她們一起走，又不知她們的臨州在什麼地方？還有多遠的路？

心念間已奔到烽火台下，發現留在下面的綺麗雅美莎已將她們三人的背貨架拿回來了，而她的兩手中捧着一個米黃色的小瓜，正望着他笑！

綺麗雅美莎一見華天虎由階梯上奔下來，立即愉快的含笑前迎。

但是，緊跟在華天虎身後急奔而下的亞曼莎，却緊繃着臉兒說了幾句胡話。

綺麗雅美莎一聽，臉上的笑容馬上沒有了，失望的點點頭，又將那個小瓜默默的塞進背架皮包內。

華天虎不是白痴，當然知道那個瓜是要送給他吃的，但他也知道，她們三人冒着生命危險買來的這些東西，是爲了獻給女王的。

因此，他並不覺得亞曼莎阻止綺麗雅美莎有什麼不對，同時他也不贊成把獻給女王的東西，擅自送給別人。

豈知，會說漢話的亞曼莎竟向他冷冷的解釋道：「我要她打消念頭，別枉費心思了！」

華天虎有些意外的一楞，正想說什麼，上面的裘吉娜莎也下來了。

亞曼莎一見，立即講了兩句胡話，當先將三個背貨架中的一個背在自己的肩背上。

一俟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將背貨架背起來，逕向門外走去，而且頭也沒回，也沒問華天虎要不要跟去。

華天虎當然要去，只是他已決定不和她們三人走在一起。

是以，直到她們三人繞過烽火台後，他才跟了出去。

但是，當他也繞過烽火台時，只見一片倒塌的房舍斷牆，却不見了三個番女的影子。

華天虎雖然吃了一驚，但並不太在乎，他自信他的輕功遠勝過她們三人，量她們也跑不了。

出了屯兵廢堡，即是微微下斜的沙坡，一望百十丈外，依然沒有三個番女的影子！

這一次華天虎可緊張了，飛身縱上了就近最高的一段高牆上。

也就在他縱上高牆的同時，下面牆內突然响起三個番女的嬌聲驚叫！

華天虎低頭一看，大吃一驚，嚇得又急忙點足縱向了牆外，只覺得「蓬蓬蓬」心跳得很厲害。

因爲，他看到三個番女已將貨架放下，亞曼莎和裘吉娜莎都雙手抱着酥胸，綺麗雅美莎則雙手掩着小腹。

他雖然僅僅看了一眼，却發現她們已脫掉了背心短裙，手裏正拿着針綫。

由於她們手裏拿着針綫，他立時想起了亞曼莎和裘吉娜莎的背心被野狼抓破了一塊，而綺麗雅美莎的短裙也被抓裂了一片。

華天虎心地純正，從不去懷疑這可能是三個番女對他的挑逗或惡作劇，他的想法是：三個番女走向廢堡外時，才發現她們露出了半個玉乳和一片小腹。

在這等情形下，當然不能上路，萬一遇上了邪惡之徒，反而讓他們有了嬉謔的藉口。

足足等了盞茶工夫，才見亞曼莎三人背着貨架走了出來，她們緊閉着嘴，一臉的不高興。

華天虎當然要表示一下歉意，但是，還沒開口，臉先紅了！

亞曼莎一見，立即會意的說：「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不會怪你……」

華天虎心中覺得寃枉，但仍忍不住解釋道：「俺……出來看不到三位，心裏一急……」

亞曼莎三人看了華天虎的急窘相，不由笑了，亞曼莎忍笑道：「不要解釋了！我們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你眞的要見我們女王，就跟我們一塊兒去！」

華天虎急忙頷首道：「好好，俺跟妳們三位去！」

說着，已跟在亞曼莎三人身後。

這時已看到了大隊駱駝沿着數里外的沙丘緩緩走來，隱約可以聽到沉悶的駝鈴聲！

亞曼莎三人並不迎着駝隊前進，她們走的是另一座沙丘，但這座沙丘的弧脊尾端，距離駝隊必走的另一座沙丘背脊似乎並不太遠。

華天虎穿的是劍靴，加上大風剛過，沙脊上又覆上了新沙，走起來多少有些吃力，而亞曼莎三人身背貨物，看起來走得反而比他輕快。

由於走在她們的身後，發現她們穿的靴子是用長毛皮特製的，比她們的脚形要大一些，看樣子極爲柔軟舒適。

也許亞曼莎三人有意和他較勁兒，越走越快，華天虎如果不加快步子，勢必越走越落後。

漸漸，他發現了番女靴子的奧妙，她們的脚印大而淺，而他的脚印却窄而深，這便是她們走起來輕快的道理。

走完一座沙丘，又換另一個沙丘，而駝隊也正在上北邊較遠處的沙丘。

兩邊相對前進，當亞曼莎三人走到沙脊中央時，駝隊的先頭也正到達對面另一座沙丘的中間。

駝隊的商人，有的走在駝前，有的騎在駝背上，當他們看到亞曼莎三人時，有的怪聲吆喝，有的揮臂打着招呼！

亞曼莎三人也大方的揮動玉臂和對方吆喝呼應，表示在沙漠中與他們相逢感到高興。

有的商人雖是漢人，却不斷的用胡語和亞曼莎三人搭話，而亞曼莎三人却有一答沒一答的不十分願意交談！

雙方雖然相隔一個數十丈寬的大沙坑，由於沙坑回音的作用，話音依然聽得清楚。

突然，幾個商人哈哈大笑起來，竟紛紛指着他華天虎尖聲怪叫！

華天虎楞楞的望着那些商人，感到有些莫明其妙，但根據那些人的表情和吆喝音調，顯然在向他諷嘲戲謔！

前面的亞曼莎竟回頭笑着說道：「他們說你好福氣，今夜有三個羌族姑娘服侍你……」

華天虎原本就有些生氣，這時一聽，立即怒聲道：「俺去教訓他們！」

說着就得奔下沙丘。

亞曼莎急忙阻止道：「不要，他們都會武功，都携有兵器！」

果然，對面的商人們一看，紛紛在駝架上將長槍鋼叉等兵器取在手中，坐在駝背上的人也飛身跳下地來。

華天虎毫無所懼，當然也不會將這些會武功的商人放在眼裏，但想到他們說的話，實在可氣！

只聽亞曼莎繼續說：「他們當然都不是你的對手，殺他們一兩個固然出了口氣，但他們家裏的妻子兒女，却永遠等不到他們回去……」

華天虎一聽，心裏的氣立時消了。

由於雙方都沒停止，駝隊的商人又見華天虎發了脾氣，也沒敢再胡言亂語，就這樣各奔前程，雙方越走越遠，終於被隆起的沙丘將他們彼此的身影遮住。

華天虎這時才發覺亞曼莎是個江湖經驗極爲豐富的女子，她早就知道那些駝隊走一道沙脊會起衝突。

當然，這時也明白了她們三人走的特別快，並不是和他華天虎較勁鬥氣，而是有意要和駝隊隔開一段距離。

由於天氣陰沉，光綫愈來愈昏暗，西北遠處那座烽火台，不但愈來愈高大，而且隱約看到綠樹和房屋。

華天虎一看，心裏立時感到輕鬆，因爲，有綠意的地方就有水，就有住家和做生意的人。

看看走在前面的亞曼莎三人，依然走的十分帶勁兒，身上似乎有使用不完的力氣。

到達綠州，天色已完全暗下來，土坯築成的房屋，不規則的建在土坡上，每家每戶都亮着昏黃燈光，冒着炊烟。

散植的高大白楊樹下，臥着成羣的駱駝，兀自吃着草料，半空的楊樹葉，隨風發出了「沙沙」聲响。

亞曼莎三人是回程客，也許經常走這條路，只見她們背着貨架，逕向中央那間大房子前走去。

那間大房子內燈光明亮，門口寬大，裏面有不少人在走動，老遠便看到靠門口的一邊，擺着幾口大鐵鍋，裏面直冒着熱氣。

站在鍋後拿着個長把鐵勺的是個頭戴瓜皮氈帽的中年人，頦下蓄着鬍子，腰上繫着圍裙。

另兩個穿花衣的中年婦人，則守着一個大錫罈和一桌圓餅。

那些走來去的人，正是拿了碗盤去買酒菜食物的商旅客人。

出了玉門關後，華天虎已有過住宿這種店的經驗，除非大城重鎮由漢人開的客棧，沿途各小鎮，大都是飯舖兼客棧。

進了大房子，兩個中年婦人先向着亞曼莎三人含笑招呼，給客人盛菜的中年人也含笑點頭，圍在鍋前取菜的人，各形各色，紛紛向華天虎和亞曼莎三人望來。

亞曼莎和中年婦人說着話，華天虎已趁機將大房子內看了一眼。

另見裏面一圈地舖，厚厚的白草上舖放着毛毯白氈，大部份人坐在白木桌上吃飯喝酒，有的人已躺在地舖上先睡了。

亞曼莎和兩個中年婦人說了幾句話，向着華天虎點了點頭，逕向大房子的後門外走去。

華天虎一面跟進一面看着大鐵鍋裏的菜餚，有大塊的鹵羊肉，羊雜湯，以及青菜南瓜，大案子上擺着玉米麵烤熟的大餅子和白麵饅頭。

另一位中年婦人的案子上是個大錫罈，她正給一個客人向碗裏倒酒，旁邊小竹筐裏尚放着葵瓜子，豆腐乾以及蠶豆等下酒的小菜。

華天虎一面觀看一面走，所有拿着碗盤準備取酒菜的客人都停止了行動，俱都以羡慕妒煞的目光望着他，直到他走出了大房子的後門口。

後面是通道，兩邊各有幾間相對的土坯屋，前面的幾間已有幾桌人在喝酒。

亞曼莎三人一經過，立時引起裏面的酒客怪聲吆喝。

華天虎冷冷的瞟了他們一眼，發現那些人大都携有兵器，根據他們的衣着形貌，顯然都是漢人。

只見一個已有幾分酒意的大漢笑聲道：「這小子的艷福眞不淺呀，一壓就是三個……」

亞曼莎深怕華天虎不能忍耐，急忙回頭勸阻道：「大俠，不要理他們！」

另一個黑臉環眼繞腮鬍子的大漢立即笑罵道：「哼！鬍子還沒長……，居然自稱大俠……」

擠在兩邊門口窗前觀看的幾個大漢，立即發出一陣輕佻地大笑！

華天虎怕因自己的一時不耐而影响了亞曼莎三人的行程，只得繼續前進。

但是，綺麗雅美莎却向着黑臉環眼大漢拍了拍自己腰上的彎月短刀，並說了幾句胡話。

兩邊幾間土房裏的人似乎都聽得懂胡語，一聽綺麗雅美莎話兒，更加怪聲尖叫大笑起來。

亞曼莎三人繼續前進，直到最後一間土屋才走進去。

三人放下貨架，勤快的裘吉娜莎搶先走了出去。

華天虎進入土屋一看，中間一張方桌，四張白木長櫈，桌中央放着瓦壺和茶碗，亞曼莎已打着火種點着了放在土牆洞中的羊角燈！

燈光一亮，才發現裏面只有一張大土炕，上面同樣的舖着白草毛氈，幾條五顏六色的毛毯堆放在炕角上。

華天虎一看，不由望着吹熄火種的亞曼莎，迷惑的問：「俺的房間呢？」

亞曼莎立即道：「這麼一大間房子，我們四人當然睡在一起。」

華天虎一聽，突然升起一股怒火，說道：「這怎麼可以？俺怎能够和你們睡在一起？」

亞曼莎正色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各人睡各人的，誰也不侵犯誰！」

華天虎依然沉聲道：「不可以。爲了表示咱們彼此清白，俺自己要單獨再要一間房……」

亞曼莎冷冷一笑道：「那今夜你就別想清靜了……」

華天虎一楞，問：「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亞曼莎解釋道：「你方才看到的那些人，今夜都會前來挑逗，糾纏不休！」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沉聲問：「要是俺也睡在這間屋裏呢？」

亞曼莎毫不遲疑的說：「他們當然不會來了。」

華天虎一聽，自然有些後悔跟她們三人走在一起，但他也不容許有人胆大妄爲，調戲婦女，因而懊惱的說：「可是，俺和妳們睡在一房間裏，總會被人指指點點，惹來閑言閑語。」

亞曼莎正色道：「在西域邊陲地區，大可以不必爲此顧忌，只要你本事，你可以擁有更多的女子……」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俺要那麼多女子幹什麼？」

亞曼莎只得道：「你放心，我和裘吉娜莎，綺麗雅美莎都知道你是君子，如果你不需要她們伺候，她們也不會自動招惹你，因爲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她們也不會藉用藥物迷惑你……」

華天虎見亞曼莎只談裘吉娜和綺麗雅美莎而不談她自己，不由關切的問：「那……那妳呢？」

亞曼莎立即正色道：「我曾去過你們天朝上國，也在大江南北行走過兩年多，知道如何彼此相悅，如果你不高興，我也得不到快樂！」

話聲甫落，首先出去的裘吉娜莎已提着一木桶水，並拿着一個鐵盆走了進來。

裘吉娜莎看來非常高興，一面興奮的說着話，一面將鐵盆放在長櫈上倒了一盆水。

亞曼莎立即道：「水是由坡下池塘裏提來的，你先洗個臉吧！」

華天虎步向裘吉娜莎頷首示謝，就在鐵盆裏洗了把臉。

緊接着，不知何時出去的綺麗雅美莎，也端着酒菜麥磨（食旁）走進來。

亞曼莎帮着綺麗雅美莎將菜擺在桌上，並先爲華天虎倒了一碗酒。

酒的確能輕鬆筋骨，解除疲乏，華天虎已有了這方面的經驗，但他也知道，少量最好！

是以，每次喝酒前，他都要服一粒「大酒缸」前輩送給他的解酒丸，因而，他每飲一次酒就增長一分功力，只是他自己一直渾然不知罷了。

一俟亞曼莎三人洗過了臉，四人立即就桌吃喝起來。

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兩個人，一直神情愉快，目光親切，不停的向華天虎敬酒。

由於她們三人都洗掉了臉上的風沙，華天虎才發現她們個個濃眉大眼，挺鼻朱唇，皮膚在褐紅色中散發着亮光，充滿了野性美。

尤其，她們的胴體，曲綫浮凸，肌肉堅實，健美中蘊藏着無限的青春活力。

華天虎的心中暗暗佩服，他雖然不知道她們的貨架有多重，但背了一天，走了幾十里地的路，依然看不出她們有一絲疲倦的樣子。

在他們吃飯喝酒間，前面幾間土屋中的十數大漢，不時有一二人在屋外經過，

似乎是去後面的土崗上活動一下。

由於亞曼莎沒有說什麼，華天虎自然也沒放在心上。

晚飯完了，亞曼莎三人一陣交談，竟望着華天虎，問：「下面有個流溪池塘，你要不要也去洗個澡？」

華天虎一聽要和她們一起去洗澡，早巳忙不迭的搖頭道：「算了，昨天晚上俺洗過了。」

一直神情愉快望着他的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充滿希望的目光，一見他連連搖頭，立即沒有了光彩，顯得十分失望。

華天虎雖然不懂胡語，但她們臉上的神情變化却一看就看得出來。

他雖然感到十分抱歉，但他依然堅持不去。因爲，和她們一起洗澡，即使池塘很大，又有昏暗的夜色，但在他功力精進的尖銳目光下，依然會秋毫畢現，如同白天。

亞曼莎三人端着吃過的碗盤走了，當然神情落落寡歡，一幅悵然若失的樣子。

華天虎一個人獨坐在木櫈上，思維自然想到了面前桌子上的「珍珠劍」。

他在靜下來的時候巳能思考事情，往往會在思考發現問題，這便是服了金姥姥爲他特製藥丸的功效。

他根據亞曼莎的說法，業巳證實她們的女王就是羌羢族的領袖。

由於她們見過她們的女王也使用過同樣的一把嵌滿了珍珠，劍身上鑲有各色寶石的劍，說不定前去中原的白玉霜就是她們的女王。

有了這一想法，他突然悟出一個證實白玉霜是否就是她們女王的方法，那就是等亞曼莎三人洗澡回來，問一問她們的女王現在是否正在宮裏？

這方法很簡單，在，就可證明她們的女王可能是白玉霜的師門什麼人，也許同樣的有一把「珍珠劍」。

如果不在，也許她們的女王就是巳死在中原的白玉霜，桌上的這把「珍珠劍」，當然就是亞曼莎她們以前見過的那把女王劍。

他正在爲想通了劍的來龍去脈而高興之際，突然傳來一聲驚慌女子的呼叫「救命」聲。

這聲驚叫雖然聽來遙遠，但入耳熟悉，他一聽就聽出是亞曼莎的嗓音。

他心中一驚，倏然站起，拿起桌上的「珍珠劍」，飛身縱了出去。

也就在他縱出門外的同時，也發現了前面幾間土屋中的大漢們，有的手提兵器，有的雙臂抱在胸前，正分別站在門外和窗前，冷冷的望着他看。

但是，方才進來看到的黑臉虬髯大漢，以及發話的幾人，巳不在他們之內。

華天虎見幾人擋住了通道，知道他們特意在那兒阻止他前去支援，而這時坡下傳來的救命聲，却格外緊張急切，顯然情勢巳十分危險。

由於黑臉虬髯的幾人巳不在他們之中，必是暗中跟着亞曼莎三人去了池塘邊，一俟亞曼莎三人脫衣下水，立即在暗中出現。

想到亞曼莎三人一絲不掛的泡在水裏，而那些人却站在池塘邊嬉笑觀看，甚至也跑進池塘裏一塊兒洗澡，那還得了？

爲了爭取時間，他身形不停，點足飛上了房面。

豈知，就在他登上房面的同時，竟有兩三人由暗影中飛竄出來，揮刀就砍，左邊的一人尙大聲道：「奶奶的，又不是你老婆……」

話未說完，手中刀巳砍到了華天虎的胸前。

他們快，華天虎比他們更快，只見他左手劍鞘一壓左邊大漢的刀背，身形騰飛，右腿猛踢，「叭」的一聲踢中了右邊大漢的面門。

華天虎右掌疾演「金剛掌」，「蓬」的一聲拍在了中間大漢的左肩上。

連聲驚呼嗥叫，三個大漢身形倒退馬步搖，右邊的大漢滿臉開花，不由的撒手丟了鋼刀。

華天虎知道這些人不收拾好，還會糾纏在身後，是以下手極重，想到左邊發話大漢的可氣，身在空中，猛的一個旋飛，收回的右腿又猛力彈出去。

蓬的一聲大响，又是一聲嗥叫，原本拿樁不穩的左邊大漢，身形宛如斷綫的風箏，直向房下飛去。

擋在下面通道上的幾人，早在華天虎飛身上房的同時，也紛紛縱上了房面。

但是，當他們縱上房面看到埋伏上面的三個伙伴的挨打慘狀時，大吃一驚，轉身就待縱下去。

可惜，巳經來不及了，人影如電一閃，華天虎就像猛虎撲入羊羣般，一陣拳打足踢劍鞘搗，「蓬拍」聲中，連聲惶叫，上來的幾名大漢，無一倖免，悉數被踢下房面。

華天虎看也沒看，一伏身形，閃電向坡下馳去。

飛馳中，發現坡下那片池塘亮如明鏡，六七道人影正在水邊跳躍飛縱，亞曼莎三人並沒有下水，巳和騷擾她們的無聊漢子們動上了手。

由於看到亞曼莎三人並沒有下水，心裏自然安心了不少，根據雙方打鬥的形勢看，對方雖然四個男子漢，而亞曼莎還一人力敵兩人，一時半刻尙不致落敗。

但是，幾間飯舖兼客棧的商旅客人，却紛紛跑向了池塘邊，大房子裏的那些人，當然也不例外。

華天虎就怕碰上這種事，尤其爲女孩子打鬥，很容易被別人誤會爲爭風吃醋。

爲了怕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立即震耳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也看清了打鬥的四個大漢，果然有那個黑臉虬髯大漢，以及那個麻臉大漢在內。

虬髯大漢四人一見華天虎飛身撲至，當然感到意外，同時，根據那麼多同伙沒有將華天虎攔住，自然也警覺到華天虎不是泛泛人物。

既然華天虎巳經趕來了，虬髯大漢四人只得大喝一聲，虛揮一招，飛身縱向圈外。

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立即望着華天虎，指着那四個大漢憤怒的講了幾句胡語。

亞曼莎則怒聲道：「他們四個不要臉

，躲在草窩裏偷看……」

麻臉大漢辯白道：「妳胡說，我們正好在那兒方便！」

說話之間，一輪明月恰好由烏雲裏現出來，似乎也要鑽出來看看熱鬧。

由各飯舖客棧跑來看熱鬧的商旅客人，也紛紛趕到了近前，有的人尚打着燈籠，個個臉上掛着好奇的歡笑，似乎唯恐天下不亂。

華天虎一看這情形，立即望着亞曼莎三人，問：「妳們洗好了沒有？」

亞曼莎只得道：「我們發現他們在暗中偷瞧，僅洗了洗手臂腿脚！」

華天虎立即催促道：「那就好了，咱們回去吧……」

話未說完，大批湧至的人羣之中，竟然响起了一個宏亮蒼勁的聲音，沉聲道：「慢着，鬧了這麼大的岔子，說走就走了嗎？」

話聲甫落，湧至的人羣立即掀起一陣彩聲和歡笑！

華天虎循聲一看，只見一個滿面紅光，頭戴瓜皮氈呢帽的長髯老人，正由人羣中目光烱烱的大步走出來。

和亞曼莎三人動手的黑臉大漢四人一見，趕緊抱拳躬身，並說了兩句胡話，看來態度相當恭敬。

亞曼莎、裘吉娜莎，以及綺麗雅美莎三人，也趕緊向着大鬍子老人行禮，神色顯得有些不安。

華天虎一看，知道這個紅光滿面的老者，必是這個地方最有地位的人，雖然不滿他說話的傲慢神氣，但碍於他長了一大把年紀，只得垂劍抱拳行了一禮。

大鬍子老人來至近前，立即沉聲問：「方才是怎麼回事？」

亞曼莎急忙搶先道：「我們在池塘裏洗澡，他們躲在暗處偷瞧……」

說着，並舉手指了指和她們交手的四個大漢，她搶先用漢語說話的原因，當然是希望華天虎也能夠明白。

四個大漢怎敢承認，紛紛辯白道：「我們四個一起出來方便，再說她們只是洗手洗脚！」

大鬍子老人立即望着華天虎，沉聲問：「那你呢？你為什麼也來插上一脚？」

華天虎一楞道：「俺？俺是聽到她們喊救命，才趕來看看！」

大鬍子老人會意的「噢！」了一聲問：「這麼說，她們是你征服的女人了？」

華天虎聽得再度一楞，亞曼莎已搶先急聲說道：「是的，我們四人是住在一起的……」

大鬍子老人立即怒斥道：「我在問他，沒問妳不得答話！」

亞曼莎一聽，趕緊恭謹的應了聲是。

大鬍子老人又望着華天虎，沉聲問：「說！你怎會和她們三人糾纏在一起？」

華天虎一聽「糾纏在一起」立時升起一股怒火，他原本就不滿大鬍子凌人的氣勢，不自覺的沉聲道：「她們是羌羢族的女子，俺也正巧要見她們的女王……」

大鬍子老人立即問：「你找『羌女窩』的娘子頭什麼事？」

華天虎聽得一楞道：「羌女窩，什麼『羌女窩』……」

話一出口，前來看熱鬧的人羣中，立有不少人失聲笑了起來，笑聲中帶有幾分譏嘲！

大鬍子老人蹙眉問：「這麼說，你是第一次前來西域了？」

華天虎心知有異，只得茫然地點了點頭！

大鬍子老人竟望着亞曼莎三人，沉聲問：「妳們有沒有把妳們『羌女窩』的規矩告訴他？」

亞曼莎急忙欠身道：「因為他在狼羣裏救了我們，他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都願意伺候他……」

大鬍子老人立即淡然問：「那麼他願不願意呢？」

亞曼莎神情一陣遲疑，只得說道：「他是一位君子，我們還沒有表明我們的意思！」

大鬍子老人冷冷一笑道：「妳們既不是他征服的女人，而他又沒有要你們服侍的意思，妳們現在都是自由之身，根據妳們『羌女窩』的規定，任何男人都可以要求妳們陪他同宿……」

亞曼莎立即冷哼一聲，沉聲道：「那得看我們三人肯不肯！」

大鬍子老人正色沉聲道：「那是當然，他們四人當然要用武力征服妳們……」

亞曼莎憤然哼道：「按規矩，他們也得先問一問和我們同行的男人肯不肯！」

大鬍子老人正色道：「那是當然，你們四人可有意思？」

說着，轉頭去詢問黑臉大漢四人！

四個大漢中的麻臉中年人，立即抱拳恭聲道：「晚輩願意與她們之中的一人結緣。」

亞曼莎「刷」的一聲撤出了月牙彎刀，怒聲道：「我們誓死不從，有本事就把姑奶奶的命拿去。」

華天虎弄得一頭霧水，一見亞曼莎出力，立即沉聲說道：「慢着，這是怎麼回事？」

大鬍子老人急忙說道：「你小兄弟只怕有所不知，這是她們『羌女窩』的規矩，這位朋友要求這位羌女今夜和他同宿一宵……」

說着，先指了指麻臉大漢，又指了指手橫彎月短刀的亞曼莎。

華天虎一叫，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放狗屁，這與禽獸何異？」

話一出口，趕來看熱鬧的人羣立時大譁，紛紛驚異的彼此議論起來。

黑臉環眼大漢趁機挑撥，指着華天虎，怒斥道：「大胆小子，你敢公然辱罵本地的疙瘩頭兒？」

華天虎一楞，忙問：「什麼是疙瘩頭兒？」

亞曼莎立即憤聲解釋道　「就是自以為德高望重，喜歡管閒事的混混兒！」

大鬍子老人頓時大怒，一指亞曼莎，怒喝道：「哼！大胆，我看妳是活的不耐煩了！」

亞曼莎也怒聲道：「不錯，姑奶奶我是不想活了，有本事的就儘管使出來，只要能勝了姑奶奶的手中刀，要殺，要剮，任由你們宰割！」

說此一頓，冷冷一笑，將手中刀要了一個刀花，繼續道：「要想吃天鵝肉也得有那個本事，不要還沒摸到鵝毛兒，腦袋瓜子先掉了……」

麻臉大漢已表明了要「結緣」的意思，而亞曼莎的話意也正是罵他是癩蛤蟆，在衆目睽睽下，那還能再裝呆作傻，只得大喝一聲，飛身縱了出去，舉手一指亞曼莎，哂聲沉聲道：「妳也別在那裏神氣，今晚上管教妳欲仙欲死，服服貼貼，要妳知道大爺我不單單在鍊子鞭上的功夫好，下邊的功夫也不含糊！」

說話之間，已經探手腰內，振腕一抖，「嘩啦啦」撤出了一根三尺有餘的鍊子鞭來。

華天虎見和大鬍子老人正對着話，突然縱出個麻臉大漢來，右手一揮，怒喝道：「慢着，不是沒事了嗎？怎的又要動手了？」

大鬍子老人立即沉聲道：「持刀的羌女已經發出狂言，誰勝了她手中刀，今夜誰就可以和她同眠……」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怒喝道：「一派胡言，都是你這老東西强自出面排解，原本沒事了，如今却又要打起來……」

大鬍子老人突然瞋目怒喝道：「大胆，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教訓起老夫來了，不給你一些顏色看，你永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說話之間，飛身前撲，雙掌一分，呼的一聲劈向華天虎的前胸和面門。

華天虎那會將大鬍子老人放在眼裏，怒哼一聲，略微跨步，劍鞘輕輕一撥對手的右腕，手一繞已握住了對方的脈門，振腕一扭，抖手喝一聲「去吧」，大鬍子老人一聲嗥叫，身形懸空，「噗」的一聲跌在地上。

華天虎見大鬍子老人呲牙咧嘴，知道摔的不輕，但仍瞪着他，怒哼一聲，沉聲道：「俺看你一大把年紀，不願意揍你，你若眞惹惱了俺，說不定我會拔出劍來宰了你……」

話未說完，大鬍子老人已呼的跳起來，揮舞着雙拳再撲華天虎，同時怒吼道：「少在那裏吹大氣，殺了老夫你休想離開此地！」

怒吼之間，雙拳飛舞，脚下也不閒着，顯然要打中華天虎兩下，當衆爭回一些面子。

華天虎豈能讓他打中？左手劍鞘一陣撥打，右手金剛掌連揮，一陣「乒乓」的聲响，打得大鬍子老人連聲嗥叫，東歪西倒。

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一看，惶的急忙奔過來，一面拉華天虎的手臂和腰帶，一面急聲說着胡話。

大鬍子老人得到緩衝，連滾帶爬的跑出七八丈外，雖然已被打得鼻青臉腫，但仍硬着頭皮怒吼道：「你小子給我小心了，你竟然胆敢打老夫。哼！告訴你，今天晚上你別睡好覺……」

華天虎知道他今晚要去搗蛋，立即警告道：「只要讓俺再碰到你，俺一定揍扁了你……」

你字方自出口，不遠處突然响起亞曼莎的驚急尖叫。

華天虎回頭一看，只見麻臉大漢的鍊子鞭已纏住了亞曼莎的整個短刀和手腕，而麻臉大漢正奮力將鍊子鞭向後拉，左手前伸，企圖把亞曼莎拉進懷裏！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立時大怒，怒喝一聲「住手」，飛身撲了過去。

麻臉大漢一見，趕緊將鍊子鞭抖開，其餘三個大漢，也同時怒吼一聲，各揮兵刄，齊向華天虎迎來。

四個大漢一到近前，刀鞭齊下，猛攻華天虎的要害。

華天虎由於對方人多勢衆，飯舖客棧裏尚有十多人，加之對方已先撤出了兵刄，只得大喝一聲，橫肘旋身，「嗆」的一聲清越龍吟，寒光如電一閃，彩華立現。

一陣「咻咻」劍嘯聲中，「叮噹」聲响，兵器墜地，一連聲的驚恐嗥叫，四道身影跌跌爬爬的滾出了圈外。

寒光彩華一暗，華天虎業已收了「珍珠劍」。

趕來看熱鬧的人定睛一看，不少人驚得發出輕啊！

只見四個大漢的刀鞭悉數被斬斷，每個人的肩臂和胸前，均被劃了三道以上的劍口，四個大漢的髮髻全部被斬掉，黑臉大漢的虬髯也不見了！

四個大漢聽到場外觀衆的驚啊聲，才急定驚魂，「啊」了一聲，亡命向土坡上逃去。

躲在人羣後偷看的大鬍子老人一看，這才驚覺到他認為乳臭未乾的臭小子，竟是武功不凡的大俠級人物。

也驚呆的亞曼莎三人，急定心神，歡呼了一聲奔了過來，三人圍住華天虎，高興的恨不得伸臂將他抱住。

華天虎見前來看熱鬧的人已紛紛議論着離去，也催促道：「我們回去吧，明天還要趕路！」

說罷轉身起步，並繼續道：「只怕今夜有人搗蛋，無法一覺睡到天明……」

亞曼莎三人一面跟進一面哼着道：「那個老混混兒早已嚇破了胆，他那裏還敢再來搗蛋？就是住在前面幾間土屋的無聊漢，只怕也都跑光了！」

華天虎驚異的「噢！」了一聲問：「為什麼都跑了？」

亞曼莎正色含笑道：「就算他們不怕死，臉皮也沒那麼厚吧？」

華天虎舉目向土坡上的大房子一看，只見方才看熱鬧的人都匆匆走進了門內，但是，傍晚賣菜飯的中年人和兩個穿花衣的少女，俱都默默的站在門口外。

果然，當華天虎三人距離大房子門口尚有數丈距離時，年齡較長的花衣少女已愁眉苦臉的說幾句胡話。

飯舖的掌櫃雖然沒有說什麼，却神情黯然的望着他們四人，一幅心痛無奈的樣子。

亞曼莎却用漢語回答道：「沒關係，他們的房錢算在我們帳上好了。」

話未說完，兩個花衣婦人已開心的笑了，掌櫃的也向着華天虎，哈腰堆笑，道：「大俠，你辛苦了！」

華天虎不便說什麼，僅點了點頭。

進入房門一看，剛剛進來那些人，就這一會兒的工夫，已全部倒在地舖上，蓋上了毛毯，蒙住了頭。

出了房後門一看，通道冷清，寂靜無聲，左右房內都一片漆黑，果然沒有了人影。

進入原訂的土屋，跟在身後的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的手中已多了幾個磁碗和瓦壺。

亞曼莎一俟裘吉娜莎倒滿了茶，先端了一碗放在華天虎的面前。

華天虎藉着燈光一看，才發現亞曼莎的右腕上有兩處瘀血。神色一驚，同時埋怨道：「妳當時太大意了，怎會讓他纏住了刀？」

亞曼莎見華天虎如此關心她，心頭一甜，道：「我當時見你不停的打那個老混混兒，眞怕你打死他……」

華天虎一聽，頓時想起了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兩人當時惶急拉他的情形，心知有異，不由關切的問：「打死了他又怎樣？」

亞曼莎有些憂慮的說：「將來我們的姊妹們再經過這裏時，他的徒子徒孫們就會多方刁難，不但不准我們住宿，甚至不准我們打尖……」

華天虎聽了不禁有些懊惱，繼續問：「如今打了他呢？」

亞曼莎立即道：「打了他就算了，誰叫他自己强出頭，大不了去向我們女王要些賠償，不過，他也得說出一個正當的理由來！」

一提到她們的「女王」，華天虎不由恍然問：「那個大鬍子老混混兒，爲什麼說妳們的女王是『羌女窩』的娘子頭？」

亞曼莎既無奈又有些生氣的說：「這就是你們男人可惡之處。我們住的地方本來叫『至尙宮』，取其至高無尙的意思，由於我們那裏都是羌族女子主事，又都是住在土洞裏，那些無聊的男人在我們那兒吃喝享樂之後，還給我們取了個不雅名字——『羌女窩』！」

華天虎却不解的問：「這些商旅行人，爲什麼竟敢公然欺侮妳們？」

亞曼莎的嬌靨上突然升起一絲羞慚神色，道：「在你們天朝上國來說，這應該說是不知羞恥的事，但在我們『羌女窩』來說，却是延續我們這一族命脈的正當原則……」

華和虎聽了，蹙眉問道：「什麼正當原則？」

亞曼莎正色道：「我們姊妹中總免不了生老病死，意外傷亡，如果不繼續生育，數十年後，將再沒有『羌女窩』這個名稱了！」

華天虎不解的問：「既然是『羌女窩』，必然住的都是羌女，一窩子女的，怎麼能夠生育？」

亞曼莎正色道：「所以我們女王頒有聖諭，任何男人，不限年紀，都可以向我們姊妹求歡……」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問：「八十歲老頭子妳們也喜歡？」

亞曼莎正色道：「我們當然喜歡英挺健美的少年，但老頭子們如果武功高而又有那份精力，我們在被征服的情況下，無權峻拒，只得陪他們同宿，有的姊妹同樣的會生兒育女……」

華天虎突然似有所悟的問：「妳們的兒子是不是也住在『羌女窩』裏……」

亞曼莎搖頭道：「不！我們都沒有兒子。生下男孩來就送給『西羌』或『北戎』沒有孩子的夫婦，他們會捐贈一些銀子，做爲我們宮裏的開支經費，生下女的，就扶養她長大成人……」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妳們這樣處置，孩子的父親肯嗎？」

亞曼莎有些黯然道：「我們姊妹中，絕大多數不知道父親是誰，除非我們的父親事先留下姓名，在我母親懷孕期間，並供給足夠的維生銀子，生下男孩來就給他送去，生下女孩子就冠上他的姓氏，甚至由他命名！但必須永久留在宮裏！」

說此一頓，又黯然嘆了口氣，說道：「這種情形，十多年難得碰上一人，大都來去匆匆，有的只得一兩個時辰，你想，這樣生下來的孩子，誰敢承認是自己的骨肉呢？」

華天虎聽了半天，一點兒也不動心，因而迷惑的問：「如果男人們都不去找妳們呢？」

亞曼莎只得無可奈何的說：「那我們只好離開『羌女窩』去找他們。」

華天虎不以爲然的說：「這樣的苟合，有的男人未必肯和妳們合作！」

亞曼莎竟哂然一笑道：「在我們姊妹們來說，天下沒有征服不了的男人……」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噢」了一聲。

亞曼莎却羞赧的又一笑道：「你放心啦！我們三個雖然都喜歡你，都甘心情願服侍你，你選誰都可以，但我們絕不勉强你，也不迷惑你……」

華天虎當然明白她說的意思，急忙有些緊張的說：「謝謝妳們！俺心裏非常感謝妳們瞧得起……」

坐在兩邊靜聽的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一看華天虎的緊張相，都忍不住「噗哧」笑了，並含笑望着亞曼莎，說了幾句胡話。

亞曼莎立即望着華天虎，含笑解釋道：「她們兩個說，你實在是個很少見的男人，不像其他男人，見了女人就像蒼蠅見了血！」

說此一頓，特又正色道：「我們相處了大半天，你又是我們的救命大恩人，直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你的大名，和住在天朝什麼地方？」

華天虎一聽，神情再度緊張起來，急忙搖手道：「妳們最好不要問，問俺也不會告訴妳們！」

亞曼莎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爲什麼不告訴我們！」

華天虎面現難色，支支吾吾，就是不肯說出理由來。

亞曼莎眼珠閃動，恍然似有所悟，不由失聲笑着說：「你該不是怕我們生了兒子給你送了去吧？」

一句話正好說中了華天虎的心中顧慮，不由窘的滿面通紅，立即起身，不高興的沉聲道：「妳們又胡說什麼？趕快睡覺啦！」

亞曼莎已將華天虎的顧慮說給綺麗雅美莎兩人聽，惹得兩人哈哈大笑，明亮的大眼睛裏都笑出了淚水！

羌女窩風俗怪異

曙光乍現，前面大房子裏已有動靜。

華天 將三條長木桌併在一起，就在上面盤膝坐了一晚，也不知行功了幾個週天。

匆匆搬走的那些大漢固然沒敢來報復，大鬍子老人也沒敢前來搗蛋。

亞曼莎三人伺候着華天虎束髮洗臉，吃罷了早飯立即上路。

華天虎已經確定「羌女窩」的女王就是與白玉霜有淵源的人，他想了很久，女王的身邊，不太可能還有一柄珍珠劍。

據亞曼莎說，明天的傍晚就可到達「至尙宮」，因而他預定當天晚上交還寶劍，後天一早就可轉回中原。

現在令他唯一担心和不安的是，到達「羌女窩」後，那些不太講究的羌女們，會不會也像亞曼莎三人這麼一樣規矩；你不去惹她們，她們絕不來糾纏你？

華天虎就在這樣忐忑不安的心情下，不想去却又不能不去的困境中，跟着亞曼莎三人匆匆趕路。

第二天的日落時分，果見西北方現出一個凸出地面的方型土堡，看來樹木也算茂盛，土堡上尙有五顏六色的旗子和長幡在飄揚。

走在前面的亞曼莎，立即愉快的舉手一指，道：「看到了沒有，那就是『至尙宮』！」

華天虎覺得總算到達了目的地，心裏當然也高興。

但是，裘吉娜莎却指着土堡，驚異的說了幾句話！

華天虎當然不懂胡話，但對裘吉娜莎的神色表情和說話的音調却看出來她在表示吃驚和意外。

果然，亞曼莎和綺麗雅美莎都神情驚異的交談起來。

華天虎心知有異，不由關切的問：「怎麼回事？有什麼不對嗎？」

亞曼莎却又驚喜的說：「宮中一定有喜事，只有在節慶大典時，才會張燈結彩，懸旗揚幡……」

華天虎並不覺得可喜，因爲這與他交還「珍珠劍」絲毫不發生關係。

但是，亞曼莎却又興奮的說：「你趕上我們的慶典，不但有吃有喝，還可以儘情享樂，在這期間，你每天晚上都可以換一個窩……」

窩字方自出口，裘吉娜莎和綺麗美莎突然又指着土堡叫了幾聲。

華天虎凝目一看，只見土堡上的彩旗長幡中，已有了點點燈光，雖然西天的晚霞仍如血般紅，但那些燃亮的紅燈却能看的更加清楚。

打量間，却聽亞曼莎興奮說：「再有個把時辰慶典就要開始了，我們走快一點吧！」

說着，已和裘吉娜莎兩人，同時加快了步子。

華天虎功力精深，不但沒有絲毫倦意，而且對白天的燠熱，夜晚的酷寒，也同樣的不覺得苦。

由於尙有十數里地，直到傍晚時分才到達一道寬約二三里的大河床前。

大河雖然寬廣，裏面却沒有什麼水，俱是大小不一的光滑圓石。

由上游流下來的水，就像幾條狹窄的銀帶，婉轉的流過河床，直奔東南。

在遠處看到的土堡，就建在大河對面的高崗上。

這時土堡上和高崗前都亮起了點點紅燈，映得幾條狹窄水道，閃着點點紅星。

華天虎凝目一看，只見對面高崗坡上有不少道斜溝，逕由河邊，直達崗上土堡的大門口。

高崗的斜坡上，以及斜溝的兩邊，都建有密集像蜂巢似的方洞，每個洞上都懸有一盞紅燈。

打量着，前面的亞曼莎已愉快的說：「你看到了沒有？每一個方洞稱爲一個窩，每一個窩裏住着一個羌女，這就是外界稱呼我們『羌女窩』的原因，懷了孕的羌女窩門平常都關着，你不可以進去……」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妳開着門俺也不會進去。」

亞曼莎失聲一笑道：「噢，想起來了，你是君子！」

說話間又走下了河床，沿着一排人工砌成的圓石通道，直向對岸走去。

圓石排得筆直，每個圓徑都有五尺有餘，表面十分光滑，顏色分成白色、深褐和淺灰！

由於亞曼莎三人神情興奮，每個圓石每個圓石都用小跑和跳躍前進。

前進過半，前面的亞曼莎突然輕啊了一聲，身形似乎頓了頓。但是，她有些無奈的搖搖頭，却又繼續快步前進。

華天虎到了「羌女窩」前變得十分敏感，對亞曼莎三人一舉一動都格外注意。

這時一見亞曼莎慨然搖頭，心知有異，凝目向前一看，大驚失色，脫口驚啊，急忙剎住了身勢。

因爲，就在高崗下斜坡前的河邊上，竟有一兩百個長髮羌女在那裏洗澡。

最令華天虎感到吃驚的是，水深最多到她們的膝蓋，而她們都個個一絲不掛，所有的衣物都脫光了！

他雖然自小受到師父的敎誨告誡，爲人要正直，君子非禮勿視，但是，他目光精銳，黑夜視物如同白晝，對那些羌女的健美胴體，高挺的玉乳，圓潤的雙股，依然一覽無遺。

亞曼莎聽到華天虎的驚啊聲，心知要糟，回頭一看，只見華天虎已坐在圓石上，兩臂抱頭，埋進膝裏。

一看這情形，亞曼莎也只能無奈的搖頭！

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都有趣的笑了，並咭咭呱呱的講了一番話。

亞曼莎聽了裘吉娜莎兩人的話，只得無可奈何的說：「俺的大俠，你如果覺得不雅，你不會不看嘛！」

華天虎將埋進膝間的頭直搖，同時道：「不行，她們就在俺眼前洗澡，再怎麼樣俺也能看得到！」

亞曼莎無奈搖頭道：「現在是晚上，天這麼黑……」

華天虎立即道：「天黑也不行，俺還是看得到！」

說話間，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突然驚異緊張的講了幾句話。

豈知，亞曼莎竟也用胡話和她們兩人談論起來。

華天虎雖然將頭埋進兩膝之間，看不不見亞曼莎三人談話的表情，但根據亞曼莎緊張和迷惑的聲調，絕不是商議如何對付他華天虎。

果然，亞曼莎三人一陣交談之後，立即蹲下身來，低聲道：「大俠，大俠，你能不能看看他們的表情！」

華天虎想都沒想，立即道：「不要，俺爲什麼要看她們的表情！」

亞曼莎只得解釋道：「往日我們宮裏有慶典，羌女姊妹們都是歡天喜地，高高興興，今天晚上大家爲什麼死氣沉沉，默不吭聲？」

華天虎立即道：「各人洗各人的澡，何必在這個時候高興？」

亞曼莎憂急的說道：「這和往日大不相同，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我和裘吉娜莎，綺麗雅美莎，都担心宮裏發生了災變事情……」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動，覺得亞曼莎三人的顧忌也不無道理。看情形應該是辦喜事，那些洗澡的羌女們却爲何一些也不高興？

心念間，不自覺的抬起頭來。

只見亞曼莎三人蹲在他的面前，個個神情暗透憂急。

亞曼莎立即憂急的說：「氣氛這麼沉悶，你是不是也覺得有些不合情理？」

華天虎蹙眉問：「妳認爲她們應該高高興興？」

亞曼莎正色道：「至少她們之中應該有人有說有笑……」

華天虎深覺有理，已本能的向那些洗澡的羌女看去。

一看之下，雖然心跳怦怦，面孔通紅，但仍看到較近的幾個羌女一面往身上潑着水，一面似在談論事情，她們的神情都很凝重。

亞曼莎知道他在察看，不由關切的問：「怎麼樣？」

華天虎只得道：「最近這幾位姑娘她們正在談論事情，看來不怎麼高興，左邊嘴角上有顆美人痣的姑娘，兩手叉腰，瞪着眼睛……」

亞曼莎見華天虎的目力如此精銳，連嘴角上的美人痣都能看得清楚，難怪他的的臉那麼紅。

因爲事態嚴重，她當然不敢諷譏華天虎，萬一他一氣之下，回頭就走，很可能誤了大事。

心念及此，突的神情凝重，壓低聲音問：「你看她們可是在爭論什麼？」

華天虎只得又看了一眼，才低聲道：「不錯，看神情她們都很激動！」

亞曼莎聽罷，立即向着裘吉娜莎兩人用胡話說了一遍。

綺麗雅美莎聽得目光一亮，急忙說了幾句話，並放下背上的貨架，立即向那幾個羌女奔去。

亞曼莎急忙向着華天虎，解釋道：「那個嘴角上有美人痣的羌女，就是綺麗雅美莎隣窩的姊妹，她先去向她打聽一下宮中的情形！」

只見綺麗雅美莎很快的奔到了那幾個羌女的近前。

那幾個羌女一見綺麗雅美莎奔了過去，立即神情急切的奔出水外，快步向她迎來。

華天虎一看，個個面向着他，驚得他急忙又將頭埋進兩膝之間。

亞曼莎只得鄭重的曉以大義道：「你是天朝上國的武林大俠，應以救天下蒼生爲己任，不可拘泥腐規，必須通權達變，才不致害人誤事……」

華天虎也會聽師父師母說過「通權達變，不拘細節」的時機和道理，乃由抬起頭來問：「妳是說，她們光着屁股不穿衣服來，俺也該坦然處之，不要在乎？」

亞曼莎正色道：「綺麗雅美莎一定會很快讓她們穿上衣服帶她們過來，至於仍在河裏洗澡的那些人，你只要心地明淨，不生邪念，你自然就不會因羞慚而產生罪惡感！」

華天虎深覺有理，既然不能讓她們停止洗澡，馬上穿上衣服，也只好昂然前進，目不斜視，將她們一個個都當作河床上的褐色石頭了！

不一會兒，綺麗雅美莎已帶着那個嘴角上生了顆美人痣的羌女走過來，果然已穿上了衣服，其餘幾人，仍回水中去了。

亞曼莎兩人一見，即和華天虎由卵石上站起來。

綺麗雅美莎一到近前，立即指着帶來的羌女，向着華天虎說了幾句話。

亞曼莎就趁帶來的羌女向華天虎行禮之際，解說道：「她叫西芙佛蘭莎，是十七個小窩的頭頭……」

華天虎沒有說話，僅只會意的點了點頭，因爲說了話她也聽不懂。

裘吉娜莎迫不及待的詢問西芙佛蘭莎，亞曼莎也跟着參加了討論。

華天虎楞楞的聽着，並注意她們四人的表情！

由於亞曼莎和裘吉娜莎的神情憤怒，以及西芙佛蘭莎的激動，華天虎斷定「羌女窩」的確發生了變故！

果然，亞曼莎立即向着他，解釋道：「我們判斷的不錯，前天來了一批强人，完全侵佔了『至尙宮』，老的霸佔了女王，小的要强迫公主和他結婚，現在張燈結綵，就是爲了今夜舉行婚禮……」

話未說完，西芙佛蘭莎已回身指着在河中洗澡的兩百多個羌女，說了幾句話。

亞曼莎繼續解釋道：「大家爲了拖延對方的結婚吉時，一直在河裏洗澡，都不進宮觀禮，讓他們無法舉行……」

華天虎蹙眉問：「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亞曼莎問過西芙佛蘭莎後才憂慮的說：「大約六七十個，個個身材魁梧，人人帶有胡刀！」

華天虎關切的問：「這麼說，他們都是匈奴人了？」

亞曼莎急忙道：「據我們女王偷偷傳出來的消息說，他們是被羌狄族驅逐出來的一批强盜，由於山寨被燒，無處棲身，才流竄到我們這裏來，企圖在我們『羌女窩』落脚，繼續做强盜……」

華天虎聽了不解的問道：「妳們姊妹中不是也有不少會武功的嗎？爲什麼不抗敵……」

亞曼莎正色解釋道：「姊妹們雖然大都會些武功，但那裏是這批亡命强盜的對手？聽說强盜頭和他的兒子，更是武功了得，連那些歹徒見了他們父子都嚇得渾身打哆嗦……」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動，問：「這麼說，只有强盜頭父子的武功驚人了？」

亞曼莎聽得目光一亮，立即附和着說：「不錯不錯，你大俠只要殺了强盜頭父子，其他的歹徒我們姊妹都可收拾……」

華天虎蹙眉沉吟道：「俺師父和師母也會對俺說過，『擒賊擒王』……」

亞曼莎急忙領首贊聲道：「對，對，你們天朝上國是有這麼兩句話，『擒賊擒王，打蛇打頭』……又說什麼『樹倒猢猻散』……」

散字方自出口，「至尙宮」內「突」然响起一聲巨鐘聲响，聲震荒野，直上夜空！

鐘聲一起，在河中洗澡的羌女們，不少人發出焦急驚呼！

華天虎立即驚異的問：「這是幹啥？爲什麼敲鐘？」

亞曼莎不由憂急的說：「女王下令召集姊妹們進宮觀禮，可是，姊妹們都不願意去……」

華天虎立即道：「妳的姊妹們雖然不去，他們的歹徒們却去參加，婚禮還不是照樣擧行……」

亞曼莎聽得神色一驚，脫口呼了聲「是呀！」立即用胡話告訴了西芙佛蘭莎三人。

四人焦急的談了幾句，亞曼莎望着華天虎，問：「大俠，你可有什麼妙計？」

華天虎蹙眉道：「俺的頭腦笨，那裏有什麼妙計？不過，俺可以對付强盜頭父子，那些歹徒就由妳們姊妹收拾……」

亞曼莎根本沒有把握，但爲了「羌女窩」的繼續生存，只有冒死一拚，也許還有一綫希望，否則，任由這夥强人蹂躪壓迫，勢將永遠淪爲女奴生活。

這時見華天虎願意除去强盜頭父子，忙不迭的贊聲道：「好好，我們會殊死一拚！」

說罷，立即將華天虎的意思告訴了裘吉娜莎三人。

裘吉娜莎三人當然贊成，立即興奮的問了幾句。

亞曼莎急忙問：「大俠，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華天虎道：「既然决心死拚，當然叫她們穿上衣服都去……」

亞曼莎立即將華天虎的意思轉告給裘吉娜莎三人。

裘吉娜莎三人一聽，嘴裏說着胡話，轉身就向水邊奔去。

華天虎一見，急忙叮囑道：「叫她們身上別忘了帶兵器！」

亞曼莎又急忙將華天虎的意思，大聲告訴了綺麗雅美莎三人。

只見綺麗雅美莎三人會意的揮了揮手，分向水邊的三個方向奔去。

那些惶惶不知所措的羌女們，一見西芙佛蘭莎三人奔去，立即紛紛向她們三人迎來。

亞曼莎一看，不由激動的望着華天虎，感激的說：「大俠，如果我們成功了，我們女王一定會重重賞你……」

由於太興奮激動，不自覺的伸出雙手去抱華天虎的臂。

華天虎一閃避開了，同時沉聲道：「妳別忘了，天朝的男人和女人不可以隨便有接膚之親……」

亞曼莎一笑道：「你放心，我不會强迫你娶我做你的女人！」

說此一頓，又正色忍笑道：「不過，我們大功告成後，我會奏請女王把我賜給你做婢子，伺候你一輩子……」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不可以，你做婢子俺也不能要妳……」

亞曼莎一聽，不由正色辯白道：「你別着我已經二十好幾，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生過孩子……」

華天虎斷然道：「妳就是黃花大閨女，俺也不能要妳！」

亞曼莎聽得一楞，既驚異又迷惑的望着華天虎，問：「你身體上可是有什麼毛病？」

華　虎正色沉聲道：「俺的身體好得很，啥毛病也沒有！」

亞曼莎依然迷惑的問：「那爲什麼你不喜歡女人？」

華天虎正色道：「誰說俺不喜歡女人？俺師母是女人，俺對她比俺娘還親，俺師姐也是女人，除她之外，俺不要任何女人……」

亞曼莎恍然「噢！」了一聲道：「原來你已情有所鍾，因而才守身如玉，不像北狄的男人，除他的生身母親外，他爹的任何妻妾，他都可以抱着睡……」

華天虎正色道：「爲什麼中原被稱爲天朝上國？那就是他們敬倫常，重道德，懂得禮、義，知道廉恥……」

話未說完，亞曼莎已由衷的佩服說：「誰怪你是位君子，你知道的眞多……」

華天虎繼續正色道：「所以俺希望妳們女王也找個喜歡的男人嫁給他算了，不要再攪什麼『羌女窩』……」

亞曼莎黯然一嘆道：「如果像你說的那樣簡單就好了！」

華天虎正色道：「有啥不簡單的？如果待會兒俺打不過强盜頭父子被他們殺死，妳們也打不過那些歹徒被他們制服，妳們還不是要做他們的妻子，任由他們驅使，生了兒子妳們還敢送給沒有兒女的夫婦去換銀子嗎？」

亞曼莎聽得完全驚呆了，她不但震驚華天虎說的大道理，也爲他說的後果而感到惶恐！

因爲她知道强盜頭父子的武功厲害，她也清楚她在利用這個憨實青年作孤注一擲而根本沒有獲勝的把握。

現在聽了華天虎的話，才知道他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並沒存有僥倖成功的打算。

亞曼莎心念及此，不禁感到有些慚愧，對華天虎則更加欽佩！

是以，注視華天虎，毅然沉聲道：「如能托天庇佑，咱們僥倖獲得成功，我一

定以死諫向女王勸言，要她放棄這種得來不名譽的榮華富貴！」

說此一頓，轉首看了一眼水邊，繼續道：「我們走吧！洗澡的姊妹們都回窩了，西芙佛蘭莎她們正等我們過去……」

華天虎舉目一看，那些羌女果然穿上了衣服，匆匆走向崗坡上的密集方洞。綺麗雅美莎三人正站在水邊向着他和亞曼莎招手。

察看間，亞曼莎已將貨架背在身上，兩人沿着大卵石快步向前走去。

到達裘吉娜莎三人近前，四個人立即圍在一起神情凝重的談起話來。

華天虎知道她們在商量事情，當然是爲了如何帶他去見女王，如何殺了强盜頭父子和那些歹徒。

四個人商議完畢，亞曼莎立即望着華天虎，凝重的說：「對方人多勢衆，强盜頭父子又有不俗的武功，我們多用智，少用力，見機而行……」

華天虎立即道：「隨便妳們怎麼說，妳們怎麼說，俺怎麼作！」

亞曼莎欣然贊好道：「我們四個已經決定好了，我們五人同時進宮見女王，我們只要如此如此，準能擒賊擒王……」

華天虎聽罷，不由興奮的贊好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樣作雖然危險了些，但成功的機會也大，俺贊成！」

亞曼莎向着裘吉娜莎三人一揮手，並望着華天虎，道：「那咱們走吧！」

於是，五人一行，由亞曼莎帶頭，華天虎居中，西芙佛蘭莎殿後，裘吉娜莎和綺麗雅美莎走在二四位置，逕向高崗前走去。

× × ×

華天虎一面前進一面打量土崗的形勢，雖然天色已完全暗下來，但由於「至尙宮」和每個羌女居住的方洞口都懸有紅燈，形勢依然清晰可見。

建在崗頂上的「至尙宮」完全以巨型土坯混合着白草建成，寬廣雖僅數十丈，但牆高至少三丈以上，四角的碉樓和正中的宮門樓，在無數防風紅燈的映照下，更顯得雄偉巍峨，高聳半空。

一道寬約丈五的土階通道，由宮門口直達大河邊緣，通道兩邊的道壁上，就有大大小小的數十個方洞。

正中通道兩邊也各有兩條通道，寬度着來窄多了，但是，大大小小的方洞，却更密集，更多。

只見那些羌女，紛紛奔進各人的方洞，佩上彎刀又匆匆的奔出來，直向宮門前湧去。

由於愈來愈接近河邊，夜風中偶爾送來嬰兒的啼哭聲。

華天虎凝目察看，發現有不少方洞的門關閉着，但同樣的懸着紅燈，以示慶賀她們公主的大婚。

他們五人走的快，那些羌女的行動更迅速，就在他們走到高大斜升的土階通道前時，羌女們已全部走進了「至尙宮」。

走在當前的亞曼莎回頭一揮手，接着加快了步速。

華天虎一面快步登階，一面注意左右兩邊的方洞。

只見方洞如門，裏面方正，有如客室，而方室的後面又有一個圓球形的圓洞，圓洞中的地上舖着厚厚的白草，呢氈，和花色鮮艷的毛毯。

打量間已登上了通道高階，燈光明亮的宮門下，竟站着八個頭戴氈呢帽，身穿敞胸衣的彪形大漢！

這些彪形大漢，個個兇眉立眼，一臉的傲慢煞氣，十六道兇戾目光，直盯着亞曼莎五人，對走在中間的華天虎，更是格外注意。

華天虎一看宮門口由歹徒接管了警衛，不由蹙了蹙眉頭！

抬頭看看宮牆上，似乎一半一半，有歹徒也有羌女。

這些歹徒一式佩刀，敞胸捋袖，看來十分驃悍，一望而知都是亡命之徒。

正在打量，宮門下的警衛中，當前一人已走到中央將去路擋住，並指着華天虎，怒聲問：「這小子是幹什麼的？」

華天虎一聽歹徒會說漢語，立時注了意。凝目一看，歹徒的體格雖然高大健壯，而且穿着胡服，但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漢人。

亞曼莎沉着臉，故意也以漢語回答道：「他是中原上國的使者，特來覲見我們女王！」

那個漢人頭目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望着華天虎，問：「你是朝廷派來的人？」

華天虎立即不客氣的沉聲道：「你胡說啥？你看俺像個當官的？」

那個漢人頭目被斥得一楞，頓時大怒道：「混帳東西，你敢對老子發脾氣？」

華天虎看了更加有氣，本待說：俺有啥不敢？俺還敢殺了你呢！但爲了大局着想，他忍下了。

亞曼莎却急忙道：「這位大當家的別生氣，他不知道你們八位也是貴賓，他自覺是客人，又是奉命前來向女王獻金銀，咱們『至尙宮』的警衛見了他，總該客氣幾分……」

話未說完，漢人大頭目已放緩顏色，問：「你是那裏派來的使者？要獻多少金銀？」

華天虎一聽，不由暗呼一聲「糟」，光說好了是來獻金銀的，可就是忘了說獻多少？主人是誰？

心念方動，站在右邊的歹徒第一人，立即識聲說道：「你聽他胡說八道？你看他的寒酸相，我敢說，渾身找不出兩百錢來……」

也發現漏洞的亞曼莎，靈智一動，恍然道：「這位當家的可不要這麼說，所謂財不露白，如果他穿着一身羅絲緞前來，於事無補，反而有害！」

說此一頓，回身走至華天虎身前，一指他的劍，繼續道：「喏！你們看，他這把劍上都是珍珠寶石，價值連城，但是，他却用綫帶把它纏起來。打開一些給他們八位看看！」

說着，又輕推了一下華天虎。

華天虎自認自己少幾個心眼兒，他已打定主意，亞曼莎她們怎麼說，他就怎麼做。

這時見亞曼莎要他露一下劍，心裏雖然不願，但仍一按啞簧，「卡」的一聲將劍身撤出了一截。

頓時，寒光閃射中，露出劍身上的紅藍兩顆寶石，以及鞘口和護手上的珍珠。

亞曼莎用手一指，道：「你們看，僅這一把劍，就夠我們吃上一輩子，喝上幾十年，終生享用不盡了……」

話未說完，站在兩邊的七個歹徒，「哇！」的一聲驚叫起來，同時震驚的圍了過去！

漢人大頭目雖然也看得神色一變，但却呵斥道：「不要看，退回去！」

華天虎覺得這眞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只要一招「聞鷄起舞」，八個歹徒的頭顱便可同時被斬下來。

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殺了强盜父子，只得「沙」的一聲將劍身送了回去。

漢人大頭目依然關切的問：「你是那裏來的使者？要獻多少銀子？」

華天虎覺得就是說出自己的來處也無所謂，因而道：「來自九華山西麓的『飛鳳宮』，獻銀三萬六千兩！」

漢人大頭目一聽，立即向着右邊第一人，一揮手道：「你去報告老寨主，有人前來向她們獻銀子！」

同是漢人的歹徒，恭聲應了個是，飛步向宮內奔去。

漢人大頭目這才一面退回原位，一面肅手放行，道：「你們可以進去了！」

亞曼莎謙和的應了聲是，領着華天虎和裘吉娜莎三人，逕向宮內走去。

但亞曼莎却回頭，對華天虎道：「老强盜可能也是漢人！」

華天虎先不知亞曼莎何事高興？繼而聽了她的話才恍然似有所悟，同時又增長了一層見識。

只見宮門內是片空塲，對面一座七八丈寬的土坯平台，平台上用長竿懸着紅燈和紅綵，剛才湧進宮來的羌女們正在台下編隊排列。

正中大殿，就建在宮牆內，左右兩邊也建有一層層的房屋同樣重疊在土牆上。大殿內燈火輝煌，左右兩邊形似樓房的廊簷，也都懸了彩綢和紅燈。

在外觀上看來，佈置的喜氣洋洋，但在氣氛上却顯得沉悶異常！

站在牆頭上的歹徒，雖然低頭下看，神情十分得意，目光大都集中在那些羌女身上，但是，也有幾個形似大頭目的歹徒，對他華天虎和背着貨架的亞曼莎三人却十分注意。

華天虎當然明白，亞曼莎面帶笑容告訴他老强盜可能是漢人，一方面提醒他注意，一方面避免牆頭上的那些歹徒起疑。

正自前進，驀聞身後的西芙佛蘭莎說了幾句話。

只見亞曼莎驚異的「噢！」了一聲，伸長了脖子向殿內觀看。

華天虎心知有異，擧目向殿內一看，只見殿內人影晃動，有羌女也有歹徒，似是將一個舖有紅綢的長香案，向前移了一些。

長案上有香爐供品和兒臂粗的大紅燭，和中原的供桌陳設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令華天虎似有所悟的，都是亞曼莎等人驚異焦急的原因，可能是在大殿內的歹徒太多了。

繼而凝目一看，只見正中一張金漆虎皮大椅上，坐着一個頭戴翻毛圓皮帽，紅頂的中央有一個金色小塔的中年女人。

這個中年女人，淡褐色的皮膚，柳眉，大眼，挺鼻櫻唇，一副鵝蛋形的面龐，依然具有十足的女人魅力。

她身上穿着杏黃織金無袖背心，披着鮮紅白毛羚羊大披風，由於有供案擋住，看不見她是穿長褲還是著短裙。

她的身後站着六個羌女，兩個擧着長柄孔雀羽扇、兩個擧着七彩長幡，另兩個則各擧一面貼金方牌。

華天虎一看，斷定那就是亞曼莎她們的女王，也就是外間傳說的「羌女窩」的娘子頭。

女王默默的坐在寶座上，微蹙着柳眉，鮮紅的唇角上强掙出一絲微笑！

因爲，她的寶座上首的亮漆鑲金大椅上，正坐着一個肥頭大耳，灰髮飛髯的老人。

這個灰髮老人，濃眉如帚，眼似銅鈴，獅子鼻，血盆口，頭上的皮帽圓圈上，也綴滿了珍珠寶石，在輝煌的燈光燭蠟映照下，閃閃生輝，格外引人注目。

這個灰髮老人顯然就是强盜頭，他也穿上了一襲杏黃織金馬褂，倒有些像傳說中的老王爺！

老强盜頭子傲然端坐，目光炯炯的看着那些搬移供桌的羌女和歹徒。

最令華天虎注意的是，老强盜頭子身後站立的八個巨型大漢。

這八個巨型大漢，每個人光頭無毛，頰下也沒有鬍鬚，穿着一式極小的紅緞背心，露出虬筋栗肉的雙臂和堅實的胸脯，以及半個圓鼓鼓的大肚子。

由於華天虎已跟着亞曼莎登上了平台土階，已能看清這八個巨型大漢，人人穿着厚厚的百褶短裙。

一個頭戴方巾，身穿儒衫的瘦小中年人，上唇蓄着兩綹小鬍子，手中拿着一把褶扇，正卑恭的站在老强盜頭子的椅側！

華天虎一看這情形，立時明白了亞曼莎等人焦急的原因，方才決定由西芙佛蘭莎先將她們的計劃暗中告知女王，以便雙方配合。

如今，女王已經升上寶座，而老强盜率領着八個巨無霸型的大力士就坐在旁邊，要想傳遞消息已不可能了！

但是，那個宮門下奉命報告的漢人歹徒，已奔到了老强盜頭子的椅側，正躬身低聲向那個蓄着小鬍子的中年人報告。

瘦小中年人聽得神色一喜，急忙湊近老强盜頭子的耳畔說了幾句話。

只見老强盜頭子目光倏的一亮，瞪大了兩隻銅鈴眼驚喜的望着瘦小中年人，似在詢問什麼！

瘦小中年人會意的微一躬身，立即擧步準備向殿外走過來，顯然要親自證實一下。

恰在這時，亞曼莎四人引導着華天虎，也正走進了大殿門口。

瘦小中年人一見，立即尖聲尖氣的吆喝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站住！那五個人給我站住！」

女王也發現了亞曼莎和華天虎，立即坐直了上身。

在殿內忙碌的羌女們，紛紛注意觀看，而那些歹徒已有七八人準備向前攔阻。

亞曼莎早已用漢語大聲道：「我們是奉女王旨意進關辦貨的人，這些貨品說不定公主今夜能派上用塲……」

瘦小中年人立即一指華天虎，很不客氣的問：「這個手提寶劍的小伙子……」

亞曼莎急忙解釋道：「他是中原使者，我們是在中途遇上的，據他說，他有要事面奏女王，同時代表他們的主人獻銀三萬六千兩！」

話聲甫落，老强盜又望着瘦小中年人，揮手說道：「好了！尤師爺，叫他們過來。」

華天虎一聽，這才知道瘦小老人是個師爺，而老强盜果然是個漢人。

心念間，西芙佛蘭莎已命令殿內的羌女們將亞曼莎三人的貨架接過去。

女王却望着亞曼莎三人，吩咐道：「妳們三人辛苦了，前去休息吧！」

亞曼莎四人很想以眼神暗示女王，令她提高警惕，偏偏强盜頭子和那八個巨無霸大力士，目光烱烱的對他們特別注意，只得恭聲應是，走向大殿的一旁。

那個尤師爺却一指華天虎，命令道：「你不是要覲見女王嗎？有事還不快些上奏？」

華天虎見只剩下他一個人，立時沒有了主意，雖然不滿尤師爺的態度，但仍耐着性子說：「俺希望亞曼莎姑娘不要離開，她會說漢語……」

姓尤的師爺立即道：「你有什麼話儘管說，本師爺可替你翻譯……」

華天虎討厭他，也毫不客氣的說：「你說話尖聲尖氣，不男不女，俺不要你翻譯！」

尤師爺一聽，頓時大怒，不由尖叫道：「反了，反了！大胆小子，胆敢頂撞我尤師爺？」

話未說完，女王已沉聲道：「不要吵鬧，今天是你們少寨主與公主的大喜日子，不可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老强盜頭子立即向着瘦小中年人，招手沉聲道：「尤師爺！你先退回來，女王自己聽的懂漢語！」

女王却沉聲道：「他的鄉音很重，我聽不大懂，快宣召亞曼莎回來。」

附近一個羌女，急忙朗聲說了一句胡語。

亞曼莎根本沒有出殿，應了一聲走了回來，依然站在華天虎的身邊。

姓尤的師爺雖然退了回去，依然悻悻的十分不高興。

這時見亞曼莎回到了華天虎身邊，立即催促道：「他不是有事上奏女王嗎？要他快說呀！我們少寨主的大婚吉時馬上就到了……」

亞曼莎只得低聲催促了華天虎兩句。

華天虎一整臉色，垂劍抱拳，隨即朗聲道：「中原『飛鳳宮』，華天虎參見女王！」

尤師爺見華天虎僅行抱拳禮，立即怒聲喝道：「大胆小子，覲見女王，胆敢不跪？」

華天虎剔眉怒聲道：「男子膝下有黃金，豈能隨便跪女人……」

尤師爺覺得又抓住了挑撥機會，立即怒斥道：「好個無禮小子，居然胆敢冒犯女王……」

亞曼莎趁尤師爺尖叫之際，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看去的同時 急忙向女王遞了一個緊急眼神，並恭聲道：「啓奏女王，這位華大俠是一位慈寶君子，不尚虛套，遇事較固執，他的大禮可免！」

女王本身被脅迫挾持，業已無計可施，這時見亞曼莎暗遞眼神，雖不明瞭究竟，也只有見機行事，佯裝不知，立即道了聲「免」！

老强盜頭子突然宏聲問：「你小子方才說的……」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俺叫華天虎，不叫什麼小子……」

老强盜頭子被斥的一楞，不由大吼道：「好個混賬的小子，對老夫也敢如此無禮……」

尤師爺趁機恭聲道：「啓稟大王，應即着令力士將此頑徒拿下！」

亞曼莎早已怒叫道：「慢着！華大俠奉命前來向本宮獻銀子，他所要見的是我們女王，並非你們諸位。再說，他是使者，禮應視爲上賓……」

尤師爺立即關切的問：「他小子帶來的銀子呢？」

亞曼莎急忙道：「不單單銀子，還有絲綢、布匹，以及日常用品……」

尤師爺有些不耐煩的說：「我不問妳都有些什麼東西，我只問妳銀子呢？」

華天虎想到了方才大家商議的妙計，立即道：「當然都有駝隊駝着！」

老强盜頭子聽得銅鈴眼一亮，立即咧着大嘴笑了。

尤師爺也迫不及待的問：「駝隊呢？駝隊是否也已到達？」

亞曼莎急忙道：「駝隊今夜宿在坡薩，明天日出可以到達……」

尤師爺却責備道：「短短的十幾里路，爲什麼不一起前來？」

華天虎根據西芙佛蘭莎的交代，立即道：「你知道啥？好大的風沙，見到有人家他們就不走啦！」

尤師爺則憂急的問：「駝隊可有高手保護？」

華天虎立即頷首道：「有！本宮的兩位執事！」

尤師爺再度埋怨道：「你們也太大意了，兩個人怎麼夠？現在由北邊竄來的流匪散盜特別多，萬一他們碰上了……」

話未說完，又望着老强盜頭子，建議道：「大王，以屬下淺見，應派四位力士率弟兄十名前去保護……」

亞曼莎故意反對道：「不行，你們去了一定會發生誤會……」

尤師爺急忙道：「我們的人只在外面保護，僅派一個人前去連繫……」

亞曼莎會意的點點頭，即向女王恭聲道：「啓奏女王，果眞如這位尤師爺所說的情形，駝隊的安全實在堪慮，爲了他們前去免生誤會，恭請女王賜頒金牌一面，以爲信物！」

尤師爺一聽，立即贊聲道：「好！這位姑娘的建議好極了！」

女王贊同的點點頭，向着椅側的羌女

，命令道：「頒金牌一面，限明日辰時繳回！」

椅側羌女躬身應是，即在身上取下一塊六寸見方的金牌交給了尤師爺。

尤師爺面帶喜色，立即興奮的分配人手。

老强盜頭子見身後有四個力士出列去挑選嘍囉，不由向着尤師爺憂急的說了幾句話。

尤師爺僅毫不爲意的揮了個寬慰手勢，立即望着華天虎，謙聲問：「請問使者的大名和職務……」

華天虎沉聲道：「俺方才不是說了嗎？俺是大總管，俺叫華天虎！」

尤師爺滿腦子裏都是三萬六千兩銀子和一駝隊的絲綢布匹，對華天虎的搶白巳不介意，急忙向挑選歹徒的四個大力士，肅容交代了幾句話。

老强盜頭子閑着無聊，看在一駝隊的銀子布匹份上，似乎也忘了華天虎方才對他的不客氣，竟含笑謙聲問：「你方才說的『飛鳳宮』，是中原那一個門派世家，老夫怎的沒有聽說過？」

華天虎見亞曼莎還沒有要他動手的意思，只得道：「飛鳳宮就是以前的『仙姬宮』……」

老强盜頭子一聽「仙姬宮」，銅鈴眼突然瞪大了一倍，興奮的「哇！」了一聲，大叫道：「原來你在『歡樂仙姬』的宮裏任大總管呀？眞不簡單，我和你們的宮主是老相好呀……」

華天虎雖然反應較遲鈍，並缺幾個心眼，但聽到老强盜說是「歡樂仙姬」的老相好，也知道不能說出「歡樂仙姬」早巳被殺的事。

派走了四個大力士和十多個歹徒的尤師爺，聽到老强盜頭子高興的大叫，立即走過來關切的問道：「大王何事這麼高興呢？」

老强盜頭子依然興奮的大聲道：「他小子原來就是『歡樂仙姬』宮裏的大總管呀！」

尤師爺聽得神色一喜，不由驚喜的望着華天虎，道：「眞的？這眞是大水冲到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了！我們大王以前還在你們『仙姬宮』中住過一陣子呢……」

說話之間，發現華天虎一直神情冰冷，沒有一絲他鄉遇故知的味道，只得「咦！」了一聲，迷惑的問：「我們以前去的時候，除了找樂子的客人是男子外，全宮上下都是女的……」



亞曼莎領着華天虎參見女王。

華天虎一聽「找樂子的客人」，雖然不明究竟，但由姓尤的歹徒口中說出來，總不是件什麼好事情，因而沉聲道：「現在巳重立門戶，連外宮的警衛都換成男的了！」

一旁靜聽的亞曼莎，早巳驚得神色蒼白，冷汗直流！

因爲，她原準備利用華天虎，孤注一擲，挽救「至尚宮」的瀕亡命運，沒想到，老强盜頭子竟然是華天虎主人，什麼宮主的老相好！

爲了先引起他們自己彼此的內鬨殘殺，只得望着華天虎，道：「你不是要向我們女王打聽這柄劍的主人嗎？」

華天虎一聽，立時想起了前來的眞正任務，也沒想到其他，急忙面向女王，將劍雙手托起道：「請問女王，可識得這把劍？」

女王見老强盜頭子和華天虎拉上了綫，也正自憂急，加之再看了亞曼莎的神情，更感到情勢愈來愈對她不利。

這時見亞曼莎暗示華天虎問劍，乍然間無法悟透是何用意，只得茫然地搖了搖頭。

亞曼莎却故意提醒道：「你不將綫帶解開，我們女王怎麼識得？」

華天虎恍然道：「對了，妳不提醒俺，俺倒忘了！」

說話之間，解開帶頭，很快的將綫帶解下來。

隨着華天虎的解帶，珍珠寶石也愈露愈多，大殿內的光華也愈來愈盛，最後終

至令全殿人衆，個個目眩金花。

老强盗頭子和尤姓師爺及一干歹徒，一見劍鞘劍柄上竟有這麼多珍珠寶石，個個瞪大了眼睛，立時掀起了一陣騷動驚呼和議論。

華天虎再度横托着寶劍面向女王，恭聲問：「女王現在可識得此劍的來歷？」

女王這時業已悟透了亞曼莎的居心，神情茫然，目光迷惑的依然搖了搖頭。

一旁的尤師爺，早已在老强盗頭子的耳邊嘀咕起來。

華天虎見女王再度搖頭，只得道：「這把劍的主人是位姓白的姑娘，自稱是臨州羌羢族人，膚色近似亞曼莎，但比她稍白一些……」

話未說完，女王已解釋道：「羌羢族有好幾個支系，我們這一系不用姓氏，沒有姓白的女子，至於臨州，附近百里都這麼稱呼……」

華天虎明明記得亞曼莎說，她們女王有把劍，劍身上也嵌有各色寶石，劍鞘上鑲滿了珍珠！

一想到寶石，「嗆！」的一聲將劍身撤出來！

頓時，光明大放，寒芒耀眼，旋飛四射的彩霞，逼迫得不少人以手遮住了眼睛，自然也有不少人發出驚啊！

也就在大家紛紛驚呼的同時，尤師爺突然驚呼道：「啊！我想起來了，這不是我們老夫人當年行道江湖仗以成名的『寶珠劍』嗎？」

老强盗頭子也跟着興奮的歡聲道：「是呀！方才老夫就看得有些相似，如今一撤出劍身來，才確定就是拙荊多年行道江湖的那把『寶珠劍』……」

華天虎淡然搖頭道：「這把劍不叫『寶珠劍』……」

尤師爺小眼一瞪道：「胡說，你還有我家大王清楚？這把劍上既有寶石又有珍珠，所以命名爲『寶珠劍』……」

亞曼莎突然問：「請問尤師爺，你們大王姓什麼？叫什麼？」

尤師爺胸脯一挺，傲然沉聲道：「我家大王姓姚，名冠才，人稱『魚眼判官』，莫說在妳們化外西域，就是中原上國，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尤其手中一支鑌鉄判官筆，更是出神入化，所向無敵……」

亞曼莎却蹙眉道：「這就怪了……」

尤師爺立即沉聲問：「有什麼好奇怪的？」

亞曼莎繼續道：「你家大王姓姚，爲什麼你家小姐姓白？」

尤師爺先是一呆，接着正色道：「這妳們就不知道了，我們老夫人的娘家姓白，因爲白家這一代沒生兒女，爲了接續香烟，就把我家大小姐過繼給白家了……」

華天虎想起劍主人的名字叫白玉霜，因而問：「你們大小姐叫什麼名字？」

尤師爺頓時語塞，只得道：「取名字那是他們白家的事，她們願意叫素梅就叫素梅，願意叫荷花就叫荷花……」

華天虎再度搖頭道：「不！俺說的這位白姑娘，既不叫素梅也不叫荷花！」

尤師爺小眼一瞪，怒聲道：「劍是我家老夫人的，那位姑娘又姓白，這還有什麼爭議的！」

說此一頓，又怒聲問：「我問你，我家大小姐呢？她爲什麼沒有和你們在一起？八成是你把我家大小姐給害了吧？」

華天虎依然搖了搖頭道：「俺不認識你們大小姐，俺只救了一個姓白的羌羢女子……」

尤師爺再度强調道：「告訴你，你救的姓白的羌羢女子就是我家大小姐！」

說此一頓，特又一整臉色，極關切的問：「我家大小姐呢？她爲什麼沒跟你在一起？」

華天虎黯然道：「她巳經死了……」

話剛開口，尤師爺突然怒吼道：「怎麼樣？我就知道是你這小子把家大小姐害了！」

說話之間，回身向着剩餘的四個大力士，揮手怒喝道：「上！快將這小子拿下！」華天虎一見震耳大喝道：「慢着！」

這聲大喝乃華天虎挾怒而發，不但震得燭焰搖晃，塵土墜落，不少歹徒和羌女發出尖叫和掩住耳朶。

尤師爺嚇得渾身一哆嗦，瘦削的猴臉上不但沒有了怒意，也完全沒有了傲氣！

老强盗頭子「魚眼判官」混跡湖江數十年，見多識廣，知道這個有些傻呼呼的小子，很可能不是等閑人物。

由於身後還有四個大力士，以及四五十名大小頭目和嘍囉，當然不會將華天虎放在心上。

至尚宫中誅强寇

四個巨無霸型的大力士，因爲尤師爺沒有再催促，所以仍立在「魚眼判官」的身後，作着躍躍欲試的架勢。

華天虎轉首面向女王，發現她面色蒼白，目有淚光，他無法去想其中原因，繼續怒聲道：「這麼說，女王確實不識此劍來歷，也不認識一個叫白玉霜的羌羢少女了？」

話未說完，尤師爺巳恍然搶先道：「對了！我們想起了，我家大小姐正是叫白玉霜！」

華天虎又望了尤師爺一眼，沉聲問道：「這麼說，你也知道這柄劍的功能和變化？」

尤師爺毫不遲疑的正色道：「當然知道！」

華天虎沉聲道：「說說看！只要你說對了，劍就是你們的了！」

尤師爺立即道：「這還不簡單。功能切金斷玉，削鐵如泥，入火不焚，入水不浸，白晝如雷霆閃電，夜晚與星月映輝，辟鬼邪，驅走獸，遇敵示警……」

華天虎見他胡謅一氣，只得揮手說道：「好了，好了！你說了半天，沒有一樣是對的……」

尤師爺急忙正色道：「本師爺還沒有說完哪！譬如還有……」

話剛開口，亞曼莎竟爽朗的說：「好了好了，你們都不要爭了，所謂『神兵寶器，有德者居之』，這把劍你一個年輕小伙子只怕也保它不住，倒不如送給這位『棺材』大王算了……」

尤師爺聽得目光一亮，也沒聽出「冠才」和「棺材」是同音的問題，立即興奮

的贊聲道：「對！這位姑娘說的好！乾脆獻給我們大王算了……」

但是，華天虎却望着亞曼莎，怒斥道：「妳胡說什麼？」

亞曼莎正色道：「我完全是爲了你着想！他們人多勢衆，動起手來，他們很可能要了你的命……」

尤師爺一聽，面目立變猙惡道：「這位姑娘說的不錯，你最好乖乖的把劍獻出來，否則，劍保不住事小，丢了小命事體可就大了！」

華天虎見亞曼莎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心中立時想起了在河中商議的計劃，轉身望着「魚眼判官」，道：「聽說你的判官筆鮮少敵手，俺就用這把劍向你請領幾招罕見筆法……」

話未說完，尤師爺巳沉聲道：「我們大王乃一寨之主，萬金之軀，豈能和你一個無名小輩動手？」

說着，再向右邊的兩個大力士，舉手一招，說道：「好！你們兩個出來和他走兩招……」

華天虎立即道：「兩個太少了，乾脆四個一起來，人多熱鬧……」

尤師爺正是求之不得，忙不迭的又招呼道：「好！好！人多熱鬧，打起來也好看些！」

四個大力士，各自挺着個大肚子，兩臂微圈，雙手半握拳，邁着八字步，既神氣又傲慢的走向了華天虎身前。

所有的羌女和歹徒們紛紛向四下裏散開，亞曼莎自然也不例外。羌女們個個神情緊張，歹徒們則個個笑逐顏開！

因爲，四個大力士向四邊一站，哂笑注視着中間的華天虎，就好像四隻大狗熊圍住一條小羔羊一般。

羌女們都認爲，只要任何一個大力士伸手一抓，就會像老鷹捉小鷄一樣把華天虎給提起來。

華天虎一直記着亞曼莎四人告訴他的話，下手要重，即使不要對方的命，也要叫他們爬不起來。

是以，一見四個大力士在四角站好，立即含笑道：「你們四個人徒手，俺自然也不能動兵器……」

說話之間，巳將「珍珠劍」插進了後領衣內！

豈知，就在他將劍插進衣領內，手尚未離開的同時，左邊的一個大力士竟一面說着話，一面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抓向了嵌滿珍珠寶石的劍柄！

圍立四角觀看的羌女們一見，立時發出一陣尖叫！

尖叫的聲音尚未落，驀見華天虎剛離開劍柄的右手閃電一繞，一聲殺豬般的嗥叫，那位大力士猛的一個懸空觔斗，龐大身軀「噗」的一聲仰跌在地上。

其餘三個大力士一見動了手，暴吼一聲，疾撲而上。

有的抓肩頭，有的抱腦袋，有的去摟華天虎的腰，完全憑着渾身的牛力蠻幹一氣。

華天虎一見，幾乎笑出聲來。左邊一拳，右邊一掌，底下猛的踢出一腿！

左邊的大力士身形猛退，「哇」的噴出一口鮮血，右邊的大力士，悶哼一聲，一頭栽在地上，被踢中的大力士，龐大身軀就像斷綫的風箏，挾着一聲悽厲慘叫，直飛殿外。

一陣「咔嚓」聲響，左邊大力士的龐大身軀巳把喜案供桌撞碎，右邊大力士則退進了尖聲驚叫的羌女羣中，第一個先動手拔劍的大力士，仰跌在地上再沒有動一動。

驀見彩霞寒光一閃，「嗆朗」一聲中，發呆的尤師爺，還不知道怎麼回事，那顆瘦小腦袋巳飛上了半空。

華天虎一劍斬了尤師爺，反臂一招「力着先鞭」，一道耀眼光華，「休」的一聲又斬向了「魚眼判官」。

「魚眼判官」終不愧是黑道打滾多年的巨寇惡煞，他一看第一個力士被摔在地上，立時驚覺不妙。

就在其他三個力士嘔血斃命的同時，他巳挺身躍了起來。

這時候一見華天虎反臂揮劍斬下，他連撤出腰間判官筆的時間都沒有了，只得忙將大椅舉起來，疾迎光華耀眼的「珍珠劍」。

「沙」的一聲輕響，一張描金嵌玉大椅子，立被劈爲兩半，所幸他即時將椅擲出，否則一條右臂必然齊肘被斬斷。

亞曼莎和西芙佛蘭莎幾人一見，立即大聲吆喝了幾句胡話！

原本嚇呆的羌女和歹徒們，各自一定心神，大喝一聲，紛紛撤出兵器厮殺起來了。

圍在外面平台上向內觀看的羌女們，也紛紛撤出了所佩彎刀，有的和就近的歹徒厮殺，有的巳衝上宫牆支援上面交手的羌女去了。

「魚眼判官」趁機撤出了判官筆，一招「靈雀啄目」，直奔華天虎的右眼。

華天虎一招「撥葉摘桃」，「沙」的一聲輕響，「魚眼判官」精鋼打造的判官筆應聲而斷。

「魚眼判官」大吃一驚，這是他混跡黑道，闖蕩江湖數十年所遇到的最快劍手，令他幾乎沒有還手的餘地。

驚急之下，無暇多想，猛的一個就地翻滾，挺身巳到了準備逃進殿後的女王身前。

女王也學習過幾年拳脚，六個羌女就是她的護衛。

這時一見「魚眼判官」翻身滾來，飛起玉腿就踢他的面門，六個羌女也金牌彩幡同時打下。

所謂情急拚命，「魚眼判官」雖被女王玉腿踢中，而六個美女的金牌彩幡也打在他的身上頭上，但他依然挺身抱住了女王的柳腰。

「魚眼判官」一面用女王的嬌軀去迎華天虎緊跟刺來的長劍，一面大喝了幾句胡語。

這一招果然有效，所有打鬥厮殺的羌女和歹徒，全部停了下來。

華天虎一看，只得也停止了攻擊，但劍尖前指，仍作着挺刺之勢！

女王說來相當英勇，她雖然被攔腰抱住，依然一面掙扎一面厲聲着說着胡話。

最後，女王並向着華天虎，大聲催促道：「華少俠，不要管我，殺了他，殺了

他……」

亞曼莎和另兩個會說漢語的羌女却同時惶急的說：「不要，不要——」

「魚眼判官」雙目暴睜，咬牙切齒的瞪着華天虎，一個字一個字的恨聲道：「你小子的劍尖只要向前送一寸，我就馬上扭斷她的脖子。」

說此一頓，突然又望着全場怒聲大喝道：「丟下妳們手中的刀！」

女王一聽，也剔眉瞋目大喝了幾句胡語。

但是，有的羌女已將彎刀丟在地上。女王更加大怒，圓睜杏目，不停的尖嘶吼叫。

那些丟刀羌女再想將彎刀取起來，已被手橫胡刀的歹徒們踩在脚下！

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喝道：「這是怎麼回事，吉時都到了，為甚麼還不奏樂鳴炮？」

大喝聲中，只見一個身穿大紅禮服的矮胖小子，怒氣沖沖的奔到了殿門外。

「魚眼判官」一見，驚急的連聲大喝道：「快回去！快回去……」

華天虎一看矮胖小子身穿吉服，斷定必是强迫與此地公主結婚的小强盜頭子。

心念方動，歹徒中已有人用漢語焦急的大喝道：「少寨主，快去將她們的公主挾持前來……」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飛身縱」出去，挺劍就向矮胖青年人刺去。

身穿吉服的矮胖小伙子頓時大怒，兩隻大袖飛舞，一面閃身跨步，一面怒聲大喝問：「何方小輩，胆敢前來鬧事？」

說話之間，已有人大聲：「少寨主接刀。」

只見一柄雪亮胡刀已隨聲擲了過來。

華天虎那能讓他拿到刀？手中劍順勢一撩，「噹」一聲撥出了殿外。

殿內的「魚眼判官」連聲怒喝道：「姓華的小輩快些住手，你如再不停止，我就要下手殺死這婆娘了。」

華天虎冷冷一笑道：「她又不是俺的甚麼人，你殺了她與俺甚麼關係？」

說話之間，寒電打閃，手中劍「刷刷刷」，儘在「哇哇」怪叫，手忙脚亂的少寨主身上點刺削劃！

只見寒光過處，裂帛聲响，一片吉服應聲飄落下來。

「魚眼判官」看得大吃一驚，而華天虎又不受他威脅，尤其看到兒子東閃西躲，連聲驚叫，袖子下擺一片一片的被斬下來，不由急得眼神亂閃，冷汗直冒！

心切兒子的安危，只得連聲吆喝着，挾起女王走向殿門口，顯然要靠近些，俾使隨時可以出手支援。

女王拚命掙扎，口裏尖聲說着胡話！羌女和歹徒們，個個神情惶急，俱都躍躍欲試，但苦於插不上手。

華天虎一見「魚眼判官」挾着女王過來，心裏當然高興，大喝一聲，手中劍寒電打閃，「刷」的一聲將矮胖小伙子的紗帽掃下來，髮髻斬斷，一蓬斷髮立時散下來。

「魚眼判官」看得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就在他兒子驚呼聲中，丟掉女王，猛撲了過去。

猛撲中，厲聲大喝，雙掌飛舞，一拍一抓，直奔華天虎的前胸和面門。

矮胖小伙子一見老子前來救他，精神大振，也厲喝一聲，雙拳齊出，直搗華天虎的左脅和「命門」。

華天虎一個旋身迴轉，大喝一聲，疾演「威震八荒山」，只見彩華大盛，匹練翻騰，人頭斷肢齊飛，血雨激射半空，「魚眼判官」父子都沒哼一聲，已變成了兩堆血肉。

華天虎橫肘收劍，光華彩霞立逝，但每個羌女和歹徒的眼睛裏仍在金星亂旋！

亞曼莎强凝目力，一看「魚眼判官」父子已死，立即大聲吆喝了兩句胡語！

那些發楞的羌女，同時嬌叱，齊向那些驚呆的歹徒們殺去。

亞曼莎再度大聲吆喝道：「你們大王和少寨主均在劍下伏誅，你們還不趕快逃命，莫非在這裏等死嗎？」

話還未吆喝完畢，已有人喝了聲「跑哇！」當先奔向了宮門，亡命地逃向了宮外。

在宮上担任警衛的歹徒看得更眞切，早巳冒死跳向牆外，各自逃生去了。

方才尚氣勢洶洶，挾持女王，硬要和公主成親的一夥歹徒，除了被殺重傷的，悉數逃得無影無踪。

女王已重整衣冠端坐在大殿寶座上，西芙佛蘭莎指揮着羌女們善後，亞曼莎則領着華天虎重新覲見女王。

原本在大殿裏的羌女們，一見華天虎走進殿來，紛紛高舉着雙臂歡呼喝彩。

女王神情凝重，但鮮紅的唇角上却强掛着微笑。

華天虎因為女王不識「珍珠劍」，也不知道白玉霜到底是屬於羌羢族那一支系的人，因而覺得已無再留在「羌女窩」的必要。

不過，女王是一族之長，走前再打個招呼也是身為客人的禮貌。

是以，一到近前，垂劍抱拳，尚未開口，女王已起身指着方才「魚眼判官」坐的位置，含笑道：「華少俠，坐下來說話！」

華天虎轉首一看，那裏又重新設了一張描金大椅子，只是上面已沒有了錦緞紅披。

由於已決定離去，因而謙聲道：「謝謝女王賜座，但俺還有要事待辦……」

身旁亞曼莎却笑着說：「你不是要打聽白玉霜姑娘的師門和親人嗎？」

華天虎聽得一楞道：「妳們……妳們不是不知道嗎？」

亞曼莎肅手指着新設的大椅子，含笑道：「你先坐下來，我們女王會給你介紹一個知道的人！」

華天虎迷惑的「噢？」了一聲，見女王仍起身肅手指着身側的描金大椅，殿內所有靜立的羌女們也都期待的望着他，只得走向了大椅前。

羌女們一見，立時發出一陣歡呼！

女王一面落座，一面肅手請華天虎坐，並感激的說：「多謝上天派遣華少俠救了我們……」

華天虎知道女王客氣，故意把他說成天神，因而道：「剷除强梁，拯救弱小，

乃我輩份內之事，俺不會說什麼客套話，也請女王不要介意！」

說此一頓，突的又垂劍抱拳道：「既然女王知道有個人認識白姑娘，又知道這把劍的來歷，就請女王派個人，馬上帶俺前去……」

話未說完，女王已頷首贊好道：「外面一片血腥，裏面也亂糟糟，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就派領你前來的亞曼莎帶你前去吧，那人的答覆一定會令你滿意！」

華天虎一聽，欣然站起，抱拳恭聲道：「多謝女王，俺這就前去！」

亞曼莎立即含笑肅手指着殿外道：「華大俠，請吧！」

華天虎微一頷首，大步走向了殿外。

華天虎一走向殿外，殿內的羌女們又歡呼起來。

到達殿門口，外面圍過來的羌女們，也跟着一起鼓掌歡呼，而且，個個神情興奮，有的甚至跳躍不止。

華天虎認為這是羌女們對他的感激，也許是一種尊崇禮遇，因而也沒有放在心裏。

但是，在一側引導的亞曼莎，竟由平台的左側走向土階，而不是走向宮外。

尤其，所有的羌女都停止了工作，歡呼不斷，鼓掌不停，而且紛紛擁擠着跟在身後。

華天虎被歡呼的叫聲吵得很不自在，雖然覺得有些像看猴戲，但仍竭力忍耐，以免辜負了羌女們的好意。

下了平台左側土階，直奔北面高大宮牆前。

北面宮牆上共有六七間形同樓房的方洞，最高一層的最寬長，絲綢飄飛，燈光也最明亮。

登高的土階就建在洞外的宮牆上，階口有兩名羌女把守，方才似乎也有幾名歹徒站在這兒。

走到土階口，亞曼莎在前引導，當先登上。

華天虎斷定那人現在上面，是以緊跟在亞曼莎身後。

豈知，他一沿階登上，所有的羌女歡呼更烈了，連四面宮牆上的羌女也歡呼起來，情勢形同瘋狂。

華天虎覺得有些奇怪，事情好像不太尋常。

正待問什麼，前面的亞曼莎已登上了最高層，同時側身站立，肅手指着紅燈明亮，綵綢飄揚的方洞門口。

華天虎抬頭一看，尚未看清深處的情形，腦際業已「轟」的一聲，一股怒火也跟着升起來。

因為，方洞的門口牆壁上，竟懸着一個三尺見方的雙喜金字，端端正正的綴在一方紅綢的中央！

華天虎舉手一指，瞪着亞曼莎怒聲問：「這是啥玩藝兒？」

亞曼莎無可奈何的兩手一攤道：「誰知道？我們羌羢族向來不用這個……」

華天虎舉手一指深處，怒聲問：「這裏面住的可是你們公主？」

亞曼莎正色道：「是呀！除了公主，誰能住這麼大的窩？」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請你把這個喜幛扯下來！」

亞曼莎再度無可奈何的說道：「要拿你自己拿，我已不是姑娘家，絕對不准碰它……」

華天虎不由生氣的說：「俺是客人，俺怎麼可以扯你們的喜幛？」

亞曼莎正色道：「是呀！你是前來問事情的客人，又不是入洞房的新郎，牆上的雙喜幛也不是為你掛的，你着的那門子的急？」

華天虎聽得一楞，心想，是呀，這是小强盜事先佈置的洞房，與俺華天虎有啥關係？

亞曼莎見華天虎楞了，知道他已沒有主意，立即肅手一指門內，無可奈何的說：「請吧！俺的大俠，咱們奔走了一天的荒沙地，也夠累的了，你早問完了劍，咱們早去休息！」

華天虎却有些疑惑的問：「妳們公主眞的知道這把劍的來歷？」

亞曼莎正色加重語氣道：「告訴你，她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的比女王還多！」

華天虎半信半疑的「噢？」了一聲，道：「還是妳走在前頭！」

說着，並肅手指了指深處。

他隨着亞曼莎轉身走去的背影一看，喜幛右側是條通道，形如中原樓房的前廊，前面的一間有道懸有紅綢的方形土門，另一間則是廣窗。

也就在他跟着亞曼莎走到紅燈土門的同時，下面殿前的空場上突然「劈劈拍拍」燃起鞭炮來，接着是「嗚嗚哇哇」的喇叭聲！

剛剛停止的歡呼聲，又再度沸騰了起來。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變，不由緊張的問：「亞曼莎，這又是怎麼回事？」

亞曼莎只得回身解釋道：「强盜被打跑了，我們又得到了自由，當然要慶祝一下……」

華天虎總覺得有些不對勁兒，走至矮牆邊探首向下一看，只見一排羌女，高舉着長約數尺的長喇叭正向着夜空吹，另外幾人吹着小管，似乎是胡笳，那些羌女們，果然在烟硝瀰漫的空場上又蹦又跳的歡聲高叫着，有的似乎還在唱歌。

打量間，亞曼莎已催促道：「俺的華大俠，不要看啦，快進去吧！」

華天虎雖然仍有些迷惑，但仍跟着亞曼莎走進了土門內。

進門一看，華天虎心頭又是一震！

只見進門就是一桌酒菜，兩支龍鳳喜燭高燒着，桌後只併排擺着兩張紅披大椅子！

地上舖滿了紅氈，而四面的牆上則懸滿了五顏六色的毛毯，裏面一張大床，床前坐着一個頭罩大紅綢巾，身穿錦繡吉服的女子，低着頭，不言不語，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人進來似的！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不由驚異的一指問：「她……她就是妳們公主？」

亞曼莎正色頷首道：「是呀……」

華天虎既驚疑又迷惑的問：「那……那她為什麼還這個樣子？」

亞曼莎有些無奈的正色解釋道：「她……她已在吉時被强迫穿上了吉服，準備

和『魚眼判官』的兒子擧行大典，結婚成禮……」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現在『魚眼判官』父子被殺，歹徒也都跑啦……」

亞曼莎只得解釋道：「那也只不過是剛剛發生的事，這兒又沒有侍女，誰給公主脫吉服？」

華天虎一進門就沒着到有其他羌女，因而問：「爲什麼不派侍女伺候？」

亞曼莎忙解釋道：「這是我們羌羢族的風俗規矩，給新人穿上吉服後，所有的人都得退出去，這兒由我們的族中諸神守護……」

華天虎一聽「族中諸神」，不由虔誠而又有些緊張的看了一眼洞房內，發現緊靠對面的牆壁上，果然貼着一張黃紙，上面彎七扭八的也不知畫了些什麼符，符前的供桌上燒着香，氣氛的確有些怪異！

一看這情形，華天虎只得面向公主垂劍抱拳，謙聲道：「在下華天虎，特向公主詢問幾件事情……」

話未說完，亞曼莎已無可奈何的說：「俺的華大俠，你這樣問不是白問嗎？」

華天虎一楞問：「爲甚麼白問？」

亞曼莎解釋道：「你不把公主的蓋頭揭下來，她怎麼開口說話？」

華天虎一聽，不由怒聲道：「爲甚麼要俺揭蓋頭？妳幹甚麼？」

亞曼莎急忙道：「我方才不是說了嗎？我已不是女兒身……」

華天虎立即一指門外道：「那就去喊一個女兒身的侍女來……」

亞曼莎搖頭道：「不行，任沒有揭開公主的蓋頭前，任何侍女都不准，也不敢進來……」

華天虎不禁沉聲道：「那不奇怪了嗎？妳爲什麼能進來？」

亞曼莎正色道：「我是任你的剛陽之氣保護之下呀！」

華天虎蹙眉問：「什麼剛陽之氣？」

亞曼莎正色解釋道：「就是沒有結過婚沒有老婆的人，他身上所散發的氣，就叫剛陽之氣，不但鬼邪不敢侵，連神仙也要迴避！」

華天虎既驚異又迷惑的「噢？」了一聲，楞楞的望着頭覆紅巾，身穿吉服的公主，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

亞曼莎一看，只得無可奈何的說：「俺的華大俠，你又不是我們公主的新郎，我們公主也沒說要做你的新娘，我們只是藉你的剛陽之手，將我們公主頭上的紅綢巾取下來，以便回答你的問話而已，沒想到擧手之勞，你竟這麼小氣……」

華天虎立即辯白道：「不是小氣，俺怕這裏面有問題……」

亞曼莎輕哼一聲，沉聲道：「這有什麼問題？你既沒穿吉服，又沒有和我們公主拜天地，你如果不喜歡我們公主，我們公主也不會硬要嫁給你……」

華天虎深覺有理，但仍謹愼的說：「俺用劍鞘挑下來好了……」

亞曼莎立即正色道：「不行！你覺得這樣禮貌嗎？她是我們的公主呀？」

華天虎神情無奈，又希望早些將劍交給白玉霜的親人或師門的什麼人，又不願伸手將公主的蓋頭揭下來！

亞曼莎一看，只得嘆了一口氣，說道：「華大俠，請下去吧！七天之後我們再來……」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問：「爲什麼要那麼多天？」

亞曼莎無可奈何的解釋道：「如果你現在不願替公主將蓋頭揭開，她就要每天早晚焚香膜拜，直到七天之後，才能將蓋頭取下來！」

華天虎一聽還要再等七天，想想每天要和這麼多羌女生活在一起，只得毅然頷首，斷然地說道：「好！俺替妳們公主揭開！」

說話之間，邁步向前，伸手將公主頭上的紅綢巾揭下來！

紅綢巾一揭開，頭戴圓形貂帽，紅頂中央綴着一個亮銀小塔的公主，也正含羞帶笑的抬起頭來看他！

華報虎一看，脫口驚啊！倏的向後退一步，瞪大了眼睛望着公主，驚呼道：「白姑娘？」

因爲，身穿吉服，滿面羞紅的公主，竟然和死在中原的白玉霜生長的完全一模一樣，只是這時候看來更年輕，更漂亮罷了！

豈知，一旁的亞曼莎竟含笑道：「我們公主姓丁，芳名叫蘭香，不姓白……」

華天虎那裏肯信，不由正色道：「怎麼會？她和白姑娘長的一模一樣……」

這時，美麗的公主丁蘭香，才含羞綻笑道：「白玉霜是我姐姐，隨我娘的姓，我隨父姓，名叫丁蘭香……」

話未說完，亞曼莎已接着說：「也是『至尙宮』的未來女王！」

華天虎一聽「女王」，立即恍然道：「白姑娘既是女王的女兒，那方才女王爲甚麼說不認識此劍？」

說着，並將手中的劍向着丁蘭香展示了一下。

公主丁蘭香含笑解釋道：「這柄劍是我姐妹的師門重寶，我娘當然不知道！」

話聲甫落，亞曼莎已肅手一指酒席後的併排大椅，說道：「公主，華少俠至今尙未進晚飯，你們最好一面吃喝，一面談吧！」

華天虎雖然早已飢腸轆轆，但仍急忙道：「沒關係，俺還不太餓！」

公主丁蘭香含笑起身，肅手一指上首大椅，道：「少俠請上坐！」

華天虎的確餓了，只得頷首示謝，逕向桌前走去。

公主丁蘭香與華天虎併肩前進，絲絲似蘭似麝的幽香，不時送進華天虎的鼻孔內。

華天虎聞得目光一亮，望着丁蘭香，急聲道：「公主，妳身上的香味和白姑娘身上的香味兒完全一樣的！」

公主丁蘭香聽得嬌軀一顫，花容大變，不由顫聲問：「你已和我姐姐……」

話才開口，亞曼莎已「咳」了一聲，急忙道：「白姑娘是我們公主的姐姐，用的花粉相同，香味兒當然一樣！」

說話間，並以不太明顯的目光，向公主遞了個眼神。

公主丁蘭香並沒有因亞曼莎的寬慰的眼神而釋懷，依然微蹙着雙眉，顯得心事

重重。

因爲她現在身上的香味兒，是暗中施了「神仙刦」。

這是她們「羌女窩」引誘男子發興起性的利器，不管你是多麼剛烈正直的大英雄，也不管你有多强的武功，多高的地位和年紀，只要聞了她們的「神仙刦」，都會拜倒在她們的石榴裙下，像餓虎見了羔羊般，猛撲而上。

像華天虎這樣年輕力壯，內心善良，而又武功高强的男人，正是公主久已欲找的對象，這不但是「羌女窩」的需要，也是她一直的夢想。

不過，她只是將「神仙刦」少少施在衣領之上，她要用自己的美色，言詞，和技巧來征服華天虎，叫他逐漸墜入她的情網。

如果猛施「神仙刦」，用酒灌，用香帕擦他的鼻臉，雖然很快就可達到目的，但事後他甦醒過來，剛烈正直的男子便會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她決心要把華天虎永久的留在「羌女窩」，直到她接替了母親的王位，當上了女王。

如今，姐姐白玉霜已在中原對他施過了「神仙刦」，他顯然已和姐姐有過一段旖旎關係，將來姐姐回來向她興師問罪，雖然這是母親的意思，但總是會傷害到姐妹間的和氣。

這時雖見亞曼莎向她暗遞眼神，心中依然懊惱，不知如何收拾殘局。

因爲，華天虎業已聞到了「神仙刦」，只要再飲少許的酒，藥性立發，他會迫不及待的將她抱到床上去。

心念電轉，她和華天虎已走到了併排披紅大椅前。

機警多智的亞曼莎竟突然說道：「慢着坐下，吃飯前，我先代你們兩人禱告一下！」

華天虎以爲這是她們羌羢族的習俗規矩，而公主丁蘭香却茫然望着走向黃紙神位前的亞曼莎，鬧不清她又要攪什麼鬼主意？

只見亞曼莎走至黃紙神位前，雙手合什，立即以胡語朗誦起來。

華天虎當然不會想到其他，西域番邦的神，自然要用番邦的話禱告才聽得懂，才能上達神明。

但是，公主丁蘭香却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顯然，亞曼莎在利用華天虎聽不懂胡話，藉着禱告，轉告華天虎仍是一個童男子，她曾在烽火台誘惑過他，但她失敗了，她認爲大公主白玉霜，並沒有成功。

由於亞曼莎向神明禱告，華天虎和公主都肅立在椅前不敢坐下。

亞曼莎禱告完畢，立即回身肅手，愉快的說：「請坐下吧！」

華天虎一面落座，一面指着桌上的龍鳳喜燭，問道：「亞曼莎，請把這個拿開吧！……」

亞曼莎一聽，不由無可奈何的嘆聲道：「俺的華大俠，你也太矯枉過正了吧？如果說餐桌上燃一對龍鳳喜燭，就變成了合巹酒，洞房宴，那你坐的椅子還是新郎坐的呢？」

華天虎聽得腦際「轟」的一聲，脫口驚「啊？」屁股上就像被刀子扎了般，呼的一聲由椅子上跳起來。

公主丁蘭香一看，再也忍不住「格格」笑了。

她覺得華天虎實在憨直的可愛，一個女孩子能得到這麼一個武功又高，人又忠厚的男人做丈夫，何須再求什麼？因而更增加了嫁給華天虎的意願。

亞曼莎早已看出華天虎的爲人，因而才故意拿話嚇唬他。這時看了他的緊張相，只笑得彎下腰去，眼淚都流了出來。

華天虎知道又被亞曼莎愚弄了，但也無奈，誰叫自己如此沉不住氣呢？

公主丁蘭香則「格格」嬌笑着，伸出一雙纖纖玉手，將華天虎按坐下來，並笑着說：「亞曼莎是有名的捉狹鬼，不要理她！」

華天虎故做大方，並沒有推開公主的玉手，但的確憤憤的看了亞曼莎一眼。

亞曼莎一見，趕緊過去執起酒壺來，嬌笑着說：「爲了讓駙馬爺消消氣，先給你們兩位各滿一大杯……」

說話之間，已將華天虎和公主面前的酒杯滿起來。

公主則笑罵道：「亞曼莎，妳若再貧嘴胡說，我可要趕妳出去了！」

亞曼莎連聲應好，强忍着嬌笑退向了牆角。

華天虎見公主呵斥亞曼莎，心裏才覺得好過些。

公主丁蘭香端起面前的酒杯，含笑謙聲道：「你冒生命危險，力挽狂瀾，不但救了我母親和全宮姐妹的性命，也改變了我的命運，得免嫁給那個小强盜。」

華天虎一面端起酒杯，一面謙遜道：「公主快不要這麼說，殺歹徒，救善良，俺自覺是份內的事，何況俺本就是前來拜望女王的……」

亞曼莎似乎怕他說出什麼話，急忙在旁催促道：「既然不要我們公主那麼說，那你就快喝吧？」

華天虎應了一聲好，立即將酒杯湊近嘴前！

但是，低頭一看，這才發現酒杯雖是玉製的，却有鴨卵般大，不由「啊？」了一聲，吃驚道：「這麼大的個兒，俺一口怎麼喝的下？俺會喝醉的呀！」

說話之間，就要把酒杯放下。

眼明手快的亞曼莎一個箭步縱過來，伸手將酒杯底用掌心托住，並正色急聲警告道：「我們公主敬你的酒，端起來就不能够放下，這不但是不禮貌，也會不吉利的……」

公主丁蘭香也關切的問：「少俠可是不會喝酒？」

華天虎只得解釋道：「俺會喝，不過喝不多，這麼大的酒杯，最多只能喝兩三杯，如果俺先服一粒『解酒丸』，俺就不醉了。」

公主丁蘭香深怕華天虎說的「解酒丸」就是什麼仙丹妙藥，萬一是，很可能把她的「神仙刦」給破解了。

是以，故意殷勤體貼的說：「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用不着服了『解酒丸』再往肚子裏灌酒，那樣會傷害身體的……」

華天虎一聽很高興，立即道：「好！這可是妳說的，俺最多只喝三杯！」

公主丁蘭香嫣然一笑，親切的微一頷首，「嗤」的一聲喝了個乾。

華天虎一向耿直爽快，也「嗤」的一聲來了個杯底朝天。

亞曼莎急忙執起酒壺來，再爲兩人滿上。

公主丁蘭香一俟華天虎吃了幾口菜，又端起杯子道：「你現在不但是『至尚宮』的大恩人，也是我丁蘭香的救母大恩人，此恩此德，天高地厚，來，我再敬你一杯！」

華天虎由於知道公主不會讓他喝太多的酒，因而毫不遲疑將酒杯端起來，贊了聲好，即和公主一飲而盡！

豈知，公主一俟亞曼莎滿上第三杯酒，再度舉杯道：「這一杯是敬你千里迢迢，代我姐姐將師門重寶『珍珠劍』送回來的！」

丁蘭香提到「我姐姐」時，亞曼莎曾經神色一驚，所幸華天虎已舉起酒杯來，正色道：「這是第三杯了，喝完了俺可不喝了。」

公主丁蘭香斷定這三杯酒下肚後，就足夠「催情」的了，是以立即頷首應了聲好。

豈知，華天虎喝完了杯中酒，亞曼莎仍執壺爲他滿上。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俺說過，俺只喝三杯喲！」

亞曼莎一面頷首贊好，一面爲公主也滿上一杯，並解釋道：「這杯酒是給你做樣子的，你願意喝就喝，不願意喝你就放着……」

華天虎聽了當然無話可說，順手拿起一塊麥餅來吃。

公主丁蘭香似乎很關心她姐姐白玉霜的近況，舉手一指桌角上的「珍珠劍」，含笑關切的問：「華少俠，我姐姐把劍交給你的時候，怎麼說？」

亞曼莎一見公主指劍，神色立變，所幸華天虎嘴裏吃着麥餅還沒嚥下，趕緊搶先道：「公主，此時此刻，還是不要談別的事吧？大公主已找到了她要找的人，決心在中原久住了……」

公主丁蘭香聽得目光一亮，立時歎聲道：「眞的？那眞是太好了，上天總算沒有辜負她……」

華天虎雖然頭腦遲鈍，但如果有人誘導，他同樣的會見機行事，善意支吾！

這時見公主如此高興，當然不忍說出白玉霜已死的事，只得咀嚼着麥餅，頷首「唔唔」了兩聲。

亞曼莎見華天虎能和她配合，旣意外又感激，因爲，如果讓公主丁蘭香知道姐姐白玉霜已死的消息，女王的計劃馬上就會破壞無遺。

公主地位崇高，亞曼莎的話對她自然毫無左右作用，她見華天虎點頭，更加興奮的問：「我姐姐將劍交你帶回時，都說了些什麼？」

華天虎嘴裏已沒有麥餅，只得道：「劍是金姥姥交給俺的……」

公主丁蘭香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沉聲問：「你來的時候沒見到我姐姐？」

華天虎只得搖頭道：「沒有！金姥姥叫俺連夜趕程，俺拿了劍就來了！」

公主丁蘭香沉聲解釋道：「珍珠劍乃師門至寶，託你送回來已經不應該了，怎麼可以再假什麼金姥姥之手，又轉派你前來……」

亞曼莎心知不妙，趕緊圓場說：「這個金姥姥說不定道德很高，是位很有名氣的大人物……」

華天虎立即道「她是『飛鳳宮』的護法，地位僅次於我們宮主！」

公主丁蘭香對華天虎曾在姐姐白玉霜的身上聞到「神仙封」的味道一直不能釋懷，因而沉聲問：「你沒見到我姐姐，你怎麼知道我姐姐身上的香粉味兒和我的一樣？」

華天虎無奈，只得道：「那是俺在一條大河裏救她的時候……」

公主丁蘭香神色一驚問：「你爲什麼救她？」

華天虎正色沉聲道：「水陸門的水鬼把小船弄翻了，水那麼急，俺若不救她，她早已被水淹死了……」

了字方自出口，公主丁蘭香玉手一指桌面，呼的一聲站起來，同時怒聲道：「你胡說，我姐姐的水功在西域號稱第一，天鵝潭的水那麼湍急，她照樣要上來就上來，要下去就下去……」

亞曼莎知道要糟，不停的喊着公主，希望她冷靜。

但是，關切姐姐白玉霜安危的公主丁蘭香卻厲斥道：「閉上妳的嘴！我姐姐一定是被他們殺害了，現在又來打另外的主意……」

華天虎一聽，也怒火倏起，不由沉聲道：「不錯，妳姐姐是被人殺害了，但不是俺殺的……」

公主丁蘭香嬌軀一戰，瞋目厲聲問：「是誰殺的？」

華天虎只得道：「是她偷偷離開客棧，中了『水陸門』的埋伏，先被漁網罩住，又被人暗中擲劍刺死……」

話未說完，公主丁蘭香已厲哭嘶喊了一聲「姐姐」，飛身奔了出去。

亞曼莎一見，脫口急呼道：「公主！公主！」

華天虎却淡然道：「紙是包不住火的，爲什麼要騙她？」

但是，亞曼莎依然高呼着「公主」，飛步追了出去。

她追至上台階下，公主丁蘭香已奔進了正中大殿內。

亞曼莎深知丁蘭香和白玉霜姐妹情深，兩人一直生活在一起，現在一定是向女王興師問罪去了。

她知道，公主一定很氣女王，不該在聽到她姐姐已死的消息後，仍要誘導華天虎和她結成夫妻！

因爲，在她們羌羢族的習俗和族規來說，進入洞房，揭開新娘蓋頭的男人，就是新娘的夫婿！

但是，她心裏清楚，華天虎並不知道這些習俗，他們也沒有同拜天地，華天虎是不會承認的，除非她誘導他同眠共枕，成了旣定的事實。

她承認，她的確喜歡華天虎，如今聽

到姐姐白玉霜的死訊，她已完全沒有了興緻，她要請求女王，准她和華天虎一同前去中原，她要親手殺了暗劍擲死她姐姐的仇人，爲姐姐報仇。

公主丁蘭香滿面淚痕，奔進大殿一看，發現女王正坐在寶座上流淚，手中拿着幾張信紙，神情悵然若失。

靜立兩邊的幾名羌女，一見丁蘭香奔進殿門，立即面向女王說了幾句胡語！

女王抬頭一看，珠淚再度滾下來，並將手中的信紙伸出來。

公主丁蘭香心知有異，奔至近前，伸手將信紙接過來，匆匆看畢，抬頭沉聲問：「這封我姐姐被害的經過的信是誰送來的？」

女王見她問起，只得也以漢語回答道：「就是華天虎『飛鳳宮』派來的那兩名使者……」

公主丁蘭香游目一看殿內，同時急聲問：「她們的人呢？」

女王黯然道：「她們剛剛離去！」

公主丁蘭香一聽，轉身就待追去。

女王急忙阻止道：「香兒回來！她們什麼都不知道，信已經很清楚了！」

公主丁蘭香流淚哭聲道：「這樣太便宜殺害我姐姐的人了……」

女王黯然一嘆道：「他們受的懲罰已經夠殘酷了，他們會痛苦一輩子的，妳去殺了他們，反不如讓他們活着的好！」

把話說完，發現公主沒有要說話的意思，只得問：「華少俠他……」

公主丁蘭香輕揮一下信紙，接着道：「這上面特別加了旁註，絕對不能將他留下……」

女王黯然嘆了口氣道：「既然無緣，也只好留下『珍珠劍』讓他走了！」

公主丁蘭香搖頭道：「他不會將劍交給我！」

女王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問：「爲什麼？」

公主丁蘭香有些懊惱的說：「因爲我也不知道『珍珠劍』的奇能和變化！」

女王不禁憂慮的說：「這麼說，還要帶他去見妳師父了？」

公主丁蘭香一面將信收起，一面頷首道：「姐姐死在中原的經過，也必須當面稟告她老人家知道！」

女王黯然關切的問：「妳準備什麼時候帶他去？」

公主丁蘭香道：「馬上就走！」

女王正色叮囑道：「飛鳳宮派了兩名使者的事，對方一再交代，絕對不能讓他知道。」

公主丁蘭香道：「香兒曉得！」

說罷行禮，轉身快步走出殿去。

× × ×

華天虎一個人待在公主的「香窩」裏，正好無拘無束的吃個飽。

看看桌角上彩毫閃射的「珍珠劍」，覺得應該交還給公主丁蘭香了。

由於公主丁蘭香的容貌與死去的白玉霜生長得一模一樣，又同是羌羢族的少女，因而也忘了向公主詢問「珍珠劍」的奇能變化加以對證了。

飯已吃飽，就在大椅上盤膝調息起來，旁邊雖然有舖着厚厚紅氈的床，也堆放着嶄新的毛毯，但他知道，那不是他應該休息的地方。

由於他功力深厚，略微調息已運行了一個週天。

恰在這時，外面土階上已傳來快步登階的腳步聲。

華天虎急忙睜開眼睛，只見一身吉服，緊繃着嬌軀的公主丁蘭香，正急步奔了進來。

一看是公主丁蘭香，華天虎趕緊由椅上站起來。

正待說什麼，公主丁蘭香已憤然取下頭上的貂皮圓帽，順手丟在床上，並望着他，沉聲說道：「準備一下，我們應該走了！」

說話之間，解開吉服上衣的銅扣，順手將吉服脫下來。

華天虎看得大吃一驚，滿面通紅，心頭也狂跳怦怦！

因爲，公主丁蘭香，肩臂全裸，胸前僅穿了一件鮮紅繡花小兜兜，一對堅挺玉峯，大半展露在兜兜的邊緣外。

由於內心的驚慌，不自覺的脫口道：「妳要幹什麼？」

說着，已本能的舉臂將自己的兩眼擋住。

公主丁蘭香竟沉聲道：「不敢看就不要看好了！」

說着，解開絲鸞帶已將裙子褪落在地上，一雙圓潤玉腿，全部呈現出來。

華天虎不知道丁蘭香要幹什麼，她雖然要他不要看，但仍忍不住在肘彎間瞄了一下。

一看之下，大驚失色，不由失聲叫了起來。

因爲，公主丁蘭香的下身僅穿了一件粉紅色的小褻褲，圓肥的雙股和玉腿，正巧向着他這面。

也就在他叫出聲來的同時，公主丁蘭香已在床頭抽出一條皮裙圍在腰上。

但是，華天虎却已嚇得急忙向門外奔去。

豈知，公主丁蘭香竟嬌叱道：「站住！拿着你的劍！」

華天虎的方寸已亂，應了一聲，又回身奔向桌前。

拿起「珍珠劍」，發現已穿上皮背心的公主丁蘭香，竟在床頭上抽出一把連鞘彎刀。

華天虎看得神色一變，再度急聲問：「妳要幹什麼？」

公主丁蘭香一面將彎刀插在腰帶上，一面沉聲道：「你不是要見這把劍的主人嗎？」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妳……不是妳？」

丁蘭香搖頭沉聲道：「不是我，我習的是望月刀！」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那？劍的主人呢？」

丁蘭香立即沉聲道：「你跟着我走就是了！」

說話之間，越過華天虎身前，逕向門外走去。

華天虎急步緊跟，同時急聲問：「妳要帶俺去那裏？」

丁蘭香沉聲道：「說了你也不曉得，何必多問！」

說話之間，已沿着高階向下奔去。

大霍山上決生死

華天虎緊跟在後，根據公主的衣着裝束，「珍珠劍」的主人顯然不住在宮內。

果然，公主丁蘭香越過空場，直奔宮門。

有些羌女仍在殿前活動，看到公主嬌靨深沉，匆匆前進，華天虎神色匆急，緊跟在後，她們都感到有些茫然迷惑，再沒有那一個跳躍歡呼。

宮門下已換回了羌女警衛，綵綢雖已取下，但仍亮着四盞燈。

四名羌女警衛看到公主和華天虎的神情，當然也茫然不解，但她們只知行禮，却不敢詢問。

出了宮門，沿牆向北，公主丁蘭香立即展開了陸地飛行術。

華天虎見丁蘭香一聲不吭，疾馳飛行，也跟着展開了輕功。

這時天近二更，夜風寒冷，一輪明月，高懸頭上，顯得特別冷冽明亮。

公主丁蘭香沿着高崗飛馳，隨着高崗地形，漸漸轉向了西北。

崗下即是大河，由於夜靜無聲，雖然水並不深，仍傳來潺潺水響！

一陣飛馳，至少已馳出十七八里地，高崗在不覺中已變成了荒野平原，前面也現出一片樹林，並有一點微弱燈光透出，林中顯然有人居住。

華天虎在離開「至尚宮」時曾受到丁蘭香的搶白，所以一路行來，他一直沒有再開口問什麼。

這時見丁蘭香飛馳的方向直奔樹林，斷定他們要找的人很可能就住在前面的樹林內。

果然，丁蘭香一到林前，身形不停，飛身直入。

華天虎舉目一看，發現林中空地中央建有一圈枯木籬牆裏面，共有三間木椿茅屋，僅中間上房內亮着燈光。

由於有「卜卜」木魚聲傳出來，顯然是間佛堂。

丁蘭香和華天虎尚未到達柴門前，中間上房門前的花樹後已聞聲走出一個身穿灰衣褲的老婆婆來。

灰衣老婆婆滿頭白髮，一臉的皺紋，但兩眼烱烱顯得特別有神。

華天虎雖見老婆婆走出來，但斷定不是「珍珠劍」的主人。

因爲，老婆婆不但是漢人僕婦的裝束，而中間上房內仍有木魚聲傳出來。

由於院中花樹正擋在上房門前，看不見裏面的情形，僅聽到極輕微的誦經聲，也看不見誦經敲木魚的人是誰。

果然，丁蘭香一見老婆婆走出來，立即戚呼道：「趙大娘……」

被稱爲趙大娘的老婆婆，神色一驚，不由驚呼道：「二小姐？妳怎麼來了？」

說話之間，快步走到柴門前，一面開門，一面驚異的打量着華天虎，並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珍珠劍」。

只聽前面的丁蘭香，戚聲問：「我師父呢？」

趙大娘已將柴門拉開，側身指着上房，低聲道：「還在佛堂裏作晚課……這位少俠是……」

話未說完，走進柴門的丁蘭香已回頭望着華天虎叮囑道：「你在這兒等着！」

說罷，匆匆走向了佛堂。

華天虎見丁蘭香滿面淚痕，不便說什麼，僅點了點頭。

神情疑惑的趙大娘，謙和的揮了個「稍待」手勢，也沒再問什麼，緊跟着丁蘭香走進了上房內。

華天虎見趙大娘步履輕快，顯然具有不俗的武功。

根據趙大娘是漢人，丁蘭香也一直都講漢語，裏面誦經的人當然也是中原人。

就在趙大娘走進上房門的同時，裏面的木魚聲停止了。

丁蘭香和趙大娘進入上房後，木魚聲雖然停止了，却沒聽到交談說話聲。

華天虎無聊，遊目閑看，發現林木俱是高聳的白楊樹，地上積滿了落葉和厚薄不等的黃沙。

但是，枯柴籬牆內，却打掃得乾淨異常，地面光滑。

院中三間木椿茅屋，上房最大，前側中等，後院遠處最小，可能是廚房倉庫。

正在遊目察看，上房內突然傳出一聲中年女子的悽厲大哭聲。

根據中年女子的悽厲哭聲，可聽出她這時內心的悲憤和沉痛！

華天虎原本就以爲丁蘭香和白玉霜的師父是個女子，由於聽到木魚誦經聲，又想到很可能是位尼姑！

心念間却聽那中年女子悲憤的恨聲道：「妳姐姐這次前去中原，雖然喪失了生命，令我痛心，却爲我帶來湔恥雪恨的大好機會！」

說此一頓，突然提高聲音，怒聲說道：「去！把那個叫華天虎的小子給我叫進來！」

華天虎聽得心中一驚，兼而也有些生氣。他自認千里迢迢前來送劍，又爲「羌女窩」解除了覆亡危機，雖不能說有什麼大恩大德，但也不能這樣對待他。

由於中年女子的聲音高大，聽來雖在深處，但仍能聽清楚。

心念間，只見那位趙大娘已神情凝重的由花樹後匆匆的走出來。

一到柴門前，立即向着華天虎，壓低聲音懇求道：「我家小姐心情不好，華少俠進去時千萬要忍耐！」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自覺的問：「妳家小姐……」

趙大娘立即無可奈何的說：「是老身我的小姐，少俠可以稱呼她前輩！」

說着，倒身肅手，又說了聲「請」。

華天虎弄得一頭霧水，只得邁步走進柴門。

趙大娘在前側引導，繞過花樹，即是上房房門。

華大虎第一眼看到的是屋內左右各有兩張木椅一只高几，正中橫樑上懸着一盞圓碗製成的油燈！

一進房門，即見外間與內間相連處站着一個滿面怒容中年婦人，而丁蘭香正神

情不安，目旋淚光呆呆的站在中年婦人的旁邊。

華天虎雖然看到中年婦人的身後是間供有神像的佛堂，但他已無暇細看，因爲他已被中年婦人的容貌將目光吸引住了。

中年女人的皮膚白細，柳眉大眼，挺鼻櫻唇，容貌和死去的白玉霜，以及站在她身旁的丁蘭香，完全一模一樣。

她雖然頭上挽了個髮髻，穿的是一身灰衣，依然掩不住她的雍容高貴。

她滿面怒容的站在那兒，左手拿着一個信封和幾張展開的信紙，怒目瞪着他華天虎。

趙大娘在旁肅手一指中年婦人，謙聲道：「我家小姐姓白……」

華天虎一定心神，垂劍抱拳，謙聲道「晚輩華天虎，參見白前輩！」

中年婦人禮也不還，竟剔眉怒聲問：「聽說你是『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的徒弟？」

華天虎大感意外的一楞，不由震驚的問：「妳怎的知道？」

因爲，他自離開「飛鳳宮」，一路行來，直到西域，他沒有對任何人提過師父是誰。

中年婦人又提高一些聲音，怒聲問：「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華天虎既迷惑又茫然的點點頭道：「俺當然承認……」

認字方自出口，中年婦人已瞋目厲叱道：「你承認你就死！」

死字出口，倏然上步，揮掌就待向華天虎撲去。

趙大娘大吃一驚，急呼一聲「小姐」，而丁蘭香已急伸雙臂抱住了中年婦人，並哭喊了一聲「娘！」

事出突然，華天虎再度楞了！

尤其聽到丁蘭香喊她師父爲娘，他再根據她們的容貌加以對照，因而認出了丁蘭香和白玉霜的生母是面前的白姓婦人，而不是「羌女窩」的女王。

至於白玉霜和丁蘭香的皮膚爲什麼有些許褐色，而又爲什麼成了「羌女窩」的公主，他已無心再去想這些。

因爲，他目前急切要弄明白的是，姓白的中年婦人爲什麼要他死？

是以，臉色一沉，傲然沉聲問：「白前輩爲何要向俺下毒手？」

中年婦人依然瞋目怒聲道：「你身爲『天下第一快劍』的徒弟，居然保護不了一個少女，難道你還不愧對我死去的霜兒嗎？」

華天虎一聽，突然升起一股怒火，不由怒聲辯白道：「俺本來答應負責她的人劍安全，但她半夜裏一聲不响出了客棧，與俺何干？」

中年婦人繼續沉聲問：「這麼說，霜兒魂斷中原，你一絲愧疚都沒有了？」

華天虎正色道：「俺不是替她殺了網住她的歹徒，又把她的『珍珠劍』替她送回來了嗎？」

中年婦人立即向着趙大娘，沉聲吩咐道：「把『珍珠劍』拿過來。」

華天虎未待趙大娘走過來已退步橫掌，沉聲道：「慢着！」

中年婦人一楞，沉聲問：「怎麼？你可是想據爲己有？」

華天虎憤然沉聲道：「俺如果貪圖這把劍，俺也不會千里迢迢的前來了！」

中年婦人沉聲問：「那你爲什麼不將劍交出來？」

華天虎沉聲解釋道：「白姑娘在嚥氣之前曾對俺說，不管什麼人，如果不能說出『珍珠劍』的奇能和變化，就不可將劍交給他！」

中年婦人目泛淚光，但仍沉聲道：「你要弄清楚，我是白玉霜的娘……」

華天虎立即正色搖搖頭道：「娘也不行……」

中年婦人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知道這把劍的奇能和變化了？」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正色道：「那是當然！」

「那你說說看！」

華天虎冷冷一笑道：「妳以爲俺那麼傻？俺說出來妳們豈不都知道了？」

中年婦人微一頷首，轉首望着丁蘭香，吩咐道：「告訴他！」

丁蘭香立即望着華天虎，輕聲道：「以劍放血，能治劇毒，放入水中，只見寶石！」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由望着丁蘭香，沉聲問：「在『至尚宮』爲什麼妳說不知道？」

丁蘭香被斥問的嬌靨一紅，立即不安的低下了頭。

趙大娘急忙含笑謙聲道：「你是新姑老爺，怎能不來拜見岳母大人……」

華天虎驚得脫口驚啊，倏退一步，瞪大了眼睛沉聲問：「妳說啥？」

中年婦人剔眉地說道：「你少在我面前打麻虎眼。我問你，你有沒有揭香兒的蓋頭？你有沒有和她併肩坐在一塊兒喝合巹酒？」

華天虎又驚又慌，頓時大怒，不由跺腳怒聲道：「妳們攪啥玩藝兒？爲啥要騙俺？」

趙大娘急忙寬慰的說：「你先別光火，俺的新姑爺……」

華天虎立即怒斥道：「誰是妳的新姑老爺？妳的新姑老爺已被俺殺了！」

趙大娘正色道：「就是呀！在他們西域時與搶親，結婚那天任何人都可向新郎挑戰……」

華大虎怒斥道：「妳胡說啥？俺不是挑戰，俺是除害……」

話未說完，中年婦人已怒喝道：「好了，什麼除害挑戰？你揭了我女兒的蓋頭，和她喝了合巹酒，就已成了夫妻……」

華天虎一聽，不由怒吼道：「不行！俺不要……」

中年婦人和趙大娘聽得一楞，原本雙手掩面的丁蘭香也驚得放下雙手望着他！

華天虎只得放緩一些聲音，解釋道：「白前輩，請你原諒，俺眞的不能要丁姑娘……」

中年婦人沉聲問：「你可是嫌我的香兒醜？配不上你？」

華天虎急忙正色道：「不不不，丁姑娘長得很美，眞的像蘭花一樣的美，她身上的香，也眞的好像蘭花一樣的香……」

中年婦人一聽「蘭花一樣的香」，不

由看了一眼嬌靨羞紅，再度低下頭去的丁蘭香，却望着華天虎，淡然問道：「好！我問你，你們兩人在洞房裏，有沒有動手動脚的？」

華天虎不由焦急的解釋道：「哎呀俺的前輩，俺和丁姑娘好好的，又沒仇，又沒怨，幹嗎要動手脚……」

趙大娘先無可奈何的看了中年婦人一眼，只得道：「我家小姐說的動手脚，是你們倆……她碰碰你，你碰碰她……」

華天虎一聽，立即正色頷首道：「有！她碰了俺，俺可沒有碰她……」

趙大娘失笑一聲，高興的說：「俺的傻姑爺，誰碰誰都是一樣的……」

華天虎立即正色急聲解釋道：「不不，不一樣，俺碰她，不可以，她碰俺，沒關係！」

中年婦人一聽，忍笑怒斥道：「一派胡扯！男女授受不親，古有明訓，你兩人既然相碰，就算有了接膚之親……」

華天虎又急又氣，只得懊惱的急聲道：「不對，不對，俺碰了她，俺才娶她為妻……」

中年婦人已向趙大娘遞了個眼神，同時怒聲道：「好個混帳東西，你分明想佔我女兒的便宜，擺明了要賴掉這樁婚事，趙大娘，給我打！」

趙大娘已得到中年婦人的暗示，一聽喝打，立即進步欺身，左掌在華天虎面前一晃，右掌呼的一聲直劈而下，招式雖然簡單，氣勢却相當威猛。

華天虎見中年婦人喝打，而趙大娘也毫不客氣的就是一掌，心裏當然有氣。

是以，略微閃身，斜跨半步，右腕閃電般一繞，五指已搭上了趙大娘的脈門。

緊接着，奮力一抖，順勢一推，趙大娘驚叫一聲，立身不穩，直撲左側的大椅上。

一陣「唏哩卜通」，趙大娘連身帶臂，整個上身都撲在了大椅上，華天虎順勢一抖的力量是何等的驚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在趙大娘口中尖叫，身形踉蹌前撲的同時，也受到暗示的丁蘭香，已嬌叱一聲，飛身前撲，「嗆」的撤出了腰間的彎月刀，挾着一道寒光急砍向了華天虎的背後。

華天虎聞風知警，疾演「回頭望月」和「閉關拒佛」，左手劍鞘一撥丁蘭香的彎刀護手，右掌飛推而出，直奔丁蘭香的左肩。

這一招應變神速，出掌玄奧，加之丁蘭香的招式用老，一聲嬌呼，身形搖晃，丁蘭香同樣的拿樁不穩，嬌呼一聲，坐在了身後大椅子，就用握刀的右手揉了揉肩頭。

中年婦人看得心中一動，立即沉聲道：「好了，你現在已碰了我們香兒啦！」

華天虎心中早已光火，這時一聽，不由怒聲道：「這算啥碰，她身上還穿着衣服……」

中年婦人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斥道：「非脫了衣服碰才算是不是？」

話未說完，嬌靨通紅，直達耳後的丁蘭香已羞急的叫了聲：「娘！」

也警覺問得不雅的中年婦人，當然也明白華天虎是指的「接膚之親」，因隔着衣服沒有碰到肌膚，所以不能算數。

但是，她已有了另一打算，故意借題發揮，繼續怒聲道：「好！既然你堅拒這樁婚事，我也不願勉強你，不過，你回中原必須替我辦一件事情……」

華天虎只想到不要和丁蘭香結婚，聽得精神一振，道：「沒問題：莫說一件，就是十件百件俺也願意！」

中年婦人頷首贊好，但她又鄭重的說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你可不能反悔呀！」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俺師父說……」

剛談到「師父」，中年婦人已怒斥道：「不要提你師父，須知你現在已藝滿下山，一切要獨立自主，不能永遠像個長不大的孩子！」

華天虎雖不以為然，但仍應了聲是。

中年婦人繼續沉聲道：「我昔年少女的時候遇到一個薄倖人，他欺騙了我的感情，又娶別的女人為妻……」

華天虎一聽，立即沉聲道：「俺最恨這種見一個喜歡一個的男人！」

中年女人欣然頷首道：「好！你這樣說我就更放心了，我已和他約好在大霍山『三峯口』決死比劍……」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道：「妳叫俺殺了他？」

中年婦人沉聲道：「那當然，他害得我如此之慘，難道還不該殺他嗎？」

華天虎蹙眉道：「俺……俺聽人家說：「一日夫妻百日恩……」」

中年婦人突然怒聲道：「你少在那裏胡說，誰和他是夫妻？」

華天虎一楞，道：「他既然沒有碰妳也沒有欺負妳……」

話未說完，中年婦人已怒喝道：「你小子可是反悔了？」

說着，立即望着丁蘭香，怒聲招手道：「香兒，妳過來，和他拜天地……」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正想說什麼，中年婦人又望着趙大娘，怒聲吩咐道：「趙大娘，妳來讚禮……」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早已急聲道：「好好好，前輩千萬別生氣，妳說怎的俺就怎的！」

中年婦人却沉聲道：「你反反覆覆，叫我實在不能相信你……」

華天虎急忙道：「人無信不立，前輩如果不相信俺，俺可以對天發誓！」

但他又蹙眉為難的說：「可是，萬一對方將俺殺了呢？」

中年婦人立即道：「你放心，他雖然已是中原用劍高手，但我已有殺他的絕對把握，料不會昧着良心，讓你年紀輕輕的去送死！」

說罷，舉手一指門外，說道：「走！到院外空地上去，我傳你一招絕技，不但叫你一擊成功，也叫你一夕之間，驚動江湖！」

說話之間，當先向門外走去。

華天虎雖然自覺劍術絕不會低於中年婦人，但為了儘快離去，不要再節外生枝，只得提劍跟在身後。

丁蘭香、趙大娘，自然也跟着走向屋

外。

繞過花樹，出了柴門，中年婦人首先止步。

華天虎遊目一看，門前是塊空地，七八丈外即是一株株的高大白楊樹，冷月當頭，光華似水，地上落針可見，倒是一塊練劍的好地方。

打量間，中年婦人已回身沉聲道：「把劍給我！」

華天虎恍然「噢！」了一聲，歉聲道：「對不起，俺一直忘了還給妳了。」

說話之間，華天虎微躬上身，雙手將劍捧起。

中年婦人將劍接過，一個箭步縱到了場中央，橫肘撤劍，「嗆啷」聲響，寒光如電一閃，劍身已撤出鞘外。

緊接着，輕嘯一聲，旋身舞劍，彩霞旋滾，匹練翻騰，並發出了懾人的「咻咻」一聲！

也就一個旋身飛舞，身形戛然停止，立即沉聲問：「你可會這招劍式？」

華天虎急忙恭聲道：「俺會！招名叫『閃電亂繞雲』！」

中年婦人贊聲道：「好！我要教你的這招絕技，如以正反兩招『亂繞雲』發出，最為犀利，應該稱得上所向無敵！」

華天虎雖然心裏有些不服氣，但仍恭聲應了個是！

因為，他怕和中年婦人再發生爭執，對方一氣之下，又要強迫他和丁蘭香拜天地。

中年婦人舉劍一指左前方的一株人高白楊小樹，道：「現在我要以正手『亂繞雲』將小樹的樹頭斬下來！」

華天虎不由看得眉頭一皺，因為「亂繞雲」的施展，大都用於敵擋圍攻，或撥打四角八方射來的羽箭或暗器。

但是，中年婦人却要以一招「亂繞雲」斬斷兩丈以外的一株小樹，他當然感到有些迷惑。

就在他心感迷惑的同時，中年婦人已嬌叱一聲，旋身飛舞，匹練翻騰中，「咻」的一道劍光，飛射而出，直奔兩丈以外的小樹。

華天虎看得神色一驚，不由一楞！

因為，他一直凝目注視，看着中年婦人究竟如何在旋飛翻滾的匹練中，飛身前撲，去斬那株小樹？

豈知，只見她飛舞在手中的劍向着小樹一指，劍光疾射而出，那把劍竟被中年婦人順勢擲了出去。

只聽「咔」的一聲輕響，樹頭應聲折掉在地上。

華天虎看得一楞的原因，是中年婦人竟將手中的劍擲出去，這是一招到了窮途末路，無計可施之時，為了保命，不得不擲劍冀圖僥倖成功的最蠢招式。

如果說這就是中年婦人所說的絕技，習過武的人看了不笑掉大牙才怪呢！

豈知，就在他心念電轉的同時，只見中年婦人手腕向後一抖，劍身倏然退回，又回到了中年婦人的手中。

華天虎的確看呆了，這才警覺到中年婦人另有一種收回飛劍的奇異功能！

心念電轉，中年婦人繼續嬌叱一聲，接着一式反手「亂繞雲」，「咻」的一聲，劍光再向右邊的一株蒿草射去。

「沙」一聲輕響，草枝飛濺，飛過的劍光，又將蒿草的尖端斬了個粉碎。

中年婦人抖腕將劍收回，氣不喘，臉不紅，傲然卓立，神色得意，先看了一眼蒿草和小樹，才望着華天虎，說道：「看到了沒有？我這一招絕技，暫時命名為甩手劍。」

華天虎楞楞的看了一眼中年婦人的手中劍，驚異的問：「前輩是用什麼心法將劍收回來的？」

中年婦人一笑道：「那有什麼心法？這完全是一種巧技！」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自覺的問道：「一種巧技？」

中年婦人微一頷首道：「不錯，你過來，我教給你！」

華天虎恭聲應是，只得迷惑的走了過去。

中年婦人一指劍柄中央的一顆金珠，道：「你看到了沒有，這顆金珠是活動的，它就是甩劍出擊的卡筍，你只要姆指一按金珠，劍身就可順勢甩出！」

華天虎仔細一看，金珠大如龍眼，果然可以活動，它位在劍柄護手的下面一寸地方，也正是姆指隣近的地方。

一看這情形，立時明白了甩劍出擊的原因，不由會意的點點頭，但却不解的問：「請問前輩，妳是怎樣將劍收回來？」

中年婦人繼續指着劍柄，道：「這裏面有三丈以上的『天蠶絲索』，韌性極强，刀劍難傷，擊中目標之後，乘劍一頓的剎那將劍收回來！」

說着，扭腕作勢，並表演了一個收劍招式。

華天虎特別注意留心，並記住中年婦人的身法。

中年婦人將劍交給華天虎，又揑着他的姆指讓他試試金珠的彈性，並特別告訴他，如何控制絲索的長度。

指點完畢，立即拍着華天虎的肩頭，鼓勵道：「你自己試試看！」

說罷，急步走回柴門前！

丁蘭香覺得華天虎頭腦遲鈍，不知多少天後才能練到得心應手！

趙大娘却覺得將這等玄奧奇妙的劍技傳給華天虎，有些太可惜了！再說，劍是師門重寶，技是師門秘密，僅僅為了兒女私仇，實在不值得！

心念未完，場中的華天虎已開始以極緩慢的動作舞了一個「亂繞雲」，並做了一個擲劍姿勢。

中年婦人看得緩緩點頭，連聲贊好，並鼓勵道：「就是這樣，甩劍的長度夠了，就要馬上將金珠鬆開，趁勢抖腕，劍身就可收回來！」

她雖然在旁指點，但緩慢做着甩劍姿勢的華天虎，似乎並沒有聽到。

只看他神情凝重，緩緩舞劍，再一次指向了兩丈以外的白楊樹。

中年婦人見華天虎指的都是大楊樹，立即警告道：「要先斬蒿草或小樹，劍身才不致嵌在樹身內收不回來……」

來字方自出口，場中的華天虎已大喝了一聲！

大喝聲中，劍旋如電，空地上光明大

放，尤勝白天。

緊接「咻」的一聲尖銳厲嘯，一道寬約數尺的刺目電光，疾射而出，直奔兩丈以外的高大楊樹。

電光一閃而沒，劍已回到了華天虎的手中。

中年婦人和丁蘭香，趙大娘，這才「啊！」了一聲，但兩眼依然旋着金星，眼前一片茫然！

一陣勁風響自半空，呼呼聲中，陰影蔽空，林中形成一綫的三株高大楊樹，由腰被斬斷，三顆蓬大樹頭，正向地面上倒下來。

「轟隆」大響，「咔嚓」連聲，枝斷幹折，樹葉飛騰，塵沙緩緩升向夜空，荒野中迴响着「隆隆」雷鳴。

中年婦人、丁蘭香，以及趙大娘，一看這等驚人聲勢，俱都呆了！

由於飛揚塵烟的瀰漫，她們被逼得急忙退進了柴門內。

華天虎將劍收入鞘內，立即垂劍抱拳，歉聲道：「非常對不起，俺不知道前輩的『甩手劍』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

强自鎭定的中年婦人，正色說道：「如果劍勢不驚人，你怎能殺得了那個薄倖人……」

華天虎立即道：「前輩放心，俺有了妳這招『甩手劍』，俺有把握殺了那個欺負妳的壞人！」

中年婦人頷首贊好道：「我已和他約好，七月初一，三更時分，雙方以頭套，僅露出口鼻眼睛，不追問對方來歷，不說出彼此姓名，各憑劍術，殊死決鬥，直到一方的頭顱落地為止！」

華天虎也頷首贊好，說道：「俺現在往回趕，七月初一以前，一定能夠趕到大霍山……」

中年婦人贊聲道：「你現在可以走了，我派香兒送你到玉門關……」

華天虎一聽要丁蘭香送他，大吃一驚，脫口急聲說道：「不要，不要，俺認得路……」

中年婦人立即怒斥道：「胡說！沙海一片，無涯無際，隨時會遇到暴風雹雨，一個不慎就會被埋在沙丘裏，你香妹妹地理熟悉，善觀天氣，加上你又不會說番話，有她跟在你身邊，辦起事來也容易，打尖宿店的時候她還可以伺候你……」

華天虎一聽，更加緊張，不由急聲地道：「不可以，她是妳的千金，俺承受不起……」

中年婦人剔眉怒斥道：「什麼千金萬金，她是你的師妹，我雖然只傳了你一招劍式，如照江湖規矩，就是再傳師父，現在你把她的未婚妻資格取消了，怎麼，還想不承認她這個師妹？」

華天虎覺得可以承認師妹，絕對不能承認是未婚妻。

是以，愁眉苦臉的連聲應是，只得道：「讓丁姑娘送俺……」

中年婦人威稜的「唔？」了一聲，沉聲道：「要喊師妹！」

華天虎無奈，只得道：「是是是，師妹……」

中年婦人又威稜的沉聲問：「你不問問我姓什麼叫什麼？」

華天虎一心想儘快離去，只得問：「前輩妳姓啥？叫啥？」

中年婦人沉聲道：「我姓白，叫冰心，你一個人知道就好了，不可告訴別人，萬一那個薄倖人問起我的情形，你只能搖搖頭，絕不可說我在西域生了兩個女兒的事……」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說：「俺用手一劍已結果了他的性命，他還怎能開口問？」

中年婦人神色立變黯然，道：「我說的是決鬥之前……」

華天虎立即道：「那告訴他又有啥關係，反正他稍頃即死……」

中年婦人神情痛苦，突然怒叱道：「不可以！」

華天虎聽得渾身一震，急忙住口不說了。

趙大娘望着華天虎無可奈何的揮手道：「華少俠，快上路吧，就讓我家二小姐送你一程吧！」

華天虎無奈，只得應了聲是，並捧着「珍珠劍」向中年婦人身前走去。

中年婦人看得一楞，問：「你要幹什麼？」

華天虎毫未思索，正色道：「把劍還給妳呀……」

中年婦人不由慨然道：「你功力深厚，學藝專心，為什麼辦起事來就不會多用一點兒腦筋呢？我問你，你把『珍珠劍』還給我，你拿什麼殺他？」

華天虎聽得不由一楞，旋即又懊惱的說道：「可是，事後俺還要再把劍給妳送回來……」

中年婦人立即沉聲說道：「唉！你眞是個傻小子，你替我殺了那個薄倖人，這把『珍珠劍』就是我賞給你賣命的代價了嘛……」

華天虎立即不安的說：「這等價值連城，功能切金斷玉的寶劍……」

中年婦人正色道：「你用不着感到不安，你對我也沒有絲毫虧欠，如果對方悟到了破解我『甩手劍』的玄奧絕學，也許血濺黃沙的是你，而不是他，如果你死了，劍又有誰給我送回來？」

華天虎深覺有理，萬一自己死了，劍還不是被別人檢了去！

正待說什麼，丁蘭香突然急聲道：「華師哥，我們快走吧，天明之前我們一定要找個歇脚的地方，再有個把時辰大風沙就要吹到了！」

中年婦人和趙大娘急忙抬頭去看月亮，並急聲催促道：「果然不錯，這次大風沙，很可能挾着冰雹！」

華天虎見月亮依然明亮，夜空中也沒有烏雲，只是月亮的四週增多了一圈金紅色的彩暈！

這時見中年婦人和趙大娘同聲催促，只得拱揖，說道：「前輩珍重，俺這就走了！」

說罷轉身，即和丁蘭香飛身馳去。

中年婦人一俟華天虎和丁蘭香馳進了林內，立即望着趙大娘，急聲地催促道：「快！快準備一下去趟皖南，拿着我的玉珮……」

話未說完，趙大娘已為難的說：「小姐，都過去這麼多年了，你又何苦再害他們……」

中年婦人一瞪眼，同時壓低了聲音，厲斥道：「少囉嗦！按照我告訴那小子的話告訴他。如果妳不去，我馬上就死給妳看！」

趙大娘無奈，只得黯然走向自己的小木屋前。

中年婦人却又特別叮囑道：「記住！七月初一，三更大！」

× × ×

七月初一。

三更天！

滾滾烏雲，吞噬了整座大霍山。

原本就沒有月光，這時更顯得如黑漆一般。

夜風疾勁，松濤嗚咽，不時傳來餓梟的飢鳴，叫聲凄厲，谷峯迴應，有如鬼號神泣，聽來格外駭人！

大霍山的絕巔原本鮮少人至，這種夜晚當然更不會有人前來。

不！今夜特別，應屬例外。

因為，有一陣疾速的衣袂破風聲，正由西北方，逕向三峯口這面急急馳來。

由於距離尚遠，僅能夠看到來人兩隻熠熠如燈的眼睛，以及他那驚人的飛馳速度。

由來人的閃射目光，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憂急和焦慮，根據他目光的左右擺動，顯然他是正在尋找他要找的地方或要找的人。

漸漸看清來人的衣著，他左手拿着一柄暗泛毫光的寶劍，穿着連接頭罩黑色的勁衣，面上僅露出眼睛和口鼻。

這人正是代替丁蘭香的母親，中年婦人白冰心前來踐約的華天虎。

華天虎在一個更次之前才趕到大霍山區，如今三更已到，還不知道三峯口位在什麼地方，那個遺棄白冰心的負心人來了沒有？

由於三更天已到還沒有找到三峯口，心裏不禁暗怨丁蘭香在途中任性，因而三天的路程，直到第五天的傍晚才趕到玉門關。

他當時歸心似箭，而丁蘭香偏偏不慌不忙，又是躲暴風，又是躲雹雨！

結果，暴風沒有來，雹雨也沒有至，白白浪費了整整兩天的行程，想來實在可氣。

不過，在躲雹避風的時候，也知道了不少有關丁蘭香和白玉霜的凄涼身世。

首先令他安心的是，在三峯口決死比鬥的人不是她們的父親，她們的父親是一位漢男胡女合生的俠士，已在一次惡戰中被殺了！

她們的母親白冰心，沒有和她們的父親結婚，却因救了她母親白冰心的性命而成了夫妻。

沒多久她們的母親就懷了孕，而那位俠士也在再一次保護白冰心的惡戰中犧牲了性命。

白冰心為了報住那位俠士的一綫血脈，決心將腹中的胎兒生下來！

結果却令她非常失望，也令她非常傷心！

因為，她一胎生下了雙胞，竟然兩個都是女嬰。

尤其兩個女嬰的肌膚都是淺褐色，給了她極大的打擊，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因而企圖將兩個女嬰掐死。

所幸趙大娘力爭，才決定將丁蘭香姐妹送給「至尚宮」的女王做義女，而親生的母親白冰心反而做了師父。

丁蘭香和白玉霜一直認為，她們姐妹的悲慘命運，就是她母親的當年情人所造成的，她們和她們的母親一樣都非常痛恨那人。

華天虎看得很清楚，每當丁蘭香說到那個人時，就會神色狠毒，咬牙切齒。而他華天虎本人，也最痛恨這種喜新厭舊，見一個喜歡一個的男人。

所以，他已下定了決心，也是為了實踐自己的諾言，決定殺了那個遺棄了白冰心而另娶新人的薄倖人。

現在已趕到了大霍山，也知道三峯口就在大霍山的三個相連接的主峯下，而偏偏烏雲密佈，令他無法儘快找到正確的位置。

驀然他的目光一亮，倏的刹住了飛馳身勢，立身處恰是一方高大岩石。

他站在高大岩石上向下看，只見數丈外的空地上，靜靜的站着一個頭罩黃頭套，身穿寬黃衫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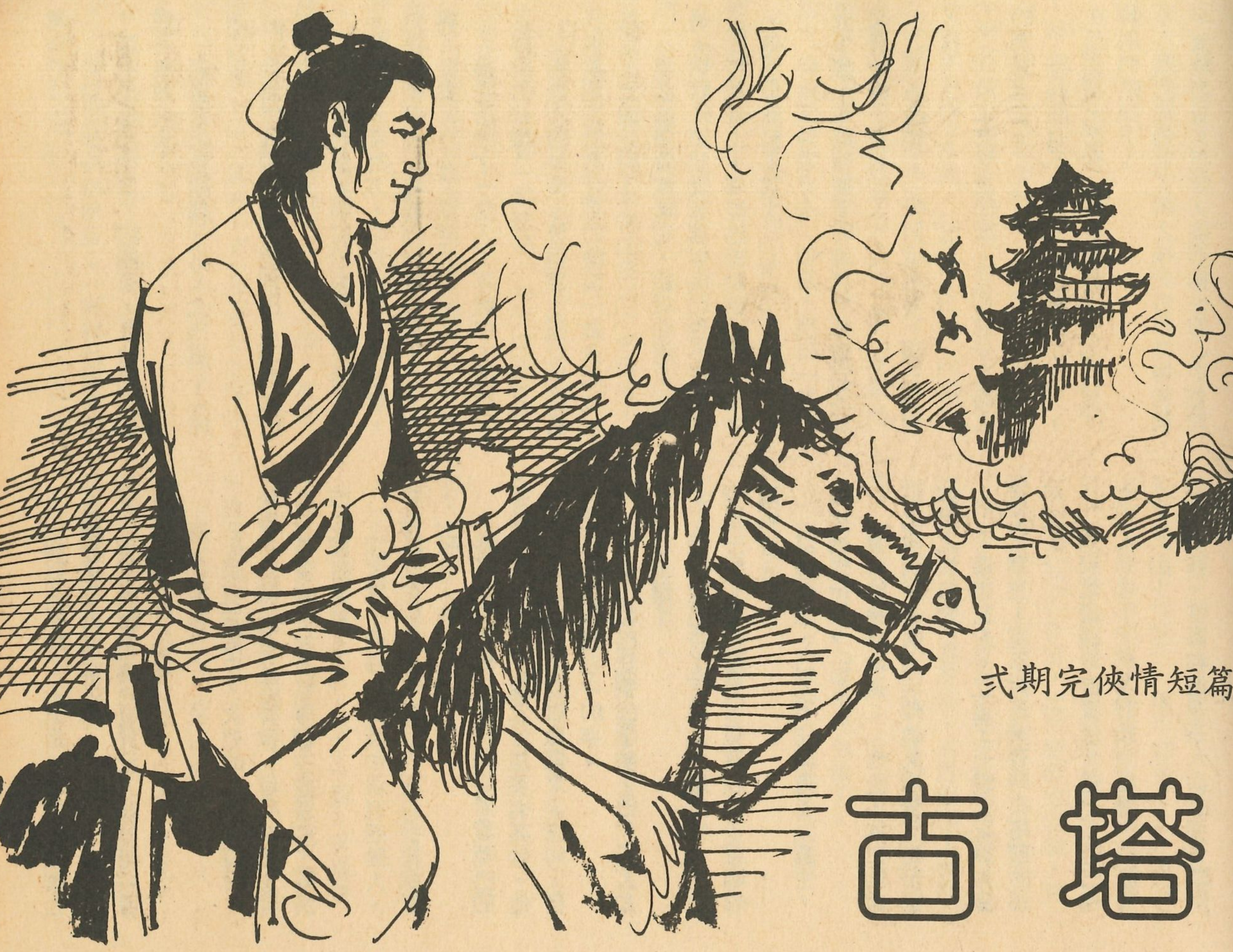
黃衫人的頭套僅罩住了髮髻遮住了臉，除了兩個眼孔外，鼻子嘴巴都沒有露出來。

華天虎一看黃衫人的打扮，知道已找到了比劍決死的地方——三峯口。

（以下轉入第81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向無定和雲晶晶聯袂趕往無敵莊，途中遇上飛虎寨的手下攔擊，向無定輕而易舉地把對方殺死或打傷，向無定心趾高氣揚，眼高於頂，而當他遇上落寞的南宮逸，就故意向他爲難，南宮逸也不以爲意……向無定和雲晶晶來到無敵莊，莊主殷可風因爲練功眞氣走入岔道，一身武功盡廢，他因要押送二十萬餉銀而大費周章，本是請雲七娘來助陣，却因遠遊而不能來，雲晶晶便帶着向無定來了……大廳上，向無定幾次向南宮逸挑衅，雙方激戰之下，向無定技差一籌，但南宮逸無意爲難他，騰身離去，却遇上飛虎寨的啞巴鬼影子，兩人又激戰一番……





古塔英魂（下）

式期完俠情短篇　故事／黃陵·文　可飛·圖

英勇俠士　殲滅劇盜

南宮逸一面說，一面翻身上馬背，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大路兩端，又有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

南宮逸實在不願意多事，他急忙拉着馬，走進了路旁的草叢之中，他甚至不想回頭瞧上一眼。

可是，自大路兩端奔來的馬蹄聲，猝然停止，却聽得一個人道：「咦，這位不是雲姑娘麽?」

本來，不論路上發生什麽事，怕都難以引得起南宮逸的關心的了，可是，他一聽得「雲姑娘」三字，心頭便陡地一怔，立時轉過了身來。

他在草叢之中，路上的人看不到他，但是他却可以看到路上的人，在清冷的月色下，他看到，自無敵莊那個方向馳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雲晶晶。

而從另一個方向馳來的一個人，却是面目陰森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倒吊眉，三角眼，面色青慘慘地，簡直像是死人一樣，腰際圍着了一根鍊子鎗。

雲晶晶這時，臉上也充滿了疑惑，道：「你是誰?」

那人只是陰森森地笑着，並不回答雲晶晶的問題，只是道：「雲姑娘一個人，自無敵莊來?」

雲晶晶面色一沉道：「你究竟是什麽人?」

那人笑得很是可怕，他道：「我姓毛，人家給我的外號，不怎麽好聽，叫我『瘟神』！」

雲晶晶神色一變，手已撫在劍柄之上，道：「飛虎寨的瘟神毛彪！」

毛彪道：「你說得對，雲姑娘，我們寨主，就在離此際不遠處，請雲姑娘去見他一見。」

雲晶晶冷笑一聲，道：「不必了！」

她一面說，一面拉轉馬頭，便待往回奔去，毛彪一聲長笑，身子向前一傾，腰際的鍊子鎗，已抖得筆也似直，人也躍下馬來，一鎗刺出！

在月色之下，他鍊子鎗的鎗尖，雪也似亮，怵目驚心！

雲晶晶在馬上，一聽得背後傳來了金刄劈空之聲，連忙翻身滾下馬來，但是她才自馬背上滾下，還未曾站穩，毛彪的第二招，又已攻到。

雲晶晶身形一側，強扭過了身子，鎗尖就在她的身邊，掠了過去，她急退到了一株大樹之前。

但是毛彪的出手，實在太快，雲晶晶連拔劍的機會都沒有，毛彪的鍊子鎗又已攻到，雲晶晶急一側身，「叭」地一聲，鎗尖射進了樹身之中。

雲晶晶直到此際，才有機會，拔劍出鞘，毛彪一抖手，收回了鍊子鎗來，叫道：「雲姑娘！」

雲晶晶橫劍當胸，毛彪陰森地道：「雲姑娘，我看你不是我的敵手，你還是跟我去走一遭的好！」

雲晶晶沉聲道：「胡說。」

毛彪又是陰森地一笑，手腕突然一沉，雪亮的鍊子鎗鎗尖，巳然眞奔雲晶晶的胸前，疾刺而出。

雲晶晶這時，正橫劍當胸，毛彪的那一槍，却是攻向她長劍的劍身，那樣的打法，確然詭異莫名，雲晶晶陡地一呆間，鍊子鎗來勢如電，「錚」地一聲響，巳然砸中在劍身之上，雲晶晶一翻劍，待將鎗尖壓下去。

可是毛彪的出手，更是快疾，他鎗尖才一碰到劍身，手腕略略一沉間，鎗尖早巳向着雲晶晶的下頷，疾刺而出，雲晶晶大吃一驚，連忙仰起頭來。

她一仰頭，發出寒森森光芒，鋒利無四的鎗尖，堪堪貼着她的面門，掠了過去，毛彪手腕再一抖，本來是由下而上攻出的鎗尖，又變得自上而下，疾刺了下來，變招之快，雲晶晶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而那一下變招，雲晶晶身子後仰着，再想要避開去，實在是力有未逮了，她不禁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來。

就在那一下驚呼聲中，黑暗之間，突然一條人影，翩若驚鴻，疾掠而出，「呼」地一聲，便巳來到了毛彪的身前，他人還在半空，一脚巳然踢出，「砰」地一聲，正踢在毛彪的肩頭之上！

那一脚的力道極大，毛彪的身子，陡地向前倒翻了出去，只聽得他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翻，落下來時，恰恰落在他自己的馬背之上，而那人也巳站定，却正是南宮逸。

毛彪在馬背上，狠狠地瞪着南宮逸，南宮逸也冷冷地望着他，黑暗之中，兩人的眼中全是精光閃閃！

他們互望了片刻，毛彪才又發出了一下怪嘯聲，一振韁繩，雙腿一夾，策馬疾馳而去。

南宮逸見毛彪馳遠了，才慢慢轉過身來。這時，雲晶晶也巳從驚惶之中，定過神來，道：「南宮朋友，多虧了你，不然，我可要受窘了！」

南宮逸望着雲晶晶，並沒有說什麽，雲晶晶在那刹間，只覺得南宮逸望着自己的目光，十分異樣，她好像在他的目光中，捉到了一些什麽，但是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她的心頭却在怦怦亂跳了起來。

南宮逸在這時，又慢慢地轉過身去，雲晶晶又想說話，可是就在此際，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突然又響了起來，一聽得那陣馬蹄聲，南宮逸的動作，靈敏無比，倏地轉過身來，而那馬也巳馳到。

只見向無定騎在馬上，長劍出鞘，英姿勃勃，朗聲叫道：「晶晶，你退開，讓我來對付他！」

聽向無定那樣叫法，分明是他才一趕到，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還只當是雲晶晶和南宮逸在動手了！

他一面叫着，一面巳自馬背之上，掠了起來，劍抖處，寒光閃閃，一劍巳向南宮逸刺到。

南宮逸的身子，旋風也似向後退了出去，向無定一劍不中，身形一沉，才一落地，又是一劍疾刺！

南宮逸一振手臂，劍也巳出鞘，雙劍立時相交，在黑暗中迸出了一串火花來。

火花照亮了向無定和南宮逸兩人的臉，向無定神采飛揚，南宮逸神情鬱鬱，兩人劍一相交，立時後退。

雲晶晶忽叫道：「師哥，別魯莽，我剛才遇上了飛虎寨的瘟神毛彪，是南宮朋友他替我解了圍的！」

向無定濃眉一揚，道：「有這樣的事?眞的?」

雲晶晶一跺足，道：「師哥，我爲什麽要騙你?」向無定斜睨着南宮逸，仍是一副不信任的神色，雲晶晶又道：「師哥，我想請南宮朋友到無敵莊去！」

南宮逸苦澀地一笑，道：「多謝好意，但是我……走了！」

雲晶晶急道：「師哥！你說，請南宮朋友到無敵莊去，只要你說了，他就一定

胄主的！」

向無定却冷冷地道：「我爲什麼要說？這就是他們做成了的圈套，目的就是想混進無敵莊去！」

南宮逸面色陡地一沉，大喝道：「住口！」

向無定長劍突然向前伸出，南宮逸的劍，也向前伸去。

兩人的利劍，劍尖相距，只不過半寸，各自凝視着對方，南宮逸臉上的怒容，則在漸漸斂去，終於他一聲長笑，身子倒翻了出去，沒入了草叢之中。

幾乎是他才一沒入了草叢中，便聽到了得得的蹄聲！

向無定的神情十分得意，道：「晶晶，你看到了沒有？他的陰謀一被我識破，就來不及溜走的了！」

雲晶晶望着向無定，緩緩地道：「師哥，你爲什麼要說些連你自己也不信的話？在無敵莊上，那啞巴差點殺了他，剛才，確然是他救了我！」

向無定轉過身去，他臉上現出一絲十分憤懣，也略帶痛苦的神色來叫道：「那又有什麼了不起？」

雲晶晶道：「我知道，你不願意他救了我！」

向無定沒有說什麼，只是向停在路上的馬兒走去。

雲晶晶也不說什麼，也來到了馬旁，在他們兩人之間，好像升起了一團烏雲，將他們隔開了！

雖然他們上了馬之後，仍然並轡向前，疾馳而去，但是，他們兩人的心中都知道，和以前不同了，但是，他們却又誰也不願將這種不同說出來。

他們越馳越遠，終於沒入在黑暗中看不見了。

× × ×

在那座古塔中，火把的火頭竄躍着，映得那些殘缺不全的神像，忽明忽暗，看來格外詭異。秋風自磚縫中捲進來，塔洞的蛛網搖曳着。

焦天雄、祝蜂、雷轟和溫羽四個人，將啞巴圍在中心，啞巴在不斷用手比劃着，「啊啊」連聲。

除了焦天雄皺了眉，用心看着啞巴的手勢之外，其餘三個人，都莫名其妙，他們只知道，啞巴才從無敵莊來，這時，自然是在報告無敵莊中的事。

但是，啞巴比劃的手勢，他們三人却一點也不懂！

等到啞巴靜了下來，古塔之中，突然變得一點人聲也沒有，只有秋虫，在唧唧地鳴叫。

雷轟心急，已忍不住問道：「寨主，他比劃些什麼？」

焦天雄徐徐地道：「他說，他在無敵莊上看到了一個人，他從來未曾見過出劍如此之快的人！」

雷轟等三人，互望了一眼，祝蜂失聲道：「寨主，莫不就是黃昏時在塔前的那年輕人？」

焦天雄緩緩地踱着步，道：「啞巴還和那人動過手，那人的武功極高，他險些吃了大虧！」

祝蜂、雷轟和溫羽三人面上都有駭然之色。

祝蜂道：「寨主，我們對付殷可風一人，還可以十拿九穩，但如果對方有那樣的高手相助——」

焦天雄冷冷地望了祝蜂一眼，他的目光是如此陰冷森嚴，令得祝蜂那一句話未曾講完，便縮了縮頭，不敢再講下去，焦天雄道：「啞巴說他不是無敵莊中的人，他和無敵莊中的人動過手！」

溫羽失聲叫道：「那麼，他也是打餉銀主意的了？」

焦天雄仍然皺着眉，就在這時，一陣馬蹄聲，突然傳了過來，馬蹄聲才停，毛彪的身形，已經掠入。

毛彪的來勢，十分勁疾，他一掠了進來，帶起一股勁風，令得火把的火頭「呼」地升了起來，塔中登時明亮了不少，但在他站定之後，火頭又低了下去。

焦天雄沉聲道：「毛彪，你何以來得如此之遲？」

毛彪道：「寨主，我一路上打聽江湖各路人馬的動靜，似乎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什麼人敢打這筆餉銀主意，我本早就可以到了，在半路上，竟遇上雲七姑的姪女雲晶晶，她自然是到無敵莊去的。」

焦天雄道：「是，她和她師兄向無定，正在無敵莊中。」

毛彪道：「我想將她抓來，問問無敵莊的虛實，可是，打橫竄出了一個小子來，使一柄薄短劍——」

毛彪才講到這裏，幾個人又一起叫了起來，道：「又是這小子！」

毛彪奇怪地望了各人一眼，幾個人七嘴八舌，向毛彪說着那「使短劍的年輕人」的事，毛彪「嗯」地一聲，道：「這人的確是一個勁敵！」

他頓了一頓，又道：「是，他却決不是無敵莊中的人，他解了雲晶晶的圍，但是向無定却又和他過不去，我看他們之間，也一樣有着糾紛！」

焦天雄一直背負着雙手，在緩緩踱着步，他踱了好一會，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他才站定了身子，道：「我們仍然照原來的計劃行事，我先到洛陽去，你們千萬要小心，決不能再節外生枝，聽到了沒有？」

各人都大聲答應着，焦天雄已向外慢慢走去。他向外走去的勢子很緩，但是，一到了塔門口，只見他足尖一點，「颼」地一聲，已疾掠而出！

他身形只一閃間，已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近而遠，那是他一出門就上了馬，馳遠了！

× × ×

黑夜過去了，秋日的陽光，格外燦爛明媚，襯着碧藍的天，潔白的雲，分外令人神清氣爽。

但是南宮逸臉上的神情，却更加憂鬱了，他到洛陽城，天剛亮，他就一家一家鏢局地去投見，可是，他所得到的回話，却幾乎全是一樣的。

那幾句話，在南宮逸的耳際不斷地響着，話走講得極其客氣的，但是却也無情之極：「壯士的身手極高，總鏢頭說，他十分欣賞，但是壯士却沒有薦書，敝局又

小，難以容得下壯士那樣的高手，還是請壯士到別家鏢局去試一試吧，若是缺少盤纏——」

南宮逸總是只聽到這裏，便淡然一笑，轉身走開去。

他是來鏢局求職的，並不是來求乞的，雖然他身邊連半錢銀子也沒有了，但是他的傲氣還是在的。他要憑着自己的本領來掙銀子，而不是憑一副落魄相，來博得人家的施捨。就是那樣，他一家一家鏢局走着，連走了七家鏢局，聽到七遍那樣的話。

這時，他牽着他那匹瘦馬走出了第七家鏢局。

洛陽城的大街上，行人熙攘，車馬不絕，熱鬧繁華，冠甲中原，但是南宮逸却孤零零地站着，只有那匹瘦馬陪伴着他，使他覺得出奇的孤寂。

他慢慢地嘆了一聲，慢慢地向前走着，在對街，又有一間鏢局，大門口揚着鮮明奪目的鏢旗。

但是南宮逸却連瞧也不向它瞧一眼，他已聽到了七遍那樣的話，他實在不想再聽第八遍了。

他沿着街，向前走着，當他經過了一家極大的茶居之前時，他停了一停。茶居的門口，蒸着熱氣騰騰的飽子，煎着香噴噴的煎餅，鹵水鍋中，更發出誘人之極的香味，令得南宮逸的肚子，又咕咕叫了起來。

南宮逸轉過頭來，硬着心腸，拉着馬，又向前走去。

他以爲洛陽是大地方，找銀子容易，現在，他才知道自己想錯了，他雖然有的是本領，但找銀子一樣不容易，或許他的本領低些，不是想到鏢局去當鏢師，只求當一名趟子手的話，反倒容易成功？

他心頭的痛苦，比他轆轆的飢腸，更要難過得多，他牽馬向前疾行，但是才走了幾步，他那匹瘦馬，却突然昂頸長嘶了起來，南宮逸抬頭看去，茶居旁邊，恰是一家騾馬行，馬兒聞到了草料香味，是以叫了起來。

不但人餓了，連馬兒也餓了。

南宮逸呆立了半晌，自言自語地道：「只好那樣了！」

他一咬牙，輕輕拍着馬頸，牽着馬，走進了騾馬行中，穿過了店堂來到了店後的一大片空地中。

一個伙計立時迎了上來笑道：「客官是——」

南宮逸拍着馬頸，苦笑着，道：「這匹馬兒……你看看，能值多少！」

伙計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道：「噢，客官來賣馬？」

南宮逸的神情十分痛苦，他沒有說話，只是點着頭。

那伙計繞着馬兒，轉了一圈，在馬身上拍打着，又掀開馬唇來，仔細看了一會，這才皮笑肉不笑地道：「客官，你倒眞是聰明人，眞聰明！」

南宮逸沉聲道：「此言何意。」

伙計道：「你這匹馬，又老，又瘦，又乏了力，你却想將牠賣了，這還不是聰明事麽，我沒說錯吧！」

南宮逸怒道：「這……我這匹可是一匹好馬。」

南宮逸那一句話聲音提得很高，騾馬行後面的那一片空地，正隔着茶居的後窗，茶居中有不少人，都聽到他的聲音，向外望去，但南宮逸却全然未曾注意。

茶居中的茶客，人人都是在望了一眼之後，又立時和自己的伙伴，去高談闊論的了，但是只有一個人却是例外，那人是雲晶晶，她聽到南宮逸的聲音，轉過頭去，看到了南宮逸，那令得她陡地一怔！

她目光停在南宮逸的身上，當南宮逸不提高聲音說話時，南宮逸和伙計在說些甚麽，她全聽不到。

但是她不必聽南宮逸和伙計的對話，也可以想像得到南宮逸是在做甚麽了，她的心中，突然感到了一陣異樣的蒼茫，南宮逸有那樣的好身手，但是却落魄得將他心愛的馬兒賣去，她爲南宮逸的運蹇而難過！

那伙計在南宮逸一聲大喝之後，攤開了雙手，道：「好啊，這是一匹好馬，客官留着自己用吧！」

他說着，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氣來，南宮逸勉力壓抑上升的怒火，道：「你別批評我的馬，乾脆說，它值多少銀子，我是來賣馬的。」

伙計又笑了起來，道：「那不算甚麽，想當年，山東第一條好漢秦瓊，病倒在客店，當了黃銅鐧，賣了黃驃馬，後來也封王稱公，何等風光！」

南宮逸忍住了氣，說道：「我不是來聽你說大鼓的！」

那伙計又側着頭，然後，伸前四隻手指來，南宮逸忙道：「可是四兩銀子？」

伙計道：「客官，你這眞是大蒜當飯吃的？四錢！」

南宮逸怒道：「伙計，我在鄭州買這匹馬，足足五兩紋銀，這實實在在是一匹好馬啊！」

伙計搖着頭，淡淡的道：「客官若是不願，還請自便！」

南宮逸呆了半晌，在那利那間，他只覺得眼前一片暗黑，他要勉力定神，才能使自己感到自己仍站在陽光之下，他長嘆了一聲，道：「好。」

他一揮手，將韁繩向伙計拋去，伙計忙拉住了韁繩，從腰兜中摸出四錢散銀來，南宮逸接過了銀子，轉身便走，伙計笑得兩眼瞇成了一道縫，拍着馬頸，連聲道：「好馬，足值七八兩紋銀！」

雲晶晶在茶居中，將這一切經過，看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在南宮逸轉過身，大踏步走出騾馬行之際，她從南宮逸瘦削的背影上，也可以看出南宮逸心中的痛苦。

她望向窗外，變眼看着南宮逸，却未曾發覺向無定已經來到了桌邊，向無定曳開櫈子，坐了下來，道：「師妹，殷伯伯已經在檢點庫銀了，我們立時就可以出發了。」

雲晶晶連向無定的話也像是未曾聽見，仍然呆呆地望着窗外，向無定濃眉一揚，道：「師妹，我在和你說話！」

雲晶晶這才如夢初醒也似，轉過頭來，道：「你說什麼？我……正在出神，是以未曾聽到。」

向無定望着雲晶晶，道：「你在想什麼？想那姓南宮的？」

雲晶晶的身子，不由自主震了一震，她的語音，顯得十分生硬，道：「我想他幹什麼？」

向無定的神色不定，略轉過了頭去，道：「晶晶，殷伯伯正在檢點庫銀，我們快要出發了！」

雲晶晶道：「我知道，你何以不去幫殷伯伯的手？」

向無定低着頭，道：「我想來看看你，不知怎地，我總覺得好像……好像你對我，和……和以前不一樣了！」

雲晶晶的身上又震了一震，但是她却立即握住了向無定的手，道：「別亂想了，快去，我在茶居門口等你們！」

向無定嘆了一聲，站起身來，向外走了出來，雲晶晶才目送着向無定走去，就看到南宮逸走了進來。

雲晶晶突然站了起來，向前走出了兩步，看她的情形，像是想向南宮逸走過去的，但是她却在刹那間改變了主意，身形突然後退，一閃身，已穿窗而出。

南宮逸沒有看到雲晶晶，他根本不看任何人，他直走進了茶居，坐了下來，攤開了手，望着手心中的四錢散銀，發着怔，又是一聲長嘆。

雲晶晶一穿出了窗子，身形一個起伏，便來到了那伙計的身後，「喂」地一聲，那伙計嚇了老大一跳，轉過身來，他一時之間，實在想不透那美麗的少女，是怎麼來的，張大了口，一言難發。

雲晶晶已笑道：「伙計，這匹馬，你賣多少銀子？」

雲晶晶指的，就是南宮的那匹馬，伙計又滿臉堆下笑來，道：「姑娘，你眞好眼力，這馬雖然瘦，但是脚力好，眞是一等一的好馬，是千中挑一的啊！」

雲晶晶冷冷地說道：「你剛才買進來，也那樣說？」

那伙計一怔，神情顯得十分尷尬，道：「這……這……」

雲晶晶一翻手，取出了一錠十兩的銀子來，說道：「別這個那個了，我給你十兩紋銀，買你的這匹馬，但是，你却得替我做一件事，將這馬還給原來的主人，你只要牽着馬在茶居門口等着，他自然會來的。」

那伙計喜出望外，接過那銀子，没口答應着。

雲晶晶也不耐煩聽他多說，一轉身，又從窗中，掠回了茶居，她看到南宮逸正在狼吞虎嚥，吃着東西。

雲晶晶怔怔地望着南宮逸，心頭只覺得越來越沉重。

她的心中很亂，亂的究竟是爲什麼，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但是她却不知道，她心頭的那種繚亂，不但她自己感得到，連向無定也可以感到了！

×　×　×

在府台衙門的左側，對街上正圍着一大堆人。

那一大堆人，全是看熱鬧的，他們望着那一度木柵中，很多差役，正在將一箱一箱的銀子，自銀庫中搬出來，每一箱銀子，都搬到一個白髯飄拂，氣度非凡的老者面出，等那老者點了頭，差役才闔上箱蓋，貼上封條，再由差役打上官印。

看熱鬧的人，對着那老者在指指點點，不斷有人道：「那就是神刀無敵殷莊主，看他多威風！」

焦天雄也夾在熱鬧的人羣中間，他看着一箱一箱，點清了數的銀子，被搬上車去，也看到向無定去而復返，更看到向無定好像有什麼心事。

向無定推開了木柵，來到了殷可風的身前，殷可風指着餉銀，道：「向賢姪，看到沒有，一共是二十萬兩銀子，咱們的担子，眞不輕啊！」

向無定道：「殷伯伯，你放心吧，不會有什麼事的。」

殷可風望着向無定，蒼涼地笑着，道：「雲姑娘呢？」

向無定道：「她在茶居中等我們，我們經過時叫她。」

殷可風捋着長髯，道：「你們到無敵莊來，盡爲我的事忙着，我也忘了問問你們，什麼時候成婚啊？」

向無定陡地怔了一怔，面色也變得十分蒼白，突然轉過頭去。

殷可風奇道：「咦，怎麼了？」

向無定忙道：「没有什麼，我們……我們秋後就成婚。」

殷可風道：「你們兩人，倒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向無定略閉了閉眼睛，在他閉了閉眼睛的那一刹間，他却像是看到了南宮逸憂鬱的神情，瘦削的身形，和雲晶晶那出神的情景，他又不禁在心中嘆了一聲。

一箱一箱的銀子，被搬上了車子，最後，車廂也上了鎖，貼上了封條，蓋上了硃紅的官印。

差官向殷可風拱着手，說道：「殷莊主，辛苦了！」

殷可風也還着禮，說道：「哪裏，大人太客氣了！」

木柵響起「軋軋」的聲音，被推了開來，楊日初和陳大興兩人，跳上了車座，揮起鞭子，四匹駿馬，拖着銀車，車輪轉動着，沉重的車身，令得車輪在青石板上輾過時，發出隆隆的聲響來。

向無定、王玉祥和殷可風，也翻身上了馬，向無定的手中，牽着一匹空馬，那是準備給雲晶晶騎的。

銀車和馬匹，在街上走過去，看熱鬧的人也漸漸散去。

焦天雄雜在一些閒人中間仍然跟在銀車的後面。

二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焦天雄雖然是一等一的大盜，但是搶刦那麼大批的官銀，他却也是第一遭，他的心中，也十分緊張，他在盤算着，自己是萬萬不能失手的，如果一失手，那就完了。

×　×　×

南宮逸走出了茶居，他不想再向那騾馬行看多一眼。

可是，他才一出門口，騾馬行的伙計，却拉着馬，向他迎了上來，陪着笑，道：「客官，你這匹馬，性子太劣，我們養牠不住，是以你還是要了牠吧！」

南宮逸陡地一怔，道：「可是……我已化去了一些銀子！」

伙計笑道：「區區四錢銀子，何足掛齒，再也別提了，壯士，這是匹好馬，出門人少不了牠！」

南宮逸在那刹那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但是那伙計却已將韁繩，塞到了他的手中！

南宮逸的神情，突然變得十分激動，他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那伙計的胸口，道：「說，誰叫你那樣做的？」

伙計掙扎着，道：「是……是我自己……没有人叫我！」

南宮逸「呸」地一聲，道：「胡說，似你這般德相，泥一樣的人，怎會做出那樣的事情來，快說！」

他一面問着，一面手臂抖動，像是篩糠一樣，搖着那伙計，那伙計嚇得臉都黃了，忙不迭道：「少爺，你別提了，我也不知道是誰，那是一位美貌如花的姑娘，她……就在茶居之中，你放手！」

南宮逸鬆開了手，一個轉身便向茶居中走進去。

他走進了茶居，略停了一停，就看到了雲晶晶。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直來到了雲晶晶的身邊，雲晶晶一直在望着他，他們兩人對望着，浮現在雲晶晶臉上的，是一個十分親切的笑容。

南宮逸呆立了片刻，才道：「雲姑娘，是你……是你……」

雲晶晶笑着，道：「是我。」

南宮逸的神情十分激動，他的聲音也帶着嘶啞，道：「你，爲了什麼？」

雲晶晶的聲音却十分平靜，道：「不爲了什麼，那是一匹好馬，應該有一個疼惜牠的主人。」

南宮逸的聲音十分異樣，道：「是的，那是一匹好馬。」

他講完了那句話，也不道謝，一轉身便走了出去。

在他向外走去的時候，他只覺得胸口一陣陣發熱，那種感覺，他可以說從來也未曾有過，就算有的話，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有當他在小時候，被別的孩子欺負了之後，躲進媽媽的懷中時，才會有那樣的感覺。

他一直來到了陽光下，那騾馬行的伙計，仍然牽着馬在等他，南宮逸一聲不出，接過了韁繩，牽着馬向外便走，他走得十分快，像是急於想離開這裏！

人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南宮逸的心中，其實並不是想急於離開這裏，他非但不想離開，而且還想在雲晶晶的面前，道出他心中那種異樣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他却走得如此之急，生怕雲晶晶追了上來，在江湖上漂泊久了，落魄久了，他已變得和人没有什麼話好說的了。

在茶居中的雲晶晶，視綫一直未曾離開南宮逸的背影。

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茫然，她在自己問自己：他爲什麼走得那麼急？難道他不喜歡自己將馬買回來送了給他？

直到南宮逸轉過了街角，在茶居中的雲晶晶，再也看不到了他，雲晶晶才長長地嘆了一聲。

南宮逸一直在向前走着，他不知道自己該向何處去。

他已經没有什麼地方好去了，這時他所想的，只是揀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好好哭上一場。

他逕自向城外走去，可是出了城門，人還是那麼多，他特地揀了一條小路，人聲漸漸靜了，他的心境，也漸漸平靜了下來，也就在那時，他聽到在他身後，有脚步聲，有人在跟着他。

南宮逸陡地站定了身子。

他剛一站定，便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叫喚：「南宮朋友！」

那聲音很熟，南宮逸立時想起，那聲音，他曾在到無敵莊前的那座古塔前聽到過。他緩緩轉過身來，在他面前的是焦天雄，但是南宮逸却並不認識焦天雄，也不知道他就是飛虎寨的寨主，他只是冷冷地望着焦天雄。

焦天雄滿面笑容，拱了拱手，道：「南宮朋友，你有那樣的好身手，在洛陽這樣的大地方，一定遇到好際遇了。」

南宮逸苦笑了一下，長嘆一聲，道：「唉，別說了。」

焦天雄笑着，道：「在下有一句話，尊駕莫怪，我看天下懷才不遇的人雖多，却也没有像尊駕那樣寃枉的。」

南宮逸的雙眉揚了一揚，道：「也未必處處都碰壁，我還想到開封府去碰碰運氣。」

焦天雄凝視着南宮逸，道：「在下對於尊駕的去處，倒有一個好主意，不知你是不是肯答應！」

南宮逸又嘆了一聲，道，「我？還有什麼不答應的？」

焦天雄踏前一步，道：「南宮朋友，我想請你入伙，在飛虎寨中，坐第二把交椅！」

焦天雄那兩句話，一個字一個字講了出來，南宮逸聽得清清楚楚，他身子陡地一震，雙手緊緊地握着拳，在那刹間，他憤怒得幾乎連血都凝結了。

過了許久，許久，他才說着：「飛虎寨，那麼，你是——」

焦天雄道：「我是飛虎寨寨主，鐵太歲焦天雄，如果——」

焦天雄的話未曾講完，南宮逸已發出了一聲怒喝，道：「住口！我若是要做強盜，早就做了！」

焦天雄倏地後退了幾步，道：「如此說來，老弟是打定了主意，要獨吞這二十萬兩餉銀的了？」

南宮逸強抑着怒意，冷冷道：「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焦天雄「嘿嘿」冷笑着，道：「明人眼前，別說暗話了，你僕僕風塵，來回無敵莊和洛陽之間，爲了什麼？」

南宮逸一字一頓地道：「我去無敵莊，是爲了借宿，到洛陽去，是想謀一鏢師之位，找些銀子！」

焦天雄面色一沉，道：「好，你執意不說，我也不來逼你，但是老弟，這單買賣，可是我的，你若要插手，我斷不容情，你自己去想清楚了！」

南宮逸陡地揚眉，道：「我明白了，你是想到這二十萬兩餉銀？哈哈，你當殷莊主手中大環刀，是假的麼？」

焦天雄道：「是以，我們兩人聯手，可以各得一半——」

南宮逸突然手臂一振，劍已出鞘一半，在陽光之下，他的短劍，發出奪目之極的光芒來。

他用十分沉緩的聲音道：「你記着，如果你再在我的面前，提起做強盜來，我的劍就不會饒你！」

焦天雄凝視着南宮逸；南宮逸手一鬆，「錚」地一聲响，劍已還入了鞘中，焦天雄漸漸後退，陡地轉身，疾掠而出，他走勢快絕，轉眼之間，已然不見。

南宮逸還呆立在路中心，他的心中十分亂，他只是呆立着，不多久，只聽得車聲，馬聲，人聲，一起傳了過來，塵頭起處，向無定和雲晶晶，兩馬在前，後面跟着馬車，那是無敵莊的人馬來了！

南宮逸仍然站在路中心，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一來到近前，便勒定了馬，不等向無定開口，南宮逸便道：「雲姑娘，飛虎寨的賊人，已準備刧這二十萬兩銀，你們一路之上，可得小心才好。」

雲晶晶怔了一怔，向無定道：「你怎麽知道？」

雲晶晶忙道：「南宮朋友，如果你肯和我們在一起那就更好了，飛虎寨的賊人，本領都很大——」

雲晶晶的神情，語氣，都極其誠摯，這更令得南宮逸感動。但是，南宮逸還是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殷莊主神刀無敵，向少俠出劍如風……飛虎寨多半是自討沒趣，只消提防暗箭傷人就是。」

雲晶晶忙道：「南宮朋友，你有所不知，殷莊主他——」

雲晶晶才講到這裏，向無定已陡地大喝道：「住口！」

南宮逸呆了一呆，抬頭向坐在馬上，看來仍然威風凜凜的殷可風望去，道：「殷莊主怎麽了？」

向無定的聲音，變得十分嚴厲道：「不能說！」

可是雲晶晶却道：「不，要說，說了，南宮朋友才肯帮我們，南宮朋友，殷莊主的武功全失了！」

南宮逸陡地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啊」地一聲！

在那刹間，他只覺得一股重壓，向他的肩頭壓了下來，那是二十萬兩庫銀的重壓，他既然知道了這樣大的秘密，實是無法再置身事外了。

而他立即有了那樣的感覺，幾乎是未曾經過任何的考慮，而那也根本是不必考慮的事，雲晶晶那樣相信他，將這樣的大秘密講給他聽，他怎能辜負雲晶晶這樣非凡的信任，那實是義不容辭的事！

南宮逸的聲音，也變得極其激動，他道：「雲姑娘，多謝你肯那樣信任我，早有人那樣信我，我也不致於被人疑爲盜賊了！」

向無定怒視着雲晶晶，道：「晶晶，你將這件事說了出來，若是他傳了出去，却如何是好？」

雲晶晶的聲音十分平靜，道：「我相信不會的。」

向無定伸手向南宮逸一指，道：「你既然知道了這秘密，在未到開封之前，我決不讓你離開！」

南宮逸緩緩地道：「我已知道了這秘密，在未到開封府前，我也不會離開！」

向無定和南宮逸兩人對望着，南宮逸翻身上了馬，緩緩向前走去，向無定急策馬，跟在他的身後。

車和馬又繼續向前趕路，路上塵頭，不斷揚了起來。

×　×　×

焦天雄回到了古塔前。

祝蜂和温羽，各帶着十幾個嘍囉，人人都負着乾樹枝，看到了焦天雄，都停了下來，焦天雄道：「快去準備，他們快經過這裏了。」

毛彪和雷轟，也帶着一大批嘍囉，自塔中走出來。

毛彪和雷轟帶着人出來都躲在塔前的草叢中。

祝蜂和温羽帶領的嘍囉，負着乾柴，直來到了路上，在路邊堆成了一個彎角，阻住了去路。

焦天雄站在古塔之前，秋風極其勁疾，吹得他衣衫飄動不已，毛彪自草叢中探出頭來，道：「寨主，現在可稱一切俱備，只等他們來到了！」

焦天雄面有得色，道：「你說得是，他們的車馬一到，祝蜂帶的人，便放起火來，乾柴一起火，馬兒受驚，無路可走，必然拉着銀車，向塔前狂奔而來，殷可風他們，一見有了事故，自然緊隨鏢車，祝蜂一輪掩殺，可以令他們狼狽不堪了！」

毛彪陰陰地笑着，道：「等到他們來到了塔前，我們再殺他們個措手不及，哈哈，寨主真是神機妙算！」

焦天雄給毛彪一捧，面上的得色更甚，他抬起頭來，突然發出了一下短嘯聲，他嘯聲未畢，只見古塔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的窗口上，突然出現了許多嘍囉。

那些嘍囉，手中有的持着短矛，有的持着弓箭。

焦天雄對那些嘍囉一揮手，又突然隱沒，動作快疾，轉眼之間，那古塔看來，仍然凄冷孤寂。

焦天雄背負雙手，踱來踱去，在古塔的最高一層啞巴突然探出頭來，發出了幾下「啊啊」的聲音。

焦天雄抬頭，向上看去，啞巴急急地使了幾個手勢。

焦天雄忙沉聲道：「大家小心，啞巴已看到他們了！」

×　×　×

車和馬，在路上追逐着隨風而滾的乾草團，深秋的景色，十分蒼涼，馬上的人，都可以看到前面的古塔了，太陽已經西斜，在斜陽中看來，那座古塔，似乎更加巍峨，也更顯得蒼涼。

大隊人馬在前，只有南宮逸一個人騎着瘦馬在最後。

南宮逸像是並不屬於這一羣人之中，他低着頭，誰也不看，他的神色看來，雖然平靜，但是他的心中，却是思潮起伏，感慨萬千，想得很多。

和他一樣心神不屬的，還有兩個人，就是向無定和雲晶晶。他們兩人在最前面，可是雲晶晶却不斷向後望去，向無定則一直望着雲晶晶。

向無定幾次口唇掀動，欲語又止，終於，他叫道：「晶晶！」

雲晶晶心不在焉地答應了一聲，却又轉頭望了他一眼。

向無定沉聲道：「晶晶，你老望着那姓南宮的作什麽？」

雲晶晶低下了頭，過了片刻，才道：「不爲什麽。」

向無定苦笑道：「晶晶，你……你在城中，是不是見到了南宮逸？」

雲晶晶將頭垂得更低，但是她却突然間抬起了頭來，道：「是的，我見到了他，我見他將心愛的馬匹賣了，所以我將馬買了回來，送了給他！」

向無定的心中，像是給劍刺了一下一樣，他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師妹，你對他……倒很好！」

雲晶晶忙道：「師兄，你——」

可是，她只講了三個字却沒有再向下講下去。

向無定突然拉住了馬韁，那馬兒突然之間被勒住了韁口，發出了一下急嘶聲來，向無定已兜轉馬頭，向前奔了過去，他奔過了殷可風等人的身邊，奔過了銀車，直到了南宮逸的面前，才停了下來。

他的神情很激動，但是却可以看得出，他正在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動，他一字一頓，道：「南宮朋友，我也相信你不會將秘密洩露出去，你走吧！」

南宮逸抬起頭來，他用十分平靜的眼光，望着向無定，也用十分平靜的語氣回答道：「我不走。」

向無定輕蔑地一笑，道：「我叫殷伯伯寫一封荐書給你，有了無敵莊的荐書，洛陽家家鏢局，都會用你！」

南宮逸揚了揚眉，但是他的聲音，還是那麽平靜，道：「多謝你的好意，可是，現在我用不着。」

向無定一聲冷笑道：「南宮朋友，跟着我們，賺不到銀子，你自己可得想想清楚才好！」

雲晶晶這時也策馬走了過來，她忙道：「師哥，你怎麽說那樣的話？」

向無定劍眉聳揚，道：「聽你的口氣，倒像是我們非你不可一樣，我們可要好好較量一下？」

南宮逸抬頭看了一眼，道：「或許，總有一天我們好好較量一下的時候，但決不是現在，我，前面古塔，就會有事，還是留着氣力，和飛虎寨的人較量吧！」

向無定極之氣憤，「哼」地一聲，道：「趕也趕不走！」

他一拉馬頭，蹄聲得得，又向前急馳了出去。

雲晶晶到了南宮逸的近前，她的神情顯得很尷尬，嘆了一聲，道：「南宮朋友，你……別見怪。」

南宮逸笑了起來，他却顯得十分自然，道：「雲姑娘，你想想，要是見怪了，我會留着不走麽？」

一聽得南宮逸那麽樣，雲晶晶也笑了起來，雲晶晶笑得十分明媚，十分動人，南宮逸怔怔地看着她，雲晶晶的臉上，突然紅了一紅，撥馬走向前去。

她心頭在怦怦地跳着，她急速地在想着：他爲什麽用那樣的眼光看着我？他爲什麽一看我，我就臉上發燙？

×　×　×

車，馬離古塔已漸漸地近了。

躲在乾柴堆之後的祝蜂，不時將臉貼在地上，聽着蹄聲，輪聲，而當他已可以看到塵頭的時候，他蹲着身子，神情顯得非常緊張。

他揚起了手，三二十個嘍囉，立時取出了琉璜火硝，一起向乾柴堆中洒去，立即拿了火摺子在手。

塵頭已越來越近，車聲和馬聲，已經清晰可聞了。

漸漸地，可以看到插在銀車上，那兩面顏色鮮明，迎風飄揚的旗子了，車馬漸漸來得近，奔在最前面的陳大興和楊日初，看到排成了一長列的乾柴，不禁呆了一呆，他們想勒定了馬來察看。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數十丈長的乾柴堆，發出了「轟」地一聲响，已經燃燒了起來。

烈火陡起，馬兒一起受了驚，再也拉不住，一起向前，奔了出來，趕車的王玉祥拉馬拉得身子都斜了。

可是，馬兒既然受了驚，如何拉得牠們住？車輛急速地滾動着，銀車已向前，直衝了出去！

而在火光熊熊之中，祝蜂和温羽，以及數十名嘍囉，發一聲喊，已一起向前，竄了過去！

殷可風騎的馬兒，也向前疾奔而出，若是殷可風的武功還在，別說是一匹馬，就算是一匹瘋牛，發勢狂奔，他也一樣可以硬生生將之勒住的。

但是現在，他雖然提着那柄金刀，却只好任由馬兒向前飛奔，一點辦法也沒有，陳大興和楊日初兩人連忙護住了殷可風，和鏢車一起向前衝去。

火頭才一起，人人都可以知道，有變故發生了，向無定左手用力一拉，他騎的那匹馬，一陣急嘶，整個人立了起來，向無定在勒住了馬兒的同時，右手一振，劍已出鞘，身子立時倒翻而起！

向無定的身子在半空中也一個半圓，「呼」地蕩起了一股勁風，當他落地之際，正是向着那一大羣趁着火勢，向前撲來的嘍囉堆中，落了下去的。

他還未落下，便已有四五件兵刃，一起向他攻了上來。

但是向無定的身形，極之靈活，身在半空之中，一見有兵刃攻到，雙腿陡地一縮，一個盤旋！

隨着他那一個盤旋，他手中的長劍已挾着「嗤嗤」的勁風，橫掃而出，將攻了上來的五六件兵刃，一起砸飛，而他身形已陡地向下一沉。

那些嘍囉在兵刃被向無定的長劍格飛之際，已覺得手臂痠麻，緊接着，向無定已落下地來，落在他們的當中，那些嘍囉大驚欲逃，但向無定在那刹間，發出了五六下冷笑聲，幾乎是每一下冷笑聲中，便倏然刺出一劍，劍勢之快，無與倫比！

轉眼之間，便已有五六個嘍囉，倒臥在血泊之中。

祝蜂和温羽兩人，大叫一聲向前撲了上來。

向無定神威凜凜地站着，橫劍當胸，

祝蜂和温羽兩人，向前撲過來的勢子，雖然兇猛，但是一到了他的近前，也不禁略呆了一呆，爲他的氣勢所懾。

向無定劍尖向温羽一指，道：「手下敗將又來了麽？」

温羽臉上一紅，長劍「嗡」地一聲響，巳攻了出去，向無定身形微側，反仗劍向前欺來，「錚」地一聲响，兩件兵刃相交，温羽陡地跨出一步，還想立時再攻出二招，可是向無定的身子，却巳疾飄了開去。

向無定身形一飄開，反手一劍，刺向在一旁的祝蜂！

那一劍的劍勢，可說是突兀之極，祝蜂急忙揮刀時，巳然遲了一步，長劍過處，在他的肩頭之上，「嗤」地劃出了老長的一道口子來！

而向無定的身形，更是飄逸，只見他身形轉動，柳葉鏢在他的手上，激射而出，小嘍囉呼號叫喚，又有七八個人，倒地不起，温羽慌忙後退。

那時，雲晶晶也早和七八個嘍囉動起了手來。

但是南宮逸却仍然騎在馬上，看着他們動手，雲晶晶刺傷了兩個嘍囉，叫道：「南宮朋友！」

雲晶晶那一叫，自然要南宮逸快些出手的意思。

可是，雲晶晶不叫，南宮逸倒還是騎在馬上不動，雲晶晶一叫，南宮逸一抖韁繩便向前奔了出去。

雲晶晶的心中，陡地一怔，忙回頭看去．只見南宮逸策馬，直向古塔奔去。

這時，路旁的乾柴，巳快燒盡了，夕陽西斜，天際巳出現了第一絲紅霞，向古塔那方向望去，也看不到塔前的情形，雲晶晶反手幾劍，將圍在身邊的嘍囉格開，身形掠起，到了向無定的身邊。

向無定長劍揮洒，倏東倏西，所向無敵，雲晶晶劍勢輕靈，不出招則巳，一出招必有人傷在她的劍下。但是雲晶晶的心十分仁慈，她傷了十幾個人，却沒有一個人，是死在她的劍下的。

向無定和雲晶晶雖然只是兩個人，但却佔了上風！

然而，在古塔前情形却和在路邊大不相同了。

陳大興、楊日初護着殷可風，向前急奔而去，蹄聲打在通向古塔的青石板路上，發出急驟的、驚心動魄的聲响來，他們三人一起用力拉着馬。

直到了古塔前，他們才算將馬拉住，那座古塔前還是靜悄悄地，他們才一將馬拉住，鏢車也巳駛到，車輛撞在一塊大石上，車身傾側。

那幾匹拉車的馬兒，還是硬將鏢車拖前了幾步，才停了下來，王玉祥氣急敗壞，叫道：「師父！」

殷可風等人還未及轉過身來，便看到焦天雄背負雙手，自塔中走了出來，道：「殷莊主，久仰大名！」

殷可風心中陡地一凜，喝道：「閣下是何人？」

焦天雄道：「在下飛虎寨寨主姓焦，名天雄！」

他一個「雄」字才出口，突然發出了一下短嘯聲，隨着他那下短嘯聲，古塔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窗口，突然湧現了數十名嘍囉，箭和短矛一起攻下！

這實在是措手不及的攻擊，立時有四五名莊丁，巳被射死，楊日初、陳大興翻身下馬，在馬身下躲避。

有一柄短矛，向殷可風劈面飛了過來，殷可風一伸手，便將那柄短矛，接在手中，焦天雄道：「殷莊主……」

他看到殷可風接住了短矛，本來是想說：「殷莊主果然好功夫」的，而他也準備話一說完，兵刃立時出手，向前攻出，攻一個措手不及的。

可是，他才講了「殷莊主」三字，殷可風雖然伸手接住了短矛，但是那短矛的來勢頗急，他被那短矛的來勢一撞，竟然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焦天雄一看到那樣的情形，開始時，不禁一呆！

但是，他究竟是在江湖上混了半生的，當呆一呆之後，他巳經立即知道，那是怎麽一回事了！

在刹那之間，焦天雄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

殷可風一跌下馬來，手中的大環刀在地上一撑，總算勉力站定了身子，但是焦天雄却巳飛起一脚，向殷可風踢了出去，那一脚，踢得十分霸道。

如果不是焦天雄看穿了殷可風的武功全失，他是决不敢進招進得如此之放肆的！而殷可風一看到對方那樣一脚踢來，他也知道自己武功全失一事，瞞不過去了！

殷可風陡地一呆間，「砰」地一聲，焦天雄的一脚，巳踢在他的胯際，殷可風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焦天雄「哈哈」大笑，大踏步趕了過去，一面趕過去一面道：「殷莊主，你不用你的無敵神刀？」

殷可風在地下滾動，楊日初大聲呼喝，自馬腹之下，竄了出來，「呼」地一刀砍下。

楊日初那一刀，砍向焦天雄的後腦，去勢也十分沉猛，可是，他的武功，怎能和鐵太歲焦天雄相比？在他那一刀砍出之際，焦天雄像是根本未曾覺察一樣，眼看一刀巳將砍中，焦天雄才倏地轉過身來。

焦天雄才一轉身，手指一彈，「錚」地一聲，彈在刀身之上，刀勢一凝，焦天雄巳伸手抓住了刀背，手臂一揚，單刀反向楊日初的額頭砍了下去。

楊日初連忙鬆手撤刀，但却巳遲了一步，「察」地一聲，單刀直陷進了他的腦門之中！楊日初只發出了一下悶聲，便巳仆地不起。

那一旁，王玉祥和陳大興，一起趕了過來，扶起了殷可風。

焦天雄「哈哈」大笑，殷可風竟然一點武功也沒有，這令得他的許多安排，都不必再施了！

而那二十萬両庫銀，看來却巳然垂手可得了！

焦天雄大叫一聲，道：「衆兄弟！」

隨着他的呼叫聲，毛彪、雷轟等人一湧而出。

躲在草叢中的衆人，湧了出來，巳將殷可風、陳玉祥、王大興三人，團團圍在

中心，焦天雄滿面得色，道：「殷莊主，這二十萬両庫銀，在下留下了！」

殷可風的面色鐵青，他的身子在不由自主地發抖，以致他的胸前的長髯，也如同波濤起伏一樣地在抖動着，他曾是何等英雄的人物，可是現在面對着如此囂張的匪徒，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看到殷可風那樣的情形，焦天雄更是得意地大笑起來！他一面笑，一面揚起手來，只待他的手臂一沉下，衆嘍囉便會一湧而上，將鏢車拉走了！

可是就在這時，焦天雄揚起的手，突然凝在半空之中。因爲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巳向前傳了過來，一匹瘦馬，負着一個瘦削的年輕人，飛也似向前馳來，焦天雄的目光，停在那年輕人的身上！

那正是南宮逸到了！

焦天雄雙目之中，精光閃閃，南宮逸的來勢十分之快，轉眼之間，他連人帶馬，巳在一株大樹之下掠過。

也就在這一刹間，只聽得焦天雄陡地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隨着他那一下怪叫聲大樹上的一根横枝突然向下一沉，人影一閃，那人還未向下落來，兩柄雪也似亮的七首，便巳挾着嗤嗤的風聲，疾攻而下！

南宮速向前趕來的勢子極快，那兩柄七首疾刺而下，南宮逸並不勒定馬，只見他手在鞍上一按，整個人巳向上，疾翻了起來，兩柄七首，一起走空！

那匹馬兒，一聲長嘶，向前奔出，停的草叢中不動。

南宮逸才一落地，射出雙七首的啞巴，也自樹上翻了下來，他雙七首的柄上，連着兩條細鍊，細鍊的一端，扣在手腕之上，是以翻動極其靈活。

他凌空一擊，偷襲不中，手臂一振，兩柄七首，在中空之中，「呼」地劃了一個半圓，又當胸擊到！啞巴那一下變招，可以說更是快疾到了極點！

而那時候，南宮逸從馬背上翻了下來，根本連站也沒有站穩，只見南宮逸的身形，突然一矮，在地上連滾了幾下，避開了啞巴的第二招攻勢。

他一滾了開去，身子便從地上疾向上彈了起來。他整個人，就像是一頭怪鳥一樣，一彈而起，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半圓，「颼」地一聲，巳到了啞巴的身後，飛起就是一脚，正踢在啞巴的屁股上。啞巴的身手，也極之靈巧，當南宮逸一翻到啞巴」身後時，啞巴的身子巳向前跨了出去。是以南宮逸那一脚，只捱着極少，也沒有什麽大力道。

而啞巴才一被南宮逸踢中，他整個人也向上翻了起來。他翻得極高，離地足有七八尺高下，身在半空之中，雙臂反揮，兩柄七首又挾着「嗤嗤」的勁風，向後揮刺而出，可是就在那一刹間，南宮逸的身子，陡地一矮，接着，也向上彈了起來！

南宮逸的身子彈得比啞巴更高！他身在半空，雙腿一屈，緊接着，雙脚伸出，重重踏在啞巴的肩頭之上！

啞巴再也想不到南宮逸會出那樣的怪招，刹那之間，他既驚且怒，發出了「啊」地一下怪叫聲來。

被南宮逸在肩頭上一踏，啞巴自然不能再在半空之中存身，把身子疾跌了下來，在地上連連打滾。

而南宮逸的身形，也疾落而下，手臂一振，劍巳出鞘。

啞巴臉上，現出駭然之極的神色來，拖着連在他手腕上的那柄七首，連連向外滾去，而南宮逸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間，連攻出了四劍之多。

啞巴滾到了焦天雄的面前，一個打挺，彈出了丈許。南宮逸「颼」地一劍，本來是向啞巴刺出的，但是一擊不中，他劍身一斜，劍巳刺到焦天雄的胸口。

焦天雄一振手，巳彈了一柄銅短棍在手，格了上去。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劍棍相交，兩人各後退了一步，而啞巴的雙七首，又向南宮逸的背後射到。

南宮逸身子一側，就勢向外滾去，同時短劍疾揮，四五個嘍囉，雙脚齊被削斷，在地上慘叫呼號，焦天雄揮動短棍，攻了過去，大喝道：「快動手！」

毛彪和雷轟兩人，大聲呼喝，一起攻了上來。毛彪的鍊子鎗，極其靈活，招式兇狠一攻，到了近前，立時將王玉祥纏住。王玉祥護在殷可風的身前，身形更是不靈，不到三招巳被刺中了兩處。

殷可風看出毛彪的武功極高，忙喝道：「別理我！」

事實上，這時王玉祥想理會殷可風，也不可能了，他正被毛彪逼得步步向後，退了開去，陳大興操着刀，想來助陣，可是雷轟也巳衝到了他的面前。

陳大興和王玉祥一走，殷可風抱着大環刀，身子發着抖，站立着不動，三二十個嘍囉，巳一哄而上。

殷可風咬牙切齒，想舉起刀來，可是他那柄大環刀，極其沉重，又豈是一個武功全失的老人，舉得動的？

眼看十幾個小嘍囉，衝向鏢車，將鏢車拉進了古塔。另外有七八個小嘍囉一起向殷可風湧了過來。

秋風十分勁厲，但是殷可風的額頭上，豆大的汗珠，却一顆一顆滾了下來，南宮逸一聲大喝，身子又向上翻了起來，他身形快疾之極，短棍向上一揚，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射出十數枚棗核釘來。

南宮逸身在半空之中，只見他一扭腰，突然硬生生地轉了一轉，隨着那一轉，短劍揮了一個圓圈。

精光閃動，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十數枚棗核釘，一起被他的短劍砸飛，向四下飛濺而出，向殷可風圍來的那些小嘍囉，躲避不及，齊聲慘叫，巳被棗核釘射中。

南宮逸就在殷可風的頭頂之上，格擋棗核釘的，是以棗核釘四下飛濺，絕無一枚射向殷可風。

南宮逸一格開了棗核釘，身形便倏地向下一沉。他落在殷可風身前，也恰好落在雷轟的身後。

雷轟巳覺出背後有人落了下來，是以「騰」地向前，逼出了一步，突然轉過身來，但是南宮逸才一落地，身形便向前探去，短劍反拖，雷轟才一轉過身來，回劍的劍尖，恰好在他身前拖過，雷轟發出了一下極其駭人的驚叫聲，「砰」地倒在地上，南宮逸向着陳大興喝道：「快帶殷莊主離去！」

南宮逸出劍殺了雷轟，只是反手出劍，順勢一拖，手法乾脆俐落，無以復加，他身子仍然在向前疾掠而去，衝到了焦天雄的身前，焦天雄眼看可以得手，却被南宮逸趕到，心中已是怒到極點。

南宮逸一到他身前，他便舞起棍花，迎了上去。

陳大興沒有了敵手，拉着殷莊主，向外便走，可是他才走了一步，啞巴身形飄忽，如鬼似魅，已經攻到了他的身前，兩柄七首一揚，「噗噗」兩聲，一起送進了他的胸口，緊接着，雙臂向後便縮。

他拔出了兩柄七首，陳大興的胸口，便冒起了兩股血泉。本來是陳大興抓着殷可風手腕的，但這時却變得殷可風反抓住了他的手腕，殷可風已是老淚縱橫。

啞巴一刺死了陳大興，身子向後反彈了出去，兩柄七首，在半空之中，蕩起了兩股精光，又向王玉祥刺了下來，王玉祥應付毛彪，已覺不敵，如何避得過去？

那兩柄七首，一刺了下來，便自他頸子的兩旁刺進！毛彪立即飛起一脚，踢在王玉祥胸口，將王玉祥的屍體，踢得飛出了老遠，他一抖鍊子鎗，刺向殷可風！

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向無定和雲晶晶已然疾馳而來，人還未到，向無定抖手便射出一枚柳葉鏢，柳葉鏢去勢如電，射在鍊子鎗鎗尖之上，「錚」地一聲響，將鍊子鎗蕩了起來。

向無定一鏢射出，身形便自馬上疾撲而下，長劍抖動攻向毛彪，向無定出劍快疾，毛彪連連的後退。

南宮逸仍和焦天雄在苦鬥，只見人影倏高倏低，劍影棍花，令人眼花繚亂，啞巴却又從地上彈了起來，向雲晶晶攻到。

雲晶晶翻身自馬背上滾了下來。

南宮逸在和焦天雄劇鬥，但是他却也看到周圍的情形，他一見啞巴攻向雲晶晶，突然抽身後退，背向啞巴，撞了過去，

啞巴一見，心中大喜。他一抖手，將兩柄七首，握在手中，向前疾刺而出！

南宮逸以背部向着啞巴撞去，自然是想引誘啞巴出手。

啞巴的雙七首才一刺出，南宮逸的身形，突地一矮，兩柄七首，在南宮逸的頭頂上掠過，將他的頭髮，削下了一大片來，而南宮逸已一劍反刺而出！

那一劍，眞是攻得險到了極點，啞巴兩七首刺不中南宮逸的後心，整個人離南宮逸，不到尺許！

南宮逸的那一劍刺到，看來他是萬萬躲不過去的了！在一剎那間，只聽得啞巴又發出一下怪叫聲！

他左手向上一揚，七首連着細鍊，一起向上揚起，鍊子纏在大樹的橫枝上，身子向上疾蕩了起來！他身形一蕩起，便避開了南宮逸返手的那一劍，他這一避，也可以說避得快疾到了極點！

但是，南宮逸的變招，出劍，實在太快，他身子才一蕩了起來，南宮逸一劍疾刺而出，「刷」地一聲，已刺進了啞巴的後心，他立時後退。

鮮血自啞巴的後心湧了出來，南宮逸那一劍，正中要害，啞巴立時身死，而他的身子，仍掛在樹上，蕩來蕩去，鮮血滴了下來，在地上，隨着他身子蕩來蕩去之勢，滴成了幾行來回的血綫！

啞巴一死，正在和向無定動手的毛彪，突地吃了一驚，啞巴在他們一伙人中，除了焦天雄之外，武功最高，但是却死得如此之詭異，毛彪實是無法不心驚！他鍊子鎗向前一揚，身子便向後退去，這時，焦天雄一轉身，便向塔中奔了進去，向無定一見焦天雄奔進塔中，厲聲喝道：「你還想走麽？」

他一挺長劍，飛身也掠進了塔中，毛彪一轉身，鍊子鎗反向雲晶晶攻去，南宮逸打橫竄了過來，一伸手，抓住了鍊子，順手一帶，毛彪向他懷中跌了過來，南宮逸手起一劍，已經刺進了他的胸口！

南宮逸一劍刺中了毛彪的胸口，伸手一推，毛彪的身子，便已向後倒下，南宮逸道：「雲姑娘，你沒有事麽？」

雲晶晶喘息着，道：「南宮朋友，我師哥進古塔去了！」

殷可風忙道：「南宮壯士，快進塔去，焦天雄詭計多端，向無定不是他的敵手，只怕會中計！」

南宮逸深深地吸一口氣，抬頭向那座古塔望去。

× × ×

向無定掠進了古塔，塔中靜得很，向無定長劍抖動，奔向二樓。二樓上積塵更厚，東倒西歪全是神像，向無定才一奔上來，神像後，奔出四個小嘍囉來。

向無定一聲長嘯，長劍抖動，四名嘍囉已一起跌倒。向無定連停也不停，便奔到了三樓，叫道：「焦天雄，你還不滾出來領死？難道能避得過去麽？」

三樓上又有五六個小嘍囉衝了出來，向無定長劍閃動，出劍如電，他身形拔起，已到了四樓。

他身形略凝了一凝，夕陽已經很斜了，從塔窗外，晚霞映了進來，映得塔中一片異樣的彤紅。向無定四面一望，「哼」地一聲道：「焦天雄！」

那一層上，也有着不少東倒西歪的神像，在一個角落處，有一具「神像」，斜擱在另一具神像之上，那却是焦天雄，他身子挺直着，手中短棍已緩緩伸出。

向無定身形掠起，又向上穿去，焦天雄的身子突然向下一倒，啪地一聲，十餘枚棗核釘，電射而出！

向無定急忙轉身，可是他腿上已被幾枚棗核釘射中，向無定長劍支在地上，身子突地挺立了起來，焦天雄的銅棍，已經當頭砸了下來，向無定一側身，一棍砸在他的肩頭之上，他再也站立不穩，「砰」地跌倒在地。

焦天雄一臉獰笑，手中的銅棍，由上直下，劈了下來。向無定在地上打着滾，連避開了焦天雄的三棍，但是他已滾到了牆前，再也沒有法子避得過去了！

焦天雄的笑容更獰厲，銅棍擧得更高，但就在這時，南宮逸已經來到了，他冷笑一聲道：「焦天雄！」

焦天雄的身子突地一震，倏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南宮逸慢慢向前走來，焦天雄一步步向後退去，南宮逸並不轉頭，沉聲道：「向少俠，你先下去。」

向無定一挺身，咬牙切齒，站了起來，大聲道：「你走，這是我的事，不關你

事，你走！」

南宮逸回頭，向向無定望了一眼，他徐徐地道：「好！果然不止有傲氣，也有英雄氣概，向少俠，直到剛才，我才知道，你快與雲姑娘成婚了！」

向無定冷冷地道：「干你什麽事？」

南宮逸道：「雲姑娘看到你追進來她很着急！」

向無定一劍向前刺去，刺向焦天雄，但是他身形不穩，一劍才出，便仆跌在地，焦天雄一棍向他頭頂捌下，南宮逸却也在此際，一劍向焦天雄刺出！南宮逸那一劍，出劍快絕，直攻向焦天雄的心口！

若是焦天雄那一棍，仍然向向無定捌下的話，那麽他或者能將向無定殺死，可是他的胸口也非被南宮逸刺一個透心涼不可，是以他急忙迴棍來格。

他銅棍和短劍才一相交，「錚」地一聲響，焦天雄身形飄忽，已向後退了出去，才一退出，身子便向上拔起，又上了一層，向無定大叫一聲，身子也疾躍起來。

可是，他傷得着實不輕，那一躍，只躍高了三四尺便跌了下來，而在他跌下來之際，他身邊掠過了一陣勁風，南宮逸已在他的身邊竄了上去！

南宮逸一竄上去，身形才一站定，便聽得焦天雄一聲冷笑道：「朋友，我與你無怨無仇，這是何苦？」

南宮逸的面色十分沉着，雙眼之中，也帶着一種凜然的光芒，焦天雄口唇動了動，像是還想說些什麽，但是却未曾說得出來，因爲南宮逸的短劍，已在那一剎間，「嗤」地一聲，到了他的眼前！

焦天雄一聲怪叫，再度揚棍來格，一面格，一面又向上衝去，南宮逸身形展動，緊隨在他的身後。兩人一前一後，連上了三層，已到了古塔的最頂層了！

斜陽自塔窗中射進來，塔中現出一片金黃色的朦朧的光芒，焦天雄站在梯口，南宮逸才一衝上來，他銅棍突然向前，捌了過去，南宮逸身形一閃，避開了那一棍，短劍已向焦天雄的手腕，反削了出去。

焦天雄身形後退，「砰」地一聲撞到一尊神像。

他身形一轉，左手用力一推，又推得另一尊神像，向南宮逸撞了過去，南宮逸飛身而起，焦天雄的銅棍，已自下而上，攻了上去，南宮逸身在半空，短劍揮起，「錚」地一聲，劍和棍又再度相交。

南宮逸和焦天雄動手以來兵刃已相交過好幾次了。

這一次，南宮逸也一定認爲劍棍一交，一定可將銅棍格開，自己趁隙進招的，却不料銅棍是的確向下沉了一沉，但是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啪」地一聲響，焦天雄手中，那根長可兩尺的銅棍，突然又彈出了兩尺不到的一截來！

那一截，尖端銳利，他手中的銅棍，竟成了短矛！

南宮逸身在半空，變故猝生，根本連趨避的機會都沒有，幾乎是那銳利的一端才一伸出來，便已深深刺進了他的腹中！

南宮逸在那剎間，只覺得腹際一涼，他發出了一聲震得塔頂上積塵紛紛落下的怒吼聲來。而焦天雄一見自己得手，也高興得大聲怪叫了起來。

就在兩人，一個怒吼，一個怪叫聲中，南宮逸的雙腿，已向前疾踢而出，「砰砰」兩聲，正踢在焦天雄的面門，焦天雄身子，被踢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焦天雄連退了七八步，撞在塔窗之前，他身子仍然站立不穩，突地從塔窗之中，翻了出去。

南宮逸突地落地，掠到了窗前，咬緊牙關，自腹際拔出了銅棍來。

這時，焦天雄正發着慘叫聲，自半空之中，直跌了下去，南宮逸手臂一振，銅棍挾着「嗤嗤」的勁風，穿窗而出，電射而下！銅棍在半空之中，追上了焦天雄，刺進了他的胸口！直到這時，南宮逸才感到自己傷口，一陣劇痛！

他用手掩住了腹際的傷口，濃稠的鮮血，自他的指縫中迸了出來，他轉過頭，向塔下奔去。他只覺得天在旋轉，地也在旋轉，整座古塔，更是在不斷地翻滾旋轉，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衝出古塔的。

他只感到，才一衝出古塔，眼前便是一片金紅色的光芒，那是夕陽的餘暉，而他却也站立不穩，向前仆了出去。

就在他仆出去一剎間，他覺得有一個人，扶住了自己，南宮逸勉力直了直身子，轉過頭去，扶住他的却正是向無定！

殷可風和雲晶晶，也一起奔了過來，向無定扶住了南宮逸道：「若不是南宮朋友出手相救，我早已死了！」南宮逸的面上，現出一絲微笑來。

殷可風的神情，極其激動道：「南宮少俠，你快到無敵莊去養傷，待你傷好之後，我讓你爲無敵莊莊主！」

南宮逸的身子突地挺直道：「我不是爲了要報酬！」雲晶晶的眼中，淚花亂轉，她道：「那你……爲了什麽？」

南宮逸望着雲晶晶緩緩道：「不爲什麽，雲姑娘，你是個好姑娘，要有人呵護你，向少俠年少有爲，我怎能不救他？」

雲晶晶的淚水，落了下來，南宮逸推開了向無定，向前走去，可是，他走不了幾步，却又跌倒了在地。他用短劍支撐着，硬站了起來，發出了一下短嘯聲，他那匹瘦馬，立時向他馳了過來。

南宮逸一手握住了韁繩，翻身上馬，牽轉馬頭，馬兒又向前奔了出去。

可是，馬才奔出兩三丈，南宮逸的身子突然一側，又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他的身子，在路面上滾了幾滾，滾進了草叢之中，仰天躺着，雲晶晶急叫道：「南宮逸！」她一面叫一面向前奔過去，她看到南宮逸正滾跌在一株大樹下，秋風勁疾，落葉飄飄，不斷有枯葉飄落在南宮逸的身上，有幾片甚至蓋在他的臉上。

雲晶晶奔到了近前，突地呆住了，因爲她看到有一片樹葉，正落在南宮逸的鼻端，而那片樹葉，飄在南宮逸的鼻尖上，一動也不動，南宮逸已經死了！雲晶晶只覺兩腿發軟，她突然仆下，伏在南宮逸的身上，淚如泉湧，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暮色中，殷可風和向無定兩人，凝立着一動不動。在他們身後的，是那座古塔，天色越是黑，那座古塔看來，越是巍峨，越是雄偉，聳立在黑暗之中，古塔與一個永遠令人難忘的英魂。令人生出無限的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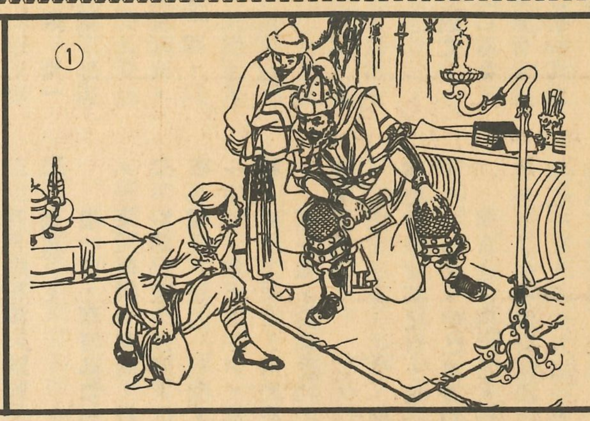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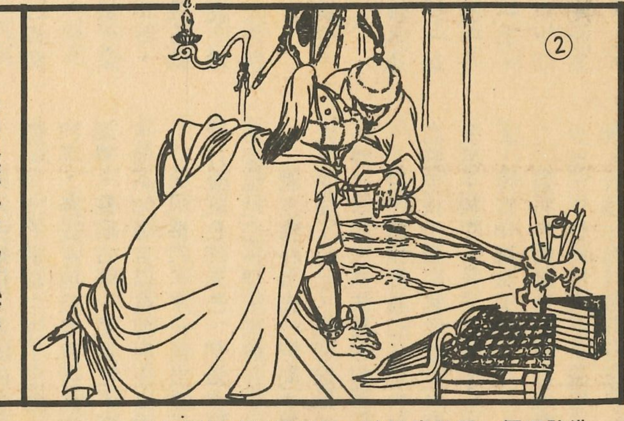
徐玉珊 · 編繪

牛頭山（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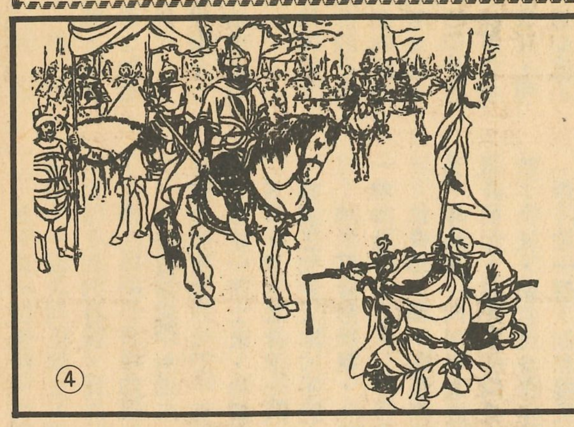
1 岳飛領兵坐鎮潭州，對付洞庭湖楊么的消息，早有金邦探子報與兀朮知道。兀朮大喜，如今岳家軍遠在湖廣，金陵空虛，正是進兵的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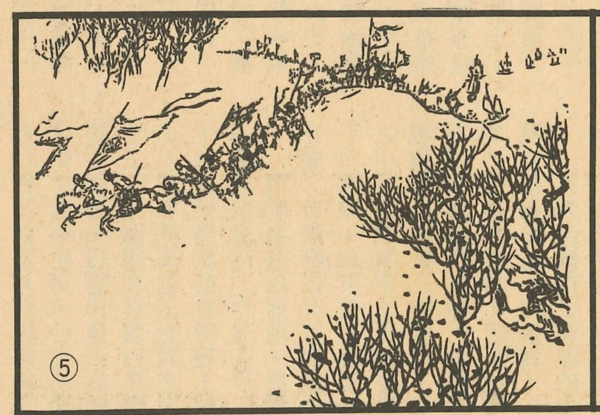
2 兀朮和軍師哈迷蚩商量，哈迷蚩獻了一個五路進兵之計；由粘罕去打湖廣，牽制岳飛；另派三路，分打山東、山西、江西；兀朮親領一路大軍去打金陵。



3 兀朮依計行事。四路兵馬分頭出發之後，他自己領兵二十萬，直奔金陵。



4 金兵到了長江渡口，長江總兵杜充，是個貪生怕死的人，聽說金陵留守宗澤新近病死，岳飛又在湖廣，眼看金陵不保，就決定向兀朮投降了！



5 兀朮知道杜充的兒子杜吉是金陵總兵，現守鳳台門，就叫杜充做向導直奔金陵鳳台門。



6 高宗趙構正在宮中作樂，忽然有位大臣慌慌張張跑來報告：杜充獻了長江，杜吉在鳳台門迎賊進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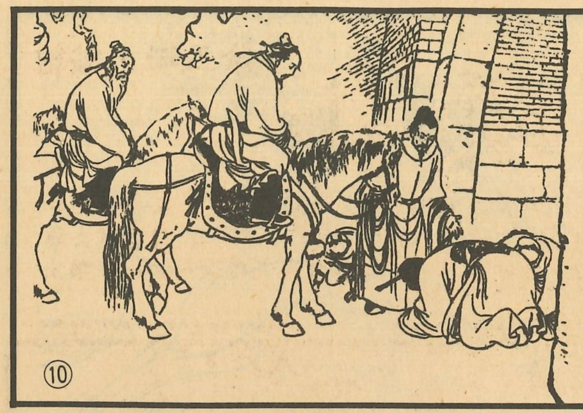
7 高宗嚇得早失了主意，由李綱、王淵、趙鼎、沙丙、田思忠、都寬等六人擁着，急急出通濟門逃命。



8 兀朮進宮以後，不見高宗，只抓住了幾個沒有逃跑的小官，十分氣惱，於是，叫杜充假冒保駕的宋將在前面引路，自己率領一隊人馬跟在後面，急追高宗。



9 高宗君臣七個，換上便裝，行了一日一夜，到達句容，縣官早已不知去向。君臣不敢住脚，又朝平江府逃去。



10 這日逃到海鹽，縣官路金連忙接駕進城。高宗想逃到湖廣去找岳飛。路金奏道：“節度們都棄兵逃走了，路上無人保駕，不如且在海鹽坐等各路救兵。”



11 李綱、王淵恐怕海鹽城小兵少，不能固守。路金說當年梁山泊好漢雙鞭呼延灼隱居在此，請高宗下旨召他保駕守城。高宗忙叫李綱去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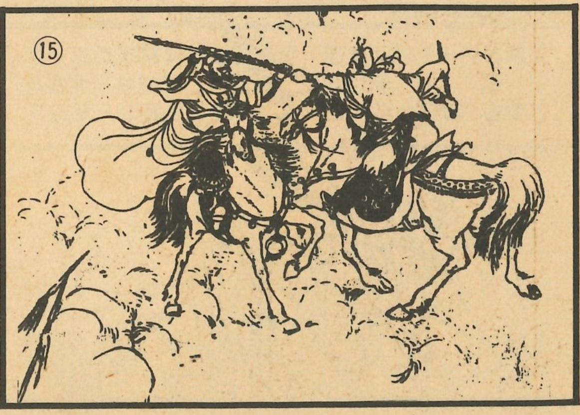
12 呼延灼剛請到，金兵已經到了城下。呼延灼雖然年邁力衰，仍然決心盡忠報國。他出城抵抗金兵前，請高宗在城上觀戰，要是見他不能取勝，就趕緊逃出海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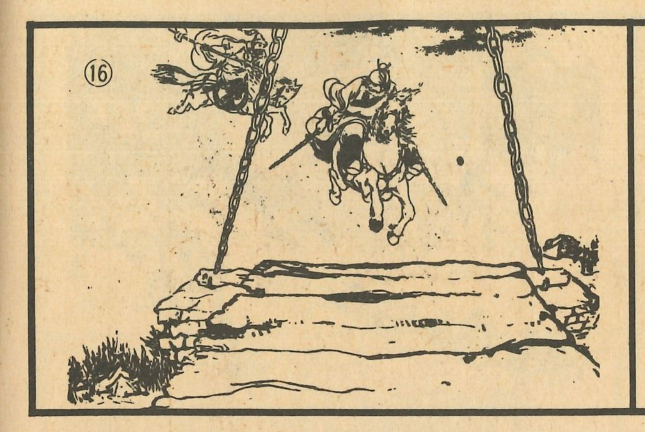
13　呼延灼出得城來，正遇上降賊杜充。他大喝一聲，三鞭兩鞭，就把杜充打下馬來，砍了腦袋。



14　高宗在城上見呼延灼斬了杜充，正在高興，忽見兀朮親自追到，又嚇得面色慘白。



15　呼延灼奮勇力戰兀朮。兀朮暗想：梁山泊好漢，名不虛傳，他若在少年，我不是他的對手。



16　戰了幾十個回合，呼延灼到底老了，招架不住，回馬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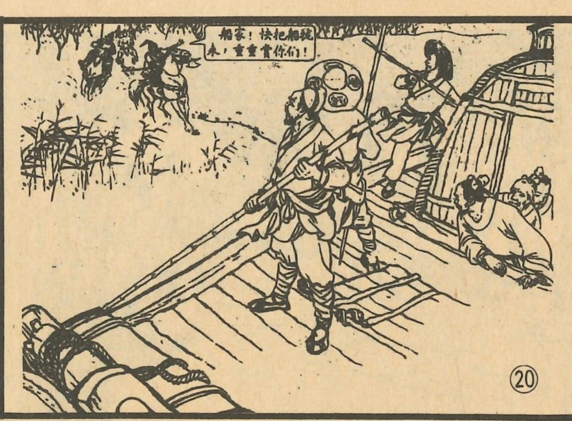
17　兀朮隨後追上吊橋。吊橋年久失修，呼延灼的馬踏斷橋木，他跟着跌下馬來。這位老英雄竟這樣英勇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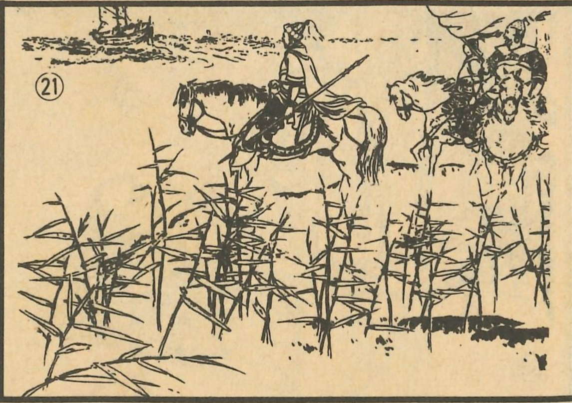
18　高宗君臣慌忙逃走，沿着海塘往前直奔。



19　幸好遇到一條海船，船上有一伙漁夫，把船攏了岸，讓他們丢了馬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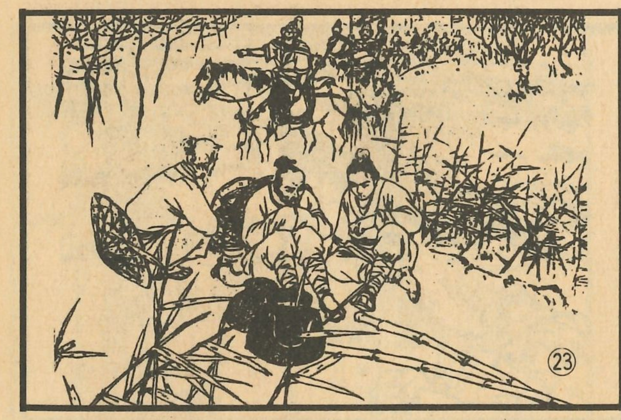
20　船上人見金兵將近，急忙起錨開船。才離海岸，兀朮趕到，大聲叫喊。



21　那船家不理兀朮，掛起風帆，一直駛去。



22　兀朮眼看高宗他們去遠，只得帶了人馬，沿着海塘追去，想找別的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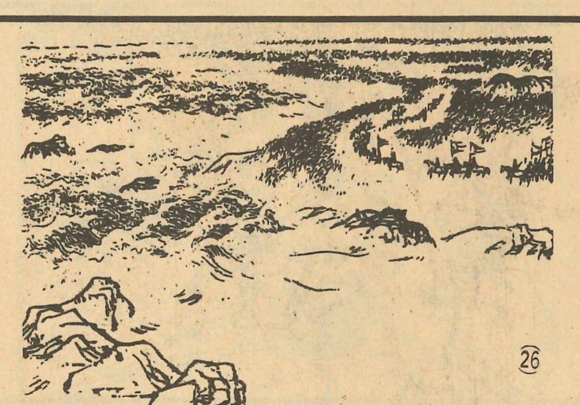
23　海船已經不知駛到哪裏去了，兀朮正着急，忽見三個漁人，在那裏釣魚。兀朮連忙上前，問他們可會看見過去一只海船。老漁人回答："有的有的，過去不久。"



24　兀朮要漁人引路。三個漁人低聲商量了一會，答應了。



25　三個漁人引着金兵沿海邊走去。原來他們算到潮汎馬上就要來了，決定哄金兵送死，寧願同歸於盡。



26　不一會，只見幾丈高的潮頭，好比萬馬奔騰，直湧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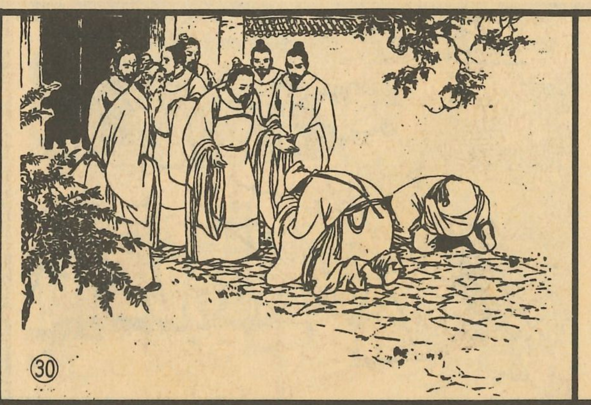
27　霎時間，山崩地裂一聲响，兀朮的前隊人馬，連那三位漁人，盡被潮浪卷進錢塘江中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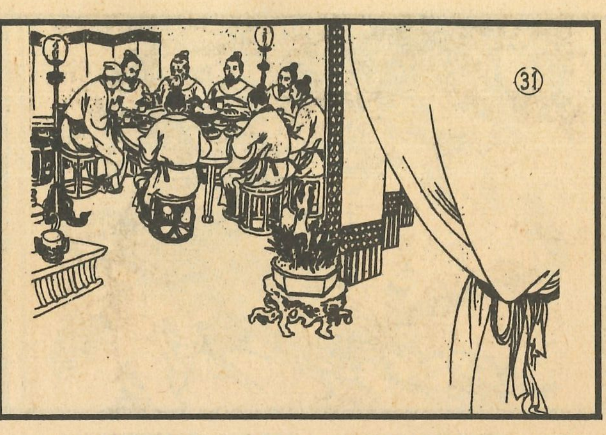
28　兀朮早嚇得魂飛魄散，大叫後退，哪裏還來得及，眼看自己的人馬，三成淹死一成。兀朮和剩下的人馬慌慌張張逃到一處高地，再也不敢追了。



29　再說，高宗君臣，渡過錢塘江，又逃了好些日子，才走近湖廣邊境。這一天，來到一個村莊，看看天色已晚，挑一家高門大戶，上前投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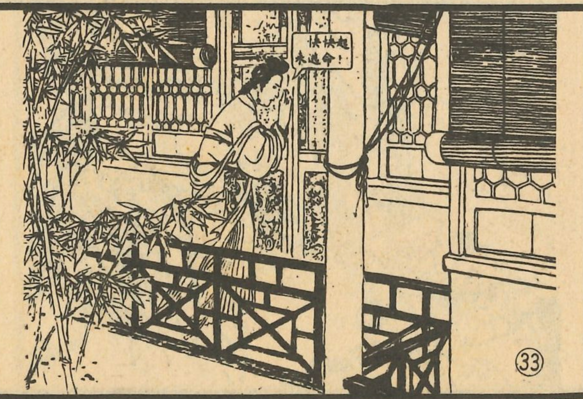
30　不料這裏正是張邦昌家。張邦昌自從陷害岳飛不成，被革了官職後，逃出金陵，就在這裏落戶。他見高宗逃難來此，好像得了寶貝，連忙叩頭迎接。



31　張邦昌安排酒席給高宗壓驚。李綱對他放心不下，只叫他趕快派人去通知岳飛。張邦昌心裏早打定鬼主意，嘴上連稱由他自己連夜趕往潭州。



32　張邦昌把他們安頓在書房之後，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自己却偷偷到金營報告粘罕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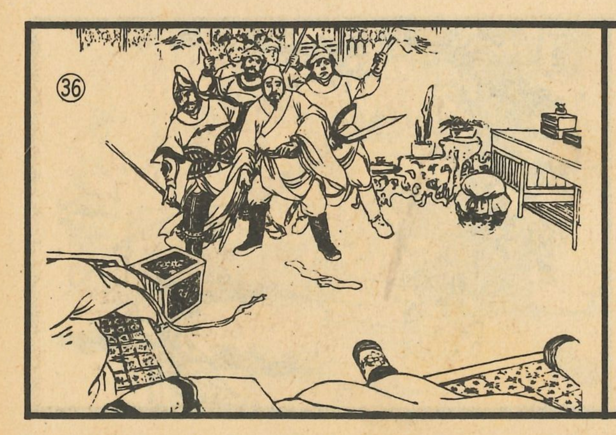
33　張邦昌的妻子蔣氏跟丈夫不一樣。她知道此事後，越想越覺得不應該這般喪盡天良，挨到二更天，悄悄來書房叩門。



34　君臣們開門出來，問明原由。高宗嚇得又沒了主張。後來還是蔣氏出主意，讓他們由後園翻牆逃走。



35　君臣們慌慌張張地爬過後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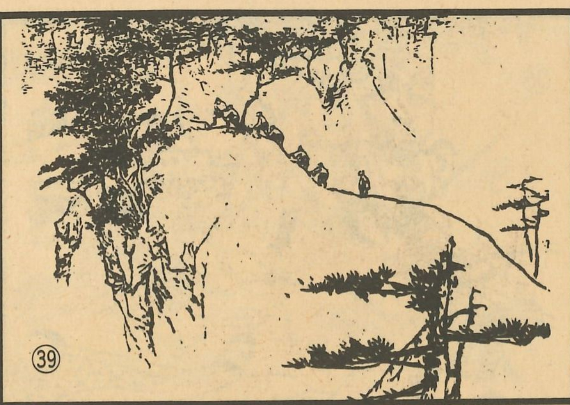
36　等張邦昌帶領金將粘罕 來到，却不見了高宗君臣，慌忙四處尋找。



37　尋到後園，只見蔣氏吊在樹上自盡了。張邦昌一刀將她砍為兩段，罵道："定是這蠢婦壞了我的事！"



38　粘罕大怒，一面叫金兵放火把張家燒個淨光；一面命張邦昌引路追趕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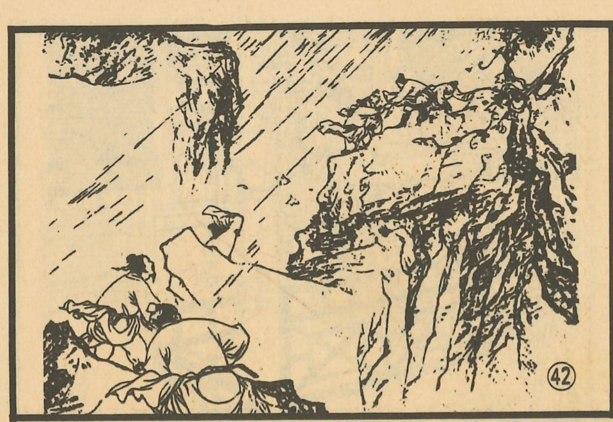
39　粘罕和張邦昌追了一程，來到一座高山，名叫牛頭山，遠遠望見七、八個人正順半山向上爬。



40　粘罕吩咐金兵上山捉拿。忽然天下大雨，金兵多穿皮靴，山路陡滑，爬一步，倒退兩步，立脚不牢的，還掉下去跌死了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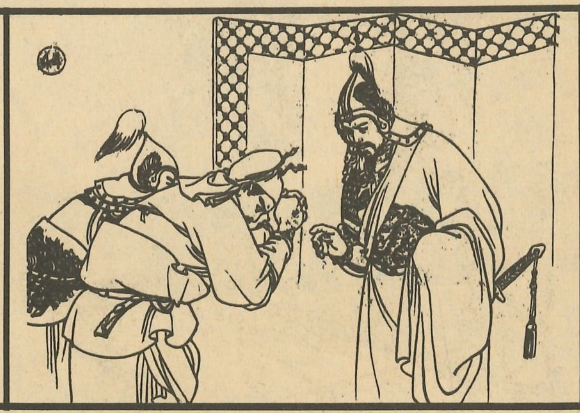
41　粘罕料想高宗君臣逃不到哪裏去，就下令張起牛皮帳篷，把住下山道路，等雨停了再上山去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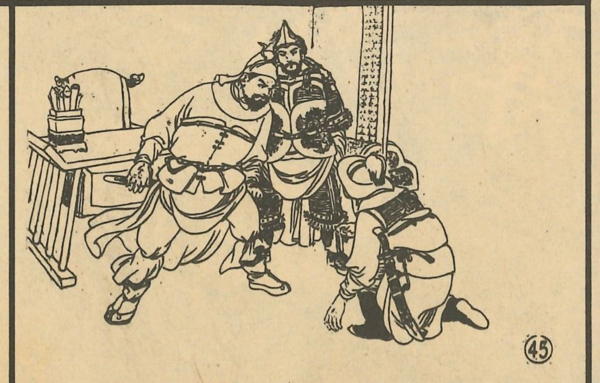
42　原來山上那七、八個人正是高宗君臣。他們也顧不得大雨，拚命爬上山去。



43　他們爬到了山頂平地上，見有一座靈官殿，也沒有廟祝，只得暫且進去躲雨。他們哪裏知道金兵早已在山下扎營，只等雨停，就要來捉他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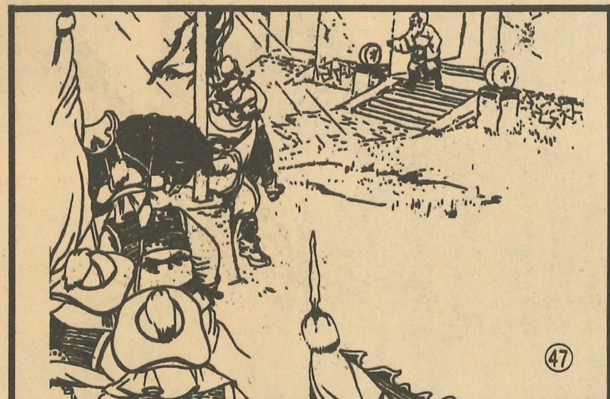
44　金邦五路進兵，金陵失守，高宗逃近潭州的消息，傳到了岳飛這裏。岳飛大驚，連忙派牛皋等衆將，帶了小隊人馬，四處打探高宗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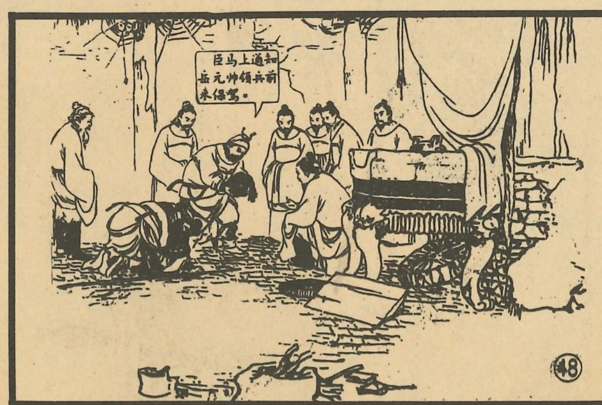
45　這一天，牛皋和潭州總兵一路來到牛頭山，正是高宗上山、天下大雨的時候。牛皋也在山下撐起帳篷，預備等雨住了再往前走。忽然軍士來報：前面有金兵扎營。



46　牛皋聽說前面有金兵扎營，料定高宗可能就在這山上，就請總兵領路，冒着雨繞道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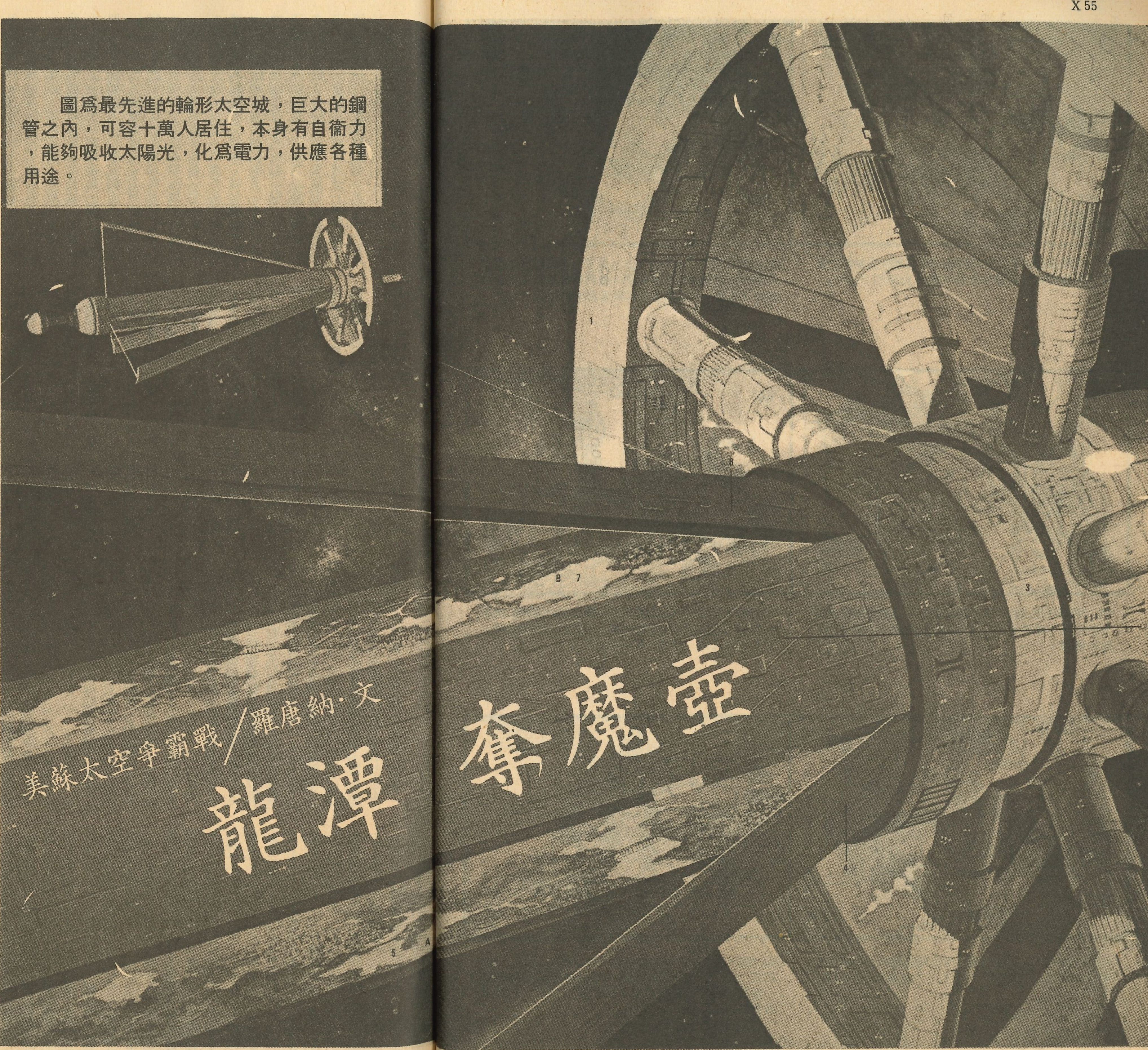
47　牛皋一馬當先，從荷葉嶺上山，正遇着李綱從靈官殿出來。李綱見是牛皋，高興得叫道："牛將軍，快來救駕！"



48　牛皋進殿，見了高宗，將隨帶乾糧獻上，給高宗充飢。（待續）

龍潭奪魔壺

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文



圖爲最先進的輪形太空城，巨大的鋼管之內，可容十萬人居住，本身有自衛力，能夠吸收太陽光，化爲電力，供應各種用途。

有一個石墨壺，貯藏大量輻射綫，藏在法國龍潭之內，它運送到莫斯科的一晚，情報洩漏，美軍截擊，法國戰機加入，陸空戰事爆發，魔壺終被奪回，戰況激烈，搜索蘇聯化學戰的綫索，絲絲入扣，美國保密局長胡谷勇冠三軍。

猶太富豪想建太空城

美國近年銳意開發月球，可惜成就不大，多次派出太空人在月球上面降落取回各種樣品來作出各種試驗的結果，但是令人失望的，花在月球上面的經費却越來越多，接近一百億美元，從這方面看，得不償失，可以說是蝕本生意，相當奇怪，列根總統却堅持月球是美國進攻銀河的橋頭堡，不管花多少錢，仍要竭力爭取。

有一個晚上，有力量控制美國全面經濟的猶太富豪集團開會討論月球，邀請列根總統參加，他當年膺選總統，全靠那些富豪大力支持，有請必到，理論如此，可是，那夭他們討論的焦點是月球，並非中東戰局，列根不是太空專家，所知不廣，故此，他沒有發表意見，爲首的猶太富豪佛倫巴杜卡爾摩，却很認眞的說：「我們猶太人一直都是受人欺負的，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聯合國允許我們以色列建國，仍是不穩定的，阿拉伯人多方面的向我們展開大包圍，我們一直捱打，近年以色列的經濟越來越糟，看來它實在沒法站起來了，除非中東大戰不爆發，如果它爆發，以色列就完了，到時猶太人可能死個淸光，爲了延長我們的宗族着想，我們想找另外一個地方發展，它就是人所共知的月球，趁着列根總統在座，我們想比較深入討論這件事，我想先行徵求列根總統的意見，如果猶太人傾全力發展月球，將來打算搬到月球居住，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呢？請他講述他的觀感。」

列根總統站起來，說：「好的，我現時發表我的意見，不過，我必須先行講清楚我的立場，現時我所講的意見只是列根個人的觀感，並非美國總統的觀感，我認爲集資到月球開發，把它看做一個國家，在月球上面稱霸，確是明智之擧，雖然美國派人駐防在月球上面，同時多方面探討月球所含的礦物質是否有極珍貴的東西，盡快開採，至今仍然沒有重大的成就，我仍堅持原來的見解，認爲投資在月球上面經營礦務公司，絕對不是蝕本生意。」

有人擧手，列根總統請他任意發問，

他說：「總統，你說的珍貴礦產是否黃金鑽石呢？」

「我說的月球礦產並非指黃金鑽石，雖然它包括在內，可是，比它更加珍貴的東西却是鎢或鈾，前者是用以增加任何飛行物體外殼的硬度，還有抗熱以及不怕害磨損的功能，後者是製造核彈的原料，現時許多個國家設立核電廠，需要大量的鈾，地球上面蘊藏的鈾根本就不很多，它的存量越來越少，故此我認爲月球上面最珍貴的礦產便是它，它比較黃金鑽石要高級得多。」

「總統，我還要多問一句，你有沒有足夠的資料，證實月球上面蘊藏大量的鈾，那種鈾跟地球的鈾完全相同呢？」

「問得好，雖然我對月球所知不廣，即使憑着常識判斷也難找到結論，月球本來是地球的一部份，地球還是一團火的時期，本體旋轉得太快，把它拋出去，由於地球本身巨大的磁力吸引，它始終繞着地球走，由此可以反映出地球與月球上構成的物質完全相同，因爲鈾礦的輻射綫很强，時間越長，對它越加不利，它的輻射綫全部放射之後，只是一塊黑色的石頭，地球億萬年不斷被陽光照射，輻射綫放射得太快，故此剩下來的鈾礦不多，月球因爲它的背面永遠沒有陽光投射，它的鈾礦保留較多，理該如此，至於它在那一處鈾礦含量較多呢？那就要派人冒險到那邊搜索了。不過，我只是贊成在月球上面投資，開採珍貴礦石，並非同意把一萬幾千人搬到月球上面居住。」

「是否你担心蘇聯襲擊呢？」

「不，有足夠的保護力就不必担心蘇聯襲擊，問題在這裏，月球太過暴露，一年四季都担心有巨型隕石凌空而降，地球的表面有一層很厚的大氣層，可以把外太空飛下來的隕石燃燒，令到它跌落地面只有原形的百份之一，月球的表面沒有大氣層保護，故此很不安全，除非那些人彷彿地鼠似的在月球掘出一個個地下城，作爲居住的房屋，這樣麻煩，比不上在太空製造一座城市居住了，最新的設計叫做輪形都市，如果你們對它發生興趣的話，我立刻打電話到皇宮，叫馬副官把太空總署在旬日之前送來的太空都市設計圖形送到會場來。」

「好極了，難得列根總統如此關心我們的前途，先此敬謝。」有一名猶太富商叫做「巴勒斯」，站起來說，聽到這一句，在座的猶太人異口同聲稱讚一聲，紛紛鼓掌。

過了一會，馬副官携帶一幅巨型的掛圖進入會場，另有一份很詳細的說明書。

列根總統接過，把它懸掛起來，說：「只看掛圖，你們未必明白，那一份說明書的文字太多，需要兩三個鐘頭才看得完，還是由我解釋幾句吧，它稱做輪形太空都市，名符其實，因爲整座都市的設計建在一個巨型的鋼輪上面，作爲輪軸的支持物，亦是一個巨大的鋼管，它是空心的，所有人都住在鋼管之內，那個設計爲了安排一萬個人居住，如果一百萬人入居，整個輪形的設計就要變成一百倍，它的頭部有一組玻璃棒，吸收陽光，化爲電力，電廠就是輪軸最巨型的一處，亦可以說它是飛天輪的核心，攻擊性的武器藏在輪軸的末端，最巧妙的安排是水份循環，它可以令到預先灌水入鋼管做成的小河永不乾涸，因爲它在鋼管之內可以利用空中的熱蒸發水份，初時變雲，後來，突然下雨，故此河水永不乾涸。至於食物可以源源不絕的從地球運到，不過，輪形都市本身也有大量糧食貯藏起來，萬一地球上發生戰爭沒有糧食送入太空，它也可以支持一年之久。」

列根總統把輪形的太空都市描寫得十分清晰，在座的猶太富豪聽了進耳，欣然點頭，有人發問：「總統，這個太空城相當符合理想了，就拿你說的模型作爲建造的對象，可容萬人入居，它需要多少建造費呢？」

「十億美元。」

「是否十萬人入居的太空城，需要一百億美元呢？」

「確是如此，如果有一千億美元，可以建造更大的太空城，可供百萬人入居，我不知道你們打算把若干人搬到輪形太空城，那些經費如何籌集，有進一步的計劃，然後通知我，我必然傾全力協助。」

「可否委託太空總署建造呢？」

「可以。」列根總統很快速而又很明確的回答一句，便即向他們說知，有要緊的事情要做，打算告辭。

猶太富豪巴勒斯站起來，向他致謝，親自送客。

當晚列根總統只是照事論事，替他們解答一些建造太空城的問題，翌日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情，不覺眉心一皺，想找人研究整個局勢，再又因爲月球上面最近發生一連串的奇怪現象，他認爲它不容輕視，却又不想驚動太空總署，索性召開緊急會議，吩咐馬副官通知「總統智囊團」的人，明天晚上依時出席。

那晚十二名極有智慧的專家在深夜進入總統府，先後進入機密室，全部到齊，立即開會，主席當然是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把他最近參加猶太富豪會議的經過情形作出簡單的報告之後，對他們說：「看來他們的確想搬到太空任何的一處居住，如果那個計劃只是在地球搬走一千幾百人，對整個的局勢毫無影响，反之，他們突然在地球上面搬走了十萬人，那就不同了，顯然他們對地球上面發生的一切，太過厭倦，所有人都知道以色列一直是美國傾全力支持它建國的，假如它搬走那麼多人，以色列的軍力以及財力都發生動搖，美國沒法繼續支持它，這是我感到的第一種憂慮。

「現時我想談及我第二種憂慮，太空城不管怎樣隱蔽，一定被蘇聯的太空戰機探悉，只憑太空城本身的自衞力量抵抗外來的侵襲，那是不夠的，到時我們勢必從月球派出戰機保護它，爲了達到保護十萬猶太人的目的，到時那個太空城必須十分靠近月球，萬一月球本身有危險，那就完了，我不能夠保證月球永遠安全，亦即無法保證輪形太空城的安全。」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稍爲停頓，讓他們提出一些問題，互相討論，由於他們沒有人舉手，列根總統只好自管自的說下去：「我覺得月球未必安全，可以說是天災

人禍相繼發生的影响使然，先說天災方面，最近多次有巨型隕石撞擊月球，即使在月球地面之下五百呎深的洞穴居住，仍不安全，至於人爲的災禍，更加古怪，在月球上面駐防的美軍，有些人見鬼，不是一次見鬼，而是十多次見鬼，並非一兩個人眼花，看見地面或空中出現太空人，每次見鬼總是有幾十個人同時看見的，決不會那麼多的人同時發生幻覺，只是這件事情已經奇了，更奇的事情還在後頭，有一天，有三名士兵在月球地面巡視，看見一輛坦克自遠而近，渾身發光，由於美軍在月球上面沒有坦克，他立前提高警惕，認爲它是敵人，必須決定迎戰與否，三個人怎能向坦克挑戰呢？他很快就有了決定，自行逃生，另外兩個士兵來不及逃走，被坦克的巨輪壓扁，立刻喪生，事後他把這一宗意外事件提出來，指證有人侵犯月球，還說他看見的坦克渾身發光，可能是外星人駕駛，由於他提出來的證據缺少實物作證，長官認爲他的腦袋有問題，把他送入月球上面的神經病院，至今仍然留在該處，被殺的兩名士兵身上穿了太空衣，被壓喪命，手臂連同衣裳的一截壓爛，他們二人必然是死於沉重的壓力之下了，說不定眞的有一輛坦克壓扁它。其實在月球作戰是用不着出動坦克的，美軍沒有坦克，即使有蘇軍出動，他們也不會用坦克出戰，因爲這種武器行動太慢，何況月球上面一向沒有蘇聯軍隊出現呢？因爲兩個美國士兵慘死，頗有可疑之處，反映出月球上面各處未必完全受到美軍控制，假如有些敵人暗中登陸月球，躲在月球的背面過活，那是有可能的，那些敵人究竟是怎樣子的？頗爲耐人尋味，如果你把月球上面發生的慘劇看做外星人的傑作，那就對月球更不放心。我想說的話都說完了，希望各位集體研究它。」

列根總統坐下來休息，在座的智囊團是十二個人，各有各的專長，既然這兩種憂慮涉及太空，當然是由太空專家發表意見了，座上的太空專家謝巴里博士，緩緩的說：「總統所講的情況，應該分作兩方面處理，先談他說的第一項計劃，打算在地球放射一組金屬品到太空去，在太空組合，讓它變成輪形的太空城，這個計劃曾經有許多人提出過，迄今仍未實踐，相當奇怪，它竟然被猶太的富豪垂青，可能把一百幾十萬人搬到該城居住，必要時他們付欵給美國太空總署製造，我懷疑這件事情有陰謀在內，也許以色列的大亨獲得秘密情報，知道蘇聯可能採取很毒辣的手段使他們死個清光，故此趁早撤離原有的地盤，在太空過活，此外，亦有可能他們鑑於在中東立國，戰火熊熊高燃，寡不敵衆，美國的幫助有限，趁早放棄那個地方。

「假如猶太富豪的計劃順利，眞的有十萬八萬人搬到太空城，到時美國一定負責保護他們，很容易就惹禍上身，直接跟蘇聯發生史無前例的太空大戰，無論如何，月球是重要的基地，絕對不能夠輕視。

「說過了這些，應該談到月球上面的天災人禍了，月球上面許多巨大的地穴，有些地穴有六千呎深，呈現碗形，相信它是以前被巨大隕石撞擊而成的，在火星與木星之間，本來有一個星球，相當重大，後來它不知如何撞碎，現時仍有一百四十多塊好像星體似的東西在太空運行，如果有同類的事情發生，月球裏面可能被撞擊到體無完膚，那是難以預防的，除非搬到月球的背面居住，現時美國太空總署仍未有這個打算，我們不必研究，値得重視的還是美國士兵自稱看見發光的坦克，壓死兩個同伴，長官認爲他可能發生幻覺，我認爲他決非發生幻覺，應該深入調查，說不定眞的有些敵人進入月球，眞的擁有發光坦克。」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道：「謝巴里博士，你的學識淵博，幻想力强，十分佩服，現時在月球作戰只能夠使用激光槍或噴火來福槍，坦克太過遲鈍，根本上它已經落伍，不見得有人仍然重視它吧？再者，把坦克從地球送到月球去，也很困難，你憑甚麼理由說士兵所看見的坦克確有其事呢？」

「總統，請你細心聽聽我的解釋，如果在月球上面有人製造坦克，它必然是用作交通工具的，因爲它最終的目的在月球的背面行走，故此它本身需要發光，另一方面，它只是像普通坦克那麼疾駛過去，把擋路的人壓扁，並非準備戰爭，故此它沒有更進一步的秘密武器，我懷疑駕駛它的是機械人！

「總統認爲在地球把坦克送上月球，它太過笨重，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反對這種解釋，可是，我有另外一種解釋，倘若三幾年前已經有人住在月球的背面，能夠運用巧妙的安排，不會被太過强烈的輻射綫所殺，他們有本領在月球的背面找到鐵礦，就有本領製造坦克。」

列根眉心一皺，說：「你的意思是否暗指蘇聯早已派人到月球的背面居住，美軍絕不知情呢？」

「正是如此！我還想像得到，在月球上面駐防的美軍，先後多次派人到月球背面去搜索，發生慘劇，那些慘劇正是蘇聯科學家佈局謀殺的，月球本身並非那麼危險。」

那番話很有價値，從來沒有人想過，列根總統聽了愕然，不由自主的把視綫投在一個畢生研究月球的科學家波爾達博士身上，希望他發表意見，說：「波爾達博士，你是月球專家，你認爲月球背面是否沒法居住呢？」

五十多歲的波爾達博士說：「我沒有一口咬定月球的背面沒法居住，只是說那個地方有許多個地穴貯滿了浮沙，望之如海，深達千呎過外，一旦滑脚跌下去，必死無疑，那些沙坑含有輻射綫很强，難以抵抗，一向被視爲殺人陷阱，究竟那些輻射綫是人造的？抑或是大自然的產物？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一件事情値得談談，凡是有輻射綫放射之處，如果陽光頻頻照射，它放射的速度必然增加，相反的缺少陽光照射，輻射綫放射的速度就會減少。」

列根總統越是懂得多，越加迷惑，難以判斷眞僞，只好改談別的事情。

那一次研究以色列動向以及月球上面看見鬼影，已經告一段落了，不久便即散會。

翌日下午，列根總統叫馬副官通知保密局長胡谷，晚上單獨進入總統府，研究

國際形勢，對他來說，這一次約晤雖然僅有胡谷一個人，仍是很重要的，因爲胡谷除」管轄美國本土的保密工作，還有許多處海外情報局，密切注意北極熊的動向，可能有更新的消息查悉。

晤談之際，列根總統問他有沒有打聽到北極熊最新的活動，胡谷說：「蘇聯的活動是多方面的，依照最近查探得來的情報顯示，他們打算展開惡意的報復，不可不防。」

列根總統有點詫異，說：「最近美國沒有跟它發生衝突，爲甚麼你說北極熊蓄意報復呢？」

胡谷笑了笑，說：「最近蘇聯核電廠洩漏輻射綫，導致一場大災難，雖然美國沒有派出特務幹這種勾當，可是，蘇聯的特務頭子卡里巴夫，却認爲它是美國特務幹的，故此他們蓄意報復。」

列根總統頻頻搓着一雙手，來來往往的走，說：「眞是有趣！他們打算怎樣報復呢？」

「直到現在爲止，我仍沒有打聽到他們打算怎樣報復，只是密切注意美國各處核電廠的保安措施而已。」

列根總統說：「蘇聯的作風一向是極端詭秘的，決不會破壞美國核電廠，這樣子報復，太過顯著了，此外，他們還要担心輻射綫如果洩漏太多，可能引致一百幾十萬人傷亡，倘有這種事情發生，不難觸發世界大戰，我相信蘇聯的高層領導人，不會這樣做，照你看，他們會不會使用細菌戰這一招呢？」

「很難說，我一定盡力查探，現時我告退了。」胡谷不想瞎猜一頓，說完，便即告辭。

他是美國境內的保密局長，兼且管轄各處海外情報局，有時整整一個月沒有絲毫消息，另外一些時候，却在三幾天之內就有佳音，他只是跟列根總統分手了四天，便有一項頗爲奇異的情報到手，當晚他進入總統府，向列根總統報告，說：「這一宗情報是從瑞典海外情報局獲得的，以後仍然繼續有這一條綫索，可供查探，我們把它定名同歸於盡。」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這回有點意思了，同歸於盡這個名稱不錯，是否我們透過兩面人之手獲得它呢？」

「不，它是一名莫斯科特務變節投奔西方國家因此獲悉的，根據他的報告，蘇聯打算進行在太空展開一項決鬥，到時他們可能推出一種新奇的武器，跟美國各種有份量的飛行物體相撞，同歸於盡，而它所設計的最新戰機十分簡單，成本低廉，從母機射出，撞擊對方的戰機，被它碰撞之後，雙方都是粉碎的，等於化爲烏有，他們所損失的只有我們所損失的二十份之一，過了一個時期，我們就吃了大虧，再也保不住月球了，這種戰術等於地球上面的消耗戰，不過放在太空搬演出來。」

列根總統說：「簡單而又有攻擊性的戰機，必須由母機携帶，例如眞的發生太空決鬥，美國戰機一定包圍對方的母機出擊，我認爲他們想同歸於盡，未必能夠如願以償。」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問題在這裏，我們採取的戰略，他們也會想像出來，說不定他們另有巧妙的安排，防患於未然，還是盡快調查他們的活動好些。」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忽然把話題落在猶太富豪的身上，很鄭重的說：「照我所知，現時世界財團最有實力的只是兩組，一組是猶太財團，另外一組是阿拉伯石油國家，你替我比較深入的調查那些財團有甚麼奇怪的舉動，盡快向我報告，我似乎預感到國際間可能有些重大的陰謀蘊藏，不久之後，它就像定時炸彈似的爆炸。」

胡谷說：「總統放心，我一定加緊進行查探工作。」

胡谷深入荒山找尋綫索

胡谷從列根總統口中獲悉猶太富豪佛倫以及另外一個猶太富商巴勒斯的名字之後，立刻展開廣泛而又深入的調查，很快他就探悉巴勒斯是以色列的銀行家，擁有兩間規模特別巨型的珠寶店，在交際場上相當活躍，至於佛倫先生，却是一個相當神秘的人物，他雖然是以色列的富翁，却在法國擁有一座規模極爲巨大的化學廠，有許多化學的工業產品製造出來，暢銷全世界。

他的行踪也是很隱瞞的，經常不在以色列，却又不在法國，他有一艘豪華的遊艇，很喜歡坐在遊艇上面，到處走動，甚至駛到風浪最爲險惡的印度洋。

這兩個富翁平時甚少碰頭，只是在那一次召開機密會議，所有猶太富翁到場，他們二人才後在座，會議結束，便即離去，並沒有碰頭，不過，這兩個富豪仍有一個共通點，兩人都是猶太古教的信徒。

胡谷作出這一項報告之後，加進他本人的意見，他憑着多年來從事特務活動的經驗推敲，懂得一個頗爲重要的基本原則，如果兩個或幾個重要人物突然碰頭，同在某一個會議出現，多多少少，他們總有一些互相脗合的地方，宗教信仰就是其中的一環，因此他決心親自到以色列看看那邊的猶太古教究竟是怎樣子的一種宗教，有沒有力量控制所有虔誠的教徒。

他出動之前，拜託馬副官替他在列根總統面前報道他的行踪。

他單獨一個人，以考古家的姿態出現，走到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逛逛，暗中偵查猶太古教是否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他是個胖子，平時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表現自己，誰也不會懷疑他是個有權有勢的人，幹保密工作，他抵達耶路撒冷後才知道，大部份猶太人已經投入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懷抱，很少人抱殘守缺去相信古老的猶太教了，雖然當地仍有一個很細的教堂，信奉猶太教，並非隨時可以走進去禱告的，每週只是週日的上午有些穿白袍的長老主持一切，在小教堂出現，其餘的日子，教堂的大門關閉，潛入看看，空空洞洞，只是看到一個禿頂而且裸露上半身的中年人石像，他的下體用蕉葉遮住，形狀古怪，另外有些以色列的文學註解，不過，教堂裏面不准拍照。

那麼古怪的一個教堂，能夠發生甚麼作用呢？他感到很大困惑。

他渴望知道那一派宗教的眞相，却又沒法偵查出來，只好向當地一些有學問的

人請教，當地有一個猶太人，叫做「卡羅洛博士」，是以色列大學裏面最有權威的宗教學者，胡谷調查到這個人的資歷，認爲他可以帮助一切，索性親到大學拜訪他，研究以色列猶太古教，渴望知道那個禿頂和尚似的長老到底是誰。

卡羅洛博士說：「你說的胖子一向喜歡裸露，叫做鳩摩里，不是和尚，也不是長老，猶太人把他稱做天尊，他的身世也頗爲奇特，是猶太古教的創造人，在公元之前三千年出生，關於他的身世有正確的紀錄，可惜耶路撒冷的小教堂沒有收藏它，如果你想查問，請你走到西奈半島的天門山頂，找尋那個地方唯一的猶太古寺主持卡羅波，他是我的哥哥，由我介紹，他一定接見。」

胡谷喜形於色，說：「博士，多謝你的指示，據我所知，經過以色列跟埃及大戰之後，西奈半島已經撥交埃及統治，難道天門山的一座猶太古教神廟沒有遭受埃及統治嗎？」

「胡先生，你可能有些誤會了，並非整個西奈半島都是埃及統治的，埃及不過管轄全境三份之二，另有三份一的地方，屬於國際管轄區，由聯合國管理，天門山就在那一個地區之內，埃及軍隊決不會越境干涉，你放心好了。」

胡谷聽了這番話，果然放心。

巨型運輸機打算把魔壺帶走，飛到空中，被十二架法國戰機逼降，魔壺終被奪回。

過了兩天，他已經置身在西奈半島的天門山前面，由一名可靠的响導引路，帶領他到山上去。

那座天門山本來有五百級石級從山脚伸展到山頂，胖子拾級而登，已經是很困難的了，何况那些石級過半崩毁呢？難上加難！

胡谷一向意志堅定，他立心幹的工作，決不會半途而廢，走了兩小時過外，他才達到目的地，走近崩頹了過半的一座神廟。

從神廟外邊看，那種結構確是猶太古廟的形式，他認爲沒有找錯地方，剛剛進入那座神廟，他就拿出一千美元，送給接見他的長老，作爲捐欵之用，接着就順便問問對方神廟的主持卡羅波是否仍在廟內居住。

那個長老見錢開眼，笑了笑，說：「先生，他已候駕多時，請你跟我走到神龕看他。」

胡谷的體力還好，只是坐着休息一會，他已經有點氣力，可以移動一雙脚，他覺得那個長老並無惡意，尾隨入內，走了許多步，抵達內進，看來雅潔得多，長老伸手向拱門指了指，說：「你想見的人就在神龕裏面，你自己走進去吧。」

說完，他自行引退。

胡谷看見拱門之內微弱的燈光，隱約看見一些石階，逐步走下去，豁然開朗，石級走完之後，看見一張長方形的石桌，另有幾張石櫈，迎面看見一個人坐在石櫈上面，走近看時，猛吃一驚，委實出乎意外，那個人竟然是卡羅洛博士。

胡谷再走近點，很恭敬的點了點頭，說：「我是卡羅洛博士介紹到天門寺找尋他的哥哥卡羅波，現時我看不見別人，所看見的只是卡羅洛博士，可能你們是孖兄弟了，是也不是呢？」

「不，你沒有看錯，坐在你前面的人，確是卡羅洛，世界上沒有卡羅波這個人，我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你不必理會我是誰，總之，我是這一座神廟的主持，你想查問一些甚麼？儘管開口問我好了，有問必答。」

「好極了，你的身份十分特殊，作爲大學教授，有許多話你不便說，在天門山的神廟之內，你是主持，甚麼話都可以說了，多謝你答應替我解釋關於猶太古教的問題，我急於知道的就是鳩摩里天尊，他創造猶太教，必有驚人的成就，他活着的時候是甚麼身份呢？」

「鳩摩里是他的名稱，他活着的時候是一名帶兵官，這件事情發生在公元之前三千年，距今有五千年之久，太過古老了，不知道當時的帶兵官是小將軍抑或大將軍，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憑着一個人的力量，打贏那一場仗，如果沒有他，猶太全國的人早已被巴勒斯坦的軍隊消滅，單是這一點，已經有資格被後世的人稱做天尊，胡先生，你想知道他戰勝敵人的戰略怎樣古怪嗎？它就是同歸於盡！當時對方的軍隊數量跟猶太士兵比較，有三倍之多，武器相差不遠，無非長劍大刀斧或矛頭，很少人放箭，原因是兩隊人馬纒在一起苦鬥，根本上沒法射出銳利的箭。

「衆寡懸殊之下，論理他是沒有機會

打贏的，可是，他勉勵士兵作戰，叫他們拚命纏住對方，一個搏三個，不必理會誰勝誰負，務求一個士兵戰死之前要殺死對方三個，到時同歸於盡，就剩他一個，那就等於戰勝。

「當時猶太的士兵個個奮勇，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跟對方苦戰，有些人被對方戰士用斧斬斷一條腿，他仍用長矛在臨終之前刺殺對方，戰後估計，雙方共有四千士兵，其中猶太人只有一千，居然同歸於盡，死剩鳩摩里，跟他期望的情況相同，他値得自傲，戰後所有猶太人都崇拜他，稱他做天尊，他就創造猶太教，標明教義，最高的目標並非死了進入天堂，而是活着的時候誓死保衛家園。」

卡羅洛博士說完了鳩摩里天尊的來歷之後，注視胡谷，緩緩的說：「胡先生，輪到我問你了，你不遠千里而來，打聽猶太教的眞相，必有一個原因，希望你講出來，也許我可以替你分憂。」

胡谷毅然說道：「博士，我必須先行講清楚我的身份！我並非普通遊客，我是美國列根總統派出來調查猶太古敎的人，可以說是特派員，不是特務，你看得見的，像我那麼胖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做特務。

「回說我的任務吧，由於最近猶太富豪在華盛頓私人別墅召開的一個會議，議決一宗提議，他們打算集資十億美元委托美國太空總署建造一座太空城，到時約有十萬個猶太人從地球搬到太空城，一齊升空，如此巨大的欵項，當然不是普通人能够籌劃出來，雖然它得到幾個大富豪支持，這個計劃所抱的目的是甚麼呢？仍然値得懷疑，由於贊助那個計劃的幾個猶太富豪俱是猶太古敎的信徒，列根總統認爲那個宗教可能對他們有特殊的影响力，派我到以色列調查，這是我此行的目的，多謝你的指教。」

卡羅洛博士說：「胡先生，你太過誇獎我了，我對這件事沒有甚麼貢獻。」

「不，你向我講述鳩摩里天尊的來歷，等於解釋那些猶太富豪的心理，已經是很大貢獻。」

「你認爲鳩摩里天尊的影响力到了二十世紀仍然發揮作用嗎？」

「他的影响力是否在一般人的心上發生作用呢？不得而知，至於我說的猶太富豪，却是有作用的，我認爲他們打算把十萬個猶太人搬到太空城，唯一的作用就是想消滅中東的阿拉伯人，讓地球上面的猶太人跟他們同歸於盡。」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們想製造一場浩刧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那些猶太人有本領製造浩刧嗎？」

「祇要十萬個猶太人之中有一個人是偉大的科學家，有如發明相對論的科學家愛恩斯坦，就有本領製造一場浩刧。此外，有錢也可以買到幾個氫彈的。」

「胡先生，你說的話越來越逼眞了，我逐漸有些隱憂！其實他們想在地球製造一場洗刧是絕無困難的，因爲他們搬到太空城，高高在上。不一定拋出氫彈，只是找個地方洩出大量輻射綫好了，此外，他們還可以爆炸阿拉伯沙漠的石油。現時我想獲悉一個秘密，可能對你有些帮助，因爲我頗爲熟悉他們的性格，我所指的人正是崇拜猶太古敎的富翁，你可以把同歸於盡那個計劃的發起人或贊助人的名字說出來嗎？」

「我所知甚微，但然很樂意奉告，列根總統只是把兩名猶太富豪的名字告訴我，換句話說，我只是知道這兩個人，一個是銀行家佛倫，另外一個是法國化學品製造廠的廠長，叫做巴勒斯。」

胡谷很坦白的說。

卡羅洛博士臉色一變，說：「果然不出所料，這一項殺人計劃正是巴勒斯想出來的，我十分後悔，十年前沒有殺他！」

「他是否曾經叛敎呢？」

「比較叛敎更差，因爲他勾結了北極熊。」

「勾結北極熊嗎？眞是該殺了！如果，你認爲他該殺的話，爲甚麼現時還不動手呢？」

「你有所不知了，十年前他毒死了當時的敎主，只是我查到他下毒的證據，因爲替他下毒的人願意招供，現時那個人已經病逝，我憑甚麼指證他犯罪呢？此外，又因我是前任敎主莫理斯喪生後補上的，更加不便把他殺戮，故此忍讓至今。說到巴勒斯勾結蘇聯的情形，可謂根深蒂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蘇聯過活的猶太人差不多有八十萬人被遣送回來，加入以色列國，巴勒斯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只是難民，如果沒有蘇聯的大亨在背後支持，他有甚麼資產在法國開工廠呢？蘇聯本身有許多種礦物想攬外銷的活動，透過巴黎的一間和平工業品製造廠，就可以達到目的，另一方面，蘇聯擴軍必需的橡膠以及硫磺之類的火藥，一定要透過甚麼工廠購入，也是靠他帮忙，一句話說，他靠蘇聯資助，才有今天，現時他想把猶太人搬到太空城，未必是他的主意，可能是蘇聯領導人的主意，不可不防！」

「蘇聯領導人即使心腸惡毒，未必想摧毁阿拉伯國家，一來整個世界需要石油，二來阿拉伯國家其中有一部份是傾向莫斯科的，包括伊朗以及利比亞，北極熊怎會不問情由的讓他們同歸於盡呢！」

卡羅洛博士想了想，說：「胡先生，剛才你說巴勒斯是猶太富商當中很有勢力的一個，他打算委托美國太空總署製造一座太空城，準備十萬猶太人移居，是否屬實呢？」

「確有其事，不過，列根總統只是在原則上同意這樣做，並未開工，因爲他担心那座太空城只是紙上談兵，眞的建造成功，十萬人住在巨型鋼管之內，可能發生意外，到時令到美國蒙上了不潔之名，使一般人覺得美國當局是利用猶太人作爲科學上的犧牲品！」

「對了，列根總統眞是聰明！如果我是他，也決不讓美國太空總署接受這個委托！」

「他正是拿不定主意，才派我到耶路撒冷展開深入調查的，看來那個猶太富商巴勒斯眞的心腸毒透了，照情形看，他必然是急於建造那座太空城，到時十萬個猶太人跟他同到太空城去，可是，它升空之前，他却暗中溜走，讓他的助手使用橡皮

臉孔變成替死鬼，他就逍遙自在的留在地球過活。聽了你的話，揭穿他的底牌，我必須好好的對付他了！就算列根總統不同意這樣做，我也要好好對付他！」

儘管胡谷十分老練，一時不愼，講出這一句，等於翻開了底牌，反映出他是美國政壇上個十分重要的高官，卡羅洛博士聽了，微有所悟，衝口而出的說：「原來你是保密局長，失敬了！我早巳知道美國的保密局長姓胡，不知道他是個胖子，更不知道他那麼英勇，碰上了很重要的事情，單獨處理，不惜冒險走向完全陌生的地方！你如此英勇，佩服之至！剛才我們只是研究巴勒斯這個魔頭，其實另外一個魔頭也是値得研究的，他就是你說的以色列銀行家佛倫！」

胡谷聽了，心上一震，說：「佛倫也是蘇聯的爪牙嗎？」

「我不知道他是否是蘇聯的潛伏份子，不過，他是中東的販毒頭子，那就有資格稱作魔頭了！」

「嗯，爲甚麼以色列警方沒有把他抓住呢？」

「一來缺乏使他入罪的直接證據，二來他在以色列財雄勢大，警方的低級官員不敢輕擧妄動，至於高級官員，也許被他蒙蔽了，或者受了他的賄賂，沒有動手抓他！」

「你怎樣知道他是販毒頭子呢？」

「三年前有一個忠於猶太古敎的信徒，在天門山這一座神廟吞槍自殺，死前向我告密，我才知道那個銀行家的眞面目！跟巴勒斯一樣，同是殺人不見血的魔頭，那個信徒簡直是被他們逼死的，兩個魔頭的爪牙密佈，胡先生，你可要當心！」

「我就快告辭了，我返美之後，立刻採取行動，派出六十個男女特務，不分晝夜跟踪這兩個魔頭，同時找個機會把他們的不法勾當報告列根總統，叫他不要答應製造太空城，盡量打消魔頭的殺人計劃，卡羅洛博士，你給我很有用的情報，我由衷的感激你，臨行之前，相信你對我還有另外一些貢獻，是也不是呢？」

「是的，胡先生，你的感覺如此敏銳，實在難能可貴！我還有一個貢獻給你，那是猶太古敎當中的一截！不管你在地球上面任何一處，如果你看到別人禁制，有機會的時候，把這幾句經文說出來，附近有自己人聽了，必然捨命相助，救你出險，現時我把那幾句經文抄錄給你，註明它的英語發音，你照讀好了，不必去理會經文的意義。如果你認爲它有用，可以反反覆覆的背誦，直到你百份之百的記憶它爲止！」

「猶太古敎當中有你這樣的一個深明大義的人，充任敎主，眞是可喜可賀，我接過你的手抄經文之後，便即告辭！」

單刀赴會闖瑞典首都

一週之後，胡谷在深夜單獨謁見列根總統，在總統府密談，他花掉半小時那麼長的時間報告他在中東以及在西奈半島發生的遭遇，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穿巴勒斯以及佛倫這兩個猶太富豪的眞面目，引述猶太古敎現任敎主卡羅洛所講的一句，認爲他們二人都是魔頭，罪不容恕。

出乎意外的是列根總統聽了，眉心緊皺說：「胡谷，你幹得很好，可是，從我的觀點去看，却不同意你所講的一切，你應該知道這一點，雖然我答應替猶太富豪集團建造太空城，並且讓太空總署的專家承建，却不是用太空總署這個名義建造的，只是商業行爲，萬一發生災禍，不會涉及美國太空總署的聲譽，至於巴勒斯經營的和平化學品廠，乃是商業機構，蘇聯是許多個客戶當中的一個，跟他有交易，不足爲奇，我認爲你的幻想太過豐富了，十萬條人命不是開玩笑的，即使是蘇聯的領導人，不會開這個玩笑，希特勒執政的時期，殺了六百萬個猶太人，引起全世界唾罵，仍然沒有把猶太人趕盡殺絕，憑着這種情況估計，就算北極熊殺掉十萬個猶太人，算得甚麼？卡羅洛所講的話，可能有意中傷巴勒斯，不可盡信，他認爲佛倫不止是銀行家那麼簡單，還是個販毒頭子，是否屬實呢？仍要查明，才可以給他一個準確的判斷，根據國際緝毒組的報告，運到中東的毒品俱是用貨輪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登岸，從來沒有在以色列登岸，故此我認爲佛倫不一定是毒販。」

列根總統否定了胡谷調查得到的綫索，看來，他似乎是護猶太富商，特別是一向討好他的猶太人，他更加喜歡他們，胡谷聽了這一番話，內心發生反感，表面上却毫不動心，祇是隨聲附和，輕輕的說了一句：「總統的觀察力果然敏銳，佩服之至！」

他不再談及太空城這方面的事情，再過一會，便即告退。

胡谷心裏很不舒服，回到保密局，越想越加氣憤，他認爲列根總統必然是給那些人蒙蔽了，倘非如此，决不會袒護猶太的富商。

他甚至覺得列根總統所講的話有漏洞，先說太空城，既然是美國太空總署的專家策劃，事成之後，全世界的人都說它是太空總署所建造的，不會把它劃分得那麼清楚，認爲它是外邊的飛機製造廠建造，假如它在太空毁滅，一定牽涉到美國太空總署，甚至懷疑那些專家製造它的時候偷工減料，不能夠太過樂觀。

再其次，說到巴勒斯以及佛倫，前者是廠長，既然他在法國合法的做生意，跟蘇聯交手，很容易就由互相勾結發展到變成北極熊的爪牙，根本上商人太過重視利益，猶太人更不可信，另一方面，假如佛倫這個銀行家眞的是販毒頭子，他只是利用銀行資金幹這種生意，不必親自出馬，那些毒品也不必在以色列交易，貝魯特本身就是貼近海洋的，附近的海岸綫延長到一千哩，甚麼地方不可以把毒品送到岸上去？那些毒品何必在以色列登陸？

反覆沉思，最後，胡谷自行决定，瞞着列根總統暗中調查那兩個猶太富豪的行踪，至於太空城，他不再插手研究。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很難判斷眞僞的，胡谷雖然是列根總統的親信，碰上了不易解决的問題，兩個人發生了歧見，各走極端，自然而然會影响友情方面，有些變化。

胡谷一向胆大如斗，趁着列根總統暫時不會召見他，決心北上，到瑞典首都看看。

他乘搭航機抵達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隨意找一間大酒店歇宿，當晚他就出動，走到一間秘窟，坐着吃吃喝喝，利用刀叉，擺出投石問路的姿態，等候自己人走來接觸！

他主持的美國保密局，一切科學化，除了三個副局長之外，他不會跟任何人接觸，他頒發的命令只是對機械人說知，到時奉命出動的特務向機械人報到，假如這個人沒有任務，機械人對他說知，他就離開，反之，有任務落在那個人的身上，機械人就把它說出來，那個人依計行事，不會發生錯誤。

萬一奉命出動的特務落在敵人的手上，他即使告密，對整個保密局的機構茫無所知，決不會造成很大的災害，有些特務殺手一生沒有看見過保密局長，實情如此，胡谷經常單獨走到有名氣的地方渡假，從來沒有人襲擊他。

由於世界上有許多個地方有美國海外情報員活動，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到了甚麼地方應該找誰接洽，他深信在自己人經常走動的酒吧夜總會或餐廳坐着擺出通訊的標誌，自然有人跟他接觸，那種標誌是每月變動一次的，等於投石問路。

那一晚他相當幸運，只是在一間有淫蕩性艷舞表演娛賓的小餐室裏面吃餐，利用刀叉擺出一個符號，就有一名女侍應生走過來，臉露微笑，向他打招呼，問他想要些甚麼，他說：「我想會見一個人，卻忘記了他的姓名，只知他每天都在這間餐室出現。」

她一聽就會意，低聲說：「先生，你想見的人，已經等候多時，我帶你去見見她好了。」

說完，她就緩步走開。

胡谷沒有再說甚麼，也沒有付賬，站了起來，緊隨她的背後。

那一間餐室的大堂很是暖和，透着一片暖洋洋的氣氛，可是，他被女侍應生帶到地窖，還在兩邊放置酒桶的地方穿過，那一處又冷又濕，燈光很暗，彷彿是鼠穴，看了使人感到不安，似乎危機四伏，缺少經驗的人就會知難而退，胡谷却無動於衷，仍是逐步行走，一聲不響。

女侍應生突然停步，說：「先生，你眞夠勇氣，你想見的人叫做大娘，在酒桶的下面，有石級可以帮助你走下去的，請你自行走到下邊去，恕我失陪了。」

她按動機關，沉重如山的大酒桶自動移開，地面裂開，看見下邊有一個洞，果然有石級，他走下去，不過十多級就抵達更為深處的秘窟了，那一處的形狀恍如大客廳，擺放第一流的傢俬，很有氣派。

胡谷走近，有一個中年婦人站起來，向他端詳幾眼，突然說道：「局長，為甚麼你駕臨瑞典首都，沒有在事前通知一聲呢？」

胡谷愕然，說：「凡是秘密性質的活動，多數不會在事前通知的，我想問問你，這個地方本來是一個壯健的兄弟管轄，怎會由你接管呢？是否他已遭不測呢？」

她說：「是的，他叫做馬加，亦即我的丈夫，兩天之前，在一宗車禍喪命，由我接管，來不及通知你。」

「你怎樣認識我呢？」

「前年我跟隨馬加到華盛頓去，看見過你，只是在交際場上偶然碰頭而已，你很忙，可能對我沒有甚麼印象，至於你，我却過目不忘。現時你既然來到瑞典首都，一定是有很機密的任務，我能否為你代勞呢？」

胡谷嘆息了一聲，說：「這件事情相當複雜，別人恐怕無法替我分憂，我還是自己查探吧。照我所知，民主國家最為逼近蘇聯邊境的一個大城就是瑞典首都，料想這個地方必然有許多特別出色的地點，是雙方特務交換情報的一處，我想到那些地方看看。」

大娘微微一震，說：「有這種地方，不過，它是相當危險的，局長不必冒這個險，還是派一兩個兄弟代表你去吧。」

胡谷失笑起來，說：「大娘，你以為我去赴宴嗎？別人沒法代替我的，因為他們沒法知道我想調查的是甚麼。瑞典首都對我來說，十分陌生，我相信沒有人認識我，只有你例外，閒話別說了，請你把最可疑的一個地方說出來。」

「好的，局長，既然你堅持自行查探，我不阻撓你的雅興了，現時我就把它說出來，那個地點是盧堡街第七號，是一座相當龐大的園林別墅，有人介紹才可以走進去，進入一個十分暗的大客廳，有人敬酒，同時不斷的有人推車走近，車上密密麻麻的放置許多種食品，鹹甜悉備，吃完了還可以把背脊靠着軟墊休息，甚至睡到天亮，大門徹夜打開，任由客人自行離開，不過，他們進入大客廳之前却是必須查問的，還有一點，午夜之前不能離去。」

「照這樣看，午夜必有特殊的活動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到了午夜，有人說出了一個號碼，持有這個號碼的人，就要進入密室，接受一個向命運挑戰的任務，我忘記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奉告，任何人進入大堂，必須領取一個小銅牌，每個銅牌形狀相同，上面的號碼不同，它叫做生死牌，名符其實。」

「每晚大概有若干人到那裏去吃吃喝喝呢？」

「起碼五十人，有時多至七十人。」

「那麼，我可以放心了，我第一次參加，被抽中的機會只是六十份一，看來我不會那麼幸運的。」

「假如你沒有抽中，你置身於不必付欵就可以吃喝的會塲之內，怎樣交換情報呢？」

「隨機應變好了，第一次赴宴，我可能採取觀望態度，吃完就走。」

「這樣也好。」

胡谷想起了一件事情，說：「大娘，你說過赴會要有人介紹的，如果有人在門口截住我查問，我怎樣說呢？」

「你只要說一句話就夠了，假如你說是死人介紹來的，對方照例不會盤問，萬一他進一步問你究竟是那個死人介紹，你可以說：『死人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誰介紹我。』那樣子一問一答，可以說是完全符合標準了，你今晚雖然單獨進入會塲，

我仍會派幾個人參加，暗中保護你，你一百個放心！」

最後，大娘很冷靜的說。

憑着猶太古教經文脫險

胡谷這個胖子與別不同，以前他沒有二百磅過外的體重，十分活躍，進入中年，體重不斷的增加，升任局長，他仍是雄心勃勃的，稍為有機會，他就親自出馬，能夠適應許多種奇異的環境，化危為安，他離開那一間餐室的時候只是吃了一點東西，還沒有吃飽，故此他急於進食，索性跟她分手立刻到盧堡街第七號神秘別墅，打算大吃一頓。

他依照大娘的吩咐去做，很順利的闖過盤問來客那一關，走過園中草徑，再入大堂，景色如畫，他覺得沒有甚麼危機。

他置身於大堂了，那個地方十分闊大，可容百人分開進食，各佔一張小圓枱，座位全部靠牆，十分舒服，喝醉了隨時可以小睡，原因是大堂裏的燈光很暗。

他很大方的坐下來。

大娘所講的話全部屬實，有美女斟酒，有人推車送來肉類食品和沙律，任意取食，那些食物俱是很可口的，品種固然多，調味品也很豐富，冷吃熱吃，任由座上客選擇，他十分高興，吃了還想吃，跟着喝酒，逐漸感到迷迷惘惘，跌進夢鄉。

他在迷惘中覺醒過來，覺得很熱鬧，看看腕錶，才知道他在夢中度過了三個鐘頭，眼前正是午夜。

為甚麼人聲嘈雜呢？他想起了大娘說過的「抽簽」，可能是大堂之內有人聚在一起攪這種活動了，矇矓中，他看見較遠之處有一堆人圍着一個少女，她輕輕的從一個闊口花瓶抽出一枝竹簽，它上面所寫的號碼就是那一晚被選中「執行任務」的殺手。

不會如此湊巧吧？

直到那一瞬，他才看看自己擁有的銅牌是「六十七號」。

突然，她拔出一枝竹簽，有人大聲呼叫，正是「六十七號」！

胡谷聽到那一聲叫喊，不能不站了起來。

他不知道自己就快執行任務所殺的人是誰，也不知道怎樣下手，大堂之內必有許多個便衣守衛，他太胖了，自己逃不了，索性站起來，讓那個少女把他帶走。

也許那個場面只是一片歡呼聲，沒有殺機，故此大娘派出去的人沒有冒險相救，不管怎樣，他實在是孤掌難鳴，很快就被她帶入內進的一個小客廳。

她悄然告退，走開的時候她還順手關了小門。

他單獨留下來，接受命運的安排。

忽然有人開口，他看看客廳各處，杳然無人，立刻醒悟起來，一定是躲着的人用傳聲筒在隣室講話，他沒法找到搏鬥的對象，只好沉着氣聽聽那些語聲。

隱蔽的人說：「我不必理會你是誰，也不必知道你是否願意幹殺人的勾當，只是告訴你一些扼要的事情，你沒有被抽簽抽中去殺人之前，受到我們熱誠的招待，已經知道你可能被派遣到一個地方，向一個人行刺，故此我們有權要求你這樣做，假如你拒絕執行任務或者逃走，必死無疑，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的總部，高手雲集，你絕對沒法離開。

「假如你很順利的完成任務，你是有權離開的，並非離開我們，而是永遠離開首都斯德哥爾摩。你一切沒有改變，只是進入一座客廳之前從司機的手中接過一枝有滅聲器裝置的一柄手槍，到時你持着我們送給你的名片，那座房屋的主人一定派人開門，還有僕人引路，把你帶入客廳落坐，直到有人走出來，跟你打招呼，你然後動手。

「你不必多講一句，只是問問對方是否沙寧先生，已經夠了，我們算準了時間，迎客的主人必然是他，他欣然點頭，你就拔槍射擊，有滅聲器掩護，你任意發射子彈，那種手槍是曲尺形，有二十粒子彈，外邊的人聽不到，事後你收回手槍，自行退出，走到門外，有人用汽車接應，你可以叫司機把你送到任何一處你認為是安全的地方，然後走出車廂，他會給你一個信封，內有五千美元，你把手槍交還他，就可以施施然的離去，記得這一點，離開瑞典首都之後，十年之內，不准回來。

「被我派出去執行任務的人，俱是一去不返，有些人故意造謠，認為我把他們逐個殺掉，實則不然，他們只是獲得我們送行的現欵，便即遠走高飛。通常這一類任務很容易達到目的，我們不想自己人充任殺手，只是不想他們留下案底，想說的話都說完了，祝你一切順利。」

語聲剛剛完結，小客廳通入更深的內進走廊那邊，另有一扇門，它自行打開，暗示他應該起步。

形勢比人强，胡谷沒法選擇，只好聽從命運安排，依照隱形人的吩咐去做。

走完了園林別墅的走廊，前面有一個出口，門沒有關上，他疾忙走出去，外邊已有一輛汽車恭候。

他拉了開車門，鑽入車廂，它立刻開駛。

司機沒有跟他交談，他也沒有開口。抵達一座很精緻的小別墅外面，司機送給他一張名片以及一柄曲尺手槍。

他把名片納入上衣的小袋，手槍斜斜的插在腰間，昂然走向別墅那邊。

沿途沒有風險。

整個地區十分寧靜，他按動門鈴，有一個僕人開門，他送上名片，等候一會，僕人回到原處，打開大門，迎他入內。

他站在客廳裏面，大門關上，僕人告退，等候沙寧先生走出來。

他自覺有如演戲。

站了很久，沙寧先生終於出現，自遠而近。

假如他拔槍射擊，估盡上風，他必然達成任務，可是，進行得太過順利了，憑着他多年來吃保密局這一碗飯的經驗所得，太過順利了，可能有些陰謀在內，他反而覺得迷惘。

對方逐漸走近了，伸出手來，毫無惡意。

胡谷再問他一句：「你是否沙寧先生呢？」

「眞是可笑了，你進門找我，却不知

道我是誰。」

「好吧，恕我不客氣了，我並非登門拜訪，而是闖進來殺你！」

他閃電般拔槍，槍嘴對準沙寧先生的胸膛。

對方絕不畏懼，說：「既然你蓄意殺我，發槍射擊吧。」

沒有一個人站在死神的面前如此鎮定，他担心對方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死了影响大局，同時懷疑對方穿了避彈衣，百忙中，他忽然想起卡羅洛博士說過的一句話，叫他在生死關頭不妨朗誦幾句猶太古教的經文，說不定有奇蹟出現，替他解決困難。

他即想即做，仍然緊握手槍，指頭扣緊槍機，隨時射擊，嘴上却大聲讀出古教經文所寫的幾句。

沙寧先生愕然。

他反覆朗誦了三次。

沙寧先生叫他閉嘴，說：「誰教你如此誦讀經文的！」

「卡羅洛博士。」

「卡羅洛博士還有另外一個名稱，你能否說出來？」

「如果他以教主的身份出現，便是卡羅波！」

「對了，我的朋友，原來你是自己人！我沒有說完這番話之前，你千萬不要扳動槍機，因為它是一支倒後槍，開槍等於自殺！」

胡谷大吃一驚，趕快把槍嘴低垂下來，即使他無意中扳動槍機，不會傷害任何人。

他認為採取這樣握槍的姿勢放心得多了，向對方注視一眼之後，沉着氣說道：

「多謝你救我一命，為甚麼他們佈局殺我呢？」

沙寧先生說：「通常被派出來行兇的人是不會給他一柄倒後槍的，那個人行兇之後，司機把他送到郊外最荒涼的一處，然後發槍殺他滅口，那時他已把手槍交給司機了，他必然喪生，至於你，他們把倒後槍送給你，盼望你自殺，因為你是個頗為重要的人，而又懂得太多，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必然是由華盛頓派出來的人，調查一件事情，跟瑞典的大娘接觸，由她通知第七號的主人把你加害。」

「對了，沙寧先生，讓我再度向你道謝，如果你沒有翻開大娘的底牌，我回到她那邊去，仍是難以活命。」

「閒話休提，既然你是自己人，我應該拔刀相助，你想調查一些甚麼？我一定盡所知的回答，此外，十五分鐘，我帶你從地道走出去，這裏的局面怎樣收拾呢？這是我的事，你不必担心。時間無多，你想問的事情快些開口吧！」

胡谷說：「美國保密局打聽到猶太富豪巴勒斯，在巴黎擁有一間巨型的化學廠，能夠製造各種化學品，出售各種化學原料，我們懷疑他跟蘇聯勾結，甚至疑心他是莫斯科的特務，希望你能把他的底牌翻出來。」

「不錯，他不單是跟蘇聯有勾結，還是莫斯科的特務，他的一切舉動，奉命行事。」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否替蘇聯賣出一些農業用的化學品，好像肥田料那一類，換來一些軍用的化學品呢？」

「是的，那是他的初步的工作，現時升了級，替蘇聯準備化學戰必需的化學品了，如果他製造成功，將會展開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說的是毒氣戰嗎？」

「比較毒氣更加嚴重的氣體，混和了極强烈的輻射綫，那是蘇聯最新的秘密武器。」

胡谷有些領悟，說：「沙寧先生，你說的話可能屬實，因為巴勒斯打算用以色列集團的名義，委托美國太空專家製造一座太空城，到時可能有十萬個猶太人遷居，離開地球，因為他知道地球上面就快發生浩刦。」

「你估計錯了，巴勒斯這種人，傲氣凌人，把窮人看作狗一樣，怎會關心到他們的死活呢？這一招也是他的陰謀，將來太空城建造完成之後，他可能把它暗中移動位置，逼近月球，然後在月球的背面登陸。」

「月球的背面不是危機四伏嗎？怎可以讓人類居住呢？」

「如果科學家有辦法克服月球的背面的困難，就可以在那個地方居住，美國科學家辦不到的事情，未必蘇聯的科學家辦不到。」

「你為甚麼一口咬定蘇聯科學家能夠控制月球的背面呢？」

「因為他們現時已經住在該處。」

「蘇聯肯收容十萬個猶太人嗎？」

「這是陰謀的一部份！他們認為在地球上面挑選强壯的人到月球背面永遠做苦工，比較製造機械人更加合算，幾萬個猶太人只是每天吃少許食物而已，幾萬個機械人每天需要太多的電力。」

「照這樣看，月球上面恐怕有許多珍貴的礦質可用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那些礦質全都是在月球的背面。」

說到這裏，沙寧先生話聲驟變，說：「我們已經躭擱不少時間了，遲恐生變，你立刻跟我到地道去。」

他說着，腳步亦加快，胡谷在後面相隨。

就在這時，突然聽到地面上槍聲「卜卜」。

沙寧突然停步，在黑暗中開口：「我的別墅可能被人攻入了，也許我們有機會再見，我很想知道你眞正的身份，希望你把底牌翻開，至於我，是國際情報交換站的一個站長，一直都是探索各國的情報，誰肯付出高價收購，便即把它賣出去，你呢？」

「我是美國保密局長胡谷。」

「啊……失敬了，不久之後，我可能到華盛頓把更加具體的機密奉告，那是免費的，到時我們再見吧！記住！我叫做沙寧！」

說到這裏，他的話題忽又落在逃走的道路，說：「胡局長，你離開地道出口，立刻看見有一架小型直升機停放在高地，走過去打個招呼，說出我的名字，隨即登機，機師自然把你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如果你認為沒有特別安全的地方，叫他把你送到我的遊艇，還對艇上的駕駛員說知，叫他立刻開行，我要好好的對付向我進攻的人，就此告別。」

地道十分陰暗，僅靠小電筒辨路而行，形勢比人强，胡谷只好完全相信沙寧先生所講的話，盡快離開險地。

瑞典首都雖然不是處處危險，對胡谷來說，大娘已經叛變，那就危機四伏了，故此他依照沙寧先生的吩咐去做，利用直升機轉乘快艇逃出虎口。

他安然抵達華盛頓，立刻覲見列根總統，引咎說出瑞典的美國海外情報局叛變情形，跟着把沙寧先生講述巴勒斯的不法行為說個詳盡，還加上他的意見：「如果沙寧先生想殺我，只要他動手，我是沒法逃生的，可見他已經站在我們這一邊，有意投靠美國，如果他有一天走到華盛頓看我，貢獻一些計劃，我願意用身家性命担保他不會加害於我，或者蓄意傷害美國，至於巴勒斯，沒有抓到他投靠蘇聯的眞憑實據之前，也不宜輕舉妄動，免得打草驚蛇。」

他突然想起一個問題，說：「究竟巴勒斯有沒有委托美國太空總署承建太空城呢？」

「不單是委托，還付交定銀一億美元，叫我們開工，只是由太空專家策劃，並非以太空總署的名義承建。」

列根說時，有些緊張，顯然是胡谷的遭遇已經對他有相當大的影响，令他對巴勒斯失去信心。

分手之前，胡谷對列根總統說：「本來我需要更換瑞典首都的情報站長，不過，我不能夠聽一面之辭，仍要繼續視察，暫時仍是由大娘主持，我可以另派三個人到那邊監視她。」

雖然胡谷很平安的回到華盛頓，他念念不忘在瑞典首都發生的恐怖遭遇，他有一個預感，似乎沙寧先生不久就會到華盛頓找他，決心暫時留在華府，等候更進一步的消息。

截擊敵機奪取秘密武器

沙寧先生仍然沒有露臉，國際形勢開始有些變化了，北大西洋公約的幾個國家在「魯塞爾」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各地核電廠萬一洩漏强烈的輻射綫如何處理，另外一件事情是化學品變成新的武器，如果有人用它出擊，他們應該怎樣應付。

顯然北大西洋公約管轄的國家都怕蘇聯在未來的戰爭中可能使用一種含有輻射綫的毒氣，它的殺傷力不會遜色於核彈，原因是核彈襲擊的地區並非很闊大，至於輻射綫和毒氣，順風吹來，能夠令到整個國家的居民受害，三幾天就會全部失明或殘廢，無法作戰。

列根總統說：「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美國核彈存放數量多過蘇聯，至於化學戰所用的原料，美國却遠遠的落後，必須盡快想辦法應付這種危機，一方面加緊化學戰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想辦法撲滅蘇聯的化學廠。」

他說到巴勒斯在法國建立的「化工廠」，認為它雖有可疑，但只是普通的工廠而已，絕對不能夠製造化學戰所需的原料，不過，巴勒斯本人確是可疑，希望各國合作，密切注意他。

列根總統在會議上面作出這樣子的談話，可見他受到胡谷的影响相當大，不過，他的作風一向審慎，仍然沒有對巴勒斯本人或者對「和平化工廠」採取行動，似乎他已經有些預感，希望看到很大的演變，再行定奪。

他有這種想法，胡谷也有這種想法，是否眞的有些演變足以扭轉整個局勢呢？他們都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命運註定要發生的事情，誰也無法阻撓，有一個晚上，胡谷接獲一個自稱是陌生人的電話，他一聽已喜出望外，說：「你對我並不陌生，我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沙寧先生，你在甚麼地方打電話給我的？我可以見見你嗎？」

對方答應他，在一間不會受人注意的小餐室見面，把所有資料和盤托出來，胡谷大吃一驚，先行安置他在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跟着進入白宮，謁見列根總統，報告這件事。

胡谷說：「大局越來越加惡化，我很担心蘇聯就快用化學戰的方法，向北約民主國家展開攻勢，這種戰術就是當年希特勒運用的閃電戰術，為了達到目的，北極熊不惜展開大屠殺！作為攻擊性的化學品連同輻射綫製造，藏在石墨造成的堅實外殼之內，打算今晚午夜之後黎明之前從法國運出，秘密收藏它的地點就是古代斬龍遇仙記的一個龍潭，相信你還記得在那個地方，潭水如沸，望之有如泥漿，不斷的噴出氣泡，無人斗胆走近，料不到它竟然是收藏石墨壼的地點，據我所知，主持這一宗收藏秘密武器以及把它送到莫斯科的一個人正是和平化工廠的老闆巴勒斯，這個情報是沙寧先生送來的，他現時被我送到秘密特務宿舍保護，我認為那個情報是可靠的，如果你相信的話，就立刻採取行動，反之，你就不用相信它，把它放走就算了。」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他知道如果虛報消息有甚麼後果嗎？」

「我已經對他說知，假如虛報，累我們白走一場，甚至因此發生流血慘劇，他仍願意這樣做。」

列根總統聽了之後，立刻作出決定，說道：「這個情報很有價值，既然我們相信它是眞的，應該很重視它，立刻出動，除了派遣戰機把我們的軍隊送到法國的龍潭之外，還通知法國警務處長以及法國的國防部長，叫他們調動馬賽的軍隊，一同出擊。」

因為龍潭那個地方貼近「馬賽」，故此列根總統要通知法國當局合作，盡快會合，襲擊龍潭。

這一場戰役可以說是「龍潭之戰」，大概凌晨一時，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三百人，跟馬賽軍隊五百人配合，包圍龍潭附近的古堡，然後向龍潭推進，空中還有運輸戰鬥兩用的直升機巡視。

即使在濃濃的夜色中，從空中俯瞰，仍可看到深不可測的龍潭有如泥漿，不斷湧起氣泡。

（以下轉入第98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蝶飛蘿蘭花滿樓



年少氣盛　到處惹禍

旭日東昇，江水東流，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

但，英雄可以造時勢，誰敢說未來的時日，江水不能西流？

有些人就是這樣，狂妄倨傲，自命不凡，天天都在希望創造奇蹟，甚而至死不悔。

× × ×

白花少年英俊，身手不凡，是神箭門的少門主。他雖然未能天天創造奇蹟，却也青出於藍，是白氏門中的亢宗之子。

這天風和日麗，碧空如洗，洛陽城南三十里的龍門山正人潮如織，無數遊客在觀賞這遊憩聖地。

「龍門山色」是洛陽八景之一，據說昔年大禹鑿山疏通伊水 故亦稱伊闕。

龍門山除了草木蒼鬱，秀色可餐之外，最令人留連忘返的就是巉岩削壁之間浮雕的無數佛像，以及魏體書法「龍門二十品」。

不管附庸風雅，還是湊熱鬧，只要天氣晴和，龍門山的遊客總是不斷，今天的遊客似乎更多，神箭門的少門主白花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應該說是三個，因爲他還帶着兩名書僮，金奴、玉奴。

正當他們玩得逸興遄飛之際，不遠處忽然傳來一片呼喝之聲，金奴朝那兒瞥了一眼道：「少門主，那兒準是出了事，咱們要不要去瞧瞧？」

年輕人多半好奇，也喜歡管管閒事，既有熱鬧好瞧，如何能夠不去？白花口中應了一聲「好」，腳下陡然加快，一逕向呼喝之處奔去。

在一塊山坡之上，圍着一團瞧熱鬧的，白花主僕擠進去一瞥，原來是兩帮人在那兒動手過招。

一帮是關洛四公子中碩果僅存的趙典，以及小龍王常旭，以及龍江第一家的四大高手區十全、伍專、商朔屛、安邦等六人。

另一帮是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及青黃紫白四婢，此時青白二婢正與區十全安邦拚鬥，雙方都掛了彩，仍在拚命的搏殺。

龍江四大高手功力全都不凡，他們招沉力猛，氣勢如山，很少人能硬接他們的攻勢。

但青白二婢身法輕靈，劍招變幻莫測，所以惡鬥近百招，區、安二人並未佔到便宜，不過青白二女長力不足，再鬥下去就未可樂觀了。

因此，金燕子立時嬌叱一聲道：「住手……」

待雙方停手後退之後，她再向小龍王常旭雙拳一抱道：「常大俠，小妹對你說過，你這樣糾纏不休，豈不有失厚道！」

常旭哼了一聲道：「太原金府騙婚，嫁給狄飛虹的只是一個丫頭，此事天下皆知，妳還想飾詞狡辯！」

金燕子面色一沉道：「金燕子是狄飛虹的妻子也是天下皆知，何況咱們夫妻如何是家務事，閣下管不着。」

常旭道：「妳是狄飛虹的妻子爲什麼不到黃蜂谷去？哼，老實告訴妳吧，大爺娶妳娶定了。」

金燕子估不到常旭如此不講道理，幾乎氣得暈了過去，此時人叢中發出一聲冷哼，一位身着白衣的少年公子由一側緩步而出，道：「朋友是那個山寨的强盜頭子？要搶壓寨夫人也得瞧瞧地方，在洛陽地面豈能容你撒野！」

常旭往來人瞥了一眼道：「你是誰？居然敢管常某的閒事！」

白衣少年道：「在下白花，是神箭門的少門主，我知道你是小龍王常旭，在黑龍江那等天高皇帝遠的所在你可以欺壓良善，在中原發橫你是自己找死，出來吧，讓本公子教訓教訓你。」

神箭門雖是很少行走江湖，由於他們武功別走蹊徑，出手驃悍無比，因而頗具震撼之力，常旭想不到管閒事的竟是這麼一個可怕的門派，心頭不由暗暗一懍。

不過他先前把話說得太滿，想收也收不回來，雖是明知對方不好惹，也得硬着頭皮去接對方的挑戰。

龍江四大高手之一的伍專道：「公子，殺鷄焉用牛刀，這場就讓給在下吧。」

常旭巴不得有人代他出場，遂欣然點點頭道：「好的，伍大俠當心一點！」

伍專摘下一對鐵筆，踏前幾步道：「白少門主請亮兵刄！」

白花淡淡地道：「不必了，你出招就是。」

伍專怒叱一聲道：「哼！太狂了，接招。」

右手鐵筆急吐，帶起一股暗勁，筆尖所指，正是白花的喉結重穴。

此人出手一招，便具有如此驚人的威勢，龍江四大高手果然盛名不虛。

但白花屹立如山，絲毫不爲他這記威猛的招式所動，跟着筆影逼向喉際，他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這是虛招，只要是具有搏殺經驗的人，都會不爲所動的。

然而伍專這記虛招，却暗藏驚人的變化，當筆尖距離白花喉際約莫五寸之際，忽然向下急壓，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猛插對方的胸膛。

同時邁步前踏，左臂急吐，左手鐵筆像閃電一般猛截白花的脅門。

他這記攻勢威猛譎詭，兼而有之，在他出道江湖以來，只要使出這招，縱使不能將對方一舉擊斃，至少也能取得先機佔盡優勢。

令他駭然的是他那對鐵筆，竟然全送進別人的手中，他方自神色一呆，一股剛猛絕倫的勁道已經撞上他的前胸，他軀體帶着一蓬血雨飛了起來，落地之後已然氣息全無了。

龍江四大高手是如此不堪一擊，瞧熱鬧的不免以崇拜的目光向這位白少門主瞧去。

當然也有人瞧着小龍王常旭，那是同情他們一夥不幸的遭遇。

「啊，他們走了！」

是的，趙典及龍江一夥，在沒有人注意他們的時候溜了，技不如人嘛，當然走爲上策。

不過他們爲了保命，連同伴的屍體都不顧了，在道義上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金燕子是女人，女人的心腸畢竟軟一點，她掏出一張銀票，叫青兒委託一個當地人代辦伍專的善後，然後走到白花的身前抱拳一禮道：「多謝白少門主仗義相助，小妹至爲感激。」

白花道：「些微小事金女俠不必放在心上，在下有一事相求，不知金女俠能否俯允？」

金燕子說道：「少門主不必客氣，請說。」

白花道：「洛陽風物傳誦千古，在下十分傾慕……」

金燕子道：「所以少門主才作洛陽之遊？」

白花道：「可惜在下人地兩疏……」

金燕子道：「這容易，小妹給你導遊，縱然想一日看盡洛陽花，也能夠叫你滿意。」

白花哈哈一笑道：「好一個一日看盡洛陽花，在下先謝過了。」

於是，勝水名山之間，經常可以瞧到他們的足跡，這對萍水相逢的男女，感情也在快速的增長之中。

這天他們來到邙山，原是想參觀歷代帝王陵寢，及遊歷上清宮的，但在前面山道之上一字排開十餘名彪形大漢，這般人懷抱兵刄，滿臉殺機，顯然是找碴來的。

金燕子哼了一聲道：「又是他，當眞冤魂不散。」

這十餘名大漢之中有小龍王常旭，龍江三大高手，關洛公子趙典，這般人全是在龍門山溜走的，說他們冤魂不散倒是恰當得很。

另有兩名老者，四名中年大漢，金燕子只認識其中一位灰袍老者，是關洛大俠秦坤。

白花見金燕子腳下遲疑，認爲她怕了對方，不由哼了一聲道：「金女俠在這兒歇歇，這般人由在下來打發。」

金燕子道：「白少門主不要誤會，小妹只是想到那位藍袍老者很像傳說中的一位江湖逸隱，因爲心有所疑，腳下難免慢了下來。」

白花道：「管他是誰，本公子要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他不再理會金燕子，腳下一挪，帶着金玉雙僮逕向前面山道闖去。

金燕子嘆息一聲，只得帶着青黃紫白四婢往前闖，不管是禍是福，就此跟常旭作個徹底了斷也是好的。

山道一側有一片斜坡，雙方往場中一站，立刻劍拔弩張，氣氛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金奴撤下肩頭的長弓，道：「少門主：可否讓小的先發個利市？」

白花道：「小心一點，去吧。」

金奴躍進場中道：「那位先來？」

對方這一夥以關洛大俠秦坤爲主，其餘的每一個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如今叫陣的只是一個孩子，勝之不武，敗之可就要鑽地縫了。

他們這一沉默，金奴可不願空手而退，劍眉陡的一挑，道：「怎麼，怕了？那可好辦，你們全體跪下去，磕三响頭爬下山去，小爺就饒過你們。」

龍江四大高手之一的商朔屏勃然大怒道：「小子乳臭未乾，居然敢口出狂言，快給大爺滾回去！」

此人的兵刃是一條軟鞭，在白山黑水之間，甚至整個關東，殃神鞭商朔屏可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叫金奴滾回去，殃神鞭也傳出一聲暴响，連肩帶臂向對方抽了過去。

金奴哼了一聲，脚下一彈，斜飄五尺，小身子陡的一滑，快得像遊魚一般，欺向商朔屏的左脇。

他是瞧出商朔屏的軟鞭長約九尺六寸，利於遠攻，如若欺近身前，它就無能爲力了。

他却沒有想到商朔屏手腕一挫，軟鞭已縮至二尺六寸，呼的一聲，猛向金奴的太陽穴抽去。

殃神鞭果然不凡，它不僅巧如靈蛇，那一份强悍的威力，也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金奴仗着靈活的身法，在漫天鞭影中逃竄，看情形他不只是守多攻少，要想脫離鬥塲只怕也有困難。

金燕子不安的道：「白少門主，金奴可能支撐不下去了，要不要換他下來？」

白花面無表情的冷冷道：「不必。」

他沒說錯，的確不必，因爲金奴已經勝了，只是這項勝利却令人驚心動魄。因爲他被鞭梢纏着長弓，商朔屏挫腕向後一收，金奴的小身子便飛了起來，一逕向別人的懷裏撞去。

這一撞可就糟了，商朔屏不是什麼善男信女，豈會留下他一條小命？

誰知金奴忽然抖手擲出一縷白光，以捷逾閃電的速度，射向商朔屏的前胸。

沒有人想到在這生死一髮之際，金奴還會使出這麼一記絕活，而且它的來勢實在太快，距離又是如此接近，商朔屏方自一呆，一隻鋼鏃白羽短箭已經魏顫顫的插在他胸口之上了。

金奴順手拔下死者身上的短箭，緩步走回白花的身後，他殺了一個人，神色上却顯得一片平靜。

一個書僮竟然具有如此高明的功力，以及這等鎮靜的氣度，在塲的這般高人，幾乎全都爲之悚然動容。

關洛大俠秦坤咳了一聲道：「這原是一點誤會，想不到商大俠竟然遭到殺身之禍，咳，實在叫人惋惜。」

白花撇撇嘴道：「什麼，只是一點誤會？你爲什麼不早點說？」

秦坤歉然道：「這是老朽顧慮不週，願向少門主表示歉意，少門主如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

關洛大俠能屈能伸，果然不愧是一代高人，但白少門主可不願就此放過他們。

「想走？那有這麼便宜，閣下應該明白，是誰招惹咱們的！」

白花得理不饒人，除了那位藍袍老者，每一個人的臉色都顯得難看以極，最氣憤的是小龍王常旭，商朔屏屍骨未寒，關洛大俠秦坤竟跟人家攀起交情來了。

他踏前兩步，一振掌中的長刀道：「姓白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出來，大爺要鬥鬥你。」

白花哈哈一笑道：「說得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切糾紛，都是閣下挑起來的，償命也好，還錢也罷，只有閣下才能一肩担待，來吧，你既然要鬥本少門主，咱們就不必閒着。」

小龍王常旭估不到白花的詞鋒如此犀利，他不敢再逞口舌之能，長刀一展，吞吐之間，連使出三刀。

這三刀有如雪花亂舞，白花的前胸後背同時感到威脅，但覺罡氣震耳，刀風攝衣，這幾招急攻，竟使目無餘子的白少門主大吃一驚。

所幸白花身負絕學，長弓急振，連續換過幾次身形，才將這三刀避讓過去。

在一般人的看法，小龍王常旭是子蒙父蔭，徒擁虛名，但由這方三招刀法看，其精妙威猛之處，絕不比天下任何著名的刀法遜色。

那麼小龍王常旭是深藏不露，一直在隱藏自己的實力了，此人城府之深，豈不十分可怕。

神箭門的武功是以射見長，其中「百步摘楊」，「投石飲羽」，及「后羿貫日」三式已達神化境地，黑白兩道武林高人，能夠化解這三式的爲數不多。

因而白花以長弓對單刀鬥得十分辛苦，三十招不到他已經受到兩處刀傷。

誰都看得出來，白花在常旭那威力絕倫的刀法之下，不可能再鬥二十招，除非他能夠擺脫常旭，有機會施展神射絕技，否則他將很難逃過這一劫難。

別人明白鬥塲上的情形，金玉雙僮自然更爲明白，他們互相瞧了一眼，立即拈弓搭箭，以百步摘楊的射法，雙箭電奔而出。

莫非他們是射小龍王常旭，以解救他們的少主人？不，他們是解救少主人，但不是射向常旭，因爲在兩人纏鬥之際，必是時合時分，互換方位，如是誤傷他們的少主人豈不抱憾終天。

那麼他們是別有所圖了？

不錯，這是圍魏救趙的政策，龍江不是還有兩名高手麼？如果這兩人的生命受到威脅，小龍王常旭能不驚惶失措！

金玉雙僮的箭前極準，這一招的策略也十分高明，當區十全、安邦二人被突如其來的利箭貫胸，同時發出哀嚎之時，常旭果然心神震動，收招暴退八尺。

他在檢視區、安二人的傷勢，一股尖銳的急風，忽然由身側勁射而來，他心頭方自一懍，鋒利的箭鏃已由左脇貫入，他被强大的勁力帶得連續幾個翻滾，停止之後便不再動彈了。

這一箭是白花的傑作，一招投石飲羽，將小龍王常旭的脇門射了一個對穿，常旭那裏還有活命！

如今龍江第一家遭到徹底的毀滅，小龍王及四大高手沒有一人留得命在，始作俑者已經除去，在神箭門來說，他們並非事主，應該就此罷手才對。

但白花却保持控弦待發的姿態，對關洛大俠秦坤叱喝一聲道：「該你了，姓秦的。」

秦坤連連搖手，說道：「不不，少門主，咱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跟常旭在這兒相遇只是一個巧合，希望少門主不要誤會。」

金燕子也出言相勸道：「殺人不過頭點地，白少俠，放他們走吧。」

白花哼了一聲道：「妳這是婦人之仁了，須知放虎歸山，養癰遺患，豈是智者所取？金奴玉奴，給我射。」

箭如流星，迅捷絕倫，不要說秦坤的四位門下，就連他這位名滿中原的關洛大俠，同樣利箭貫胸，當塲身亡，惟一留得命在的只有那位藍袍老者，他以快逾閃電的身法悄然遠引，總算逃過了這塲劫難。

經此一役，金燕子的遊興大減，不管洛陽是怎樣好玩，她都沒有興趣再玩下去了。

待回到客棧之後，她就告訴白花道：「白少俠，小妹頗爲想家，多謝這些日子的關照，明早小妹就要離開洛陽了。」

白花啊了一聲道：「姑娘是要回黃蜂谷？」

金燕子說道：「不，小妹是要回太原去。」

白花道：「這個在下就不懂了，聽說姑娘已經嫁給狄飛虹，在倫理上來說，太原不能算做姑娘的家，莫非果如傳言，姑娘並沒有嫁給姓狄的？」

金燕子冷冷道：「這是咱們的家務事，不勞少俠費心，小妹有點累，告辭。」

白花伸手一攔道：「話不能這麼說，姑娘應該知道在下對妳的愛慕，如果確已名花有主，在下自然要加以考慮，姑娘如是小姑獨處，妳就該做我的妻子。」

小姑獨處就應該做他的妻子，那是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此人不只是殘忍好殺，那份狂妄也令人不敢領教。

青兒忍不住哼了一聲道：「就算咱們小姐沒有嫁人，還輪不到你白少門主。」

白花哈哈一陣狂笑道：「大千世界，十丈軟紅之中，白某還沒有瞧到一個像樣的，你家小姐除了我還能嫁給誰？」

青兒撇撇嘴道：「閣下是管中窺豹，所見太小了，如果以閣下跟咱們姑爺相比，哼，你不過是一條小泥鰍，癩蛤蟆罷了，你有什麼值得神氣的！」

白花面色一變道：「妳說的姑爺可是狄飛虹？」

青兒道：「不錯，狄飛虹正是我家姑爺。」

白花道：「好，我會證明給妳們看的，告辭。」語音一落，逕自率領金玉雙僮急馳而去。

曲終人散，金燕子主婢五人也回到她們寄宿的客棧，但金燕子却愁鎖柳眉，情緒顯得低落以極。

白兒瞪了青兒一眼道：「都是大姐，惹得咱們跟白少門主不歡而散。」

青兒道：「這不能怪我，難道妳能忍受他對小姐的輕浮態度？」

紫兒道：「大姐沒有說錯，狄姑爺英俊、誠實、穩重，是人間罕見的男人，白花那一點能夠跟他相比？」

白兒道：「可是白少門主必然會到黃蜂谷去找姑爺，他箭法通神，要是姑爺受到傷害，那該如何是好？」

青兒一懍道：「四妹說的有理，小姐，咱們立刻去黃蜂谷。」

金燕子嘆息一聲道：「那有什麼用，咱們又帮不上他的忙。」

青兒道：「姑爺功力極高，智慧絕人，只要咱們告訴他，我相信他必然能夠想出破解神箭的法子。」

青兒說的沒有錯，但金燕子却低頭沉吟，半晌拿不定主意，原因是狄飛虹已經有了覃小蝶，她如果冒然前去，說不定會弄得灰頭土臉。

青黃紫白四婢之中，以黃兒的頭腦最爲冷靜，她已猜到金燕子的心意，遂面色一正道：「小姐，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金燕子道：「不要緊，妳說吧。」

黃兒說道：「小姐與姑爺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就算當時跟姑爺圓房的是大姐也沒有什麼不對，陪嫁的丫頭本就應該收房的，所以這些年小姐不去找姑爺是一項錯誤……」

白兒道：「有道理，逃避不是辦法，小姐，咱們是今晚就走還是等待明早？」

金燕子道：「今晚好好歇息一下，明天一早起程。」

翌晨她們離開洛陽，向巴峪關兼程急馳，待趕到陝縣以東的興會鎮，已是落日含山的時分了。

她們在一家「六朝居客棧」落店，清洗之後便在食堂進食。

食堂內共有八張食桌，坐有客人的已有六張，餘下的兩張都靠內牆，金燕子隨意選了一張坐下。

在江湖上，金燕子的名頭是頗爲响亮，人雖然生得美麗，敢找她麻煩的倒是不多。

但千萬人羣之中，總有一些狂妄無知，不知死活的傢伙，眼前這個食堂之內，就有這樣幾個無知的狂人。

在進門不遠的一張桌上，坐着六名彪形大漢，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每人穿着一件背心。

其中一名年約六旬的老者穿着白色的背心，另外五人的背心全是黑色。

欵式一樣，顏色相同，莫非他們是當今武林的某一個門派？

金燕子進店之時就已心存疑念，但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別人不來找碴，管他是什麼門派。

但……

「劉老三，你瞧到了麼？好俊的幾個小娘兒。」

「不錯，的確是幾個罕見的尤物，怎樣，要不要叫過來陪陪咱們哥兒幾個？」

「那敢情好，咱們老吳這幾天已經鱉出火來了。」

這兩人語出輕薄，而且聲震屋瓦，似乎怕全食堂的人聽不到，有失他們的威風似的。

姓吳的剛待站起身形，穿白背心的老者忽然叱喝道：「使不得，你們知道那位姑娘是誰？」

姓吳的道：「管她是誰，只要被咱們兄弟看中，她就得乖乖聽咱們的。」

穿白背心的老者道：「她就是太原金府的金燕子，你惹得起麼？」

姓吳的呆了一呆，道：「也許咱們惹不起，但舵主你呢？鐵扇胡輪可是江湖上馳名的高人，莫非你也怕了她們？」

鐵扇胡輪是青城掌門涂六公的師弟，在江湖道上的確是一位頗有份量的高人。那麼這六名大漢莫非是青城派的？

不，青城派沒有舵主的職司，門下弟子對長輩也不敢如此隨便說話。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那就有點令人費解了。

此時鐵扇胡輪說話了，只見他面色一正道：「你認爲老夫會怕幾個小姑娘？那你就錯了。老實告訴你吧，本教有意收金府爲太原分舵，將來都是一家人嘛，不得不留幾分情份。」

姓劉的嘿一聲，說道：「那是將來的事，舵主顧慮的太多了，人生行樂須及時，如果你不反對的，咱們就去請她們過來聊聊。」

鐵扇胡輪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及時行樂，不過千萬不要傷了她們。」

姓劉道了一聲「好」，立與姓吳的長身而起，並肩向金燕子的食桌走去。

姓吳的首先咳了一聲道：「金姑娘，久違了，還記得咱們兄弟麼？」

金燕子原已聽到他們適才的談話，估不到他們竟如此狂妄，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前來找碴。

不過金燕子冷靜沉穩，雖是滿腔怒火，仍然淡淡一笑道：「請恕我健忘，兩位的大名怎麼稱呼？」

姓吳的道：「我名吳恕全，他叫劉鐵三，江湖朋友稱咱們恒嶽雙英，姑娘記起來了吧？」

金燕子忽然面色一沉道：「原來是兩名採花淫賊，滾遠一點，否則本姑娘就宰了你們！」

劉鐵三大怒道：「小賤人居然敢出口傷人，看大爺怎樣收拾妳。」

說話之間已一拳攻擊，拳風虎虎，還眞的有點斤兩。

只是他這虎虎生威的一拳誰也沒有沾到，右臂伸出一半，忽然又收了回來。

原因是白兒正待挾菜，此時筷頭一轉，正好迎上劉鐵三的脈門。

如是脈門插上一雙筷子，他姓劉的這條右臂就不用想要了，虧他收得快，只不過分寸之差，實在危險以極。

在他出拳之際，他的同伴也動了手，只是吳恕全的運氣沒有他好，被青兒抓住手腕，一把摔了出去。

這般志在天下的教徒，一出手就弄得丟人現眼，身爲舵主的鐵扇胡輪臉上可就掛不住了。

他站立起來，哈哈一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太原金府果然名不虛傳，此地不夠寬敞，老夫在鎭外十字坡候敎。」

他們走了，金燕子還坐在那兒沉思，白兒櫻唇一噘道：「小姐，惹事的可不是咱們，妳不要生氣嘛。」

金燕子道：「我沒有生氣，只是想不透他們是什麼來路。」

紫兒道：「這還用說，他們必然是青城派的。」

金燕子搖搖頭道：「這回妳就弄錯了，鐵扇胡輪是青城掌門涂六公的師弟，那般人稱他爲舵主，其中只怕別有蹊蹺。」

青兒道：「不錯，他們自稱本敎，還要收咱們金府爲太原分舵，這件事只怕不太單純。」

金燕子長身而起道：「走，到十字坡去問問他們。」

十字坡在鎭外東南三里，是一塊十分荒涼的墳地，因爲有熱鬧好瞧，也來了不少捧場的。

金燕子向鐵扇胡輪雙拳一抱道：「請問胡前輩，咱們之間並無過節，貴屬下爲什麼向咱們找碴？」

鐵扇胡輪道：「金姑娘言重了，他們只是愛慕姑娘主婢，想請妳們過來共謀一醉，這那裏是找碴？倒是姑娘手下出手傷人，老夫不得不討還一點公道。」

此人强詞奪理，一派胡言，想不到一個名門正派的高人，竟是這麼一副德性。

白兒大怒道：「小姐：這般人已經人性泯滅，無法跟他們講理，待小婢收拾他們。」

金燕子道：「好的，不過人家是名滿江湖的高人，妳千萬不能大意。」

白兒道了一聲遵命，撤下長劍便向場中撲去。

適才在客棧劉鐵三落了下風，一見白兒出場，急忙奔了出來，道：「小妞兒，大爺陪妳過幾招玩玩。」

白兒撇撇嘴，說道：「有勇氣，這回多留心一點你的手腕，姑奶奶不再手下留情了。」

劉鐵三哼了一聲，振腕出招，一刀劈了出去，刀勢十分兇悍，刀鋒却左右搖擺，令人無法預測他這一刀究竟指向那裏。

這是劉鐵三家傳的獨門刀法，名爲「大卸八塊」，他仗着這一邪惡刀法闖蕩江湖，博得一個「大卸八塊」的名頭。

白兒從來沒有見識過此等刀法，但她臨危不亂，彈身倒縱，一退即進，這時她已避過劉鐵三的怪招，而且閃到了他的側面。

口中一聲嬌叱，長劍連續急吐，招演「三箭定天山」，劍鋒籠罩劉鐵三全身的要害重穴。

小姑娘是眞的動了殺機，出手一招就使出太原金府的精奧劍法。

劉鐵三大吃一驚，他實在無力化解這招金府的絕學，不待劍鋒及體，他忽然一頭栽倒下去。

白兒的神色微微一怔，她已猜到劉鐵三這一倒必然大有陰謀，因爲她的劍鋒並未傷人，這一倒實在違反常理。

她這一留心，果然讓她逃過了一刼，因爲大卸八塊刀法陰險狠毒兼而有之，劉鐵三倒地是施展另幾招陰毒的招式。

由上盤忽然改攻下盤，很多人一時無法適應，劉鐵三也就得心應手，使不少武林高人栽在他的手裏，如今故技重施，對方又是一個女孩子，這一招應該是十拿九穩才是。

想不到他的長刀剛剛揮出，白兒便已跳開，同時纖掌急揮，金芒若矢，一隻製作精巧的燕子鏢已插入他的頭頂之中。

大卸八塊劉鐵三並沒有被人大卸八塊，只不過百會穴上插進一隻燕子鏢，說甚麼他也活不成了。

劉鐵三一死，這個亂子可就捅大了，

無論鐵扇胡輪多麼想息事寧人，死了一個重要部屬，敎他如何向上級交待？

於是他步入場中，面色一沉，說道：「金燕子，妳縱屬行兇，傷害人命，按說妳是脫不了關係的。念在老夫與令舅的交情，只要妳交出兇手，老夫就替妳担待担待。」

金燕子道：「多謝前輩的好意，不過前輩有沒有想過，光天化日之下，貴同伴當衆調戲婦女，前輩爲什麼不管？再說前輩身在江湖，應該知道動手過招，傷亡難免，你事前不加阻止，事後再强辭奪理，一旦傳之江湖，豈不砸了閣下的招牌。」

鐵扇胡輪怒喝道：「小賤人居然敢目無尊長，給我殺！」

在胡輪怒火之下，一場混戰展開了，金燕子接着鐵扇胡輪，青黃紫白四婢分鬥另外四人，五比五倒是一個公平的局面，只不過鐵扇胡輪是前輩高人，以他的武功及威望對付金燕子，自然不算公允。

江湖之上强者爲尊，原是沒有道理可講的，金燕子明白這些，所以一上來就全力以赴。

她身負兩家之長，搏殺經驗十分豐富，胡輪的內力雖是强過於她，身法及招式則不如她靈活，他們取長補短，一時半刻很難分出勝負。

只是鐵扇胡輪的幾名屬下可就遭了殃了，青黃紫白四婢個個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尤以青兒最爲出色，她先放倒了吳恕全，再帮助其餘三個姊妹，不足頓飯時間，四條大漢已經躺下了兩對。

這還是四婢手下留情，只讓他們受傷，沒有要他們的生命。

現在只剩下鐵扇胡輪孤軍奮戰了，他心裏明白，再鬥下去必然會砸掉鐵扇的招牌。

於是他一招震退金燕子，彈身後退五步，道：「怎麼，金姑娘，妳當眞要趕盡殺絕？」

金燕子微微一笑道：「前輩言重了，晚輩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鐵扇胡輪道：「好，這筆賬咱們以後再算，走。」

他們走了，金燕子的神色倒顯得凝重起來，她望着胡輪等人的背影，呆呆的站在那兒發怔。

青兒瞧着金燕子的神色，有點想不明白，她們主婢是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世面見得多，也經歷過不少兇險，像今天只是一個小場面，而且大獲全勝，爲什麼要愁眉不展？

不過太原金府治家極嚴，四婢縱有滿腹疑問，不到適當時機，沒有人敢提出質疑。

翌晨，她們就晝夜兼程向太原急趕，所幸途中沒有出什麼差錯，平安的回到金府。

只有一點令人不解，金府變了，它的一切似乎不同於往日，整個金府好像籠罩在一股瞧不見的陰霾之中。

一個月過去了，金燕子除了在返家的當天見過老夫人一面，此後就再也見不到她的親生母親，舅舅段毁也是意志消沉，問他什麼都不會得到答案，只有總管聶如風成了忙人，直到現在金燕子還沒有見過他的人影。

金燕子想不到太原金府會有如此重大的改變，她也無法適應此種變故，終於在一天深夜，她作了一個重要的抉擇。

「青兒，收拾一下，咱們走！」

「這不大妥吧，小姐，妳這一走老夫人會傷心的。」

「妳錯了，咱們離開太原，老夫人絕對不會傷心……」

「哦，小婢不明白。」

「唉，青城派胡輪說的我原先不肯相信，現在才知道咱們金府果然已經被別人控制，咱們離開太原，等於鳥出樊籠，老夫人豈會傷心。」

青兒呆了一呆，說道：「咱們現在就走？」

金燕子說道：「是的，天黑以前就出城。」

青兒道：「去那兒？」

金燕子道：「去黃蜂谷找姑爺，我相信他會收留咱們的。」

× × ×

金燕子要去黃蜂谷，如果她知道黃蜂谷目前的處境，或許她會改變主意，因爲黃蜂谷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厄難，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第一批到黃蜂谷找碴的是神箭門的少門主白花，他帶着本門五大弟子之中的蔡敖岳彤，以及神箭武士三十名。

他們人數不能算多，但神箭門的武功別走蹊徑，而且投石飲羽，箭無虛發，黃蜂谷縱然能夠擊退他們，可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只不過黃蜂谷也今非昔比，在防守上也作了重大的加强，谷口設成關口，具有一將守關，萬衆莫開之勢。

神箭門到達谷口，但見雄山插天，關門緊閉，黃蜂谷形勢之險要，不亞於金城湯池。

白花向關口打量一陣，不由眉峯皺一道：「好一個險惡的所在，大師兄，你說怎麼辦？」

大師兄蔡敖道：「小師弟，黃蜂谷勢雄力强，在當今武林之中，具有舉足輕重之勢，咱們與該谷素無過節，河井不犯，實不宜與無名之師，依小兄之意，咱們不如就此退回，以免傷了彼此的和氣。」

白花哼了一聲道：「大師兄是怕事了！那你走吧。」

蔡敖長長一吁道：「小師弟不要誤會，愚兄是不願爲師門惹下一個强敵，你既是執意如此，那你就叫關吧，咱們指名向狄飛虹挑戰，我相信他會出來的。」

白花點了點頭，隨即貫注內力，揚聲呼叫道：「神箭門少門主白花請狄飛虹答話。」

敵樓上一聲梆子响起，長槍大戟，强弩火炮一起顯現出來，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防禦體系，而又具有毁滅性的攻擊力量，神箭門下無不瞧得心神狂震。

一名白髮皤皤，手持金杖的婆婆出現在敵樓之上，她目如冷電，向關下瞥了一眼，道：「那一位是白少門主？」

白花道：「是在下，請問婆婆怎樣稱呼？」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南一掌」突然暴斃，在他屍身上發現的「黑鷹銅令」牌，它在十年前是象徵死亡的標誌，十年後又出現，雖然「鷹令」的主人是黑鷹令主蕭翊，已被武當三劍、嶗山雙傑、天南一掌、普陀雙奇聯手擊斃，現在這些人相繼遭報復死去，估計輪到普陀雙奇，但接到鷹令的却是紫衣仙子，這訊息太突然，衆豪俠正先後去爲她祝壽，轉而去觀看熱鬧，果然見蕭翊先後將江湖高手殺掉，普陀雙奇亦不倖免，正想向紫衣仙子下手，她亦不示弱，但非敵手，一少年出面排解，指出鷹令是假的，顯示自己手上的是眞，却不提防苗疆神魔攫去……

眞君爲奪寶 竟施雷火彈

苗疆神魔一聲長嘯，沖天而起，雙掌迴風八打，逼出滿空奇寒勁氣，迫得來人不得不停步抵抗。

雙方搏鬥過一招，身形一停，苗疆神魔哈哈狂笑，道：「原來是七煞帮主，難道想趁火打刼！」

場外高手聽了不禁一陣機伶伶冷戰，心道：「怎麼橫行東海的『七煞帮』帮主也到了，怪不得敢現身出手……」

只見七煞帮主冷冷一笑，道：「你蠻荒野人能搶，我難道不能奪！」

苗疆神魔聽他出口罵人，冷哼一聲，欺身逼去，陰森森地說道：「那你就試試看！」

就在他欺身之際，七煞帮主身後，倏然湧出七個灰衣大漢，喝道：「苗疆神魔，七煞香主先來鬥鬥你！」

場中殺機驟湧，弓張劍拔，情勢頓現緊張！

要知道，二百年前鷹遊老人一身武功出神入化，如今留下這塊稀世瑰寶，怎不令這批江湖魔頭生出覬窺刼奪之心！

少年人眼看這批魔頭如此瘋狂，心中冷笑，口中大喝道：「鷹令是在下之物，老丈還不擲還！」

苗疆神魔冷冷一笑道：「小子，寶物有德者居之……」

語聲未落，七煞帮七位香主竟趁他分神之際，手中兵刃，化作七縷白光，齊向苗疆神魔劈去。

這一出手，苗疆神魔暴喝一聲，雙掌寒飆狂掃，呼、呼、呼……一連七掌，回擊過去。戰機已啓，殺氣瀰漫。只見場中黑影亂竄，叱喝連連。

這邊少年人一見衆人爲他這塊鷹令拚命搏鬥，竟莫名其妙地冷冷一笑！

紫衣仙子倏然掠落他身傍，含情脈脈，嬌聲道：「要不要我召莊中好手，把你的東西搶回來！」

神秘少年心中微震，搖搖頭，道：「不用啦！讓他們去狗咬狗吧！」

紫衣仙子聞言一怔，心中感到奇怪，

想道：「稀世奇珍，他竟漠視無覩，莫非有什麼玄虛不成？」

黑鷹令主眼見今夜尋仇，橫生枝節，十年心願，都被這少年破壞無疑，一面注視場中搏鬥，口中喝道：「小子！你到底是誰？」

「不用你管！」少年冷冷回答。

「那塊鷹令那裏來的！」

「現在鷹令又不在我這兒，你不是白問！」

要知道這塊鷹令包含着黑鷹令主一椿心願，如今見少年堅不吐實，胸中怒火陡熾，一跨步怒喝道：「那白髮屠夫老前輩是不是你師父？」

因爲黑鷹令主的聲色俱厲，雙方情勢又告緊張！

一般未動手的俠義道高手，齊把目光從那兒戰情熾烈的場面上，移注這邊。

場外高手，一看今晚好戲連台，俱張着一雙眼睛，兩邊亂轉。

少年見羣豪目光集中，俱等他回答，不由輕輕一哼，道：「不錯！」

羣豪一聽，心中大震，原來這少年竟是五十年前大魔頭白髮屠夫的徒弟，怪不得身法如此詭奇深奧。

只見黑鷹令主怒哼一聲，道：「那你爲什麼要叛師不認？」

「嘿！在下身世清白高尙，豈能認一個殺人如痲的惡魔爲師！」

「既然如此，當初你小子何必跟他學功夫！」

少年淡淡道：「我的事你少管，你有種，留下地址，少爺一年內，與你決一生死！」

黑鷹令主冷冷一哼！

蓬萊仙翁脫口喝采，道：「少年人，志氣可嘉，老夫屆時當助你一臂之力！」

神秘少年冷哼一聲道：「不用老丈稱讚！帮助之事，免了！」

少年望着衆人愕然的神色，冷冷一笑，暗道：「憑你們這點身手，要與黑鷹令主對敵，豈非夢想！」

驀地——場中響起幾聲慘嗥，衆目瞥處，原來苗疆神魔竟雙掌環掃，連斃二位七煞帮香主。

黑鷹令主看到這種情形，心中眞是氣煞，但却不願在這千目所視的地方插手爭奪，他收回目光，狠狠地道：「小子！你聽清楚，不是因爲你是白髮屠夫齊璇老前輩的弟子，我今天非殺你不可！一年之內，我自找你！」

少年冷冷道：「今天一決生死，未嘗不可，嘿嘿！我倒要弄清楚，白髮屠夫與你有什麼關係？」

「告訴你也無妨，齊老前輩十年前救我一命，他爲你竟弄得練功岔氣，走火入魔，要我一定勸你回心轉意，接承衣鉢，否則，嘿嘿！我蕭翊那有這份耐心，與你囉嗦。」

「假如我不答應呢？」

黑鷹令主獰笑道：「齊老前輩要我殺了你！」

語利如剪，說得衆人心中一駭！

紫衣仙子不自主的長劍橫胸，靠近少年，撮口長嘯。

嘯聲中，紫衣山莊掠出幾十條人影，散開圍在場邊。

這一幕幕精采好戲，連續不斷，眼見混戰將爆發，壓得大家都喘不過氣來。

驀地——那邊苗疆神魔又連聲暴喝，向七煞帮主攻出。

其餘羣豪，皆虎視眈眈，大有伺機出手之意。

一時塵土濛灰，星月無光。

黑鷹令主眼角一瞟，見紫衣山莊高手盡出，知道今天報仇已報不成，想起十年前身受的痛苦，不禁對紫衣仙子恨之入骨，恨恨道：「淫婦，妳今天既然不想死，那我一定要妳慢慢受盡磨折痛苦而亡。」說到這裏一轉話峯道：「小子，由你剛才避我一擊的『幻龍身法』，我就看出你來歷，今天依我本性，你橫加插手，非要你受盡慘刑而死，但昔日本令主曾答應白髮屠夫盡我的能力勸你認師繼承衣鉢，如今以三次爲限，一年爲期，到時你再不答應，勿怪我心黑手辣，一併算賬！」

黑鷹令主話一說完，連聲獰笑，倏然轉身向激戰場中欺去，轟雷大喝道：「你們統統給我住手！」

場中搏鬥的雙方，聞聲心中一凜，紛紛分開。

苗疆神魔心思狡猾，一見黑鷹令主也欲加入，知道不妙，趁衆人停攻刹那，一陣陰笑，身形倏動，晃身向林中遁去，眨眼不見。

鬼諸葛早已料到這一着，緊接着身形一閃而沒。

黑鷹令主微哼一聲，人影已杳！

須臾之間，場中復歸平寂，但林外却隱約傳來叱喝慘嗥之聲。

顯然，苗疆神魔身懷異寶，又遭到了攔截。這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遭災，少年的視而不聞，實在睿智之極。

林中潛伏的高手，見這場好戲，竟如此草草落場，心中大感失望。

一時，黑影蠕動，俱向林外移去，去參觀另一場奪寶之戰！

少年一見黑鷹令主離去，也不追趕，輕嘆一口氣，緩緩向場外離去。

倏然場中響起一陣喝聲：「慢走！老夫還有幾句話請教！」

語聲中一條人影已攔住少年去路。

少年抬頭一看，竟是黃衫客，遂冷冷道：「老丈有何指教？」

黃衫客見少年冷寞的表情，心中一怔，道：「紫衣山莊蒙老弟保全，得免流血，老夫先代主人感謝！」

「不必了！」少年道：「在下來此，不過想找黑鷹令主報仇，並非爲紫衣山莊助拳而來！」

這番話說得毫無感情，聽得黃衫客心頭冒火，暗忖道：「那有這等狂傲的小子，不是因爲疑問未決，嘿嘿……」

正慍怒間，霍然人影一花，紫衣仙子已晃身到二人中間，嬌聲道：「黃衫大俠！這位相公可能一生遭遇坎坷，咱們既是同仇敵愾，應該彼此諒解，同舟共濟！」

她一見鍾情，芳心有屬，怕黃衫客說僵，先過來充和事老！

不知少年對紫衣仙子神經敏感，抑是被她說中了心坎，臉色中已去掉不少冷削之氣。

黃衫客狠狠盯了他一眼，鼻中微微一哼！

紫衣仙子急忙對少年，嬌聲道：「少俠既到處追尋這魔頭，諒來定有深仇大恨了！」

「不錯。」

「不知你是否可以告訴我與他有什麼仇恨？」

「殺父之仇！」

場中羣豪，皆哦了一聲！

紫衣仙子又道：「少俠令尊以前在江湖上怎麼稱呼？」

「這個……家母對我一直保守秘密，而在下懂事之日，已沒有父親，所以在下自己也不知道！」

言下充滿悲傷的表情，兩目中淚光隱現！

蓬萊仙翁疑惑道：「那你怎麼知道黑鷹令主是你殺父仇人？」

少年冷冷地道：「家母之言，豈能有假！」

紫衣仙子接着問道：「你能將令堂名諱賜告嗎？」

「這個只因恪於慈命，恕難奉告。」

場中諸人對這少年感到愈來愈神秘，除了只知道他曾是白髮屠夫的徒弟外，其餘皆令人莫測高深，不由皆暗暗猜測。

少年這時環眼一掃，道：「各位如沒有事，在下先走一步了！」

突然，神州一劍大聲道：「你既要找黑鷹令主報仇，剛才爲何不追？」

少年一聽這話，眼中冷燄飛射，但瞬即收斂，搖搖頭道：「不瞞各位說，以我目前功力，恐尚無法制服他！」

言下神態黯然，頗爲傷感。

這話回答得出乎衆人意料之外，既自信沒有這份功力，豈非自投死路？

北海孤叟哈哈狂笑，道：「年輕人勇氣可嘉，但愚不可及！」

少年聞言，劍眉微挑，道：「你可是笑我自不量力！嘿嘿！但黑鷹令主要傷我也非易事！」

他這話並非吹牛，以剛才那避過黑鷹令主凌厲一擊，神鬼莫測的身法，制敵不足，自保當綽綽有餘。

紫衣仙子趁機星眸含情說道：「那我們何不聯手對付這個魔頭，足可制他於死地！」

「家母嚴命我必須親刃此獠，在下自有制他之法！」

紫衣仙子聞言一愕，目光之中不勝幽怨。

少年似頗過意不去，緩緩道：「仙子盛意，容後再謝了，實在母命難違，區區苦衷，請予原諒！」

話聲剛落，場中倏然響起一陣大喝：「年輕人，你可是學會了黑鷹銅令上的武功，只是大功未成，所以說出此話！」

衆目望去，講話的人，赫然是蓬萊仙翁。

少年心中一震，羣豪都紛紛把目光齊注在他身上，要知道稀世瑰寶，那個暗中不動心，只是這些絕世高人見少年失去鷹令，竟然不出手攔截，無動於衷，心中皆暗暗疑心他必已弄過手腳，所以才出言試探！

紫衣仙子也嬌聲道：「你怎麼把那種寶物丟了都無動於衷？」

少年這時目光滿場環掃，聞言漫不經心道：「他們拿去也沒有用，枉遭殺身之禍！」

這話說得在場之人，大大驚愕！

黃衫客說道：「難道你那塊鷹令是假的？」

語聲甫落，驀然——

林外響起一聲陰森淒厲的長笑！

羣豪霍然一驚！難道黑鷹令主已回來了？

黑鷹令主四字，在衆人腦中一閃，都不自主的機伶伶打一寒噤！

只聽得這陣陰森森的長笑一落，語聲破空而至：「那塊鷹令確不是假的，但這位老弟的話卻一點不錯！」

緊接着語聲，場中落下一條黑影。

目光瞬處，原來那是身份神秘的鬼諸葛。

在場之人心頭一鬆，但對他的話卻大大感到奇怪。

大家都覺得今天的事，一切都是那樣玄妙莫測！

只見鬼諸葛緩步至場中，狡猾的笑道：「想不到老弟身具『陰陽無極眞炁』這般絕學，但在下卻奇怪閣下既具有這等身手，自稱與黑鷹令主有仇，何不場當場制其死命？竟容其逃脫！」

他這番話說得場中這批絕世高手，心中大震，「陰陽無極眞炁」是失傳將近百年的道家無上絕學，難道這少年竟眞具有這等身手？

還有白髮屠夫的功力並沒有這門功夫，那這少年又從那裏學來的呢？他既有這種功力，怎不當場報仇，任黑鷹令主脫身而走呢？怪極！怪極！

對這神秘少年的身份，大家都感到愈來愈迷糊！

少年心中一愕，心想：「鷹令的眞正秘密，普天之下，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怎會說出這話，而且我那會什麼『陰陽無極眞炁』，難道……」

想到這裏，臉色一冷，道：「朋友太過虛譽了，在下如會這種神功，豈容黑鷹令主逃出我手掌？」

鬼諸葛哈哈狂笑聲如夜梟悲啼，笑畢，道：「老弟！我曹鏗雖然少履江湖，但任何事情要瞞過我，還不太容易！」說到這裏，神態大有自負之概，目光一掃衆人，繼續道：「鷹遊老人以一生神功藏於他這塊鷹令中，其中秘密，諒各位只有耳聞，人云亦云，並不清楚，在下如不說出來，這位老弟諒也不會服氣！」

這話的確不錯，就以北海孤叟、蓬萊仙翁……等這等隱修卅餘年的絕世高手也不過只聽過這塊鷹令內有記載絕世神功而已，至於什麼神功？如何紀載？大家都不清楚，如今見鬼諸葛能知道，不由皆靜靜聽他說出下文！

只有少年人臉色更寒，眼中漸現煞機，心想：「如你說得對，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只見鬼諸葛繼續道：「鷹遊老人的這塊黑鷹銅令是以西天玄銅之精英鑄成，本爲二塊，其於逝世前，將一生修爲詮解載

於紙上，夾在二塊銅令之中，再以七日七夜之時間，以畢生眞力，將兩塊銅令邊縫溶合，外面註着，如無身具『陰陽無極眞炁』絕頂功力之人，絕無法……」

語聲未完，少年倏然一聲暴喝，雙掌蓄儲的十成眞力，向鬼諸葛劈去。

猝然出手，其快如電，狂飈掃空，潛勁激撞。羣豪一陣大嘩，紫衣仙子大驚失色！

見鬼諸葛人如其名，早有戒備，身形一晃，閃開一丈，怒道：「你怎麼無故出手傷人！」

神秘少年嘿嘿冷笑，電目暴出逼人寒芒，道：「曉得鷹令秘密的人都該死！」

語聲中，已緩緩向鬼諸葛欺去！

鬼諸葛見到少年有這種功力，心中也兀自吃驚，想到他身具「陰陽無極眞炁」神功，心中一駭！忙蓄勢戒備。

場中羣豪見少年竟無故出手，心中皆很憤怒，個個移身廻步，與鬼諸葛成犄角之勢！

場中殺氣瀰漫，戰機又起！

紫衣仙子眼見這種情勢，芳心大急，掠身過去，一把拉住，道：「你……你爲什麼要殺他？」

神秘少年被她拉得一頓，掙扎道：「仙子難道要爲他說情麼？」

紫衣仙子幽幽道：「我們原是站在一條陣綫上，何苦先自起鬨！」說到這裏，對鬼諸葛道：「曹鏗！你到底是站在那一邊？」

鬼諸葛哈哈一笑，說道：「紫衣仙子，現在我既然已回來，當然是站在妳這一邊！」

神秘少年聽了心中一陣惘然，他不知道這鬼諸葛與紫衣仙子到底是什麼關係？而且他同黑鷹令主又是什麼關係？

就這一頓之間，只聽到鬼諸葛陰笑道：「年輕人！看來你還沒有學會鷹遊老人絕學，我曹鏗並不是好欺負的人！」

少年煞氣又聚，冷峭道：「不錯，但是你以爲我不能殺你麼？」

「嘿嘿！在場有五位高手，饒你神功蓋世，也無法得逞！」

「哼！那就試試！」少年一甩衣袖，沒有甩脫紫衣仙子玉腕，怒道：「仙子還不讓開！」

紫衣仙子芳心一碎，幽幽嬌呼道：「你……你……難道不能看在我面上麼？」

少年對她這種表情，心中猛然一震，正要說話，只聽得鬼諸葛冷冷道：「黑鷹令主十年前橫行江湖，來去無蹤，萍蹤無定，如今一走，若非我鬼諸葛，天下誰能找得到他！」

這話聽得在場羣雄又是一怔！

鬼諸葛自在場中出現以來，不論武功機智皆可列入世上頂尖高手之流，而在武林中偏又名不見經傳，他究竟是誰？怎會對任何事情都這樣清楚？

神秘少年，黑鷹令主，再加上這鬼諸葛，怎麼一夜之中，盡出現謎一樣的人物呢？

於是場中的黃衫客等，不由遲疑起來，心中考慮如鬼諸葛受到攻擊，是不是應該對這謎樣人物加以援手？

那知少年聽了這話，神色似乎一動，呆視着鬼諸葛，心想：我今天是不是一定要殺他呢？的確，要找黑鷹令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我秘笈尚未找到，但等我找到後，那魔頭又不知到那裏去了！

紫衣仙子一看他這種猶疑神色，忙趁機幽幽道：「少俠，他說的話一點不錯，你將來要報仇，如沒有他這樣的人，眞還要多費一番手脚！」

少年似表同意，點點頭目光寒燄飛射，道：「鬼諸葛，你的話是眞是假？」

「哈哈！我既不懼你，又何必騙你，黑鷹令主行蹤，盡在我指掌之中！」

少年哼了一聲，心想：我要殺你，隨時碰到就可下手！何必在今天。想畢，口中寒冷道：「好，那今天我們改敵爲友，不過，你如透露了鷹令秘密，哼哼！就莫怪我要把你分屍！」接着，目光如剪，一掃在場諸人，緩緩道：「各位也是一樣，到時莫怪在下，不言之在先！」

這番話寒冷得好像不似出於一個生人之口，聽得在場這般高手，機伶伶的全打了一個寒噤。

旋即場中響起陣陣冷哼及狂笑，顯然，衆人對少年的狂傲無理口氣，氣憤而恐怖。

就在這時，林外倏然傳入二聲慘嗥，在幽黯的夜空中顯得凄厲已極。

鬼諸葛首先神色一變，道：「各位我先走一步！」

語聲之中，人已如一縷淡烟，一晃而逝！

羣豪心中又是一驚，暗忖道：「難道林外爲鷹令而起的掠奪之戰，至今還沒有完？」

少年這時眼光一掃，說道：「仙子，如沒有事，就請讓開吧！在下要有事要走了！」

紫衣仙子幽怨地一笑道：「少俠既不願與我等爲伍，我也沒有話說，唉！我玄玉旦命運竟如此乖舛凄苦！」

少年心中一怔，覺得她身上對自己具有一個無法抵抗的媚惑，不由暗忖道：「她名滿江湖，身擁巨富，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於是他想起心中的一切疑團：「黑鷹令主爲什麼要向她尋仇呢？她又怎會認識鬼諸葛呢？鬼諸葛又怎會對黑鷹令主這樣清楚呢？他們其中似乎互相牽連，包含着一個極大的秘密？」

這些思念在他的腦中一閃而過，口中道：「姑娘不必介懷，在下等自身事了，一定再來看望姑娘！」

紫衣仙子花容怒放，心中一喜，正要說話，神秘少年身形一晃就向林中掠去。

只剩下場中這批高手怔視着，心中疑霧叢生。

神秘少年身形飛掠，腦中一片紊亂，紫衣仙子美的誘惑，使他心神忐忑，他想：「難道她愛上自己了嗎？爲什麼呢？」

他初次接觸異性，腦中一片綺思，但想到自己還有許多事情，不禁自嘆道：「不要自找煩惱吧，自己身上的責任是多麼重大！」

驀地——一陣陰森森的長笑，在山谷中，破空而起。

他心中一驚，心想：這好像是黑鷹令

主的聲音，難道他還沒有走？
思念間，身形如電，猛向谷中撲去。
少年一撲入谷中，只見四周黑影晃動，心想：「黑鷹令主出現武林，竟引出這許多大江南北高手。」
思念之間，人已悄無聲息地隱在一棵大樹上。
展目望去，只見谷中人影幢幢，瀰漫着一股肅殺之氣。
黑鷹令主屹立場中，除二道精芒四射的電目露出蒙面黑巾，向四周不時環掃外，周身黑黝黝的猶如一個幽靈。
出乎少年意外的，鬼諸葛竟面含冷削之色，站在一旁，神秘少年不禁心中狐疑叢生。
兩人四周，圍着幾十位仗劍的武林高手。
其中，一半道裝，一半俗裝。
神秘少年看清場中情形，劍眉微皺，喃喃自語道：「怎麼武當、點蒼二大劍派也到了，難道是爲了『武當三劍』與『點蒼四星』之死米報仇？唉！黑鷹令主功力深沉詭異，豈是這般好對付的。看兩派精英盡出，但對付黑鷹令主無異自找死路，我要不要帮忙呢？」
他自語至此，不禁忖道：「我是追踪峨嵋派僅存的二個和尚，這種事本與我無關，管他幹什麼？」
這些念頭在他腦中一閃，正欲離去，驀地——場中響起一陣宏亮的入喝：「黑鷹令主！你今天豈想逃過公道麼！」
神秘少年聞聲，不由暫時停身望去，原來是武當掌門天風道人的喝聲。
只見黑鷹令主桀桀冷笑道：「這些仗陣，在我蕭某看來，不值一談，老雜毛，假如再不滾回去，勿怪我下手無情，一個個叫你們喪身在這烽火谷！」
陰森森的語氣，令人不寒而慄，隱伏在四周的高手不禁個個替這二大劍派，揑一把冷汗。
烽火谷頓時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夜風瑟瑟，枝影搖曳，顯出一片凄迷恐怖的景象！
武當、點蒼二派爲報血仇，業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聞言之下，個個髮鬚皆豎！
天風道長大喝一聲：「擺陣！」
隨着聲起，幾十名手執長劍的道士，身形亂動。
點蒼的劍手，立刻在外圍佈起第二道劍陣。
要知道武當的「六爻飛伏劍陣」與少林的「羅漢陣」齊名武林，何况外圍再加上一道點蒼的「流星劍陣」，一時之間，只見劍氣冲霄，聲勢大壯。
場中殺機驟湧，情勢立即緊張。
但黑鷹令主陰笑連連，不屑地道：「老雜毛！何必多花功夫，武當劍陣比少林羅漢陣如何！」
「哼！」天風道長發一聲怒哼，手中長劍一揮，道：「不信就試試！除非你把我們都殺死，否則休想離開這烽火谷。」
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聽得場外高手，心中一凜。
天風道長語聲甫落，長劍平舉，正要發動陣勢，驀地——鬼諸葛一聲大喝：「且慢！」
天風道長電目一掃道：「閣下有何話說！」
「哈哈，武當開派二百餘年，道長眞的要使全派覆沒麼？」
「閣下與貧道素不相識，請勿再多言了！」
「如此說來，道長是不聽勸告了？」
天風道長堅毅的神色，黑鷹令主看了也不禁心中一凜，兩派高手五十餘人，個個是二派中的精英，這場搏鬥豈是一時之間所能解决的！
這時外圍有人倏喝道：「鬼諸葛你還不退出劍陣！」
衆人一看，原來是點蒼掌門落魂飛劍周子都。
鬼諸葛霍然大喝道：「誰要對黑鷹令主不利，就請先過我姓曹的這一關！」
語聲中，雙掌一圈，就向近身的二位道士擊出。
猝然出手，變起突然，一陣奇猛掌風過處，二聲慘嗥響起，那二位道士立刻了賬！
黑鷹令主趁機身形一閃，手中長劍連揮，早搶入了劍陣「朱雀」之位！
六爻飛伏劍陣「朱雀」之位被敵一佔，立呈殘破，未戰先亂！
天風道長料不到鬼諸葛竟會突然出手，袒護這個魔頭！氣得雙目盡赤，大聲叱道：「朋友原來是與黑鷹令主一黨，助紂爲虐！」
這種變化，不要說使場外高手出乎意外，連樹上的神秘少年也大爲震動，暗忖道：「他剛才還說站在紫衣仙子這一邊，怎麼現在又突然帮起黑鷹令主來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想到這裏，好奇的心大起，决心先把事情弄清楚，按下要走之心，靜靜注視。
只見黑鷹令主大喝道：「鬼諸葛先佔陣中『玄武』之樞！」接着陰聲道：「牛鼻子，六爻飛伏陣『朱雀』、『玄武』之樞一失，全陣不攻自破，還有什麼能爲施展！」
天風道長渾身亂顫，驚怒交加！
黑鷹令主的話不錯，今天被鬼諸葛突然一插手，自己這邊先佔敗着，不由切齒叱道：「惡魔！不論怎樣，武當派絕不輕易放過你！看劍！」
話聲未落，長劍如一道閃電般疾刺而出。
天風道長這一發動攻擊，其餘的道士皆暴喝一聲，仗劍向鬼諸葛及黑鷹令主圍去。
外圍的點蒼劍手也立刻縮小包圍。
一時，劍光縱橫，銀星亂瀉，森森寒氣，砭人毛骨。
黑鷹令主見劍陣巳破，心頭大放，一聲凄厲長嘯，長劍如遊魚逆水，疾如風車一掃，擋開周身劍光，身形倏起，翻身下撲，如餓鷹搜身，劍光似雷電而下，使的正是曠世絕學「飛鷹七星劍法」。
只聽得慘嗥連聲，白光閃過，七位道士各中一劍，血光崩射，屍橫當場。
場中二派高手，赫然大駭！連劍護身，悚然微退。
黑鷹令主陰笑一聲，倏然大喝道：「

天風牛鼻子，冒犯本令主，還不自行了斷，難道要我劍劍誅絕！」
天風道長聞聲如焦雷轟頂，目視場中七個同門屍體，心中一陣慘然，不自主地掉下二行清淚，喃喃地說道：「師祖在天有靈，弟子爲保全武當，只得以死保持師門了！」他喃喃禱告畢，虎目一睜，道：「惡魔！貧道死爲厲鬼，也會找你報仇，今天就如你心願！」手中一舉長劍就向頸上抹去。
驀然，一條劍光橫空而過，嗆的一聲，擋住了天風道長長劍，大喝道：「道長何必英雄氣短，我周子都願以點蒼代貴派一戰！」
黑鷹令主冷哼一聲，陰惻惻道：「『落魂飛劍』！你也難逃一死！」
場外的武林高手，對黑鷹令主的狠毒心腸，感到心神俱顫。
場中呈現一片陰森恐怕之氣，令人窒息。
就在這時，一陣宏量的大笑，如瀑音潮聲，破空而至，笑聲一落，場中多了一條火紅的高大人影。
在緊張得扣人的心弦的局勢下，神龍突現，雙方俱都一驚。
只見來人紅髮紅鬚加上一身紅色的衣裳，周身如一團火燄。
在場二大門派及黑鷹令主鬼諸葛目光管處，皆暗忖：「他是誰？」
場外高手見他突然出現，心想：這紅衣老人在江湖上非常陌生，此刻闖入這種流血的場合，用意何在？
只見紅衣老人眼中碧光四射，向場中環視一周，霍然一揚手，一道金光，向黑鷹令主電射而去，口中喝道：「黑鷹令主，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黑鷹令主眼光微閃，伸臂一撈，接住金光，一看原來是塊三寸長短的金牌，上面除刻着三朵火燄外，什麼也沒有，心中不由一震，但表面仍冷冷一笑，故意道：「恕我眼生得緊，不知這塊金牌是什麼東西？」
紅衣老人又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狂笑，道：「黑鷹令主縱橫江湖，竟如此見寡聞陋，你難道眞的不認識我這塊『烈火金令』？」
「烈火金令」四個字一出口，場中二派弟子及潛伏一旁的江湖高手，齊都大駭，皆暗暗驚呼道：「怎麼今夜連這六十年不現江湖的烈火眞君都來了！」
六十年前，這塊「烈火金令」在武林中曾出現過一次，但就是這一次，竟燒光了崆峒派的純陽道觀，使江湖中在當時聞風變色，望影而遁。
誰都知道烈火眞君性情火爆，喜怒莫測，尤其他的「雷火彈」霸道無倫，昔年就是他的一顆雷火彈，燒得崆峒派片瓦無存，絕跡武林，震撼天下！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今烈火眞君一現當場，怎不令人駭然。
黑鷹令主手中拿着烈火金令，微一停神，道：「原來是烈火眞君駕到，難道是衝着我來的麼？」
「不錯！你可知道我這塊火令的規矩嗎？」
「哈哈！『火令臨身，永沉廻輪』在六十年前，那個不知，但是你今天找到我蕭某頭上來，說不得要見識見識！」
烈火眞君聞言，呵呵一笑道：「黑鷹令主！震懾天下的鷹令，於今夜相會，實在難得，老夫此來，只不過問你要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黑鷹銅令！」
「黑鷹令主」語聲一沉，陰惻惻道：「『鷹令一現，閻王殿見』，本令主念在與尊駕素無恩怨，二相皆免！」
語聲中，金牌一揚，烈火金令脫手射出。
天風道長及落魂飛劍一見烈火眞君找黑鷹令主麻煩，心中大喜，雙雙掠身一傍，天風道長稽首道：「惡魔重現江湖，引起武林浩刦，貧道代表天下武林請眞君主持正義！」
「呵呵！老道士是要我殺他麼？好，好！站過一傍，老夫自有計較！」
烈火眞君大刺刺地一揮手！二派掌門心頭大喜，倏然退立一傍！
神秘少年在樹上看得劍眉一皺，暗暗道：「自己盲目而動，打不過人家，竟想坐山看虎鬥，武林中的二大劍派，看來都是批軟骨蟲！」
想到這裏，無形中對二大門派，都有鄙視之感。
只見烈火眞君揮退天風道長，臉色倏沉，道：「黑鷹令主，明人眼前不必裝傻，老夫此來，是向你要鷹遊老人所遺鷹令銅符而來，你給是不給？」
「烈火老兒，你怎麼知道是在我的身邊？」
「哈哈！苗疆神魔得手，被你一劍劈掉右臂，鷹令仍被你刦持，你還想賴？」
「假如我不交出呢？」
「那就嚐嚐我飛燄雷火彈厲害！」
「烈火眞君」話聲一完，伸手掏出二顆飛燄雷火彈，臉色轉厲，緩步向黑鷹令主欺去。
二派高手一聽要放飛燄雷火彈，心中大駭，唯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紛紛暴退！
鬼諸葛也心中震動，晃身一退，道：「令主！識事務者爲俊傑！」
神秘少年一聽鬼諸葛說這句話，心中大憤，暗暗道：「好一個識事務者爲俊傑，有一天我要你死得像一條狗熊！」
這時場中危機一觸即發，場外高手，個個變色。
試想一顆雷火彈能燒得廣達二三十畝的崆峒派純陽道觀，片瓦無存，如今這一出手，五十丈方圓內，烈火冲天，無人能免，怎不令人心驚胆戰！
烽火谷中火藥氣味漸濃，二派高手皆估計距離，緩緩後退，但黑鷹令主似胸有成竹，屹立當場，動都不動。
這情形不但使到場中高手心生狐疑，連烈火眞君也心頭一凜，暗忖道：「難道他不怕我的烈火飛燄，威力無儔的雷火彈嗎？」
想到這裏，身形一頓，喝道：「黑鷹令主現在答應還有時間，等到身化灰燼，想要後悔就晚了！」

「嘿嘿！別人怕你的雷火彈，我姓蕭的却不屑視之！」

「好狂妄的匹夫，老夫不叫你化爲飛灰，難消我心頭之恨！」

烈火眞君心頭大怒，猛一揚手……

驀地——黑鷹令主大喝一聲道：「慢點！」

烈火眞君獰笑道：「怎麼樣，害怕了麼？」

「嘿嘿……怕不怕？將來你會知道！烈火老兒！你今天來單純是要我一塊鷹令嗎？」

「不錯！」

「那麼你就是把我化爲刦灰，你是不是能得到這塊寶物，如願以償呢？」

這句話說得烈火眞君一愣，心想：「這傢伙的話不錯，殺了他，萬一仍找不到鷹符豈非枉費辛苦！」想到這裏，口中大喝道：「你講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嘿嘿，別想在老夫門前耍花槍！」

黑鷹令主肚裏一陣冷笑，表面不理他的話，目光一閃，說道：「本來無主寶物，有德者居之，在下無德無能，豈敢據爲己有！」

烈火眞君心頭一鬆，臉色倏霽，呵呵笑道：「這麼說，你是答應囉？」

「嗯！是的，眞君藝高望重，得之不爲過！」

「呵呵呵，令主客氣，那就請交給老夫！想老夫爲此鷹令脚跡踏遍神州，找了六十年，如今才能如願以償，老夫必有以報！」

「既然如此說，眞君以什麼酬謝在下呢？」

烈火眞君聞言一愣，心想好厲害，口中却道：「令主不必虛僞，老夫話既出口，你有什麼要求，儘管請說，只要老夫辦得到，無不答應！」

黑鷹令主陰惻惻地一笑道：「這件事嘛！在眞君不過擧手之勞！」

「快說！你要老夫辦什麼事？」

顯然烈火眞君火爆性子復露，急不能待。

「好！那就請眞君放幾顆雷火彈把點蒼武當二派門人，全部燒死！」

黑鷹令主這句話說得烈火眞君心中一愣。

在場兩派高手聞言大震，神秘少年在樹上暗暗道：「看來這烈火眞君不明就裏，要上當了，黑鷹令主果然狡猾無比，不愧一世之雄！」

黑鷹令主見烈火眞君一怔，又冷冷道：「眞君如果答應，在下立刻奉上稀世奇珍。」

烈火眞君面含愠色，怒道：「難道這是條件？」

「好說，在下怎敢提什麼條件，只是眞人自稱要酬謝在下，在下却之不恭，聊應一格而已！」

黑鷹令主說得狡猾無比，套得烈火眞君啞口無言。

要知道烈火眞君性情爆烈，任性而爲，但生平不作二言。故一時竟腦中千轉，不知如何下手！

不過有一點，他是不達到目的不肯罷休的，就是昔年鷹遊老人所遺的鷹令，他幾十年來念念不忘，想必需到手！

這時二派高手心中緊張已極。

在這雙方對峙的局面下，烈火眞君實有擧足輕重之勢。

如他帮黑鷹令主則今夜的局勢實在不堪設想，二派立即危如履巢之卵，於是皆凜然地注意烈火眞君神態！

只見烈火眞君呆立半晌，霍然呵呵大笑道：「老夫六十年前一夜燒死崆峒全派，這點小事稱得了什麼？好！老夫暫且答應你，現在請先將鷹令交給我！」

「嘿嘿！烈火老兒何必心急，只要你把事辦好，在下言出不悔，立即奉上。」

遠遠的天風道長聞言一急，再也沉不住氣，大聲道：「眞君不可聽他迷惑，請以武林爲念除此惡魔！」

但烈火眞君竟理都不理，依舊互相討價還價，道：「你先給我還是一樣！」

「嘿！假如眞君鷹符到手，不覆約言，在下豈不枉失一件奇珍！」

烈火眞君被他一激，火上心頭，暴喝道：「你以爲我下不了手麼！那我就燒給你看看！嘿嘿！不過等下你如騙我，休怪我雷火彈不認得人！」

語聲一落，人已如一團紅雲向二派高手撲去！

落魂飛劍及天風道長一聽他頭上二句話，已知這個不分善惡的烈火眞君又動了煞性，情形不妙，雙雙猛喝一聲道：「快退！」

人也隨着喝聲向谷口急掠。

一對人影亂晃，二派高手皆如喪家之犬，紛紛逃遁。

但你快，人家比你更快，只見紅影一閃，烈火眞君已屹立谷口路中，大喝道：「還不與我站住！」

二派高手，心中大駭！紛紛停住身形，落魂飛劍大聲道：「老前輩難道不顧武林正義麼？」

「哈哈！老夫獨來獨往，向不知什麼叫做武林！今天爲了奇珍，說不得只好拿你們做犧牲品。」

「老前輩怎可不分青紅皂白？」

「哼！什麼青紅皂白，你們還不與我自裁！」

天風道長一看，已知這正邪不分的烈火眞君爲貪慾所蒙，事已如此，不如先下手爲强，臉色一沉，長劍和身猛撲，叱道：「武當派與你拚了！」

語聲中劍幻寒芒，向烈火眞君撩去！

二派高手一見掌門人動手，齊聲叱喝，洶湧而上。

烈火眞君一聲長嘯，身形徒然上昇七八丈，右手向下一甩，一粒雷火彈已告脫手！

「轟！」的一聲大響，只見濃烟四起，四周硫磺之氣充鼻，紅光冲天。

場中立刻響起一片慘嗥厲叫之聲，令人不敢卒睹，場外高手心中駭到極點，展目望去，烈燄亂射，濃烟瀰漫。

二派高手五十餘人竟有半數，身上着火，被燒得滿地亂滾，凄厲的喊聲，此起彼落，猶如鬼哭神號。

倖免的人，竟眼睁睁看着同伴被火煎熬，臉露驚駭之色無法施救。

因爲大家都知道烈火眞君的雷火彈的

硫磺烈火，無法近身，沾了無法撲滅，唯有等變成刦灰，才自行熄滅。

當年武林中，無人敢爲崆峒之事出頭，即是此故。

月沉星昏，慘絕人寰的景象在火熄烟消後，暴露在衆人目前，焦屍殘骸，狼藉一地。

剛才還是活生生的漢子，如今竟被燒得縮成三尺長短，令人怵目驚心，恐怖已極。

神秘少年看到這種凄慘的景象，心中一酸，劍眉微剔。

只見黑鷹令主靜靜站在遠處，似在欣賞烈火眞君的傑作。

烈火眞君對這種慘烈的場面毫不動心，一揚首說道：「黑鷹令主，老夫辦得如何？」

「不錯，不錯！雷火彈果然霸絕天下，盛名不虛！」

「那你還不快把鷹令拿出來！」

「嘿嘿！還不到時候！」

「什麼！你想賴？」

「眞君小覷在下！假如我想賴，何不一走了之！」

烈火眞君滿臉狐疑，道：「那你爲什麼還不履行諾言？」

「嘿嘿！武當，點蒼派的人還沒有死光！」

這句話說得站於一傍，被烈火眞君阻住去路，進退不得的二派高手，心悸胆裂！皆露出恐懼的目光，仗劍緩緩而退。

烈火眞君鼻中冷哼一聲！目光移視僅餘的二派高手，沉聲道：「你們還不自裁！難道還要嘗嘗烈火鍊魂的滋味？」

天風道長慘聲喝道：「點蒼，武當與你何仇，竟下這般毒手？」

「嘿嘿！老夫一生行事，不知仇爲何事，只履行諾言！」

落魂飛劍哈哈狂笑，道：「烈火眞君不向黑鷹令主要鷹令，竟被別人要脅，拿吾等生命交換，六十年盛譽，原來是怕硬欺軟之輩！」

烈火眞君聞言大怒，暴叱道：「好哇！鼠輩臨死還敢罵人！說不得，老夫只好再成全爾等！」

語音未落，右手一揚，第二顆雷火彈，又告脫手而出。

場外高手見狀心頭大震。

二派掌門率領門下，紛紛暴退。

但谷中地方有限，這許多人能退到那裏去，眼看大刦已臨。

就在這緊張之際，一條黑影挾着清嘯，電射而出，雙掌挾着一道排山倒海的勁氣，向半空中的那顆雷火彈劈去。

狂飆漫空，那粒疾如飛星的雷火彈，竟被這股掌風，倒劈回去。

又是一聲驚天動地大響，撼人心魄。

第二顆雷火彈又告爆炸，一團血紅火燄，竟向烈火眞君倒捲回去。

事出意外，烈火眞君見狀大駭，紅影一閃，橫飄六丈。

火燄過處，石熔草枯，燃起一陣濃烟，瞬即消散，這情形不但使場外高手一驚，黑鷹令主悚然大駭！

烈火眞君也暗暗吃驚，心想：是誰敢在老虎頭上動土？

衆目望去，場中赫然站着一個神情冷峭、孤傲的少年。

場外高手齊都一怔，暗暗道：「怎麼又是他！」

原來這神秘少年實在看不慣烈火眞君視人命如同兒戲，眼見慘劇一演再演，故而冒險還擊，保存了武當、點蒼二派殘存諸人的性命！

烈火眞君凝神一望，見是這麼一位年輕小夥子，心頭大震，暴喝道：「你是誰？竟敢阻撓老夫行事！」

少年冷冷道：「我就是我，看不慣你這種强橫霸道的行徑。」

驀然——黑鷹令主脫手一道烏光，向烈火眞君飛去，陰惻惻道：「眞君，請接住你要的鷹令吧！」

烈火眞君聞言，也顧不得向少年發怒，伸手抄住。

目光瞥處，見鷹令上刻着一行蝌蚪小字！「欲得神功，先具『陰陽無極眞炁』！」不由心中大喜！

那知手一轉動，一聲輕響，手中鷹令變成二塊，中間空空如也，霎那之間，臉色驟變，驚怒交加。

他猛一昂頭，喝道：「好個狡猾之徒！竟敢欺騙老夫！」

「眞君的話，在下實在不懂，奇珍已經奉上，怎說是欺騙？」

烈火眞君心中雖怒，此刻倒不敢貿然而動。

他疑心黑鷹令主已鍊成陰陽無極眞炁這種內家至高武學，於是嘿嘿怒笑道：「鷹遊老人將一身神功藏於銅令之中，如今銅令已開，其中空無一物，怪不得你如此慷慨，原來已將秘圖取走，將空亮留給老夫！」

黑鷹令主哈哈大笑，道：「在下到手時已經如此，眞君何不找他？」

「誰？」

「就是這小子。」黑鷹令主用手一點神秘少年。

場外高手這時才明白，這少年失去這塊被視爲武林奇寶的銅令，毫不着急，原來已將秘圖取走了。

烈火眞君聞言信疑參半，對神秘少年喝道：「小子，是你把銅令分開的麼？」

「嘿嘿嘿……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烈火眞君怒火大熾，喝道：「如此說來，黑鷹令主的話並不假！小子！你能熔開銅令邊縫，表示你已會陰陽無極眞炁，難怪敢强出頭，與老夫作對！」

少年心中一凜！但表面上仍舊力持鎮靜，報以冷冷一笑。

其實他剛才冒險出手劈飛雷火彈只是出敵不意，僥倖奏功，他自己知道要憑功力，萬萬不是人家對手。

這時他腦中思緒千轉，不知道要怎樣應付這任性暴烈的烈火眞君。

烈火眞君見少年一臉孤傲之色，屹立場中，毫不畏懼，不由莫測高深，一揚雷火彈道：「小輩，今天你獻出鷹遊老人秘圖便罷，否則，嘿嘿！老夫要你也嘗嘗烈火鍊魂的滋味！」

（未完・二）

羌女窩

•本文承自第34頁•

黃衫人右手提劍，業巳去掉了劍鞘，但左小臂上却横串着一面鐵盾牌，顯然，對方早巳知道白冰心在西域一直苦練「甩手劍」，特的事先打造了一面鐵盾牌防範今天的決死比劍。

鐵盾寬約一尺，長約兩尺五寸，盾面上有七八道三角稜條，不但增加了厚度，也加强了抗力。

黃衫人靜靜的站在那裏，目光平靜的望着他華天虎，也許是有恃無恐，也許是處之泰然，看不出他有即將拚死決鬥，面臨死亡的厲氣和恐懼感。

華天虎原就要實踐自己的諾言，這時見黃衫人又特製了一面盾牌，心裏更加不滿。

白冰心告訴他雙方不准講話，怕的是一經交談，又引起兩人過去的情愛而中止比劍。

彼此都罩頭幪面，也就是增加雙方的仇恨之心，至死不再相見！

他知道，對方黃衫人就是遺棄白冰心的薄倖人，但黃衫人却不知他華天虎是誰，黃衫人靜靜的望着他，也許以爲他是白冰心。

雙方比劍決死，講求的是公正公平，各憑功力劍術決勝，對方既然多了一面鐵盾牌，就多了一層防護，換句話說，就多了一分致勝的把握。

華天虎越想越氣，又不能開口和對方理論，要他將盾牌丟棄，只得大喝一聲，騰身而起，一躍三丈。

高大岩石原本就高達數丈，加上他的騰身一躍，看來不下十丈，身在空中，有如飛臨夜空的巨鳥。

就在飛上半空一頓的同時，「嗆」的一聲清越龍吟，光華耀眼，寒芒暴漲，挾着一陣懾人厲嘯，直向地面仰首上看的黃衫人俯衝而下。

黃衫人一看華天虎在空中撤劍衝下的劍式身法，只嚇得大驚失色，不由急聲厲吼道：「住手——」

但是，華天虎的身法太快了，他的「手」字方自出口，一道經天而降的彩虹匹練巳到了面前。

黃衫人無暇多想，只得施展了「玄天奇功」護身，一面舉盾格擋，一面縮頭躬身！

「克」的一聲輕响，一角盾牌應聲而飛，一股巨大衝力立時震得黃衫人踉蹌後退。

華天虎那能給黃衫人拿椿站穩的機會，就趁斬掉一角盾牌，身形一頓，騰身再起的同時，就在空中疾演「亂繞雲」，厲喝一聲，甩劍而出！

也就在他厲喝甩劍時同時，却聽到黃衫人厲喝了聲「虎兒！」

華天虎大吃一驚，魂飛天外，「啊？」了一聲，身形「噗」的跌墜在地上。

但是，甩出去的珍珠劍劍身却幻成一道數尺寬的耀眼匹練，挾着刺目懾人的厲嘯，直奔黃衫人的頸間。

所幸華天虎墜地，因而沒有了後繼眞力，黃衫人冒死僥倖用盾一格時，耀眼匹練巳恢復了實劍！

即使如此，仍「克」的一聲將盾牌斬斷，「沙」一聲輕响，髮髻應聲而飛，一蓬散髮立時披散下來，黃綢面罩也滑落在地上。

惶急厲嘶了聲「師父」的華天虎，連滾帶爬的撲到了黃衫人身前一看，果然就是師父魏獅虎，譽滿武林的「天下第一快劍」。

華天虎見倒臥地上的黃衫人果然就是師父，不由撲跪在地上將師父抱住，同時惶急哭喊道：「師父！虎兒該死！」

斷髮遮面，滿頭冷汗的魏獅虎却喘息含笑道：「虎兒，不要緊張，爲師的還活着！」

華天虎急忙取下頭罩，一面爲師父擦着汗，一面惶急哭聲問：「師父！那個負心人怎的會是您老人家？」

魏獅虎淒然一笑問：「虎兒！爲師問你，那種女人你敢要嗎？」

華天虎一楞，茫然迷惑的問：「師父是說……」

魏獅虎黯然道：「白冰心明明知道你是我的徒弟，反而利用你的憨實無知前來殺我，試問，當你發現斬下的人頭是我時，你會怎樣？」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憤聲說道：「俺會抱着您老人家的頭大哭一場，然後拔劍自絕！」

魏獅虎淒然一笑道：「這就是你千里送劍，又救了她女兒得到的報答！」

華天虎越想越氣，倏然站起，同時怒聲道：「師父，這女人的心腸實在太狠毒了，俺要去殺了她！」

魏獅虎黯然悲痛的搖搖頭道：「不必去了，她已經來了！」

華天虎驚「啊！」一聲，倏然回身，怒目一看，就在他方才停身的高大岩石上，赫然盤坐着一個渾身白衣的女子。

這時烏雲巳散，夜空又復現了繁星萬千，華天虎藉着星光凝目一看，果然是丁蘭香的母親白冰心。

華天虎見是中年婦人白冰心，頓時大怒，怒喝一聲「納命來！」騰身疾向岩石上撲去！

魏獅虎却黯然戚聲道：「傻孩子，她還有顏面活着見你嗎？」

縱上岩石的華天虎心頭一驚，只見面色如紙，神情痛苦，雙目闔閉的白冰心，右手的中食兩指巳抵在自己的心窩「鳩尾穴」上，她巳自斷心脈而死！

但是，她的左右眼角下，高掛着兩顆晶瑩淚珠！

× × ×

曉星升起，晨霧繚繞。

長滿了艷麗山花的斜坡上，新堆了一坯黃土！

一塊不太平整的石板上刻着一行新字——俠女白冰心之墓。

三峯口。

她在這兒與心上人邂逅，也在這兒與心上人永遠分手。

她帶走了怨恨，却留下更多的哀思和痛苦！

（全文完）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元恃才傲物，對南宮靖誘降，否則一網成擒，危言恫嚇，似滿有把握似的，其實他歸順碧落山莊老夫人已失去江湖武林義氣，更冒充南宮靖已是衰人一等，毫無人格，連下三濫也不如，可說是江湖小人，南宮靖並不說穿，任他盛氣凌人，決定用武力訓斥，二人武功都是佛門正宗，一個是達摩洗髓經；一個是達摩易筋經。又來拈花手對五行掌。截脈手法摺扇對達摩劍法。結果南宮靖稍勝一籌，侯元機警遁走。第二次碧落山莊楚琬率領秦總管、丁玉郎帶着迷失神智的人一齊攻上突崖，晚上月色朦朧，衆人早已計劃好，分頭迎敵……

暗施桃僵術　喬裝互易容

萬點星長身掠出，大喝一聲道：「由我來會會你。」長劍一擺，橫劍當胸，一下攔在青袍人面前。

青袍人也不打話，熟銅杖呼的一聲，迎面蓋頂，劈了過來。

萬點星一怔，心中忖道：「此人使的會是『伏虎杖法』？難道會是少林寺的人麼？」

身形一偏，讓過杖勢，長劍起處，就洒出八九點劍芒，反刺出去。

青袍人熟銅杖頭一昂，挑起斗大一個杖花，朝劍芒磕來。

萬點星知道他的杖勢沉重，豈肯和他硬磕，八九點劍芒倏然盡斂，身形一個輕旋，這一旋，立時又有十數點寒芒飛洒而出。

青袍人一連兩杖落空，右腕翻動，呼呼呼一連三杖，帶起一片呼嘯之聲，杖影矮若神龍，記記都是迎頭猛擊之勢。

少林「伏虎杖法」，以虎作爲對象，自然都是迎着虎頭痛擊。

萬點星身形閃動，長劍掄轉，劍芒如雨，由簡而繁，由疏而密，雖然處處都閃避着不肯和雙方硬打硬砸，但避敵進招，絲毫不懈。

兩人這一戰，一個杖影如山，嘯聲如濤，越來越猛。一個劍芒流動，此滅彼生，瀟瀟如雨。

一個盤空匝地，直擊橫掃，竭盡打虎之能，一個身形如風，進退之間，宛如一蓬飛星。

一時之間，誰也奈何不了誰。

萬點星越打心頭越感到驚異，暗自忖道：「此人一手『伏虎杖法』，使得如此精純，決非普通少林派的庸手，以他身手來說，一身功力似乎還在自己之上，至少也該是少林長老級的人了，若非自己見機得快，處處閃避他的杖鋒，只怕早已落敗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突聽青袍人吐氣開聲：「嘿」了一聲，左手揚起，對着萬點星淩空直劈而出。

萬點星闖蕩江湖多年，閱歷豐富，對敵之時，自然特別留意，「嘿」聲入耳，瞥見對方舉掌劈來，心頭驀地一凜，暗道：「大力金剛掌。」

只聽孫小乙的聲音在背後低叫道：「不用管他，讓我來。」

喝聲出口，其實他早巳駢起食中二指在等待機會，此時兩指劃了個小圈，陡地朝着青袍人左臂「臂儒穴」上點出。

青袍人沒想到在和萬點星動手之際，邊上還隱伏有人，一記「大力金剛掌」堪堪出手，突覺「臂儒穴」上一麻，掌力半途而廢，一條左臂立時軟軟的垂了下來。

青袍人虎吼般一聲厲嘯，一支熟銅杖掀天揭地，攻勢陡變，宛如十七八條蒼虬，張牙舞爪，當頭抓來，勁風貫耳，令人目不暇接。

萬點星心知對方老羞成怒，下了殺心，自是不敢大意，人隨劍走，劍芒如雨，也拿出壓箱子的救命絕招，來和他一拚。

這時孫小乙又壓低着聲音「喂」了一聲道：「你把他引到右邊來好不？」

萬點星心知這位老哥哥指法神奇，依言劍勢稍懈，往右疾退三步。

青袍人左手動彈不得，恨不得一杖劈了萬點星，看他向右疾退，豈肯放過，手中熟銅杖一記「直搗黃龍」乘勢擊過來。

孫小乙等他快步逼上之際，兩指一圈，點了出去，青袍人連哼都沒哼一聲，應指撲倒地上，孫小乙一躍而起，抱起青袍人往後退去。

就在孫小乙一指點倒青袍人之際，李小雲也得手了。

原來李小雲發現和自己動手的是二叔霍天柱，而且神智似乎巳被人迷失，對自己和他的話，均置若罔聞，長劍展開「八卦劍法」，一路急攻，長短參差的劍光，逼人而來。

李少雲雖然從小就看慣霍二叔練劍，對霍二叔的劍路，耳熟能詳，但究竟沒有練過「八卦劍法」，一旦動上手，時間稍長，就有應付不來的感覺，心頭一急，却被她急中生智，暗道：「自己怎麽不使大姐敎我的一招指法呢？」

心念這一動立即左手劃圈（她使劍之時，左手本來就駢着食中二指，揑的是劍訣），朝前疾點出去。

青袍人正在發劍之際，沒防李小雲會猝然發指，自是不及閃避，不，這一記指法，就算你早有準備，也無人閃避得開，身軀一震，立被制住。

李小雲在發指之初，早就想到制住了霍二叔，絕不能讓碧落山莊的人搶去，因為霍二叔既在這裏出現，爹可能也來了。霍二叔旣被他們迷失心神，爹可能也被他們迷失了心神。只有留下霍二叔，待他清醒之後，才能問出爹的下落。

她心中有了這樣的盤算，一指制住霍天柱之後，迅即一閃而上，伸手挾起霍二叔，雙足猛蹬，朝石崖裏首掠去。

站在對面的楚琬、侯元、丁玉郎、秦皓等人，眼看兩個青袍人均被對方擒去，不由一怔。

侯元及時飛身掠出，口中大喝一聲：「那裏走？」摺扇豁的打開，人隨扇上，化作一道長虹，朝李小雲身後襲來。

卞藥姑迅速讓過李小雲，要待發劍，祝小青、孫小乙兩人巳經搶先一步，一左一右閃身而出。

祝小青長劍斜發，「叮」的一聲架住侯元摺扇，孫小乙身子一矮，雙截棍發出「撒啷」輕響，猛向侯元雙脚橫掃過去。

侯元冷笑一聲，摺扇吐勁，把祝小青震得後退了三步，一提眞氣，身形凌空拔起，飛起一脚，朝孫小乙頭面踢去。

孫小乙一個觔斗朝後翻了出去。

萬點星怕他有失，長劍及時洒出一片劍芒。

李小雲放下霍二叔，轉過身來，正好看到祝小青被侯元震退，急忙長劍一振，直取侯元。

祝小青一招就被人震退，自然心有未甘，同樣長劍急掄，朝侯元撲上。

孫小乙一個觔斗翻出去的人，這時又一個觔斗翻了過來，方才雙截棍貼地橫掃，這回他凌空倒翻過來，身在半空，雙截棍也隨着朝侯元當頭砸落。

這下侯元只有一個人，却遇上了四個敵人，他藝高人胆大，那會把四人放在眼裏，口中發出一聲長笑，摺扇開闔，繞身而起，左手隨着一記「天王托塔」，朝上托起。

這一招就顯出他的功夫來了，但聽「噹」「噹」「噹」三聲急驟的金鐵交鳴，萬點星、李小雲、祝小青三支長劍悉被蕩開，緊接着「砰」的一聲，孫小乙被他一掌打得連翻了兩個觔斗，才卸去力道才落到地上。

秦皓在侯元出手之際，也臉露陰笑，舉步朝卞藥姑走去，口中陰惻惻說道：「卞藥姑，老夫看妳還是束手就擒的好。」

卞藥姑長劍當胸，凜然道：「姓秦的，你再走上一步，我就不客氣了。」

秦皓深沉的看了石崖裏首對面趺坐的南宮靖、沈雪姑兩人一眼，沉笑道：「你們這幾個人中，以沈雪姑、（沈雪姑經李小雲給她稍加易容，改穿男裝，秦皓本來是認不出來的，但他們只有這幾個人，面貌雖然有異，但算也可以算得出來，坐在宮飛鵬對面的不用說是沈雪姑了）宮飛鵬二人武功稍有可觀，宮飛鵬傷在老夫人掌下，傷勢尚未復原，如今正在運功緊要關頭，尚需人替他們護法，等於是毫無抵抗的人，憑妳們幾個小毛頭還能和老夫抗衡嗎？」

卞藥姑冷笑道：「姓秦的，那你是想試試了？」

話聲未落，左手突然屈指彈出幾縷肉眼難見的黃粉。

就在此時，站在秦皓右首身材高瘦的黑衣人忽然伸手連指，飛出幾點火星，迎着黃粉投來，登時響起極輕的嗤嗤異响，卞藥姑彈出去的黃粉，立時在空中燃燒，化作青烟，隨風散去。

秦皓早巳一下退出數步之外。

卞藥姑眼看自己彈出去的痳人草末，被人用火星燒去，不覺怒聲道：「妳是劉媒婆！」

黑衣人沒有作聲。

卞藥姑冷哼一聲，左手從袖中取出一個瓷瓶，一手揭開瓶塞，暗暗把藥末傾在掌心，運起全力，揚手朝黑衣人拍去。

這一拍，因有內力送出，一蓬灰色粉末，凝而不散，疾快的隨着掌風撒出。

黑衣人依然屈指彈出幾點火星，這回火星飛入灰色粉末之中，立時發出一股濃烟。

黑衣人情知不妙，要待後退巳是不及，咕咚往後栽倒。

原來黑衣人彈出的幾點火星，乃是劉媒婆用毒藥和火藥煉製的「彈指毒火」，擊中人身，一點火星也不擴大，就像風頭一樣，可以一直燒穿你的衣衫，灼傷肌膚，只要肌膚被它灼傷，毒氣就會隨着侵入，瞬息毒發，非她獨門解藥不救。

「彈指毒火」的另一功用，因爲它是用火藥合成，遇上敵人也是用毒能手，她這「毒火」就能以毒攻毒，再藉火藥之力，把對方的毒藥引起燃燒，毒藥經火燃燒，自然也失去效用了。

這是一般常情，但她不知卞藥姑第二次拍來的藥末，必需經過燃燒之後才發出濃烟來，不論人畜，只要聞到濃烟，就會昏倒。

黑衣人不知就裏，依然用「彈指毒火」去燃燒卞藥姑的藥末，自是連後退都來不及，一跤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但另一邊，侯元以一柄二尺長的摺扇，力敵四人，不但毫無遜色，左手施展截脈手法，在他重重扇影之下，似拏似拂，接連被他拂中祝小青、孫小乙兩人。卞藥姑心頭一急，掄劍逼上，敵住侯元、李小雲、萬點星乘機把經脈受制、四肢不能動彈的祝小青、孫小乙抱起，往後疾退。

秦皓冷笑一聲，左手揮了揮，站在他身後的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老者隨着他手勢大步走出。（隨同秦皓上來的一共有五個人，巳有兩個被擒，一個使毒的巳被卞藥姑烟迷昏，由兩名金甲武士抬了回去）

李小雲、萬點星及時攔住。

藍褂老者臉色冷漠，空着雙手，只有腰間插着一支旱烟管，似是他的兵刄，但他並未使用，一見兩人攔在他前面，一言不發，右手伸出一隻比常人大了一倍的手掌，呼的一聲，朝兩人迎面劈了過來。

萬點星久走江湖，看出此人手掌有異，急忙回頭低聲說道：「宮二公子，此人手掌比常人大了一倍，必定練有掌功，你且慢出手，讓在下試他幾掌。」

李小雲點點頭，依言後退了幾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藍褂老者右掌出手，一道凝重的掌風，巳經筆直撞到。

萬點星並未發劍，身形急閃，向他右側轉進，一溜十數點寒芒，也在此時激飛而出，朝藍褂老者右側射去。

藍褂老者連身子也沒轉動，朝前劈出的右掌，忽然帶轉，朝右橫掃過來。他手掌橫轉，本來劈出去的一道掌風竟然也隨着他手掌帶轉，橫捲過來。

萬點星經驗何等老到，巳知此人不易對付，豈會老站在原地？他剛才向對方右側轉進，抖劍發招，人巳再次右移，早巳閃到了藍褂老者身後左方，右邊十數點寒星，倏然隱沒，又有十數點寒芒在藍褂老者左後方出現，宛如一簇飛雨，却參差刺到。

藍褂老者連頭也沒回，左手突然向後彎了過來，巨靈般手掌，張開五指，竟然朝一簇如雨的劍芒中抓來。

一個人的手臂，天生只能向前彎，那是骨骼和關節的環扣作用，決不能往背後彎過去，但藍褂老者右手往往後彎過來，竟然和向前彎一樣，巳是出人意外。

老實說，萬點星的外號叫萬點星，自然也是誇張之詞，因爲他出劍迅速，長劍一抖，最多可以幻出二三十點劍雨，但無論你幻出多少劍雨，長劍總歸只有一支，數十點劍雨之中，眞正能够傷人的也只有一點而巳。

藍褂老者不但左手能够朝後彎，而且他箕張的五指，不用回頭去看，就是朝萬點星十數點劍雨中的一點——眞正的劍尖所在抓了過來。

這下，自然看得萬點星大感凜駭，沒待對方抓上，急急收劍護胸，往後疾退。

藍褂老者抓來的五指忽然一並，由爪化掌，當背直竪，朝疾退的萬點星筆直追劈過來。

萬點星正在後退的人，突然對方竪掌劈來，而且不帶絲毫掌風，心知有異，他究竟對敵經驗豐富，急忙身形橫移，使了一招「白鶴亮翅」，劍向橫出，截向對方掌風。

這一招，也差幸他身子巳經向橫移開，沒有直攖對方掌風，只是用劍去橫截，但覺手腕輕震，「拍」的一聲輕响，那是長劍折斷的聲音，他橫出的長劍竟然被對方掌風齊中削斷。

藍褂老者也在此時，緩緩的轉過身子來。

萬點星幾乎不敢相信，對方這一掌來得並沒有像第一掌那麽凌厲，居然一下就會把自己長劍震斷，不由怔得一怔。

就在此時，耳邊端聽南宮靖的聲音低聲喝道：「他是無形刀邢鏗，你們快退下來。」

聲音入耳，策在對面的藍褂老者突然張口發出一聲震懾人心的厲笑，右手緩緩舉起，當胸直竪，緩緩推出。

李小雲眼看萬點星手中長劍被對方震斷，只剩下半截斷劍，正待閃出身去替萬點星接他一招。

萬點星聽了南宮靖的話，一時來不及和她招呼，身形閃動，一把拉住李小雲執劍右腕，低喝一聲：「速退！」頓足朝旁躍開。

這一段話，說來費時，實則何殊電光石火，萬點星拉着李小雲頓足旁躍，坐在石崖裏首的南宮靖左手依然和對面沈雪姑右掌心相抵，右手却在此時離開沈雪姑的左掌，揚手向外拍來。

藍褂老者直劈的手掌，看去雖然極爲緩慢，但緩慢的只是他的姿勢而巳，從他掌緣透出來的一道無形掌風，却並不緩慢，正好在萬點星頓足旁躍之際，湧到萬點星原來站立之處，也正好和南宮靖劈出的一道掌風，在此處遇上。

兩股無形潛力乍然相接，也沒有什麽蓬然聲响，只是藍褂老者站着的人，就像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往後一仰，脚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三步。

這下可把藍褂老者激怒了，口中發出了一聲厲嘯，雙目神光暴射，盯注着南宮靖，右手一收再發，凌空直劈過來。

南宮靖右手劈出一掌之後，急忙又和沈雪姑左掌相抵。沈雪姑不敢怠慢，左手和南宮靖右手緊抵掌心，騰出右手，向前揚起，迎着藍褂老者劈來的右掌拍去。

因爲雙方發出來的都是內功，毫無凌厲風聲，外人看來，只不過是雙方手掌遙遙作勢而已。

萬點星是過來人，他一支百鍊金鋼長劍就是被藍褂老者無聲無息的內勁削斷的，自然深知厲害，站在一旁，只是凝目注視着雙方，幾乎連大氣也透不過來。

藍褂老者這一記「無形刀」自然比先前兩掌加重了力道，沈雪姑聽出他嘯聲凄厲，分明要下殺手，當然也凝足了十成力道。

因爲自己兩人正在運功之際，和人動手，可說情非得已，只能勝，不能敗，若是接不住對方掌力，運功的兩人，都會立即走火入魔，豈同小可？

雙敎掌力一經出手，就很快接觸上了。這回依然和上次一樣，聽不到一點聲音，但這一接之下，藍褂老者還是落了下風，他身軀陡然一震，脚下踉蹌後退了五步之多，胸口起伏，張口連透了兩口大氣。

沈雪姑右手劈出，又趕緊和南宮靖左手相抵，她因仗着兩人體內眞氣互相貫通流注，情形自然比藍褂老者好得多，但也已經是全力施爲了。

這一情形，秦皓自然看得出來，他回頭低低的說了兩句，轉過身來，左手又朝那藍褂老者輕輕揮了一下。

敢情他揮手就是一種命令，藍褂老者喘息未定，又朝前衝了上來，右手直豎如刀，急劈而出。

沈雪姑右手已和南宮靖相抵，這回自然又輪到南宮靖出手了，他右掌離開沈雪姑左掌，凌空朝藍褂老者劈來的掌勢急迎上去。

就在此時，丁玉郎也出手了，右手揚處，立時響起一縷刺耳的異聲，一朵碗口大的紫紅玫瑰花，疾若風輪，朝南宮靖後心激射而來。

這時，秦皓的右手也隨着揮起，站在他右首的黑衣人（第五個）突然雙手連揚，立時響起一陣細碎的「叮叮」之聲，漫天暗器，像一陣狂風暴雨，瀟瀟洒洒朝對面抵掌趺坐的南宮靖，沈雪姑兩人傾盆而下。

這一瞬間，響起了李小雲的一聲驚呼，和萬點星的一聲怒喝，但他們在這一情形之下，也已有措手不及之感。

也在這同時，忽然響起了一聲清朗的長笑，和一聲清叱，一聲悶哼，一聲驚啊！這些聲音，也幾乎是同一時間發出來的，朗笑的是南宮靖，他和沈雪姑本來趺坐的人，此刻已經雙雙站了起來。他藉着兩人眞氣互通，掌力驟吐，先把藍褂老者一記「無形刀」震退。

要知藍褂老者的「無形刀」雖是武林一絕，但「無形刀」究非眞刀，而是以內功凝練的一種霸道功夫而已，如何能和兩人體內一陽一陰渾成一體的佛道兩種內功相抗衡？

更何況他先前連發過兩掌，都被兩人擊退，這第三掌是在喘息未平之際，「奉命」發出來的，早已是強弩之末，一經接觸，立被南宮靖的掌力把他震得悶哼一聲，脚下踉蹌，連退數步之後，張咀噴出一口鮮血，人也搖搖欲倒。

南宮靖一掌震退藍褂老者，朗笑聲中，劈出的右掌，忽然帶轉，使出了「接引手」，一股強大的吸力，把打向他後心的「旋風花」和漫天暗器一股腦兒向右首崖外引出。

漫天暗器被一股極大吸力吸住，化作一道細細碎碎的長虹，朝崖外激射而去。

丁玉郎打出「旋風花」，突聽耳邊響起南宮靖的聲音，（南宮靖臉上經過易容，易名宮飛鵬，口音自然也改變了，他此時他聽到的却是眞正南宮靖的聲音）說道：「賢弟原來就是旋風花？」

丁玉郎這幾天來，正感南宮靖（侯元）的口音和舉止有異，但只當他被老夫人迷失神智之後，現在雖已清醒，敢情神智受了影響，以致個性，舉止都有了極大改變，原也不疑有他。此時驟然聽到南宮靖「傳音入密」的聲音，不由心頭大喜，口中驚「啊」一聲，就大聲叫道：「大哥，你在那裏呢？」隨着話聲，一個轉身飛身朝崖下縱落下去。

那一聲清叱，却發自沈雪姑。

原來卡藥姑和侯元兩人，劍扇交鋒，拚鬥了三十幾個回合，卡藥姑漸漸被逼落下風。

卡藥姑就是因爲對方飛擲如電的扇招，逼得她一心運劍，還是左右支絀，沒有時間可以分心，更騰不出左手來。時間稍長，她眼看如論武功自己絕非對方敵手，就一連後退了數步。等侯元揮扇逼上，她左手已經有了準備，冷哼一聲，彈出一蓬黃色藥末。

侯元鼻中聞到一縷檀香香氣，心知不對，急忙舉扇揮起，已是不及，一個人隨着往後便倒。

楚琬自從南宮靖大哥出陣，她一雙鳳目，一直盯注着他，此刻驟見大哥無故倒下，心頭一急，不待秦皓出手，早已一下飛身而出，人還未到，右手揚處，一道青虹快若閃電，朝卡藥姑虹射而至。

卡藥姑急忙舉劍封架，但聽「噹」的一聲，手中長劍立被削斷，但楚琬的一道劍影，依然筆直射向卡藥姑咽喉。

沈雪姑口中發出一聲清叱，人隨聲到，從她袖中射出一指細長長劍，「叮」然一聲，架開楚琬劍尖，還把她震得後退了兩步。

沈雪姑長劍倏落，一下指住了侯元咽喉，喝道：「楚姑娘，妳大概不想看到我要他的命吧？」

這時石崖上一場暴風雨，已因南宮靖、沈雪姑兩人出手，扳回了整個局面，敵我雙方，幾乎全已停了下來。

楚琬憤然道：「妳要怎樣？」

沈雪姑道：「你們都退下去！」

楚琬道：「妳先放開他！」

沈雪姑道：「他是妳什麼人？」

楚琬粉臉驟然一紅，嬌急的道：「他是我大哥。」

沈雪姑不肯放鬆，又道：「據我所知，他叫南宮靖。」

這話是說南宮靖應該和她無關。

楚琬道：「他是我娘的義子，現在你

妳可以放開他了吧。」

沈雪姑朝她微微一笑，說道：「楚姑娘只管放心，我不會傷害他的，你們退下崖去，而且要退出二十丈以外，我自會放人，我放了人之後，你們必須立時撤出谷去。」

話聲一落，立即以「傳音入密」朝南宮靖道：「南宮兄，你必須立即悶哼一聲，裝作重傷倒地，快！」

南宮靖不知她的用意何在？但此時無暇多問，依言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往後便倒。

李小雲大吃一驚，和萬點星一起撲了過去，口中叫道：「大哥，你怎麼了？」

南宮靖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妹子，我沒有事，這是沈兄要我裝的。」

沈雪姑朝楚琬喝道：「楚姑娘，你們走不走？」

楚琬眼看宮飛鵬悶哼一聲，往後倒去，證之方才他和沈雪姑雙掌相抵的運功情形，足見他果然重傷未愈，可惜大哥（侯元）受制於人。

她投鼠忌器，只得哼道：「好，我們退下去，但妳必須放人。」

沈雪姑道：「我若是不放人，妳依然可以率人躍登此崖。」

楚琬沒有多說，朝秦皓揮揮手道：「我們退下去。」

話聲一落，當然朝崖下掠去，總管秦皓只得率人跟踪躍下，迅速指揮崖下的人往後退去。

沈雪姑在他們撤下崖去之際，急忙以「傳音入密」朝李小雲道：「二妹快過來，替侯元臉上易容，讓他變成宮飛鵬，越快越好。」

一面又朝南宮靖吩咐，道：「你可以起來了，快和侯元對換了衣衫，待回我釋放侯元之時，你就可以下去，混入碧落山莊去，今後務必小心，我自會派人和你連絡的。」

南宮靖一躍而起，也以「傳音入密」問道：「妳要我混入碧落山莊去，做什麼呢？」

沈雪姑同樣以「傳音入密」說道：「我考慮了很久，只有你去最適合了，又不怕敗露身份，因爲據我猜想，碧落山莊必有極大陰謀，你先潛伏在裏面，多加注意，才能瞭解。」

南宮靖道：「妳和我如何連絡呢？」

沈雪姑淺淺一笑道：「二妹精擅易容，我們有事找你，隨時都可以派人和你連絡，記住，我如果派人去，第一次的連絡記號，是『鵬飛九千里』，不可忘了。」

南宮靖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沈雪姑也在此時，閃身掠到祝小青和孫小乙身邊，替兩人解開了被制的穴道。

李小雲雖然沒聽到沈雪姑和大哥「傳音入密」說的話，但大姐要自己替侯元易容，裝成宮飛鵬模樣，顯然有意要把侯元留下了，這就以最快手法替侯元洗去臉上易容藥物，迅速替他易成宮飛鵬的面貌。

奇胲門的「李代桃僵術」，只須轉個背，就可以把自己變成敵人的面貌，就是以手法快速著稱，李小雲手法雖然還不到如此境界，但有這樣一段時間，自然也夠了。

南宮靖等她易好容，就迅速脫了身上長衫，一面動手把侯元身上的長衫脫下，穿到身上，再替他也穿上了自己脫下來的長衫。

卡藥姑也在此時，搜索了被她迷倒的黑衣人身上，取出七八個大小藥瓶，口中冷笑道：「她果然是劉媒婆。」

這時崖下已經傳來秦皓的聲音道：「沈姑娘，咱們已經依約退到二十丈外了，妳也應該把人釋放回來了吧？」

沈雪姑答道：「好好，我馬上可以放人。」

李小雲急道：「大姐，那青衣人是我霍二叔，可能已被他們迷失神智，看情形我爹也可能被他們迷失了神智，正好問問霍二叔，怎麼可以交還他們呢？」

沈雪姑朝她微微一笑，以「傳音入密」說道：「妳大哥進去了，還怕查不出來嗎？此時咱們應該裝作不知道，把人釋放，使他們還以爲我們不知道，就可減少他們的戒心。」

一面又以「傳音入密」和南宮靖交談了幾句。

李小雲和萬點星、祝小青、孫小乙四人却守着穴道受制，如今已改裝成宮飛鵬的侯元，作出圍着他保護之狀。

卡藥姑給劉媒婆聞了解藥。

沈雪姑也給霍天柱（穿青袍）和一個黑衣老者、南宮靖三人一起解開穴道（南宮靖只是從地上站起來而已），一面冷冷的道：「南宮靖，你給我聽着，我不想殺你們，只是不願傷了雙方和氣，現在我釋放你們下去，立即要楚琬、秦皓把碧落山莊的人帶走，離開此谷，如果還想使什麼花樣，那休怪我出手無情，你們去吧。」

一面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侯元生性冷漠，你該說上幾句狠話才行。」

南宮靖在竹逸先生那裏住過幾天，雖然不會易容術，但對改變聲音，模仿他人話聲的「變音術」，却很快就學會了，這時學着侯元的聲音，發出冷傲的笑聲，說道：「在下今晚認栽，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說完，正待往崖下縱去。

沈雪姑心中暗道：「一個人的心術果然是天生的，我已暗中告訴他說幾句狙話再走，他說的這幾句話，只是一般江湖上人自找台階的話，那算是什麼狠話？」一面喝道：「你慢點走。」

南宮靖回身道：「妳還有什麼事？」

沈雪姑道：「把你兵刃帶走，留在這裏沒人給你保管。」

南宮靖沒有作聲，俯身從地上拾起鐵骨摺扇，只聽耳邊響起沈雪姑「傳音入密」的聲音，叮囑道：「南宮兄，你諸多小心。」

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個字，但鑽進南宮靖的耳中，却有着無比溫馨之感。

這大概就是三個月來，貼身擁坐運功的「後遺」症吧？雖然兩人心頭各自戰戰兢兢，不敢稍存綺念，但總究是一陰一陽，氣息互通，坎離調和，心靈久合，當時雖然各自遏制着沒有稍露形迹，其實兩人心底，情愛早已潛生，此刻分離在即，不禁起了關切之情。

南宮靖不敢再看她，一個轉身，往崖下躍去，青袍人（霍天柱）和兩個黑衣人

（其中一個已證實是劉媒婆了，另一個不知是誰），也跟着往崖下投去。

南宮靖當然不敢太過逞能，一連兩個起落，才飄身落地，再足尖連點，朝楚琬、秦皓等人立身之處，奔掠過去。

楚琬急忙迎着，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本來南宮靖（前面的侯元）向她大獻殷勤時，她一直冷若冰霜，不曾稍假辭色，可能是芳心早被侯元的殷勤打動了，只是沒有流露出來而已。

這回南宮靖（侯元）被沈雪姑制住，他才眞的急了，因此看到南宮靖安然回來，才情不自禁的在言辭之間流露出來。

南宮靖摺扇在胸前搧了一搧，豁然笑道：「還好，我沒什麼。」

楚琬道：「我們那就走吧。」

秦皓說道：「大小姐，崖上幾人，只有沈雪姑和宮飛鵬兩人武功較高，其餘的人武功平平，宮飛鵬被老夫人掌力震傷，至今尙未復原，方才和沈雪姑抵掌運功療傷，大概用力過猛，傷勢復發，如今只有沈雪姑一個，料她也獨木難支，咱們再上去，就可以把他們一起拏下，如何要退走了？」

南宮靖忙道：「秦總管大概還不知道，沈雪姑練成劍氣，她長劍一指，就有一股寒氣直入體內，在下內功，幾乎被她劍氣所毀，差幸她投鼠忌器，不曾存下殺機，咱們如果再上去，她勢必和咱們拚命，那時，咱們這些人，只怕全會傷在她劍氣之下，依在下之見，不如依約先行退出去，再作計較的好。」

楚琬一直深情脈脈的凝注着他，聞言螓首微點，說道：「大哥說得不錯，沈雪姑練成劍氣，咱們這些人，只怕全非她的對手，何況她依約把人放回來了，咱們也不能失信於人。」

秦皓冷冷的道：「咱們要爭的是天下武林，姓沈的丫頭片子已是甕中之鼈，失信又有什麼要緊？」

南宮靖搖頭道：「試問總管，你有多少把握，能勝得了沈雪姑？如果沒有把握勝她，激怒了她，咱們這些人豈不白白犧牲了？」

楚琬道：「是呀，我們帶來的這些人，却是碧落山莊的精銳，損失一個，就少一個，都是碧落山莊的損失，對付沈雪姑，除了娘親自趕來，我們都不是她對手，還是依約退出去的好，我意已決，秦總管，你給我傳下令去，大家退出石門山谷，回去再說。」

秦皓只得揮手要大家後退。

崖上，沈雪姑凝目瞭望，看到楚琬、南宮靖率同衆人，果然疾快的朝右首谷道中退去，她目送南宮靖遠去，心頭忽忽若有所失，低聲道：「他們退出去了。」

李小雲說道：「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沈雪姑道：「我剛才制住侯元的一刹那間，才想到由南宮兄改扮前去，可能會對整個武林有極大的帮助，現在南宮兄已經深入虎穴，咱們的行動，自然也要變動了。」

卞藥姑道：「妳心裏大概已有腹案，不知要如何變動呢？」

沈雪姑道：「南宮兄易裝深入虎穴，我們必須留下來支援他，這一來，我上天台靑竹庵的事，只好由妳代我一行，去找了因師姐，好在二妹精擅易容術，由她給妳改變容貌，就不會有人認得出妳來，只要妳路上小心些，就不會有什麼事的。」

卞藥姑點點頭道：「好吧，不過你們不去天台山，最好和黃山萬大先生取得聯繫。」

沈雪姑從身邊取出一件信物，交給卞藥姑收好。

李小雲取出一張皮面，遞給卞藥姑，道：「這張面具上，還是我師父易的容，是一個滿面病容的中年漢子，妳出了山谷，和我們別過之後，把它戴起來就好。」

卞藥姑一起收到懷中。

李小雲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姐，不對，大哥傷勢不是還沒有復原嗎？子午二時還要運功，他去了碧落山莊，那該怎麼辦呢？」

沈雪姑笑了笑，說道：「妳大哥的傷勢，其實早就好了，子午二時，他一個人運功就可以了，方才只不過是愚弄他們的，我是怕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親來，除了我和妳大哥兩人的內力，也許可以接得下來，否則我們誰也不是她的對手，才要南宮兄和我坐下來，合掌相抵，隨時都可以出手。」

李小雲吁了口氣道：「原來如此，哼，你們瞞得我好苦。」

這句「你們瞞得我好苦」，李小雲言者無意，沈雪姑聽着者有心，臉上不禁熱烘烘的飛起兩片紅雲。

但此刻時在子夜，一片黑暗，除了內功精湛到某一程度，才能看得到，在場的人雖然分得清大家面貌，但羞紅的臉色，却沒人可以看得見。

沈雪姑却立即朝李小雲微微一笑道：「好了，二妹，在我們動身之前，妳還有一件事要做，快去把侯元化裝易容，我們就可以以下去了。」

李小雲道：「還要給他易容嗎？」

沈雪姑道：「妳大哥去代替了侯元，侯元就該化裝成宮飛鵬模樣，碧落山莊的人雖已退去，但秦皓一定會派人暗中跟蹤，監視我們的行動，只有把侯元裝扮成宮飛鵬，讓他裝作傷重不能行動，不會啓人疑竇。」

李小雲想到大哥單人進入虎穴，一旦被人發覺了，那可危險得很，心頭一怵，立即答應一聲，說道：「好，小妹這就動手。」

當下就從身邊取出易容藥物，先替侯元洗去原來扮作南宮靖的面貌，然後再替他易成宮飛鵬的面貌，她如今手法熟練，不消一回工夫，就已易好了容。

沈雪姑環視了衆人一眼，說道：「我們走吧。」

一行人由她領頭，萬點星一手挾起侯元，大家相繼飛躍而下，落到地面，仍由沈雪姑領先朝右首原路退出峽谷。

本來他們要去天台，就該向左首谷道去的，如今因南宮靖去了碧落山莊，大家要隨時支援他，就不能再去天台了，從原路退出，正好跟在碧落山莊的人後面。

只有卞藥姑裝扮成面有病容的中年漢

子，悄悄和大家作別，單獨上路，朝左首谷道而去。

沈雪姑因前面有碧落山莊的人，剛退出谷去，難保沒有人埋伏，因此走得極爲小心，一路上耳目並用，而且要身後諸人，和她保持了十丈左右的距離。

此時已經四更天氣，峽谷中一片黝黑，伸手不見五指，但沈雪姑內功精純，自可看得如同白晝。

就在離開谷口不遠的一處大石上，忽見黑影一動，這要換作旁人，一定不會注意，但沈雪姑心細如髮，目光有如秋水般明亮，有人影閃動，如何瞞得過她。

待得快要走近，右手中指輕彈，飛出去一粒沙礫，悄無聲息的打中此人穴道，一面回頭叫道：「小乙，過去給我把人押出來。」

孫小乙趕忙一弓身掠到沈雪姑身邊，問道：「人在那裏？」

沈雪姑一指石後，說道：「就在大石後面。」

孫小乙答應一聲，雙手提胸作勢，一步步的朝大石走去。

沈雪姑笑道：「你不用再裝腔作勢了，人已經被我點住了穴道，只要把他提出來就好。」

孫小乙聳聳肩道：「大公子，你怎不早說？」

雙足一點，撲了過去，一轉身，就提着一個瘦小漢子走了出來，說道：「這人只是一個趙子手而已。」

李小雲道：「他是碧落山莊的人改扮的，躲在這裏，分明是奉派窺伺我們行動的了，你放下來，問問他口供。」

沈雪姑說道：「他被我以『米粒打穴』手法制住了穴道，我先替他把穴道解開了。」

說完，走上前去，伸手朝那人拍了一掌，起下一粒沙礫，說道：「小乙，你去問他？」

孫小乙走到那人面前，剛「喂」了一聲，那趙子手突然雙手齊發，一連拍出三掌，雙足一蹬，轉身就朝谷口奔去，企圖奪路而逃。

這三掌快速凌厲，奇幻無比，一片掌影，似東實西，幾乎記記都拍向孫小乙的致命大穴。

要在從前，孫小乙早已着了他的道，但近來孫小乙不但學會了一記指法，又屢經大敵，豈會上當，對方掌影未到，他已經身形一晃，朝左閃開，緊接着一個觔斗，跟着趙子手身後翻去，雙腳堪堪落地，右手劃圈中二指隨着點出，一下朝對方右肩點落，再一閃身，轉到趙子手面前，笑嘻嘻的道：「你小子一手『幻影掌』，倒也學得了八九成，但對小老兒可還不管用，你是王牙婆的門下，對不對？叫什麼名字？」

要知他是孫虔婆的兒子，對「六婆」中人有些什麼能耐，自然知之甚諗，「幻影掌」，正是王牙婆的看家本領。

王牙婆，鳳陽人，以替人捉牙蟲爲業，除了「幻影掌」，還精擅三十六支骨針，可以閉着眼睛，取人穴道，手法十分陰毒。

趙子手穴道受制，一句話也沒說。

孫小乙哼道：「好小子，在小老兒面前你還想充好漢，你不說，小老兒也知道，你可是後悔方才不曾使三十六骨針？哦，不，你師父也不過會三十六支，你最多也不過會使十六支而已，小老兒替你取出來看看就知道了。」

口中說着，老實不客氣伸手朝趙子手懷中摸去，這一探入趙子手懷裏，摸到的是一隻老太婆乾癟的乳房，趕緊縮手不迭，口中「啊」了一聲，說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李小雲道：「你怎麼啦。」

孫小乙臉紅耳赤，連呼晦氣不止，說道：「他是女的，還是老太婆。」

李小雲仔細朝趙子手臉上看了一眼，說道：「此人臉上戴了面具。」伸手一按一扯，果然從趙子手臉上揭下一張面具，露出一張滿臉皺紋的臉來，上咀唇暴出一口黃板牙，咬牙切齒，面有怒容。

孫小乙定睛瞧去，咦道：「她會是王牙婆！」

原來孫小乙從小就聽娘說過，王牙婆的「幻影掌」和三十六支骨針，如何厲害，他還不知道自己在這三個月來，勤練一招指法，武功業已大進，因此看到王牙婆使出來的「幻影掌」感到沒有什麼了不起，還以爲趙子手是王牙婆子的徒弟了。

李小雲道：「小乙，她如果再不開口，你只管點她五陰絕脈，看她說不說？」

孫小乙那會什麼「五陰絕脈」？尤其王牙婆和他娘同是「六婆」中人，幾十年的老姐妹，就是會也不好下手，他聳聳肩，說道：「王牙婆，依小老兒相勸，你還是老老實實說的好。」

王牙婆聽李小雲叫他「小乙」，方才看孫小乙翻的觔斗，也極爲眼熟，但孫小乙偏生是個小老頭，而且口音也不對（孫小乙易了容，李小雲也傳了他變音之術，是以聽不出他的口音來了），心頭不覺暗自嘀咕。

尤其李小雲說要點她「五陰絕脈」，她久走江湖，自然知道點「五陰絕脈」的厲害，這就沙啞着聲音說道：「你們要問什麼？」

孫小乙笑道：「對了，妳能和咱們合作，爽爽快快的說就好。」

接着「哦」了一聲，回頭問道：「二公子，咱們要問她什麼呢？」

他怕和王牙婆多說話，最好是讓李小雲來問她。

李小雲哼道：「眞是飯桶，吃飯比別人吃得多，連問話都不會問。」

孫小乙聳聳肩，苦笑道：「二公子，我看還是你來吧！」

李小雲哼了一聲道：「站開去。」一面朝王牙婆問道：「妳是王牙婆？」

王牙婆點頭道：「正是老婆子。」

李小雲又道：「妳躲在大石後面，想做什麼？」

王牙婆道：「老婆子是奉秦總管之命，留在這裏，等天亮之後，就跟蹤你們後面，沿途留下記號，如此而已！」

李小雲問道：「還有同黨嗎？」

王牙婆道：「老婆子只有一個人。」

李小雲又問道：「那麼楚琬、秦皓等人呢？」

王牙婆道：「秦總管他們都已回碧落山莊去了。」

李小雲又道：「妳王牙婆也小有名氣，怎麼會投到碧落山莊去的！」

王牙婆臉上忽有憤色，低下頭去，歎息一聲道：「只怪老婆子結交非人，中了人家惡計。」

李小雲道：「妳也是老江湖了，還會中人惡計！」

「知人知面不知心。」王牙婆憤憤的道：「江湖詭詐，自然瞞不過老婆子，但自家老姐妹，她在茶水飯菜做了手脚，那就防不勝防了。」

孫小乙矍然道：「是劉媒婆在妳茶水裏下了毒？」

王牙婆看了他一眼，才點點頭道：「不錯，老婆子就因爲中了劇毒，才身不由己。」

沈雪姑心中一動，問道：「若是有人替妳解去身上劇毒，妳是不是還會聽命於碧落山莊呢？」

王牙婆喟然歎道：「投靠碧落山莊的人，有的爲名，有的爲利，老婆子年已花甲，孑然一身，無兒無女，名韁利鎖，已經羈絆不住我了，一旦解去身中之毒，怎麼還會再去自投羅網，爲虎作倀？」

沈雪姑道：「好，有妳這句話，我可以替妳解去身中之毒，只是有一個條件，不知妳肯不肯答應？」

王牙婆道：「妳有什麼條件，且說出來聽聽？」

沈雪姑道：「我替妳解毒之後，妳在一月之內，必須和我們在一起，我要妳做什麼，不得推諉。」

王牙婆道：「劇毒在身，終生受制於人，聽人差遣，妳替老婆子解去身中劇毒，只要老婆子跟隨妳一個月，兩下比起來，便宜得多了，老婆子自然同意，只要妳解了我體內劇毒，一月之內，赴湯蹈火，老婆子決不皺眉。」

「好，一言爲定。」

沈雪姑取出卞藥姑臨走時交給自己的一瓶解藥，傾了三粒，遞給王牙婆，說道：「妳把這三顆藥丸吞下，再坐息一回，就可以了。」

王牙婆道：「三顆就可以解去老婆子身中劇毒了？」

沈雪姑道：「每日三顆，要三天始能把你體內劇毒全數消解。」

王牙婆吞下藥丸，依言坐下，約莫過了盞茶工夫，沈雪姑問道：「妳現在可有什麼感覺嗎？」

王牙婆倏地睜開眼來，欣然道：「這解藥果然靈效，老婆內腑本有一處劇毒積聚成痞，服藥之後，好像鬆動多了。」

沈雪姑含笑道：「現在妳願意履行條件了？」

王牙婆朝她襝衽一禮，說道：「老婆子願意追隨沈姑娘了。」

沈雪姑忽然正容道：「王婆婆，妳行走江湖多年，總可以分得出邪正來，碧落山莊廣羅江湖各派高手，目前雖無顯著惡迹，但一旦如有舉動，整個江湖武林，只怕要掀起一場血雨腥風，瀰天大刦，我們沒有門派，只是幾個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爲的只是稍盡我們學武人的一份天職，毫無利害關係，王婆婆如果和我們合得來，可以和我們互助合作，對抗暴力，如果志趣不合，可以隨時退出，獨善其身，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王牙婆忙道：「老婆子明白，老婆子說過願意追隨沈姑娘，出諸肺腑，可表天日。」

沈雪姑道：「好，二妹，妳又有生意上門了。」

李小雲訝異的道：「我有生意？」

祝小青在旁笑道：「易容呀，那不是妳的獨門生意還是什麼？」

李小雲望着沈雪姑問道：「要給王婆婆易容嗎？」

沈雪姑笑道：「妳看看就會明白，我們之中少了一個什麼人？秦皓既會派王婆婆留下來偵察我們行動，自然還會另外派人，如果他發現我們少了一個什麼人就會想到她往那裏去的，路上豈不增加許多困擾，現在正好來了一個王婆婆，妳把她改扮一番，我們一行人就一個也不少了。」

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而且王婆婆一下就投到我們這邊來，讓他們知道了也不好，秦皓心思毒辣，詭計多端，萬點星投過來在前，如今又有王婆婆投過來了，以後再派人出來，就會加倍小心，或者加重使用毒藥，這樣對我們多少總是不利之事。目前有不少人被他們利用，我們只有慢慢的釜底抽薪才是辦法，妳替王婆婆易了容，最多只是王婆婆失了蹤，並沒有投向我們的證據。」

這番話中，她雖然沒說出卞藥姑三個字來，但已明白表示要李小雲把王牙婆易成卞藥姑了。李小雲心中暗暗佩服大姐不但心思縝密，而且隨機應變，把事情處理得面面俱到。

這就點頭道：「小妹遵命。」一面招呼王牙婆席地坐下，然後取出易容藥物，在王牙婆臉上，仔細塗抹了起來。

不過一回工夫，就把王牙婆改扮成了卞藥姑，只要王牙婆緊閉咀唇，不露出一口暴牙來，就誰也看不出來了。

王牙婆是老江湖，任由李小雲替她易容，也沒有詢問把她化裝成誰？

孫小乙等李小雲易好容，趕緊走到王牙婆面前，急急問道：「王婆婆，我娘怎麼了？」

王牙婆望着了他，訝然問道：「你是誰？」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王婆婆，我是小乙呀。」

王牙婆心裏登時明白了，宮飛雲會易容術，自可改變一個人原來的面貌，無怪自己看到孫小乙覺得身形有些眼熟，這就問道：「你是孫小乙？」

孫小乙連連點頭道：「是，是，我就是孫小乙。」

王牙婆怒笑，道：「好小子，原來是你。」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王婆婆，小老兒給妳老賠罪就是了。」說着，果然爬在地上連連磕頭。

王牙婆道：「老婆子和你娘是幾十年的老姐妹，你小子叩幾個頭，老婆子不受得起，好了，可以起來了。」

（未完．25）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救凌鶴出困的原來是黑煞的女兒，母親是「武林第一花」梅遜雪，自稱叫張不幸，只說出母親名字，不願將父親名字公開，來此是賑濟災民；凌鶴第二個遇到的是蕭娟娟，代父親蕭辰賑濟災民，這人不拘小節，孤寒利毒，緊要關頭作善事絕不後人，而且不讓人知；第三個遇到的是麥俐，她懷孕和馬伕私奔，凌鶴一片對她鍾情，看到姦情畢露，才信鬼手丹青神筆畫圖判斷非假；最後被麥秀斜同八大家之一李占元截鬥，幸被高麗花救走，遇到一指叟將張不幸是黑煞指使打探第九本秘笈下落和白煞就是了性和尚，並將前因後果對凌鶴說清楚……

故意搶假笈　眞心奪寶書

蕭娟娟道：「酒，酒，凌大哥……你也不能再喝了……」

「沒有那回事兒……再來……酒。」

「凌大哥……你心中必然有事……不能告訴小妹嗎？」

凌鶴道：「會有什麼事？能使姓凌的牽腸掛……掛肚……天下的女人……可太多……多了。」

娟娟道：「凌大哥……哪個女人得罪了你？」

「那不是女……女人……那是母……」他畢竟是個有分寸的人，雖然心情惡劣，且有醉意，談吐上仍會檢點……。

「怎會？是張不幸姑娘嗎？她……她在此放賑……你也來了……而且我派人照料你，發現你和她也很熟……」

「別……別提她了……她應該姓姜……是我弄錯了以爲她姓張……娟娟小姐，還是妳本本份份地……」又灌了幾大杯，身子搖晃不已。

此刻已是晚膳時刻，娟娟閉上房門點上燈放在桌上，因他坐不穩，她伸手一扶，重心不穩坐在他的懷中。

「娟娟……妳……」

娟娟血行加速，有生第一次坐在男人懷中。而且又是她一見就暗暗喜歡的人。然而，自她發現他和張不幸不錯，且聽說又和麥俐過從甚密，她就想開了。

「娟娟……雖然妳對我很好……但是我……用情很濫……我配不上妳……」

娟娟還坐在他的懷中，少女壯男肌膚密接，那個能無遐思？而古人柳下惠坐懷，也未必是在七八分醉意之下而仍不亂的吧？

娟娟只感覺氣管不夠寬敞，一股熱燥燥的感受向下體蔓延。男人身上的氣味，就足以引「火」自焚。

青年男女在此檔口，恐怕是絕大多數抱着「先幹了再說」的念頭吧？甚至就連生死大事也要順延的。

「娟娟……我一直拿妳當小妹妹看……看待……」

「我却不……凌大哥……自我們洞庭一見……小妹就心有所屬了……但自發現你和張不幸姑娘的事……小妹就立刻下了決定……」

「什……什麼決定？」

「我不能執着……我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樣……我得不到的……絕不勉強……更不作和自己過不去的事……」

「娟娟，古人說：大匠能予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這話是對我這種人說的……而不是你們這種獨具慧眼……當機立斷的人說的……來！我們乾了這一杯……就分手吧！」

娟娟已離開他的懷抱，和他乾了一杯，道：「凌大哥，你醉了！明天再走也不遲。」

「放心！娟娟，我只是心情不佳，這點酒還撂不倒我。」

「凌大哥要去何處？」

「去找一樣東西……」

「凌大哥，你願意在分手前再抱我一次嗎？」

凌鶴微愕一下，立刻把她抱起來。停了一會才放下來，娟娟道：「凌大哥，你眞是個君子！」

凌鶴大笑道：「修眞原是要心眞，心眞不怕端娥近，避色難以避色近，遠女難以見女神，若要色心根挖盡，常見花容不動春……。」

說完，人已在院中了，而且那凄愴的尾音在空中迴盪。娟娟目前還不能徹底體會個中的滋味。

她只是深信，這是一個光明磊落，而她又絕對配不上的男人。她却未想到，世上像她這麼洒脫、乾脆的女人不也很少見嗎？

× × ×

夜雨和落葉是秋的跫音。

一個秋雨的夜晚，凌鶴來到另一個小鎭上，這兒，距麥家堡已不足百里了。

爲了避免招搖，他未住店，暫宿在一座被火燒燬的小道觀中。

在此同時，江涵出現在小鎭僻巷中唯一的民房門外，擊門三下，踰牆而入。這小子的輕功了得，如果凌鶴在此看到，會大感驚奇。

「主人有何吩咐？」江涵在正屋門外躬身而問。

「是時候了！」

「主人，那東西不是還沒有找到？」

「我已改變主意，如等他找到那東西，恐怕連我也制不住他了！」

「請問主人，點子落脚之處？」

「小道觀內……。」

江涵應了一聲，掉頭掠出牆外，完全是熟練殺手的作風。他的確爲主人作了不少的事，像麥家堡縱火殺人等，都作得乾淨俐落。那正是他操縱指揮的。

當然，這主兒也能投其所好，給他大量的黃白之物和女人，麥俐之投入他的懷抱，就是這主兒安排的。

唐朝魏徵曾說：貴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賢與不肖分矣。

而這主兒僅僅用了這種驗證人品的四種方式之一，就擊中了小江的弱點。甚至這主兒對手是否繼續用與不用，都能作到收放自如，只要動動腦筋和嘴皮就成了。

現在，小江來到半燬的道觀中。雨絲太細，微小的聲音有如幽靈的太息。他抹去頭臉上的雨水，摸摸背上的長劍。

他知道點子是十分扎手的。但一般人總有優遇自己的弱點高估自己優點的通病，即使是相當穩沉的人仍不能例外。

這丁夫，在濛濛細雨中，隱隱有一人箭自半圮的斷垣中射向牆外，小江毫不考慮地跟了出去。

那人影在數百丈外的一株大樹下停止。小江邊奔邊撤下了長劍。他不能確定自己能在多少招內撂倒對方？但最終必能完成任務，他深信不疑。

天黑加上大樹枝葉茂密，直到附近才看出不是自己所找的點子，而且看身材似是個女人。他沉聲道：「妳是什麼人？」

「在你來說，現在似乎我還不是你所要殺的人。但是在我，你却是我必須立刻除掉的人。」

「假如妳知道我是誰？妳該知道自己是何等狂妄無知了！」

「我如果連你是誰都不知道，豈僅是無知。簡直是愚蠢而低能！」

「妳居然知道我是誰？」

「你不就是在麥家堡當馬夫，奉命和麥家姑娘亂來的江涵嗎？」

「奉命？」

女郎冷蔑地一笑，道：「如非奉命，她就是不重節操，也輪不到你吧？」

「原來就是妳……妳和主人有什麼關連？」

「如說毫無關連，那是假話，如果說有什麼了不起的關連，却又未必。」

「妳是說妳要殺我，而且是奉命行事的？」

「本該是奉命殺人的。但却不是殺你，只是我根本就不會去執行他的命令。」

「爲什麼？誰敢背叛主人？」

女郎笑笑道：「江涵，自衞吧……」

江涵亮劍道：「妳很像主人，我不敢放手和妳力搏。」

「如果不力搏就生命不保呢？」

「妳大概是奉命殺我的了……」

女郎撤出了軟劍，「霍霍霍」攻出三劍。江涵居然閃了開去。

但是，江涵的冷哂剛剛噙上咀角，軟劍焱芒如電，蜿蜒抖向小江的咽喉。

唯一的感覺就是閃電，小江猛吸一口氣，身子暴轉，作了十個旋騰，軟劍有如冰球崩炸，再次抖顫遞到。

小江在這瞬間體會到這殘酷的機會教育。

只不過小江有些絕活是主人親自指點的，沒有點眞玩藝兒，無法順利完成主人交辦的任務。可是這些絕活，小江從未在凌鶴面前炫露過。

即使他們研究武學時，小江也很會藏拙。

現在這些絕活施展出來了，那軟劍好像長了眼睛，也有如生了七八個頭的怪蛇，冷燄飛瀉，俟機欲噬。

當然，小江還不至于二、三十招就失去了抗拒力量。劍如龍捲狂飇，如瀑布、似匹練地排壓而出。

「刈」地一聲，一片衣襟起飛，血水激濺。小江的大腿上被剜下一塊皮肉。

這小子有種，不吭不響，冷漠僵木，劍光閃爍，身影在七個方位上隱現四次。「嗤」地一聲，女郎袖口被挑破，只是未傷及肌膚。

女郎更加穩沉，對于這種情況，眞能視爲「兵家常事」，在極少空間作頻繁的攻守，也許較適合於女性的體能。軟劍上發出多種怪音，小江的注意力受到干擾。

他的腦中閃過一絲意念，這到底是要我來宰人？抑是製造一個由別人宰我的機會……？

可是任務並未完成，除決大將，是兵家大忌。他以爲在主人身邊，夠資格稱爲大將了。

也許是和麥俐的事太過招搖，或者把麥俐帶在身邊，太貪婪、需索，犯了主人的忌諱？總之，小江知道這件事頗有「鳥盡弓藏」的架式。

「嗤——」這聲音太微小了，但一道血綫自小江的左耳下延伸到頸的根部，血箭噴起三尺多高，小江怪叫了一聲，揮出的劍像突然失去了力道而垂下。

人倒下就沒有再動一下。雨絲在樹上造成絮絮私語。

張不幸在小江衣服上拭淨了軟劍。正要收劍離去，一個人影已到了樹蔭之下。

「凌大哥，是你！」

「別這麼稱呼……」音色是那麼漠然陰冷。

「凌大哥，你怎麼哩？」

「不怎麼樣，僅僅是佩服妳的武技高强，殺人手法在行……」

「凌大哥，我知道他奉命去殺你，所以……」

「那眞要謝謝妳了！恐怕是奉命消滅這個利用完畢的小人物吧？」

「凌大哥，你誤會了……」

「別這麼稱呼，姑娘可是姓姜子牙的姜？」

「是……是的。」

「但妳明明知道我當時聽錯，當作了弓長張的張。」

「凌大哥……」

「別套近乎了！我已不可能繼續受妳的蠱惑，『黑煞』姜子奇就是妳的生父對不？」

「是……是的……可是他已經……」

「不必再浪費口舌了。如果妳不是個高手，我大可讓妳自生自滅，可惜妳學得太多了……不過，妳如果能使我再次舊病復發，宰人的是妳就不是我了！」

「你的誤會太深了！凌鶴，事到如今，我反而不想向你解釋了。你以爲我是那主子的走狗，在爲他執行任務？其實我現在的處境比你還危險……」

「話雖好聽，但要別人相信才行。」

「告訴你，那主子希望你能找到那巨書，所以，在找到巨書之前不會殺你，而我……」

「妳仍然以爲我會相信妳的話？」

「你要殺我是不是？總不會連兵刃也不須亮出來吧？」

龍頭麟尾鞭長七尺五寸。遠攻近取都很靈活，可作三節棍、槍、十三節鞭及流星使用。軟劍三尺多長，但它靈活，犀利而又詭譎。

他受過她的小惠，所以由她先出手。軟劍如矯捷的銀蛇，鞭似出海入雲的毒龍，他們不論施出一劍或揮出一鞭，如仔細分解開來，却又是那麼多的不同過程組合起來的。

正因爲鞭長七尺餘可以遠及，姜不幸乾脆以細膩的身法和步法往上貼，就近迎敵，銀絲流瀉，舒捲彈纏。同是使軟劍的人，勢道却自不同。

龍頭麟尾鞭捲起地上的泥水和樹上的落葉，如驚濤駭浪，一排排地壓下，沒有空隙，不能硬接。但銀蛇却仍在烏雲中纏繞狂閃不已。

「唰……」凌鶴的胸衣被挑破皮肉翻起有如小孩的嘴唇。但未出三招，「啾」地一聲，姜不幸微哼，這一鞭絕極也巧極，本是抽向她的面孔，但終是不忍而微偏，而在她的左邊頰頸之間劃了一道三寸多長的血痕。

兩人各自疾退兩步。纖纖玉手捂着創口，血自指縫中滲出，此刻，他是否仍有憐香之意，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爲什麼不殺我？剛才你有這機會和能力。」

「只是想給自己多一次歷練的機會而已……」

「咱們再拚！」

「妳需要止血，姓凌的不會乘人之危……」收起鞭轉身欲去，另一道纖小身影疾射而來。失聲道：「小姐，這是誰幹的？誰能……」

「是這位凌大俠……」姜不幸轉過身去，背向凌鶴，而他已掠出了十丈以外去了。

小翠嘶聲道：「姓凌的……你是狼心狗肺……你恩將仇報……」

凌鶴已經去遠了，小翠仔細一看，姑娘美眸中淚光流轉，顯然事到如今，她差點被毀容，悲哀的情緒仍然超過怨恨。小翠暗暗一嘆，道：「小姐，這是個渾球，他不配……」急忙去取藥爲姜不幸止血。

× × ×

心情矛盾而凄凉的凌鶴，連身上的傷都懶得理會，只知道自己極不願傷害姜不幸。可是他先被麥俐出賣，繼而又被姜不幸戲弄，他嚥不下這口氣。

然而，他的氣量畢竟還是了不起的。他的一念之仁，盡全力把傷害減到最低，現在想想，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殺父仇人十之八九是「黑煞」，而姜不幸却又是「黑煞」的女兒，她已親口承認了。

就這樣奔出約二十里，忽然發覺一時不察，連方向都弄錯了。他本該往東北才是去麥家堡的路，現在正好是西南。

正要停身回頭，突然心頭一動：「我的行動可能已被『黑煞』或他的得力部下所監視，我如果直接去麥家堡，就算找到了巨書，也有被强搶豪奪的危險，我該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開……」

他繼續往西南，而且直到天亮也沒回頭。

在一個小鎭上吃了早點，住進客棧上

床就睡。一口氣睡到傍晚，吃了飯繼續趕路，而且仍是奔向西南，落荒而走。

雨雖停了，雲層却很低，四周峯巒叠翠，非但不是官道，就連小徑也不明顯。

他故意造成迷路的印象，在林深草長的荒野中悄悄地掉轉了方向，由向西南而繞個大圈子向東，疾行一夜，再由東折往東北。

這一手也許很靈，因爲他的確隱隱覺察到，有人盯着他，現在已經擺脫了。

兩天後的深夜，他到達麥家堡。

看看斷垣殘壁，一片焦黑，他忽然感到懷疑了。

如果這把火是「黑煞」派人放的，是否暗示巨書不在這兒。

不過再深入一層想想，也許這正是造成「巨書」不在麥家才會縱火的錯覺。

他以爲這想法很有道理。況且當年三人之中，麥老大的可能性最大。

他對這兒太熟了。甚至通路上那兒生了一根草？那一塊石頭有稜有角他都能指出來。

也看過自己住的小院，麥秀的起居處，以及麥家二子和麥俐的小院。觸景傷情，他都未躭多久。

他邊走邊想，所謂「巨書」，到底會「巨大」到什麼程度呢？能放置在什麼地方。

天陰未雨，到處黑黝黝地。

屍體已運走或已掩埋，却仍有陰森森的感覺。

大約已是四更天了吧？邊走邊看邊想着。

他注意過牆壁、大樹幹、巨樑或任何足以雕刻上字跡而不易被人看到，甚至根本不會有人想到的地方。

最後來到水榭附近，就連水榭也都被燒光了。

一個人藏東西要別人來找，那比一個人出上聯要人對下聯還難上千百倍，這麼大的莊院，就算眞的藏在這兒，又如何去找？

直到天快亮了，才離開了麥家堡，他要以三個夜晚的時間，儘一切可能去找找看。

他在十八里外的縣城關外買了些食物，躲在山野中的草寮內打發時間。

但是，第二夜他也白跑了一趟，他還是耐心地思索，決定照預定的計劃找它三夜。

第四天他在草寮中睡了一天，他是決定要離開了。他以爲這種找法，等於大海撈針。

當他出了草寮，向麥家堡作最後一瞥時。「我既然來了！又以爲這兒的可能性最大，何不再找它一夜？」

於是他又去了麥家堡。

這次，凌鶴蟄伏在最高的地方俯瞰，這樣，自另一個角度觀察，也許能有所發現……

的確，居高臨下去看同一件東西，是有點不同的。比喻說，平看那被燒光的水榭，一根根海碗粗的原竹，深入池塘水中插入泥內，露出水面仍有尺餘。

然而，自這株大樹椏上下瞰，好像那些巨竹是和塘水齊平的。

不論是誰縱火？又何必把這全用原竹造成，別具一格的水榭燒光？

還有一點，要把原竹造成的水榭水面上半尺以上部份全燒光，幾乎是劃一而整齊的，這幾乎不可能。

除非有人在每一根揷入水塘爛泥中的原竹露出水面部份全塗上易燃的油脂。

果眞如此，動機何在？

正在他的靈感一動時，忽然發覺堡外有條黑影疾隱而來。這人到了附近，還傾聽了一會才悄悄進入。

這人進入後，仍然藉斷垣殘壁前進，似乎十分小心。

凌鶴隱隱覺得這人的身材有點像麥秀。可是麥秀如果回來，爲何只他一人？又何必鬼鬼祟祟地？

這人一路掩掩藏藏，竟來到水榭附近，似乎又傾聽了一會才走到池塘邊，靜靜地打量塘內那些露出水面的竹橛。

凌鶴心中又是一動，莫非這些揷入塘中的原竹上眞有蹊蹺？這靈感本是他剛才所想到的。現在更深信不疑了。

若非如此，這人爲何深夜神秘來此，不到任何地方去直接來看這池塘？

想到這兒，內心有說不出的興奮，如果走了，豈不是失去了這次機會？

這人似乎不想久留，看了一會，掉頭而去。就在他轉身之時，凌鶴心弦一緊，頭皮發炸，渾身如潑冷水。

這人原來不是麥秀，而是麥老大麥遇春。

他是一個已死了五六年的人，怎麼會在此出現？世上眞的有鬼嗎？

果眞有鬼，凌鶴對自己這雙眼睛就十分懷疑了。

仙道無憑，是指古往今來，無人能爲成仙得道者作證，但他却親眼見過已坐化的了性大師。

鬼嘛！雖然有人繪影繪聲說是看見過，却也是人言言殊，而他今夜不也看見了嗎？

到底是不是鬼呢？如果是鬼，他來看這些燒剩的原竹幹什麼？

麥遇春死時，凌鶴到麥家來才不過一個多月，但有一個多月，他對麥氏兄弟的印象已經很深刻了。

他立即溜下大樹，跟出堡外，眼見麥遇春向南沒於夜霧之中了。

凌鶴現在幾乎可以斷言，這水榭的殘餘原竹上必有秘密，這人十之八九是麥老大，可能當年聲言被人施襲重傷而亡是假的，他自然不信是鬼。

機不可失，匆匆趕回，且仍然歛神內視傾聽了一會，確信這兒除了他之外已無別人，騰身飛落在竹橛之上。

這水榭的基部是由九十根原竹組成，每三根原竹拼成一組柱樁，也就是共有三十組柱樁。

他站在一組柱樁中的一根上，拔出一根，大約有七八尺長度是揷入污泥中的，在水塘中洗淨污泥。

他幾乎失聲驚呼，這污黑部份果然有一行雕刻的梵文。他心中嘶呼着：天哪！果然找到了！那麥老大今夜就是來看這竹橛有沒有被動過吧？

於是他把這根照原樣揷回，再拔出另

一根，上面也有一行梵文。

然後再換了兩組拔下察看，果然都有，只是每一根上的一行梵文都不一樣，而且目前也看不出順序來。

他已不必再看，這就是那部「巨書」了。

試問，世上那還有比這個更大的書？每根原竹原來有兩丈七八尺長，燒去了一半以上，也有一丈二三。

每根長一丈二三，粗逾海碗，共九十根，如要運走它，大約要十四以上的健騾，或三輛以上的雙馬巨車才行。

他要想個辦法，這辦法必須萬無一失，而且要快。

要不，麥老大可能也會把它弄走。

他決定先回草寮休息，同時苦思辦法，一定要秘密進行，才不會引起整個武林的覬覦。

他一進草寮，猛吃一驚，竹榻上坐着一個人。草寮內雖暗，仍可看出是個女人，他沉聲道：「什麼人？」

「是我！麥俐……」

聽到這個名字，凌鶴像是全身陷入烈火之中，道：「妳眞有勇氣……」

「凌鶴，我知道由于我的犧牲，對你有多大的傷害？可是我不能不顧及家父的生命安危。」

「隨便妳找些什麼歪理，也都太遲了吧？」

「我知道你不會信的，我還是要見見你。」

「有什麼事就快說吧。」

「你大概知道，江涵是那主子的心腹，我爹的生死全握在小江手中。」

「令尊死了沒有？」

「還沒有。」

「可是小江已經先走了。」

「他……他死了？」

「不錯，但不是死在我的手中，妳該爲他料理後事，披蔴戴孝的。」他說了小江遺屍的地點。

「我知道他會有這一天的，報應……報應！」

「妳可以走了吧？」

「說完了話我會走的，你到麥家堡已有人跟蹤你，你要小心！」

「多謝！」

「你不想知道是什麼人跟蹤你。」

「妳的話誰敢相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我還是要說，他就是我的大伯。」

「麥遇春。」

「不錯，他並沒有死，你知道他爲什麼沒有死却又能使別人相信他死了嗎？」

「必是一種邪術。」

「那不是邪術，是瑜珈的一種。他有個心腹，就是麥家堡的內總管，大伯大殮後的第二天凌晨，就被總管自棺中弄了出來。」

「他爲什麼要裝死，這些年來他在何處？」

「當然在暗中隱伏到處打聽武林中會梵文的人。」

凌鶴以爲派他到麥家堡臥底的人是了性大師，和麥遇春扯不上關係，除非麥老大和了性大師有某種默契。但由梵文聯想到瑜珈，他已有所悟，只不知到底是麥遇春跟蹤他，抑是故意誘他注意池塘中的竹樁？

「打聽的結果呢？」

「知令尊精通梵文，而你也會。」

「這麼說，家父昔年被襲，可能和梵文有關了？」

「好像是，但據說令尊堅稱不懂梵文而被殺。」

「麥老大能以一人之力殺害家父？」

「他只不過是幫兇而已。據我聽來的片斷，應該另有主使人。」

「這？」

「『黑煞』姜子奇。」

「姜子奇是殺父仇人，我早已懷疑，當初入洞的三個人，先是家父和『東海漁樵』遇害，不久麥老大也死了，却原來是假死的，在過去，誰也會猜到兇手是姜子奇，但麥老大未死，這件事，又有點費猜了。」

「我暗中觀察，可能大伯父和姜子奇眞是一伙的，果眞如此，必是姜子奇發現了大伯父私藏第九本秘笈之後才控制了他的。」

凌鶴也以爲如此。在當時，必是姜子奇認爲麥老大還有利用價值而授意他假死的。

凌鶴道：「妳可聽說過有『一指叟』這個人？」

「好像沒聽說過。」

「此人的十根指頭已去其九，只剩下一根。」

「既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麥俐道：「你在這兒，必是發現了麥家堡的什麼秘密？」

「沒有，只是不願被人跟蹤而已。」

「可是你已被人盯上了。」

「妳一定知道，麥家堡是被何人縱了火？」

「大伯父。」

「這是爲什麼？」

「沒有人知道原因，只能去猜，大伯父如果把那巨書藏在麥家堡，一時又不能弄走，縱火焚毀麥家堡，再燒死一些八大家的人，使他們互相敵視，糾纏不休，把他們引開，是唯一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弄走巨書的辦法。」

凌鶴不出聲，似乎她猜的全對。

凌鶴不禁感到迷惘，爲了武功，也可以說爲了尙不知道能否練成武功的秘笈而燬掉祖傳的產業，這是否有點瘋狂？

要不，這巨書之內，除了有不世奇學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吸引人的東西？

「妳可以找個地方待產了吧？」

「我不會要這個孽種的，凌鶴，我不必再說對不起你。因爲說了也沒用，只是臨別之前希望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說說看，我不作太勉强的事……」

「請讓我再摸摸你身上的疤痕。」

「我看大可不必。」

「爲……爲什麼？」

「難道忘了在河南境內一家客棧中，妳和江涵的對白了？我在你們你們的心目中，只是老太婆上鷄窩……奔（笨）蛋而已。」

麥俐嘆口氣道：「我不得不順着他，

因爲他是那魔頭的心腹，他的一句話就能決定家父的生死。」

「麥堡主也是姜子奇的人？」

「我不大清楚，可能是，在他的淫威之下，誰敢不低頭？」

凌鶴想想姜不幸殺小江的事，也許對她過份了些。

不過，那一手也許是故意安排給他看的吧？

「我要遠行……凌鶴……你就不能成全我的願望嗎？」

凌鶴沉默了一會，脫了上衣，而她也解開衣扣。過去他撫摸她的新剝鷄頭肉，她摸他身上創痕，幾乎是百摸不厭的。」

而現在，他們在同樣一件事，心情又自不同。

突然，他感覺不對，她的另一手上有利刃，本能地往外一推，她的身子倒飛了出去，這一震之力奇大，麥俐摔入十來步外的小山溝中。

而現在，她的背上雖然被劃破一道一寸長的血痕，正在淌血，却以爲她這一手並不像是眞要暗算他。

他來到小山溝中，麥俐七竅滲出血漬，下體也大量流血，可是她還沒有死，極端的痛苦，可自她的扭曲的表情臉上流露出來。

「殺了我……我奉命行……行刺沒有成功……」

「恐怕不是……」

「喏！……這指環上的風磨銅半月刃……都劃在你……你的身上了……這還會是假的嗎？」

「麥俐，老實說，我現在已猜透了那魔頭的用心，在目前，不要說他不會殺我，就是有人要殺我他還會保護哩……」

麥俐道：「你……你怎麼會知……知道的……？」

「道理很簡單，因爲巨書……」他以爲現在要格外小心，沒有說出下文。

「凌鶴……是的……我要造成你親手殺我的事實……」

「妳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你是君子……雖是我向你施襲……你殺了我……仍會親自埋葬我……這是唯一的願望，我……我希望死在你的臂彎中……凌鶴，……你不會怪我……臨死還要用點心機？……」她渾身痙攣着，她的痛苦他可以體會到。這時她吃力地褪下右手中指上的風磨銅半月刃。

他把她托起來，她攬住他的脖子，然後溘然而死。

他怔怔立在夜霧中，不知道是否該繼續恨她？如果說麥俐是爲他而犧牲的也無不可，沒有他的麥家臥底，這事又怎會發生？

他連夜就近埋了麥俐，而且決定白天去弄那巨書。

麥俐說過，有人在監視他，他要當心，如何才能不會在弄到一半或剛剛弄好就被人撿了現成的呢？

第三天的凌晨他已潛伏在麥家堡內。直到辰時末，仍然闃無人跡，而且登高瞭望，四面來路上也沒有人，他立刻動手。

首先，他自另一邊拔起三根，發現是開始的順序，於是他拔一根就取出袋內的紙和牙咬着的筆記上一句梵文，然後運力把刻字的竹橛處揑碎，重行揷上。

這幾道手術雖並不太繁複，九十根巨竹弄完，也快到午時末了，他躍出塘外望去，有竹橛略高或畧低，和原來不同的，他又重行整好。

然後伏在隱秘處再次傾聽，果然無人，這才一路向東一口氣奔出六七十里。他以爲相當順利，而且一路上背誦那九十句梵文，不曾間斷。

他雖懂梵文，畢竟不如中文那麼有根基，要背下來談何容易，第二天又走了百里才在一個小鎭上住下來。

現在他才知道，爲什麼麥老大會燬那麼一片莊院而不心痛了，原來這梵文上也記載着一批財寶藏在某處。

他落了店，關起門來一面背誦，一面譯註。

整整費了五天時間，才把這譯註的秘笈及一段短文修改完畢。小心翼翼地摺起，把右脚的襪腰撕開縫在中央。

即使如此，他還在暗暗地背誦那梵文原文，似乎非背得滾瓜爛熟不可。直到第七天，他才撕了那張修改過的原文。

他由東折向北，早已想好了地方鑽研這第九本上的奇學，也希望任何人也找不到，絕對不受干擾，估計半月後，就會有所成就了。

× × ×

這是個荒凉的渡頭，正是「野渡無人舟自橫」。

只是舟上無人，茅棚子門口却有人，這是野渡上的野舖子，只賣鍋餅，小米粥和一些現成的鹵菜。一對中年夫妻，坐在茅棚門外摘菜豆。

「掌櫃的，過河……」

那男的頭也沒抬，道：「夠三個人以上才渡。」

「那我就付三個人的渡河費好了。」

「不是渡資多少問題。」

凌鶴道：「那是……」

「他奶奶的！」瞪他一眼道：「要是最後一趟，一個人鳥人俺也送你過去。」

鄙夫村婦，何必苛求他們有教養？凌鶴道：「最後一趟是什麼時候？」

婦人道：「子夜。」

凌鶴看看這一衣帶水的小河岔子，不須撐上三五篙子就到了對岸了。但他懶得再和他們囉嗦。道：「掌櫃的，有沒有吃的？」

「他奶奶個熊！鍋餅鹵菜都擺在窗裏，是不是非戮到的眼珠子上才能看見？」

凌鶴苦笑搖頭，道：「掌櫃的，來半斤鍋餅，半斤鹵菜，一碗小米粥。」

婦人去切餅及鹵菜，凌鶴進入茅棚中，只有三張破八仙桌子，他坐在靠近門口的桌上。

這丁夫又來了一跛足老人，招呼也不打就進了門，在鹵菜上嗅了兩下，道：「他奶奶的！這鹵菜餿哩！」

掌櫃的道：「鹵菜沒有餿，你的人餿哩！切多少？」

跛足客人道：「賒不賒賬！」

掌櫃的也懶得吭聲。跛足客人道：「就來一碗小米稀飯吧！」

「他奶奶的！俺的舖子要是靠賣稀飯維持，八成要喝西北風哩！」他還端來了一碗稀飯，還奉送了一塊鹹蘿蔔。

凌鶴的鍋餅和鹵菜已吃得差不多了，又來了一人，這人雖然臉上多了兩顆黑痣，穿得也很華麗，一反過去的潦倒作風，凌鶴還是看出，他就是「鬼手丹青」余大彩。

凌鶴以爲，此人既然化裝而來，自然不希望別人揭穿他的身份，也就故作不識了。

余大彩也切了半斤餅和一些鹵菜。都吃得差不多了。掌櫃的道：「老婆子，妳先找個人帮妳把舢舨推下水，準備擺渡過河哩！」

婦人往外走，順便指指凌鶴，意思是要他帮忙推舢舨。

凌鶴知道今夜有戲看，他可能成爲主要目標。

他跟出來，向沙灘，婦人叫他在前面拖船頭，她在後面推船尾。到了水邊凌鶴停了下來，婦人道：「拖呀！再拖十來步就成了，平底舢舨有膝蓋以上的水深就可以了！」

「大娘，我只有這麼一雙鞋襪，濕了不大好，待我脫下來再拖吧！」

「一雙臭襪子爛鞋，有什麼了不起，待會老娘送一雙新襪新鞋給你。」

「大娘，謝謝妳！我還是脫下來好些……」他脫下鞋襪放在船頭上，赤足拖船入水。

這時其餘的過河客人也來了，那是跛足老人和余大彩。

「坐好！船小，別弄翻了……」婦人拿起竹篙，由船頭撐到船尾，來回的走動。河深約五尺的樣子，有點漩流，渾不見底。

這工夫跛足老人道：「我說大嫂，這條小河一共淹死了多少人？」

「臭嘴！呸呸！就不能說一句吉利話兒？」

「七月十五鬼節快到哩！這兒不是要添新鬼嗎……」

就在這時，婦人一把奪過凌鶴右脚的鞋子，凌鶴大喝一聲躍起去搶，而跛足老人也一指向婦人戮去。「鬼手丹青」飛起一腿猛掃婦人的中盤，道：「老弟，他就是『黑煞』姜子奇……」

這倒是大出凌鶴的意料。此刻一打量，果然有點像「白煞」姜子雲，也就是了性大師。

這本是瞬間的事，「黑煞」一旦搶到鞋子，就離開凌鶴較遠，冷峻地道：「一指老鬼，你還差點……」移步翻腕拆了「一指叟」兩招狠攻，原來跛足老人正是「一指叟」。

而余大彩那一腿也落了空，反被「黑煞」一片不規則的弧形掌影罩住，余大彩似乎未想到，「黑煞」的武功進步如此之多，加之舟小閃挪不便，竟被逼入河中。

凌鶴攻出五七招，「黑煞」似不想和他硬碰，把重心放在「一指叟」身上，「一指叟」非比等閑，指風過處，「嗤嗤」聲有如利剪劃裂錦緞聲。可是「黑煞」的掌力把指風震散，人也馬步浮動不穩。

凌鶴攻勢如狂虎瘋獅，小舟搖擺顚晃，好像隨時都會翻覆，這正是考驗功力的檣口。

「一指叟」顯然不是「黑煞」的對手，但他奮不顧身，只是他走的方位，對凌鶴碍手碍脚，凌鶴乾着急，却無法直接和「黑煞」硬拚，因爲舢舨太小了。

已到手的「巨書」，如此被奪，誰會甘心？這時「黑煞」沉喝一聲「去！」巧妙而迅疾地一掌按住「一指叟」的背上。

「哇——」「一指叟」噴出一道血箭，他踉蹌退了兩步，差點翻落河中，被凌鶴一把揪住，道：「前輩！傷得重不重？快坐下來，我來收拾他！」

「不，不……」「一指叟」噙着滿嘴的血漬，道：「我和這血賊勢不兩立……他曾殺死我的兄長……」

但「黑煞」陰笑一聲，鑽入河中不見。這工夫，余大彩却自河的彼岸下游冒了出來，看來論水性誰也不是「黑煞」的敵手。

尤其是凌鶴，他可以說不諳水性，只有連連頓足，道：「我會找到這魔頭的。」他把舢舨弄回岸上，扶「一指叟」回到茅棚中，發現那掌櫃的已經不見了。

「一指前輩，絕未想到，『黑煞』會化裝成婦人。」

「老弟，那隻襪子中有秘密嗎？」

「不瞞前輩，有一本秘笈正在放入鞋中。」

「老弟，不要管我，快點去追。」

「前輩，你受的傷不輕，我不能不管，況且前輩治過晚輩的宿疾，已大見好轉了。」

「老弟，那不是什麼宿疾，是『黑煞』下的毒，你要繼續服我的解藥，更要以秘笈上的絕學導引逼出體外。」

「前輩，救人要緊，你有無隱秘之處，以便療傷？」

「我看就在這兒即可，老夫之傷不宜激烈活動，而且若無特別的治療方法，恐怕……」

「前輩所謂的特別方法是指什麼？」

「一是指名醫，二是指特殊的導引法門。那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是，這唯一的機會已隨『黑煞』而去了。老弟，你走吧！我死不足惜，那秘笈落入他的手中，武林從此多事了……」

「不，前輩，你爲了救我受此重創，秘笈雖重要，我却以爲前輩的安危更重要。前輩，這是個渡頭，雖然很少有人過河，終是不便，附近可有隱密之處？……」

「一指叟」道：「由此往西約十里外，有一座廢棄的破窰，不過……老弟……你不必浪費時間了……」

凌鶴道：「前輩，咱們走吧……」揹起「一指叟」向西奔行而去……。

× × ×

這窰洞地處荒僻，倒是不愁有人干擾的。

凌鶴到七八里外小鎭上去買食物，也順便去抓藥回來爲「一指叟」治病，但三天過去，毫無起色。

「老弟，你再爲我在此虛擲光陰，我就太過意不去了，老弟……就讓我在此靜靜地死去……若干年後，煩你偏勞把我的遺骨收拾起來埋在附近就成了……」

凌鶴這些日子來，會數次下決定要說出秘密，但終因高麗花等人警告他不可輕易推心置腹而作罷。

現在他如果再不援手，就等於見死不救，況且此人還治過他的宿疾，任他死去豈不是忘恩負義？

「前輩，請原諒我一份私心。」

「老弟……你心地光明……具有菩薩心腸……你哪會有什麼私心？」

「前輩，你不知道，事實上，『黑煞』搶去的第九本秘笈是假的……」

「什……什麼？假的？」「一指叟」眼神中有奇芒道：「那……那眞的呢？」

「前輩……實在是人心險惡，不敢大意，不得不故意玩個花樣，眞的在我的心中……」

「噢，這可太妙了……老弟，虧你有這份機智，的確……這東西非同小可……這麼作是對的……」

凌鶴道：「請前輩原諒晚輩矇騙，事非得已……」

「這是什麼話……小心是對的，一旦落入壞人手中，老弟，你的罪孽可就大了……」「一指叟」道：「那假秘笈全部是假的……一點眞的都沒有嗎？」

「前輩，你想想看，以『黑煞』的身份，加之如今已證明，當年他已大致學過前八本秘笈上的武功，才會如此了得，我若是全弄些假的，豈能騙過那魔頭？」

「的確……甚至于……就是一半眞一半假恐怕也騙不了他的。」

「前輩，只是在重要的地方，我的譯註模稜兩可，混淆不清。另外有個秘密沒有譯出來。」

「什麼秘密？」

「有一批寶藏……」

「噢！有一件秘密是我偷聽來的，你知道麥老大沒有死嗎？」

「晚輩不久前才知道的。」

「我偷聽麥老大和『黑煞』交談，似乎麥老大也懂點梵文，但事後『黑煞』發現麥遇春的梵文底子淺，不足以譯出深奧的義意，又加上了令尊堅稱不懂梵文，所以這才盯上了你……」

「這就是了！只不知麥老大和『黑煞』合作是自何時開始的？」

「大概是麥老大藏起第九本秘笈不久被『黑煞』發現之後吧！」

「前輩，我以導引大法爲你療傷，你自己也要配合點……」

「好吧！不過我的內功心法路子不同，不知道能不能有效配合……？」

這些日子凌鶴暗中研習秘笈上的武學，尤其是導引心法，這是基本大法，在道家稱之爲「築基」，所以他在這方面下的工夫較多。

須知他等于已學了八大家（即前八本秘笈）的精粹之學，甚至還更精進，所以這第九本上的心法與武功，他學來十分順利。

但經他導引之下，「一指叟」竟無法配合。

「前輩，您……」

「老弟……」「一指叟」頹然，道：「老夫的內功心法和你學的完全抵觸而相尅……」

「前輩，這怎麼辦？」

「就讓我自生自滅吧！」

「不，前輩，我不能坐視，你想想看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可想？」

「沒……沒有了……」

「不，前輩，如果仍有辦法可想而您却不說出來，這是陷我於不義。」

「一指叟」吶吶道：「這……這……眞的……沒有辦法了……。」

「前輩再不說就是矯情了……」

「也罷！」「一指叟」道：「也許只有把你新學的導引心法傳我，才能以『栽接』方法配合……。」

「好罷！」凌鶴根本未加考慮，立刻把第九本上的導引心法傳了「一指叟」。

「老弟，像你這樣推心置腹的人眞是世上少有，這第九本秘笈上還有些什麼招式？」

「不瞞前輩，除了導引大法，一筆寶藏和半招武功之外，什麼都沒有了！」

「半招武功？」

「是的，前輩，這第九本秘笈，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導引大法。是內功心法之最，修習有素，可却除四魔『天魔，煩惱魔，五陰魔及死魔』。魔是梵文『魔羅』的簡稱，中文爲『殺者』。所以可以說僧、道是靈魂的大夫。這當然是指有道行的僧、道而言。」

「那寶藏是什麼？在什麼地方？」

「在長山八島中的一個島口的廟中神位坐墊中。」

「老弟，那半招武功呢？」

「前輩，我還沒有悟通，現在爲您導引療傷吧！」

「也好……」兩人坐下，面對面緩緩伸出雙手。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姜不幸站在破窰門口，道：「慢着！」

二人同時望去，姜不幸美艷如昔，但面色冷漠，道：「凌鶴，你知道『一指叟』是什麼人嗎？」

凌鶴對她的誤會未除，道：「這和妳有什麼關係？」

「我如果不來，你會死無葬身之地，此人是『白煞』的師弟，一向在南荒，所以中原武林很少有人認識他……」

另一人影虛幻地一閃，已到了姜不幸身邊，姜不幸的應變不謂不快，仍然未閃過他那一掌，慘呼聲中被砸了出去。

而在此凌鶴心神微分的同時，「一指叟」的左手掌貼在右手背上全力推出一掌，凌鶴倉促出手已遲了一步。「咯」地一聲，鮮血射出口鼻，人也摔了出去。

正好摔在姜不幸的身邊約兩步之處，而且是面對面，凌鶴知道，人類一生中不斷地犯錯誤，甚至同樣的錯誤會連續重覆，但有些錯誤却絕對不能犯的，「交淺言深」就是其中之一。

他望着面色慘白的姜不幸，她臉上沒有恨色，只有惋惜和同情。她道：「我的命運和名字一樣，就是很不幸的，只是你不該有此下場……」

凌鶴問道：「『黑煞』不是妳的父親嗎？」

「不錯，而且已經坐化了……」

「說謊！那只是了性大師，他是『白煞』。」

「這就是不幸的關鍵了……」姜不幸道：「昔年『黑白二煞』追求家母『武林第一花』梅遜雪，本來『白煞』姜子雲爲人較正，只是手段奇辣，佔了上風，誰知家母某次到八公山訪友，被『嵊泗三雄』所困，差點失身。正好被『黑煞』遇上救了家母，『黑煞』向家母求婚，家母叫他提出保證，要從此改邪歸正，『黑煞』當場在自己的大腿上，各戳了一刀，以明心志……。」

「怎麼？『黑煞』眞能洗心革面？」

「他們結褵後，我父『黑煞』果然痛悟前非，改邪歸正，但是，家母却因生我而去世，我父心灰意冷而出了家，然而，一向較爲正派的『白煞』姜子雲，却因情場失意而突然變邪……」

「妳是說，這魔頭是『白煞』姜子雲，已坐化的了性大師，才是『黑煞』姜子奇？」

「不錯。」姜不幸道：「大伯……你已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我請凌鶴告訴你寶藏是在長山八島哪個島上？您就放過凌鶴吧！凡事不可作得太絕，凌大俠已死，凌家總要留個接續香烟的人……」

「哈……」「一指叟」長笑而起，顯然身負重傷完全是假的，一個故意搶走假秘笈，一個以不幸者的姿態，套取凌鶴的秘密。道：「子雲師兄，你說可不可笑？連麥家兄弟我們都要讓他們停止了呼吸！她居然要求爲凌家留……」

的確，此刻求他們高抬貴手，眞是太不識時務了。「白煞」姜子雲道：「既是這丫頭說情，我可以考慮，凌鶴，寶藏是在長山八島哪個島上？」

「如果有此誠意，請馬上離開，我把確實地點告訴姜姑娘，讓她轉告二位。」

這辦法本是很公平的，但可惜他們遇上了兩個毒人，二人相互觀望，因爲這秘笈上的武功除了那半招武功已全獲得，這世上就不該再有任何一人知此秘密才行。

「白煞」對「一指叟」道：「你以爲這靠得住嗎？」

「一指叟」道：「這小子的花草不少，不能讓他放單，因爲你手中那份梵文譯註未必可靠。」

「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看不讓他吃點苦頭是不成的。」

「依我看，這兩個小崽子還挺有意思，照這小子的牛脾氣看來，宰了他也未必肯說，要是向女娃兒下手嘛！可能事半功倍！」

兩小大驚。姜不幸道：「大伯，我是你的姪女吶！怎麼可以聽他的話呢。也許有一天他會向你下手的。」

「白煞」道：「那就是我個人的事情哩……。」

「一指叟」停下來道：「要告訴我就說吧！」

「好歹你治過我的宿疾，雖然那只是爲了示恩，也可能是想在我康復後，看看我的武功有多大威力？我還是領這份情，請過來吧！法不傳六耳……。」

「一指叟」怕「白煞」猜忌，有點趦趄不前，但「白煞」向他眨眨眼，暗示絕對信賴他。

（未完‧四）

龍潭奪魔壺

（本文承自第66頁）

在空中嚴密監視的直升機機師「法卡」突然用無綫電機通話器交談，對美法的士兵以及長官說知，他看見龍潭之內有一個黑色的壺狀物升起來，他不知道它憑甚麼力量升起，總之，它既然升起，一定有人接應，可能對方打算用大貨車把它帶走，立刻搜索小樹林任何一處，看看是否林中有貨車停放。

這一塲戰役，美軍方面，由胡谷率領，他立刻採取行動，殊不料包圍古堡的美軍剛剛進入小樹林，立刻有伏兵襲擊，古堡內有人用機槍掃射，美軍還擊，法國軍隊也加入戰團，由於戰事爆發，胡谷下令用手榴彈開路，衝入古堡，傾全力佔領它，戰火熊熊高燃之際，附近一座峭壁中間自動裂開。有三架蘇製戰機飛出來掩護一架巨型的運輸機，讓它低飛，撈起石墨壺，準備飛向地中海那邊，盡快離開法國。

對方的戰鬥力很强，三架美國戰機被擊落一架，難以阻截，幸而馬賽空軍基地有十二架戰機起飛加入戰團，佔盡上風，反敗爲勝。

對方三架戰機被擊落之後，蘇製巨型運輸機被法國戰機逼降，石墨壺落在法軍之手。

列根總統早已說過，搶了石墨壺，立刻把它送到馬賽的科學館採用最先進的方法測驗它所含的物質是甚麼，同時檢驗它的輻射綫。

石墨壺是阻止輻射綫洩漏的最佳物質，到了需要它漏出輻射綫，把壺蓋打開好了，由於它有這種用途，故此列根總統盡快要知道它的眞相。

石墨壺送往馬賽科學館的途中，龍潭的三個古堡先後被美軍法軍佔領，只可惜堡內的人有一部份已經逃走，逃不了的人，全被自己人殺害了，沒有一個活口留下來。

在科學館內，經過科學測驗的結果，證實石墨壺厚達三呎，它所貯的輻射綫超過核電廠核子反應堆所含的輻射綫三倍，壺內是否還有另外一些化學品，尚未查悉，只是這一項報告，已經夠了，列根總統在黎明之前通知法當局派人拘捕巴勒斯，可惜他已經聞風先逃。

這一塲戰役暫時打消了蘇聯企圖採取化學戰的方式襲擊歐洲各國，挽回了一塲浩刦，可是，主犯巴勒斯潛逃無踪，仍是後患，事後列根總統以聯合國的名義，通知全世界各國查緝，暫時仍然沒有結果，至於「輪形太空城」，收了定銀一億美元之後，停止繼續開工。

通風報信的沙寧先生，自動解散他在瑞典主持的國際間諜組織，被美國保密局錄用，職位相當高，瑞典的美國海外報站改組，撤銷大娘所有職務，貶爲平民，永不錄用。

巴勒斯逃走的一晚，以色列的一間銀行總裁佛倫也秘密失踪，可能這兩個人都是蘇聯的爪牙。巴勒斯是否逃往月球去呢？那是一個謎。

（全文完）

俠義傳奇小説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避暑山莊一役雖然殺了歐陽天聰，杜絕了再製毒氣的禍事發生，但走脫了倭奴曹廷，還帶走了毒氣，而他對京城周圍的情形都非常熟悉，一切行動計劃都早已安排妥當，神武營的人非獨不能阻止曹廷將毒氣運走，甚至搜查亦找不到毒氣的下落，神武營的人雖然追到河邊，只知道他們是從水路走，因爲河面千帆往返不絕，不容易截查追緝，但事情始終會發生，曹廷的通牒到了，通知毒氣已藏在京城隨時引爆，要皇上下旨撤退沿海駐防的軍兵，消息傳開，皇上召開會議，決定不撤走，派燕十三等搜查，却被嚴拾生發現石柱似藏有毒烟……

報訊遭遇襲　所見畧相同

也就在嚴拾生這個念頭升起來的時候，他看到了旁邊不遠的另外四條石柱。

那四條石柱看來並沒有什麽分別，可是他掠近去拿劍一碰，發出來的聲响便完全兩樣，那絕無疑問是劍與石相碰發出來的聲响，沉實而雄渾。

其他的三條與劍相碰發出來的聲响也一樣，嚴拾生再也忍不住，又大笑起來，他一向都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很不錯，很多是瞎打瞎撞，就會碰撞出一個眞正的結果來。

現在又一次證明他的運氣的確很不錯，甚麽地方也不闖，闖進來藏放毒氣的地方，又如何不開心？

他當然不能完全肯定盛載毒氣的瓷球就藏在石柱內，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覺。

也是很突然的，他感覺到危險，這種感覺其實來得也不慢的了 只是他非獨樂極忘形．，甚至連感覺也因爲太快樂而變得遲鈍。

到他感覺到危險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那些暗器來得非獨突然，而且準確，數量之多，更就是嚴拾生意料之外。

暗器發自四個人，那四個人都是監工的裝束，他們在嚴拾生進來的時候，原是在較遠的地方監督工人建造行宮的花院，可是在嚴拾生進來之後，便遠遠跟上來，暗中監視着嚴拾生。

嚴拾生完全沒有發覺他們的存在，他們也實在藏得太好。

潛藏之術原就是忍術的一種，這四個人都是來自東瀛，由曹廷一手訓練出來，在潛藏方面當然是造詣極深，等閒不易察覺。

一如嚴拾生推測，那四個盛載毒氣的瓷球的確就藏在石柱內，搬到這裏來。

曹廷早就考慮到，如果以一般的方式運載瓷球進城，即使瓷球已改裝，亦不難被發現，而放置瓷球的地方亦頗費思量。

瓷球必須放置在京城的核心，爆發起來才能够收到預期的效果。

常德郡主那座行宮的建造早已在曹廷意料之內，對常德郡主的提議他非獨沒有反對且極力贊成，這亦可以說是他唯一沒有反對常德郡主的事。

一直以來由於爭權他與常德郡主都處於敵對的位置，開始的時候，他一直忍耐，然後發現忍無可忍，不能不正面與常德郡主作對。

他完全明白若是退讓，常德郡主不難將他已有的權勢完全奪去，這幾年的苦心安排便化爲烏有，也所以他曾經企圖妥協，可是他很快便發現一點，常德郡主天生就像是他的對頭，非要弄倒他不肯罷休。

他也明白跟常德郡主作對不容易，幸而常德郡主一心爭權，所作所爲都有些過份，朝中大臣大都看不過眼，所以他的與常德郡主作對，那些朝中大臣非獨沒有阻止，而且極表贊同。

他們當然看不出曹廷並不是事事與常德郡主作對，也並非完全站於他們的立場，當常德郡主與他沒有利害衝突的時候，他總是視若無睹，萬不得已便佯裝落下風，讓常德郡主得其所哉。

正如常德郡主要建造這座行宮，他想來想去對自己並無壞處，也樂得讓常德郡主負上一個勞民傷財的罪名，當他發現行宮正就在京城核心，是最理想安放毒氣瓷球的地方，更就欣幸並沒有反對這件事。

瓷球改裝成石柱，無疑已很成功，最聰明的人亦未必能够聯想得到，那四條石柱既然是建造行宮的材料，要運進城中當然是易如反掌。

一切都依照曹廷的安排，佈置妥當，但爲防萬一，曹廷仍派了四個心腹手下暗中監視，也特別警告他們，小心燕十三長孫無忌等人。

那四個心腹手下其實不以爲然，在他們的心目中，曹廷這一次的安排可以說是天衣無縫，所以當他們發現嚴拾生跑到行宮來，難免意外。

他們不知道嚴拾生怎會發現石柱的秘密，看見嚴拾生雙手摸在石柱上，更就意外之極。

然後他們決定將嚴拾生除去。

行宮佔地極廣，這四條石柱的所在又遠離正在工作中的工地，以他們的身手，要殺

掉嚴拾生不驚動任何人，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他們都是用暗器的好手，又經過長時間的合作，自然配合得天衣無縫。

在正常情形下嚴拾生應付這種襲擊已經不容易，又何況樂極忘形，缺乏警戒。

暗器大部份打在他身上，他驚呼慘叫，鮮血飛激中倒下。

那四個監工作來的殺手隨即冒出來，爲首的一個立即道：「清除地上的暗器血漬，將屍體弄走。」

兩個殺手應聲上前，還有一個亦急急執拾散落在地上的暗器。

嚴拾生倒伏地上，一動也不動，可是到那兩個人走近，俯身要搬動他的身子他便動了，動得很突然，劍同時揮出，一劍削斷了一個殺手的咽喉，同時一腳踢在另一個殺手的胯下要害。

他全身劇痛，全憑一股勇氣支持，劍削得準確，腳踢得也很準確，手中劍緊接脫手擲出。

這一劍擲得也很突然，正在執拾暗器的殺手，一驚抬頭，劍便已擲到，擲進了他的心窩。

爲首的那個殺手並沒有退縮，立即撲上，一柄長刀出鞘，斬向嚴拾生。

刀還未斬至，嚴拾生已經倒下，直挺挺的倒下，雙眼緊閉。

那個殺手一怔，咆吼聲中，還是再上前一步，一刀向嚴拾生的腦袋斬去。

嚴拾生的這時候才滾動，一滾同時三枚暗器射出，都射向那個殺手的胯下。

暗器從他的身上拔出來，也所以連那個殺手也意料不到，狂叫中身形一頓，一刀砍在地上，仍然再奮力拔刀，斬向嚴拾生。

這一刀才舉起，嚴拾生又已四枚暗器向他射到，這四枚暗器也全都是從嚴拾生身上拔出來，猶帶着鮮血。

這樣將暗器拔出當然疼痛，嚴拾生却已顧不得那許多，一心只將那些殺手殺掉，逃出去，將消息送出去。

四枚暗器都是打在那個殺手的要害上，那個殺手再也支持不住，撲倒地上，那柄長刀亦砍進地面去。

嚴拾生沒有停下手，奔前將劍拔回，腳步不停，疾往外奔。

他受傷實在不輕，一個身子東倒西側的，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行宮的道路他並不熟悉，惶急之下，更沒有了方向感，只顧前奔。

也不知道奔出了多遠，前面一面高牆擋着出路，嚴拾生左看右看，高牆連綿，也不知道有多遠，忍痛疾往上掠去。

平日他要掠上這麼高的牆已經不容易，可是現在這一急，竟然掠得比平日高，但仍然差一點兒，他也早已心中有數，及時一劍揷向牆上，借勢再一翻剛好上了牆頭，却也再支持不住，往牆外倒去。

常德郡主的轎子正好這時候經過，嚴拾生這樣凌空倒在轎子之前，當然任何人都大吃一驚。

那些侍衛立即拔刀上前保護轎子，一看摔下來的竟然是嚴拾生却難免都意外之極。

常德郡主發覺轎子突然停下，再聽到驚呼聲也知道有事發生，但仍然掀開轎簾子一看是發生什麼事。

那些侍衛擋住了他的視綫。

「發生了什麼？」她立即喝問。

那些侍衛左右散開，爲首的一個連忙稟告：「是那個嚴拾生——」

「他又怎樣了？」常德郡主嘆了一口氣，對這個人她雖然已沒有多大惡感，總覺得是有些麻煩，而這種麻煩她雖然已不在乎，都難免有些無可奈何的感覺。

她只希望嚴拾生這一次不會令她太難堪，讓大家都開心一點。

爲首的那個侍衛連隨又稟告道：「他受了很重的內傷，從高牆上掉下來。」

「哦——」常德郡主一怔，不由自主的從轎子奔出，那些侍衛連忙保護在她左右。

嚴拾生倒在地上，好一會才掙扎爬起來，他的視綫已變得模糊，但仍然分辨得出眼前的是什麼人，不由露出了笑容。

他混身浴血，這種笑容看來也變得可怕，常德郡主看見他這樣子也大吃一驚，連忙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嚴拾生呻吟着：「毒氣——」

常德郡主大驚追問：「在那兒？」

「藏在行宮石柱內。」嚴拾生喘着氣。「告訴燕十三，燕十三——」

常德郡主再問：「你能够肯定？」

嚴拾生沒有回答，倒回地上，常德郡主不由自主上前，探手一摸，她摸出了一手的鮮血，也摸到了嚴拾生已沒有氣息。

「姓嚴的——」她脫口驚呼。

爲首的侍衛連忙上前，一探嚴拾生的的氣息，稟告道：「郡主，這個人已經死了。」

「廢話——」常德郡主霍地揮手。「將他搬入我的轎子內，快——」

「郡主——」爲首的侍衛很奇怪的望着常德郡主。

「你沒有聽到我的話？」

爲首的侍衛急應一聲，連忙親自將嚴拾生抱起來，抱進轎子內。

常德郡主接吩咐：「我們立即趕回去。」語聲一落，竟先快步奔出。

她平日嬌生慣養，在街道上難得走動，現在却像是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那些侍女侍衛連忙左右保護着，一齊快步前奔，轎子也急急跟在後面。

奔了一程，常德郡主又吩咐：「你們去幾個找燕十三長孫無忌回來。」

爲首的侍衛道：「這不是沒有足够的人保護郡主？」

常德郡主冷笑。「我們若是有危險，那還能够跑到現在？」

爲首的侍衛到底不是笨人，不由苦笑了一下，常德郡主接問：「燕十三長孫無忌的行踪你們是知道的？」

「知道——」那個侍衛急應。「郡主吩咐派人監視着他們，我沒有忘記。」

「那還不快去？」常德郡主急揮手。

那個侍衛帶着三個侍衛疾奔了出去，常德郡主再揮手。「我們繼續趕路。」

她隨即再奔前，腳步放得很急，一張嬌臉已升起紅暈，激動而興奮。

她們已着人監視燕十三長孫無忌的行踪，原就是打算必要時助他一臂之力，也

總算是有些作爲，好讓燕十三他們不敢再輕視。

嚴拾生的話她完全不懷疑，那是以生命送出來的消息，當然準確，她只是憤怒曹廷竟然利用她的行宮來藏匿毒氣。

在未來行宮之前嚴拾生若是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即使相信，也不是這樣處理，說不定會抓着這個消息跟燕十三玩些手段，但經過嚴拾生方才的一番話，多少都有些感觸。

現在的她與之前簡直就是兩個人，嚴拾生的死對她當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她其實只是任性，冷靜下來也能够問出輕重。

曹廷的身份揭發之後，她對下屬也作出適當的調查，在她身旁的人可以說都沒有問題的了，所以她一路前行，一路將嚴拾生的話傳下去。

跟着她的人方才都未必能够聽清楚嚴拾生的話，她所以這樣做都是突然考慮到萬一途中有什麼意外，也有人能够將消息送回去。

話傳下之後她隨即吩咐其中十個人散開，分十條路綫回宮。

絕無疑問她冷靜下來也是一個很小心的人，考慮得很周詳，也所以再走一程，迎面突然間出現曹廷的人，她一些也不覺得意外。

那四個人也是監工裝束，一眼便分辨得出，常德郡主也立即肯定他們是曹廷的人。

她的記性一向都不壞，並沒有忘記曾經在行宮中見過那四個人。

那四個人也的確是曹廷安排在行宮中的另一批殺手，與倒在嚴拾生手下那四個分成兩組，輪流負責監視行宮中那四條盛載毒氣瓷球的石柱。

方才也正就是換班的時候，發現那四個殺手倒在石柱附近，立即循着血跡追出去。

他們並不難追查到嚴拾生是上了常德郡主的轎子，追前去看常德郡主在徒步趕路，更加肯定，立即抄捷徑截擊。

對京城的情形他們絕無疑問非常熟悉，選擇的地方絕對是最適合的地方。

他們也沒有多說什麼，一現身立即展開攻勢，暗器出手，當前的幾個侍衛無一倖免，盡皆倒下。

其餘的立即保護着常德郡主退到轎子旁邊，看幾個胆小的馬上開溜。

他們走不了幾步，便倒在那四個殺手的暗器與刀之下，那四個殺手緊接殺奔前去。

常德郡主這下子竟然越衆而出，大喝一聲：「大胆倭奴，竟敢在我面前胡亂殺人？」

爲首的殺手冷笑。「有什麼我們不敢的。」

「你們眼中還有王法？」

四個殺手仰頭一笑，分從四個方向，迫近前去，常德郡主看着再喝一聲：「站住——」

四個殺手繼續迫前，置若罔聞，常德郡主一把搶過旁邊一個隨從的佩刀，便要衝前去。

那柄佩刀很重，他雙手抓着提起來，一看便知不是那回事，不堪一擊，可是她並沒有退縮。

爲首的殺手看着大笑，手抓長刀，只等常德郡主走近來，一刀砍殺。

「郡主——」兩個侍衛馬上搶在常德郡主面前，衝向那個殺手。

個殺手身形凌空而起，刀未到，暗器先出手，射向那兩個侍衛的要害，兩個侍衛一個將暗器撥開，一個雖然閃開要害，仍傷在暗器之下，却沒有理會，繼續撲前，撲向那個殺手。

殺手的刀這時候亦出擊，既急且勁，只三個回合，便將那兩個侍衛劈倒地上，到底是久經訓練的殺手，任何一擊都是以殺人爲目的。

他的身子隨即又凌空，人刀一滾，當頭向常德郡主劈下。

常德郡主眼一閉，雙手抓刀迎去，她知道必定無救，但仍然盡最後一分氣力。

那刹那她只聽到嗆的一下暴响，雙手抓着的刀都是砍空的感覺，不由睜開眼望去。

她沒有看到那刹那的情景，其他的人都看得清楚，一個黑衣人就在那刹那從一側高牆上凌空飛射過來，一支鐵笛撞開了那個殺手的刀。

那個殺手身形一震，凌空落下，在着地之前已經射出了兩枚暗器。

暗器都射空，那個黑衣人身形在半空中滾動，閃暗器，再斜撲而下。

那個殺手再兩枚暗器射出，這一次黑衣人反而閃避不開，迎着暗器，身形一轉，向地上倒去。

常德郡主看着不由得心頭一涼，沒有希望倒罷了，現在眼看生機出現，突然又破滅，那能不爲之心寒。

黑衣人身形還未倒在地上，兩點寒光便從他身上射出來，正是那個殺手射向他的兩枚暗器，都比那個殺手射來更急勁更準確。

兩枚暗器同射向那個殺手的要害，既急且勁，完全在那個殺手的意料之外，但仍然勉強閃開要害，但跟着的一笛襲來，便再也閃避不開。

鐵笛正衝向他的咽喉上，一擊致命。

其餘三個殺手大吃一驚，一個喝問：「什麼人？」

「齊飛——」黑衣人應聲撲前，鐵笛却向一個殺手的面門撞去。

那三個殺手當然不知道齊飛是什麼人，他們跟着曹廷一直就是在京城附近。

常德郡主却是多少都知道一點，長孫無忌的報告中並沒有忘記提及齊飛這個人，只是隱瞞了與唐門的婚約。

齊飛既然一直留在唐門附近，與唐門的弟子常有往來，在暗器方面當然也有一點的造詣，那些殺手的暗器當然不能够這麼容易將他射倒。

他要將暗器接下來也是簡單，接暗器且發暗器，以他的暗器手法，爲首的那個殺手意外之下，冷不提防，又如何閃避得開。

他一撲向其餘的另一個殺手，其他兩個殺手亦採取行動，左右向他撲至。

三柄長刀齊皆發揮威力，雖然沒有倭刀的就手，但那三個殺手亦經已習慣。

齊飛周旋於三柄長刀當中，以武功來說，絕對在那三個殺手之上，殺人的經驗雖然沒有那三個殺手的豐富，到底是老江湖，要應付那三個殺手當然是比較輕鬆，他的心腸也比嚴拾生狠硬，雖然不是在嚴拾生那種情形，却到底知道，那三個一向都是殺人的好手，只有以殺止殺。

所以他將那三個殺手殺掉也沒有花上多少時間。

他的鐵笛並不鋒利，可是貫注了足够的內力，擊在要害上也是一擊足以致命。

連殺三人他才停下來，對常德郡主道：「只有這四個人？」

常德郡主道：「你怎麽知道？」

齊飛說道：「我原就是一直跟着你們的。」

常德郡主道：「那你怎麽不助嚴拾生一臂之力？」不等齊飛回答她又道：「這個人不錯是口沒遮攔，也許曾經在說話上開罪你，但無論如何，也是一個好人。」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很清楚。」齊飛歎了一口氣。「我也絕對相信他的運氣一向很不錯，就是這一次差了一些。」

「你沒有回答我？」

齊飛緩緩道：「我沒有回答你的必要，可是回答你也沒有什麽壞。」

常德郡主微喟道：「你們江湖人喜歡怎樣便怎樣，只是我實在奇怪你不救嚴拾生。」

齊飛沉聲道：「我與燕十三嚴拾生甚至長孫無忌都不是朋友，我所以帮忙完全是因爲必須要等這件事完成才能够解決另一件事，這件事是我們之間的事，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常德郡主道：「我不知道。」

齊飛接道：「我的目標是長孫無忌，非獨要保護他，還要帮助他早日了結毒氣這件事。」

常德郡主道：「所以你一直都在他附近，難道長孫無忌也到了這裏來？」

齊飛道：「沒有，方才我看着嚴拾生跟他們分手，跟了他們一程，發覺他們並無目的，而嚴拾生當時的行動却好像心中有數，所以我轉而追尋他的下落。」

常德郡主輕歎一聲。「來不及了？」

齊飛點頭。「我找到他的時候他經已中伏，負傷越牆逃走，然後我發現了其餘四個人。」

常德郡主目光向那四個殺手的屍身上掠過。「你懷疑還有其他人？」

齊飛道：「行宮那邊的屍體已經被他們收拾妥當，到他們動手爲止，我沒有發現他們與別人聯絡。」

「很好。」常德郡主沉吟道：「那我們現在可以折回行宮去將那些柱子拆掉搬走。」

齊飛冷笑。「曹廷若是沒有適當安排，就不是曹廷了。」

常德郡主怔住。「那如何是好？」

「你們回宮去，我去找燕十三長孫無忌他們。」齊飛目光一轉。「由此進宮，一路都是繁盛地方，應該很安全的了。」

常德郡主微一頷首。「你去找他們就是，我現在相信江湖人全都是血性漢子，當國家有難之際一樣會挺身而出，酒熱血，拋頭顱。」

齊飛冷然，說道：「我不是這種血性漢子。」

常德郡主笑了笑。「也許你與長孫無忌有什麽過節，但方才你的所作所爲，與長孫無忌肯定並沒有什麽關係。」

齊飛一怔，霍地轉身，掠上旁邊的高牆，常德郡主目送他去遠，搖搖頭。「江湖人脾氣難道是這樣難以捉摸？」

但無論如何，之前他對江湖人的成見都經已消除。

× × ×

常德郡主雖然派了人去找燕十三長孫無忌，到底漫無目的，京城地方又那麽大，要找兩個人談何容易，不像齊飛，早就已清楚燕十三長孫無忌的去向。

也所以他找到燕十三長孫無忌的時候，常德郡主的人仍然在打聽追尋中。

看見齊飛，長孫無忌眉頭便打結，歎息一聲，說道：「這個時候我實在不想看見他。」

燕十三一旁却搖頭。「他不會無緣無故出現的，而且他說過他先要助你解決毒氣的事，然後才跟你算那個舊賬。」

「難道他已經找到了什麽綫索？」長孫無忌看着齊飛走來，有些懷疑。

「一些也不奇怪。」燕十三微笑。「在我們找尋曹廷等人與毒氣的下落同時，曹廷也許會派人暗中監視着我們，旁觀者清，被他發現，轉而追踪，找到曹廷與毒氣的下落亦未可知。」

長孫無忌頷首道：「果眞是這樣便好了。」

齊飛一直走到他們面前，目光却只是落在燕十三面上，道：「盛載毒氣的瓷球藏在常德郡主那座行宮的四條柱子內。」

燕十三一怔，他顯然想到齊飛可能已經有所發現，但竟然是事實還是不免有些意外。

長孫無忌一旁道：「你連毒氣盛載在四個瓷球內的消息也有了？」

齊飛冷笑，道：「我一直在你身旁監視。」

長孫無忌道：「不管怎樣，我都多謝你提供我們這個消息。」

齊飛道：「秘密是嚴拾生發現的。」

燕十三心頭陡然一凜，道：「小嚴怎樣了？」

長孫無忌接道：「他就是去找常德郡主麻煩所以才跑到行宮去。」

燕十三揮手截住長孫無忌，再喝問：「快說，小嚴他現在……」

齊飛截道：「他發現了柱子的秘密，你以爲曹廷的人會對他怎樣？」

燕十三的面色沉下去，心也是，齊飛接道：「我原是跟着你們，但發覺沒有什麽意思，轉去找他，却遲了一些，他已經被曹廷的人暗算。」

燕十三追問：「傷得很重？」

齊飛看着他，冷冷的接道：「想不到你也會不願意接受事實。」

燕十三沒有作聲，長孫無忌插口道：「那曹廷的人都已經給你解決了。」

齊飛道：「暗算他的四個是給他殺掉的，他還能够支持到將消息告知常德郡主，我所能做的，只是將襲擊常德郡主的另外四個人解決，讓他們安全回宮，再趕來找你們回去。」

長孫無忌道：「你肯定曹廷的人只是那八個？」

「應該就是。」齊飛道：「我已經很小心的看過。」

長孫無忌目光回到燕十三面上。「我們先回去看看小嚴。」

燕十三一會才搖頭。「人既然已死了，什麽時候去看也都是一樣。」

長孫無忌歎了一口氣，燕十三沉吟着接道：「我在想，曹廷一定會預先作好安排，萬一石柱的秘密被發現，應該怎樣補救。」

長孫無忌接着道：「你以爲他會怎樣補救？」

燕十三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毒氣引爆，若是我推測沒錯，引爆的方法他已經準備妥當，而且直接而有效。」

長孫無忌道：「會不會就安排在行宮內？」

「不會——」燕十三回答得很快。「倘若是這樣，行宮內他的人一定很多，在小嚴發現毒氣的所在之前相信已採取阻截行動，將小嚴誘出去。」

長孫無忌沉吟道：「行宮佔地甚廣，若是在行宮外安排，如何能够迅速發揮作用？」

燕十三沉聲道：「我要行宮的詳圖，還有行宮附近的一切準確資料。」

「這個容易。」長孫無忌目光一轉。「齊兄是不清楚記得石柱的正確位置？」

「當然清楚。」齊飛冷笑。「我也想這件事早些解決，然後我們早些了斷。」

長孫無忌苦笑。「不管怎樣，我們都很感激齊兄能够這麽快將消息送到來？」

齊飛道：「我只是爲了自己，並無其他原因，你們也不用對我說什麽感激的說話。」

長孫無忌正色道：「齊兄這一次這樣做，已間接拯救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

齊飛冷笑。「這種話你應該對嚴拾生說的，他在臨終之前已經將消息告知常德郡主，而在常德郡主遇襲之前已經着人將消息分頭送返宮中。」

長孫無忌立即道：「我們要立即趕返宮中。」

燕十三搖頭。「皇帝是一個極冷靜的人，一定已經明白採取什麽行動才不致引起禍害。」

長孫無忌道：「我只是担心常德郡主任性胡來？」

齊飛忍不住插口道：「人總是會改變的。」

長孫無忌一怔，齊飛道：「也許是嚴拾生的死，也許是之前他對常德郡主說過什麽話，令常德郡主恍然大悟，以我方才所見，已經是兩個人。」

燕十三歎息。「小嚴有時雖然很多廢話，但有些廢話的確是發人深省。」

長孫無忌不由點頭道：「就是因爲他什麽也敢說，不難從他的口中聽到許多平日不容易聽到的話。」

燕十三突然仰首向天，他雖然沒有說話，長孫無忌却彷彿已聽到什麽，歎息道：「他的運氣一向都很不錯，這一次却是太好了。」

燕十三接道：「除了運氣，這一次的事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而運氣若非太好，這麽大的功勞又怎會完全給他一個人獨佔？」

長孫無忌道：「就是這一次的功勞已足以封王。」

燕十三一聲歎息。「我們也應該有些表現才是。」

長孫無忌沒有作聲，身形展開，往前掠去，燕十三目光落在齊飛面上。「這件事已經接近解決階段，齊兄當然會寸步不離。」

「當然——」齊飛應聲身形亦掠出，緊追在長孫無忌身後，燕十三的身形也很快，心頭都是說不出的沉重，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

纖纖盈盈的死亡已令他頗有孤獨的感覺，但無論如何，身旁還有一個嚴拾生，現在連嚴拾生也死了，以後走在江湖上便只得他一個人。

許多往事立時都湧上心頭，有些很近，有些遙遠至他已接近忘掉。

× × ×

行宮的詳圖在常德郡主那兒，這一次，常德郡主非獨合作，而且提供許多圖以外的事情。

燕十三聽得很開心，齊飛長孫無忌練冑霞也非常着意。

那都是一些瑣碎的事情，燕十三聽着聽着突然叫出來：「大覺寺——」

大覺寺就在行宮的東面，從圖上看來並沒有什麽特別，常德郡主提到這間寺院，却表示極大的反感，只因爲行宮周圍的建築都比較矮小，只有大覺寺的鐘樓高高聳立，遙遙可見，日出的時候更就形成老大的一個黑影，遮蓋着行宮，令他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大覺寺却是先王所建，也所以她雖然不高興，也不敢着人將座鐘樓拆掉。

以常德郡主的脾性，既然不滿意大覺寺那座鐘樓，又怎會不特別提出來。

燕十三一聽立卽考慮到那座鐘樓的高度與位置，一聲大覺寺出口隨即在圖上追尋大覺寺的正確所在。

由圖上看來，大覺寺與隱藏毒瓷球的那四條柱子乃是在同一個方向，柱子與鐘樓更就在同一條直綫上。

燕十三手才指在鐘樓上，長孫無忌已問：「你懷疑曹廷的人就藏在鐘樓上遠遠監視……」

燕十三搖頭。「鐘樓雖然高，但以這個距離以及園林中的樹木遮擋，要清楚柱子附近的情形並不容易，否則曹廷也不會派人喬裝成監工模樣在行宮內監視。」

長孫無忌接問：「那藏在鐘樓內有什麽作用？」

燕十三道：「必要時毁滅那四條柱子，引爆藏在柱子內的毒氣。」

長孫無忌道：「要毁掉那四條柱子引爆毒氣有很多辦法。」

「但要迅速而有效，此外他們多少也要兼顧自己的安全，在毒氣引爆之後能够安然離開。」

「人之常情。」長孫無忌不由點頭。「若是開始便準備以身相殉，那是對什麽

也缺乏信心的了。」

常德郡主聽着插口道：「我還是不明白。」

練青霞接道：「我也是，大覺寺鐘樓與柱子所在那麼遠一段距離，要弄破柱子，應該選擇近一些的地方才是，怎麼反而跑到那麼遠？」

燕十三反問：「以你看，以什麼方法將柱子弄破是最迅速而有效？」

練青霞沉吟着道：「那要看柱子的厚度。」

燕十三目光轉向齊飛。「這相信齊兄是最清楚的了。」

齊飛說道：「以我看應該是不容易一下子弄破的，最低限度外面已多了一重石質。」

長孫無忌接着說道：「而且，那要從外面運進來，其間搬運不難有撞擊的情形出現。」

燕十三點頭。「所以縱然是掩飾，也有一定的硬度，要將之一下子完全弄破並不是一件易事。」

長孫無忌道：「單憑人力絕對是一個問題，而且還需要兼顧生死。」

練青霞突然道：「用火藥怎樣？」

長孫無忌道：「當然是輕易方便得多，只須將火藥藏在石柱內，接上藥引，可以在更遠的地方燃點引爆。」

燕十三沉吟着問：「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

長孫無忌苦笑了一下：「恕我想不到了。」

練青霞搖頭。「我也是。」

長孫無忌接問：「以你看還有什麼較引爆火藥還要好的辦法？」

燕十三道：「我若是心中有數也不會問你們，只是我覺得，火藥雖然簡易快捷，但並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曹廷應該會考慮到我們亦考慮到火藥。」

長孫無忌頷首道：「以他的老謀深算，的確會考慮到石柱的秘密被發現後應該有什麼事情發生，縱然安排了火藥，也會在火藥以外再作安排。」

燕十三道：「既然我們都想不到，無妨就是以火藥爲目標。」

長孫無忌說道：「先抽調部份神武營的人，喬裝工人混進行宮內保護那四條柱子。」

練青霞接道：「與之同時在四條柱子周圍發掘藥引的所在，若是有發現立即清除。」

燕十三道：「這件事就交給練姑娘，其餘的人將與我闖入大覺寺。」

練青霞看看燕十三，無言點頭，她當然明白燕十三是顧慮她若是遇上曹廷，又將會有一番尷尬。

長孫無忌道：「這也好，燕兄若是覺得鐘樓有問題，我便與燕兄直闖鐘樓，以最快的行動最短的時間先偃鐘樓的問題解決。」

燕十三道：「你不敢肯定鐘樓有問題，可是你仍然要一試。」

長孫無忌道：「這雖然是朝廷的事，曹廷也並非江湖中人，可是我相信你的江湖經驗，還有你那種江湖人的直覺。」

練青霞不由接道：「我也相信。」

長孫無忌微喟道：「我們久在官場，到底舒服慣了，甚至連什麼叫做危機也未必懂，更休說感覺到危機的降臨，知所趨避。」

練青霞無言點頭。常德郡主一旁聽得清楚，忍不住又問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長孫無忌道：「有一件事郡主一定會明白的。」

練青霞接道：「嚴拾生並不知道毒氣瓷球就藏在行宮的石柱內。」

長孫無忌看了看練青霞，有些奇怪，他奇怪的是練青霞竟然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練青霞也正好在望他，目光接觸，臉上竟然升起了一抹紅霞。

常德郡主沒有在意，隨即問：「那他跑去行宮目的是什麼？」

練青霞說道：「部份原因，是要跟郡主碰面，看有什麼機會可以跟郡主鬥鬥性子。」

常德郡主道：「這我也想到，否則他也不會去弄來上方寶劍免死金牌諸如此類的東西。」

皇帝聽到這裏，終於道：「朕眞實也明白他要弄來這些東西另有目的，可是朕始終相信他要做的絕不會是壞事。」說着他的目光落在常德郡主面上。

他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看他的神態顯然是早已明白嚴拾生有意去教訓常德郡主一頓。

常德郡主接觸皇帝的目光，也明白皇帝的心意，居然沒有使性子，微喟道：「不管怎樣他說的都是我平日難得聽到的，道理雖然很簡單，却不是一般人敢對我說的道理，我也絕對相信，即使沒有上方寶劍免死金牌，這些話他還是會說的。」

皇帝道：「這也就是江湖人率直爽快，洒脫可愛的地方。」

常德郡主目光回到長孫無忌練青霞面上。「除了要教訓我一頓之外，嚴拾生到行宮還有什麼目的？」

長孫無忌道：「直覺危機就在行宮那兒。」

練青霞接道：「正如燕大哥直覺大覺寺的鐘樓有問題一樣。」

常德郡主歎了一口氣。「難道他不知道那裏對他會有生命危險？」

長孫無忌欲言又止，練青霞接道：「這也許就是命運的安排，月圓必缺，挽救千萬人的性命同時他必須奉獻出自己的性命。」

長孫無忌聽着又奇怪的看了練青霞一眼，這也是他正要說的話。

練青霞這一次與他的目光接觸，終於問：「你是否還有什麼要補充？」

長孫無忌微笑。「我要說的你全都說了。」

燕十三也這時候才道：「若非我一直與長孫兄走在一起，眞還以爲你們早有默契才說出這番話。」

長孫無忌看看練青霞，沒有作聲，練青霞也只是看看燕十三。

燕十三忽然一笑。「幸好小嚴不在，否則一定有些話令人吃不消。」

沒有其他人明白他這說話，只是皇帝一笑。「朕明白那是什麼話。」

燕十三一怔。「你明白？」

皇帝微笑道：「你自信心一向都很強，在某方面來說應該也是的。」

燕十三又是一怔。「我雖然未必有那個意思，但的確仍然有一種自以爲的感覺，以爲自己應該是首選對象。」

他是說練青霞若是喜歡第一個應該是喜歡他，靈犀一點也應該與他共通。

事實開始的時候練青霞的確對他表示很大的好感，也因而引致纖纖與盈盈對練青霞的敵視。

而一路上每當四目交投，燕十三亦從練青霞的眼中發現一縷柔情，一直到練青霞中途離開，被長孫無忌在避暑山莊救出之後。

可是他並沒發覺，直至現在，但他並不奇怪，練青霞到底是另一種環境長大的人，與長孫無忌應該是最接近，因而最投契不足爲怪，只是他既然已感覺到練青霞的一縷柔情，突然消散難免是有些茫然若有所失。

他失去的也實在太多了。

最令他奇怪的却還是皇帝竟然感覺到他的心意。

皇帝笑接道：「你當然不會突然有這種感覺，可是有什麼東西比那種東西更難捉摸，更多變化？」

他說的是感情，燕十三笑笑點頭。「沒有了，我只是奇怪，以你的年紀，竟然知道這許多，有這種感受。」

皇帝又笑笑。「朕是看來的，前人有許多這種記載。」

燕十三道：「你能夠看到？」

皇帝道：「明着當然看不到，可是總有辦法的，朕也不以爲那有什麼壞處。」

燕十三亦笑笑。「沒有什麼壞處必然有一定好處。」

皇帝道：「可惜我們之間始終有一定的距離。」

燕十三道：「一些也不可惜，若是沒有那種距離，我最多多一個知心的好朋友，天下百姓却少了一個賢能的國君。」

皇帝微笑，常德郡主聽着忍不住問：「你們到底又在說什麼？」

燕十三道：「無干要緊的事。」

常德郡主接道：「長孫無忌練青霞經已去了調動神武營的人，半個時辰之後動身。」

燕十三已經看見長孫無忌練青霞離開，點點頭，目注齊飛。「齊兄與我一起如何？」

齊飛道：「目前我與那一個一起也不要緊。」

燕十三接道：「事成之後你隨我離開也是好的。」

「不好——」齊飛道：「事成之後你最好走你的路。」

燕十三說道：「該走的時候，我會走的。」

齊飛道：「你若是再給我麻煩，我可是對你也一樣不客氣。」

燕十三微笑不語，皇帝目光落在齊飛面上，沒有問，只是常德郡主奇怪的忍不住一聲，道：「你跟長孫無忌到底是什麼同事？」

齊飛道：「江湖人的事，一定以江湖人的方式了斷。」

「長孫無忌可是官府中人。」

「可惜他跑了一趟江湖，也惹上了江湖上的恩怨。」齊飛一聲冷笑。

「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常德郡主再問。

「沒有——」齊飛冷冷的。「這所以我不遠千里來到京城，等到現在。」

常德郡主道：「你的耐性也不錯。」

「本來是很壞，但由於燕十三的加入，縱然再壞也變得好起來。」

「因爲燕十三阻止？」

「他若是聰明人，這件事之後就應該袖手旁觀。」齊飛冷冷的盯着燕十三。

常德郡主再問燕十三。「你可是聰明人？」

「我是的——」燕十三笑着回答。

常德郡主歎了一口氣，道：「我可不是，到現在爲止，你們說的我們明白的不多。」

「已經足够了。」皇帝插口。「那到底是江湖上的事情。」

「有機會也會感到江湖上走走。」常德郡主目光轉向燕十三。「對江湖上的事情我越來越感興趣了。」

燕十三與常德郡主的目光接觸，不由得心頭一凜，從常德郡主的目光中他發現了練青霞最初看他的時候目光中蘊藏着的那種感情。

在常德郡主面前的江湖人只有他與齊飛，對常德郡主來說齊飛還是陌生，令她發生興趣的江湖人當然就是燕十三。

若是她也有意到江湖上走走，第一個要借助的人當然也就是燕十三。

常德郡主也隨即道：「到時候也還請你引領我到處去見識一番。」

燕十三只有應一聲：「到時候再說好了。」隨即往外走去。

常德郡主怔怔的看着他，目光轉睛，皇帝看在眼內，沒有作聲，他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也知道以他的身份該說什麼話。

× × ×

避暑山莊一役，神武營的高手無疑傷亡不少，但所佔的比例並不大，曹廷在神武營上實在花了不少心血才能够培養出這麼多高手。

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梟雄，也只有梟雄才有這種只要做好一件事不惜犧牲一切的魄力，他訓練神武營的高手之際絕對可以肯定並沒有存着多大機心，但求每一個神武營出來的武士都是好手。

當然也會考慮到神武營的人可能會變成他的心腹大患，也多少會作好安排，只是毒氣來得這麼突然，以致他不能不配合毒氣有所行動，將已有的計劃作最相當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既然來得如此突然，他不免要作出一定的犧牲。

但毫無疑問他是低估了練青霞，皇帝的轉變當然也是在他意料之外。

嚴拾生那種與衆不同的直覺更當然是最要命的，所以他怎也想不到這麼石柱的秘密便已被揭破。

燕十三他們積極採取行動的時候，曹廷正就在大覺寺的後殿內。

（未完・廿七）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和上官白雲、刑部總捕頭林子俊等分頭截查可疑的馬車，發現僞冒運粮車，有一包放在車底，喝令手下拆包檢查，却發現是皇甫長安本人，尙未死去，只是用白布包頭，點了瘂、啞穴不能動彈，車上運粮的人見事敗起來反抗，挾持人質走避，再加上屈武協助，且戰且走，雖然經過上官白雲、林子俊截回，但屈武要脅衆俠離開，從容將皇甫長安再擄走。衆俠只好另搜尋三老的下落，撤銷所有關卡，轉到徐州，先追查振武鏢局押玉獅玉馬之事，無意中在八賢王府發現進貢的玉獅玉馬，追查皇甫天華是如何得來作郡主下聘之禮……

內幕驚四座　國是重私情

石少虎窮追深究道：「什麼店號？住在那條街上？」

王師古道：「只是一個跑單帮的，並非徐州人氏。」

「王師古，你向來精明得很，這麼重要的東西，會向一個跑單帮的人買？」

「還不是爲了替我家少主人節省一點銀子。」

「這個單帮客叫什麼名字？」

「彼此銀貨兩訖，未曾通名道姓。」

「此人多大年紀？」

「約莫三十來歲。」

「除玉獅、玉馬外，此人可還有其他的珠寶珍玩？」

「有，不多，全部裝在一個手提皮箱裏。」

「可有同伴？」

「好像沒有。」

「住在那一家客棧？」

「可能已經離開徐州。」

石少虎雙眉一挑，言詞尖銳的道：「王爺，王師古的這一番話顯係臨時編造，不痛不癢，少虎有一個主意，先將皇甫天華主僕拿下，然後再進一步追根究底。」

皇甫天華怒不可當的道：「石少虎，你簡直欺人太甚，我皇甫天華今天即使拚着這條命不要，也非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雙拳緊握，將「霹靂拳」的功力叫足了十成十，「惡虎攔路」、「孔雀開屏」，立有兩股熱辣辣的拳風排山而出。

石少虎毫不退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大力金剛掌」全力反擊，想將皇甫天華當場擒下。

還是被護國大將軍壓下來了，威風凜凜的說道：「王府之內，不得妄動干戈，玉獅、玉馬雖然來路可疑，但眼前尚不足證明天津血案是皇甫天華所爲，文訂之議，暫時取銷，限爾主僕二人三日之內，將那單帮客擒來見本王，倘若逾期不歸，或蓄意逃亡，休怪本王會下令緝捕，就地格殺！」

這樣的處置，堪稱輕重適當，不偏不倚，對上官白雲、林子俊、石少虎，甚至皇甫天華，王師古兩個當事人，皆無話可說。

一場喜事，就這樣不歡而散，王府本已準備好的喜筵也不開了。

石少虎看到，上官白雲給自己使一個眼色，帶着兒子女兒咬着皇甫天華主僕的尾巴追下去了。

而他自己則決定與神刀林子俊聯手，繼續追查霸王刀王三元以及三名捕快的生死下落。

來至門口時，萬花樓主尙小雲忽然緊走幾步，從後面追上來，情意綿綿的道：「記得公子曾說過，他日有暇，願伴小雲作三日遊，徐州景色秀麗，又是公子的故鄉，可否踐此雅諾？」

石少虎錯愕一下，歉然言道：「眞對不起，在下尙有急事待辦，改天吧。」

尙小雲似頗失望，順口問道：「公子有何急事？」

「找幾個人。」

「什麼人？」

「一名鏢師，三名捕快。」

「可是與玉獅、玉馬有關？」

「可以這樣說。」

「適才在你們爭論不休的時候，本樓主一時好奇，曾占了一卦，願供公子參考如何？」

「請樓主指點迷津。」

「可找廢棄不用的酒坊試試。」

「徐州的酒坊甚多，能否指示一個方向。」

「徐州酒坊雖多，但廢棄不用者畢竟不會太多，占象如此，小妹也不清楚確切的方向。」

「無論如何，還是要謝謝樓主的指點，再見。」

「再見。」

× × ×

的確，徐州的酒坊雖多，廢棄不用的畢竟很少，找起來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這裏，靠近北城，一條巷底，就有一座佔地頗廣，已經關門歇業的酒坊。

黃昏時分，天上浮雲片片，酒坊老舊破爛的大門被人吱吱呀呀的推開了，皇甫天華，王師古，還有一名三十來歲，衣著甚是講究的中年人放步走進來。

皇甫天華回頭一望，道：「上官白雲父子兄妹眞難纏，大街小巷的轉了老半天，總算把他們甩掉了。」

王師古鼠目一翻，堆下一臉的奸笑，道：「想要再追上來，找到這兒，起碼得天黑以後。」

皇甫天華聳一聳雙肩，說道：「夠了，這一段時間足夠咱們用，到時候——哼哼！」

到時候怎麼樣，他沒有說下去，目光四下一掃，轉對那中年男子，道：「在那兒？」

中年男子指着左前方一棟高大的儲酒倉房道：「就在那裏。」

「走！」

皇甫天華一聲令下，三個人發足疾行，進得倉房，觸目皆是堆積如山的儲酒空木桶，透着一股子濃濃的酒糟腐敗的酸臭味。

中年男子走在最前面，推開好幾個空桶，露出四個直立的酒桶來，逐一拍打一下，迴音沉悶，顯然不是空的，同時，地上還有殘留的血跡，道：「四個王八羔子都在這裏面！」

皇甫天華點頭稱許道：「你辦的很好，回頭王總管會有重賞。」

中年男子謙遜的說：「爲主人盡忠職守，是屬下份內之事，全仗王總管運籌有方，奴才不敢居功。」

王師古道：「馬車呢？」

「趕進另一間空倉裏去了。」

「牲口如何處理？」

「空倉內雜草很多，可能仍在那裏吃草。」

「這一切，可會被人撞見！」

「沒有，這附近並無住戶行人。」

「好，你去將那一輛馬車趕來。」

「趕馬車來作甚？」

「將這四個酒桶載走，毀屍滅跡。」

「是，總管！」

中年男子躬身應命，掉頭就走，猛可間，皇甫天華臉一沉，霹靂拳閃電擊出，通！的一聲，正中後心，中年男子悶哼聲中，當場仆倒在地。

王師古看得一呆，道：「少主可是怕他洩密？」

皇甫天華道：「洩密只是原因之一，我是怕他被振武鏢局的人認出來。」

王師古恍然入悟道：「少主說的是，殺人滅口方爲上上之策。」

中年男子挨了一拳，本已是奄奄一息，王師古再上去補了一刀，可憐他一心忠心爲主，竟落得如此悲慘下場，連最後的一句遺言都未及出口，便告命歸九幽。

搬來一個空酒桶，王師古將中年男子的屍體也裝進桶裏去，說道：「我去趕車去。」

皇甫天華神秘的笑笑，道：「現在還用得着。」

隔牆有耳，隔壁有眼，這一切俱已被快刀手雷峻撞見，他爲人十分機伶，未敢輕率行事，轉身匆匆離去。

行至巷口，與石少虎、林子俊、謝紅梅、常谷川不期而遇，雷峻劈面就說：「主人，屬下可能已經找到提領玉獅、玉馬的正主兒了。」

石少虎聞言精神一振，道：「在什麼地方？」

雷峻實話實說：「在一個廢棄的酒坊裏。」

謝紅梅柳眉兒一皺，道：「說不定是一個陷阱，請主人三思。」

石少虎不假思索的道：「玉獅、玉馬關係重大，那一份秘密文件尤其重要萬分，必須查清楚所有的來龍去脈，即使是虎穴，也得闖上一闖。」

口中說話，脚可未停，不一時已身在酒坊庭院中。

此刻，天已大黑。

倉房內更黑，伸手不見五指。

石少虎點燃一支火把，摸索前行，那中年男子倒斃之處的一灘血跡，馬上映入他的眼中，道：「這裏剛剛殺過人？」

快刀手雷峻道：「是皇甫天華、王師

古下的手，那死者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

林子俊手按刀柄，眸光四射，道：「怎麼沒見皇甫天華與王師古？」

雷峻道：「剛才還在此地，奇怪一轉眼便不見了。」

石少虎道：「也沒見那中年男子的屍體？」

雷峻前行數步，打開酒桶，道：「那中年男子在此。」

石少虎瞄了一眼，打開另一個酒桶，蜷伏在內的正是行方不明的霸王刀王三元，已發出嘔人的屍臭。

跟着石少虎去王府，權充挑夫的四名石氏世家的高手，已隨後趕到，打開了另外三個酒桶。

林子俊一眼就認出來了，原來是自己派去協助王三元的那三名捕快。

事情業已挑明，夜襲日息國特使的無疑是皇甫天華主僕所為，石少虎氣沖斗牛的大喝道：「皇甫天華，你如隱身暗中，就請出來言講當面，否則，休怪石少虎要稟明王爺，下令緝拿！」

四下沉寂如死，無人出言答話。

陡然間，却覺眼前一亮，就在頭頂之上，一下子出現了三十六盞風鈴鬼火。

這事的確壯觀，三十六支鬼火，非同小可，碧綠色的光焰將丈許方圓以內的地方，照輝成一個陰慘慘的鬼魅世界。

「叮叮噹噹」的風鈴聲，一齊鳴奏，更似譜出了一首死亡的樂章，令人毛骨悚然。

三十六支風鈴鬼火排列有序，顯然是事先放好，臨時被人掀開遮掩的布幔，鬼火的下面，還吊着九塊白布。白布上寫着：「石少虎葬身於此！」七個黑字。

林子俊驚極而吼道：「快退。」

退？晚了，就在鬼火乍現的那一瞬間，金風貫耳，百響齊鳴，難以數計的暗器，如雨點子一般從四面八方洒下來。

暗器種類極多，飛刀，袖箭，燕尾刺，不一而足，最多的還是扶桑的天蠶砂「霧裏看花鬼見愁」，一爆再爆，漫天花雨，一時火樹銀花，蔚為奇景。

事出突然，大家手忙脚亂，紛紛四散退避。

饒是如此，幾乎每一個人都受了傷，掛了彩。

最慘的是四名挑夫，三死二重傷。

石少虎的鼻子都氣歪了，吼聲如雷的道：「皇甫天華，想不到你自甘墮落至此，竟然是魔燈教中人，石少虎今天要大開殺戒，為皇甫世伯清理門戶！」

盛怒之下，不顧一切，謝紅梅想拉也拉不住，先連擲數隻空桶，接着人也像瘋子一樣向黑暗之中撲去。

坐而待斃，不如挺身一搏，林子俊、雷峻、常谷川也是同樣的心意，投向四方黑暗中。

一聲慘叫，衝破死寂漆黑的酒倉，常谷川只覺得頭皮上一緊，還聽到一串「卡巴！卡巴！」頭骨碎裂的聲音，下來便覺痛如刀絞，昏天黑地，像是浸到水的紙人，軟綿綿的癱下去。

猶憶魔燈教的副教主曾經說過一句話，她要某一個死，這個人就絕對活不了，常谷川在碭山曾逃過一劫，今夜還是難逃毒手。

循聲望去，大家有目共睹，在常谷川倒地之處，出現一條白色的人影。

石少虎大喝一聲，第一個衝到現場，不問青紅皂白，「大力金剛掌」連環出手，好似駭浪驚濤般連人帶掌撞上去。

一陣空桶撞擊聲，一陣木片橫飛聲，那白色的影子，向後疾飄，獵獵作響，但很快就恢復原先的樣子，石少虎上前一看才弄清楚，只是一襲騙人的白衣。

常谷川已死，頭上留下五個血窟窿，又是一個「血魔五龍爪」的犧牲者。

石少虎怒氣沖天，目眥欲裂，咬着牙齒說：「魔燈教的副教主，我知道妳也在此，自認為是一個人物，就站到明處來，別躲躲藏藏！」

這也是一個陷阱，白衣上明明寫着：「石少虎，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他最後一個「藏」字尚未出口，謝紅梅在心裏喊了一聲：「完了！」暗器便如暴雨一般，又從四面八方洒下來。

不僅如此，還覆下一張捕人的網，逃也逃不開，避也避不過。

謝紅梅睹狀大駭，早已忘掉自己的生死，一個箭步撲上去，二人同陷網中。

林子俊、雷峻也是同樣的心意，雙雙飛身而上，却因半步之差，被阻在網外。

也因而才誤打誤撞的發現了這一張要命的網。

二人應變極快，扯住網子就拉，可惱，網子的另一邊不知是綁死，還是被人拉住，居然紋風不動。

情急之下，林子俊，雷峻二人都是用刀的好手，揮刀就砍，糟糕，網子也不知是何物織成，竟然砍它不斷。

而暗器則一直沒有停過，二人四手，應接不暇。

更糟的是，暗中鬼影幢幢，正有無數個黑影，從四處加速接近中，一刹那的工夫，兩名重傷的挑夫已上了西天，隱隱約約中，皇甫天華、王師古、魔燈教副教主，以及常常出現的那一男三女，總數不下二十人，可惜，大家都戴着面具，光綫又暗，看不眞切。

衆寡懸殊，敵暗我明，情勢之險，可謂險到極點，不單石少虎，謝紅梅必死無疑，連神刀林子俊，快刀手雷峻恐怕也活不了。

許是石少虎本人命不該絕，就在這個火燒屁股的緊要關頭，西邊的門窗外亮起一片火海，上官白雲一馬當先衝進來，而上官世家的人個個身經百戰，經驗豐富，早將火把插在窗框門楣上，接踵闖入。

上官白雲朗聲道：「張掌門，快將東邊的出路堵住，魔燈教的主力可能全在此地，咱們今天一定要一網打盡！」

赫，武當派也來了！上官白雲的語聲甫落，東邊也亮起火把，而且有的火把被脫手擲出，插在南北兩邊隱暗之處。

登時，酒倉之內火把通明，魔燈教徒果然有二十餘人，雖然個個面蒙黑巾，依然可以從衣着身材上看出，魔燈教副教主、皇甫天華、王師古皆身在其中。

上官明、上官倩一現身，就打出四枚奪命梭，打死了兩名控制網子的魔徒，石

少虎，謝紅梅得以死裏逃生。

不過，死罪難免，活罪難逃，二人俱被暗器擊中多處，所幸皆為皮肉之傷，無關大碍。

石少虎怒沖沖的道：「皇甫天華，鐵證如山，事實俱在，還不乖乖的俯首就擒，跟我們到王爺面前去認罪！」

那個被疑為皇甫天華的蒙面人，雙目怒視，一言不發。

上官世家來了二十餘人，武當七劍全部到齊，丁小翠見石少虎身上掛了彩，痛如己受，過來說道：「少虎哥，你要不要緊！」

石少虎道：「不碍事，只是一些皮肉之傷。」

丁小翠張口欲再言語，被寒如冰過來拉走了，沒好氣的道：「七妹，這不是兒女私情的時候，準備擺下劍陣，對付魔燈教。」

武當派掌門人張百愚雙目如電，橫掃了分站兩旁的魔徒一眼，洪鐘似的聲音道：「那一位是魔燈教的副教主，請站出來說話。」

魔燈教的副教主今天穿着一身黑衣，站在最前面，衡量一下敵我實力，並未答理張百愚，水葱也似的玉手一揚，道：「咱們撤！」

撤字出口，兩旁的徒衆便爭先退走。

她自己及疑似皇甫天華的那個人，却留在原地未動。

「截住他們！」

上官白雲一聲令下，上官世家的人蜂擁而上，企圖出手攔截。

「一個都不要放走。」是武當掌門張百愚的號令，武當七劍如瀉電奔馬，齊亮劍抄截。

却被魔燈教副教主，疑似皇甫天華的人強行攔下來，雙方大打出手。

魔燈教副教主的功力，高不可測，大夥知之甚稔，想不到疑似皇甫天華的那個人，其功力之深亦遠在皇甫天華之上甚多，逼得上官明，上官倩等人寸步難進。

武當七劍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魔燈教的副教主迭出奇招，「血魔五龍爪」的暗力好似刀山劍林，武當七劍同樣寸步難進。

酒倉年久失修，四通八達，就這麼一轉眼的工夫，兩旁的魔燈教徒早已走得無影無跡。大家心意一致，決心要活捉魔燈教副教主，與疑似皇甫天華。

於是，上官白雲父子兄妹齊上，武當派擺下了「七星劍陣」，石少虎、林子俊，雷峻也全部投入戰圈。

結果，雷峻攔不住她。

張百愚掌門攔不住她。

石少虎照樣攔不住她。

「七星劍陣」還沒有完全擺好，尚未全部發動，魔燈教副教主似脫兔，似獵鷹，更似幽靈鬼魅般，身形一晃便不見了，看在大家眼中的僅是一縷輕烟而已。

上官白雲父子兄妹，加上林子俊，再加上屬下衆高手，也沒能截住疑似皇甫天華，上官倩還差點被他擊傷，早已逃之夭夭。

魔燈教設下陷阱欲撲殺石少虎，固然是失敗了，然而，石氏、上官二世家、武當派，還有林子俊、大家因緣際會湊在一起，竟然未能傷得魔燈教一兵一卒，反而己方丟了五條人命，何嘗不是一大敗績。

抑有進者，魔燈教副教主，疑似皇甫天華這兩個人的功力，簡直出神入化，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皆不輸於冷寒星。

尤其，疑似皇甫天華是否確實是皇甫天華？

皇甫天華他為什麼要擊殺松上國的使者？

八賢王又為何要將小郡主嫁給一個退過婚的男人？

皇甫長安難道眞的是栽在他自己兒子的手裏？

那麼，這個皇甫天華就大有問題，他是誰？

魔燈教副教主神龍見首不見尾，又是何許人？

一個冷寒星已攪混了江湖水，再加上這兩個厲害的角色，豈不要天下大亂？

大家夥懷着一肚子的疑團，無比沉重的心情，携手結伴，同往南行，準備到石氏世家去，好好澈底計議一番，僅僅留下雷俊一個人在此善後。

× × ×

徐州南方有一座雲龍山，雲龍山下有一座雲龍山莊，房舍田園，綿延數十里，家業之大，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

這就是石氏世家。

當日夜裏，石少虎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

向母親請過安，招待大家吃過遲來的晚餐，還沒有來得及討論救亡圖存的大事，忽然發現謝紅梅不見了。

石少虎急得不得了，逢人就問，丁小翠酸溜溜的道：「少虎哥，只不過走失一個奴才，也用得着你急成這個樣子，眞是的。」

冷面俠女寒如冰在一旁幫腔道：「是嘛，一個奴才，早走早好，免得攪亂一鍋粥。」

石少虎正經八百的道：「謝紅梅不是奴才，是一個臥底的奸細，而且功力深厚，身份不低，近來頗有棄暗投明的意思，你們都低估了她，今夜未入酒坊之前，她就暗示過我，是少虎一時粗心沒在意，不然就可以免掉這一場厄難，常兄弟他們也不會死。」

上官白雲亦道：「此女至關緊要，只要謝紅梅肯棄暗投明，滿天的迷霧便可一掃而空。」

寒如冰一聽此言，立將粉頸垂下，再也不敢多說一個字。

丁小翠一臉靦覥之色，吞吞吐吐的道：「其實，謝姑娘走的時候，曾經告訴過我。」

石少虎愕然一楞，道：「她是什麼時候走的？」

「吃飯不到一半時便走了。」

「去幹嘛？」

「會見一個人。」

「什麼人？」

「她沒有說。」

「在那裏？」

「她也沒有說。」

「可有別的交代？」

丁小翠從懷裏取出一個巴掌大小、密封着的紙袋，交給石少虎，道：「謝姑娘說，她明天天亮之前，一定會回來，萬一在日上三竿的時候，還沒有回到雲龍山莊，就叫我將這個紙袋交給你，許多惱人的謎團，只要打開一看，便可豁然開朗。」

上官倩毫不考慮的脫口便說：「少虎哥，那就趕快打開來看看吧。」

父親上官白雲却意見相左，道：「倩兒，人無信不立，謝姑娘此舉係預防萬一，未到明天日上三竿時，絕對不可以輕意打開。」

武當掌門張百愚道：「上官兄之言極是，像這麽堅貞的女子，絕不可以辜負了人家的一番美意。」

石少虎惶急的說道：「兩位前輩，如果少虎判斷不錯，紅梅一定是遇上了大麻煩了，此行吉凶未卜，我想追下去接應於她。」

上官白雲立刻表示同意：「好，老夫陪你走一趟。」

石少虎道：「紅梅此去，會見的必是大魔頭，只宜暗中窺伺，不可正面衝突，人多了反而不好。」

丁小翠道：「還是小翠去好了，少虎哥在前面，我在後面，一旦有什麽情況，也好及時回來搬救兵。」

石少虎想了想，道：「去的人一多，被發現的機會亦多，無形中也增加了謝姑娘的危險性，由少虎一個人去即可。」

林子俊道：「謝姑娘此去，既不知會見何人，也不知在何處，如何尋找？」

石少虎道：「雲龍山莊在莊外，皆佈有樁卡，只要她沒有走出三十里以外去，一定可以查得出她的行踪來。」

言畢，請大家回房安息，石少虎獨自一人離莊而去。

× × ×

魔燈。

又見魔燈。

魔燈出現在雲龍山南麓，雲龍山莊之東約十餘里，一座山坡上的一座茅屋裏。

山坡下有一條麗影，好似一陣風般，正以快速度朝茅屋奔來。

是謝紅梅，臉色凝重焦急，還略帶着幾許惶恐，昂首望一望天色，再看一看前面的魔燈，奔勢陡地加快，眨眼便到了茅屋前。

她恭謹的立在外面道：「犬養紅梅報到！」聲音顯得有一些顫悚。

隔了一忽兒工夫，裏面才傳出她熟悉的聲音來，但比平時要冷得多，只有兩個字：「進來！」

「是，副座！」

應諾聲中，紅梅跨步而入。

茅屋想係農民農忙時臨時棲身之處，十分簡陋，僅一床一椅一桌，副教主端坐床邊，魔燈就放在桌上，謝紅梅一進來，魔燈向外的一面，立被副教主以黑布遮住，這一來，碧綠色的光幕，全部投射在她自己的身上，本來是一個人比花嬌的女子，這時候却變成一張碧綠色的臉孔，甚是陰森可怖。

副教主森寒如冰的聲音說道：「犬養紅梅，妳知道本座臨時緊急召見妳的原因嗎？」

謝紅梅畢直的站在她面前答道：「屬下知道犯了一些錯誤，願意接受公主的任何處罰。」

「在百花居，本座費了不少心思，以十惡婆爲餌，佈下十面埋伏，想活捉石少虎，格斃十惡婆，妳何故未密切配合，鼓勵姓石的及早闖進百花叢中？」

「這事屬下沒有責任，石少虎對紅梅起了疑心，根本不許我去百花居，後來還是找了一個藉口，自己趕去的，可恨寒如冰從中攪局，自在僧又發現內情，以致功敗垂成。」

「石少虎不准妳去百花居，也就罷了，爲何未予適當協助，斃了常谷川？」

「那時候，屬下恰巧已去百花居，上官白雲又來的太快，陰錯陽差，所以才讓姓常的多活了好幾天。」

「這且不談，據屈使者指控，在碭山城西，妳曾出手對付咱們自己的弟兄？」

「這是事實。」

「妳可知罪？」

「屬下無罪！」

「自相殘殺，在本教罪當處死，妳還說沒有罪？」

「屬下此舉完全是爲了工作，爲了爭回石少虎對紅梅的信任。」

「妳可曾想到，萬一皇甫長安被他們救走，後果就不堪設想。」

「這是不可能的事，副座計劃周密，以皇甫長安的生死作要脅，公主註定是勝利者。」

在魔燈的照射下，看不到副教主的臉色有任何變化，聲音却突然提高了一些，道：「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好了，今夜的事本座却必須追究到底。」

謝紅梅據理力爭道：「公主，今夜的事不能全怪屬下，紅梅事先毫不知情，自然無法充分配合。」

「這是強辯，進入酒倉，見到鬼火後，妳難道還不明白？」

「可惜爲時稍晚，應變不及。」

「什麽應變不及，分明是推托之詞，當時你們近在咫尺，舉手投足之間便可以要了石少虎的命。」

「公主，石少虎頗不易與，雷峻、林子俊也不是省油的燈，屬下是怕一擊不中，暴露身份，斷送了數月來辛勤建立的一切關係。」

「後來，妳與那石少虎一齊被網住，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妳又爲何未下手殺人？」

「當時的情形，公主一目瞭然，暗器如飛，紅梅自顧猶不暇，那裏空得出殺人的手？」

「謝紅梅，妳的理由眞不少。」

「屬下說的全是事實。」

「本座現在也告訴妳一個事實。」

「請公主明示。」

「本座給妳的五天限期已經到了！」

謝紅梅注意到了，副教主的面色已變，籠上一臉的寒霜與殺機，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屬下知道期限已到，不過，副座應該也清楚，連日來石少虎四處奔波，根本沒有多少可以接近他的時間，請公主再寬限數日——」

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副教主憤怒的語

聲打斷：「犬養紅梅，本座一向令出如山，絕不展期，從此刻起，石少虎已經上了本教的黑名單，必須死，妳也必須面對最嚴厲的處分。」

「紅梅知道延誤戎機的嚴重後果，但爲我松上國的千秋大業計，屬下仍願冒死進一言。」

「到現在妳還有話說？」

「石少虎目前對屬下的態度已大大改變，假以時日，紅梅有信心勸服他歸順本教，若此時遽下殺手，豈非前功盡棄，白忙一場？」

「妳有幾分把握？」

「紅梅信心十足。」

「妳需要多久時間？」

「五天如何？」

「不行，太久！」

「三天？」

「還是太長？」

「那麽——」

副教主先不答話，拿出兩粒無色，大如龍眼的藥丸來，放在桌子上，然後才陰惻惻的說道：「紅梅，這兩顆藥丸妳認識吧？」

謝紅梅語聲顫抖的道：「是本教的『追魂奪命丹』！」

公主道：「將『追魂奪命丹』的特性說出來。」

「無色無臭無味，事先神仙也察覺不出，服下後十二個時辰藥性發作，摧肝裂胆，七竅流血而亡。」

「對，完全正確，妳現在，就服用一粒。」

「副座要——要——要紅梅死？」

「妳先服下，本座另有命令下達。」

「是，公主！」

謝紅梅清楚得很，在魔燈教只有絕對的服從，沒有絲毫討價還價的餘地，當下心一橫，立即將一粒要命的「追魂奪命丹」吞入腹中。

副教主睹狀，碧綠色的面龐上這才展露出一絲笑意，命謝紅梅將另一粒藥丸小心收起，道：「本座命妳，在六個時辰之內，將石少虎完全征服，明日午時前後，與他一同來見我，假如做不到，就將另一粒『追魂奪命丹』給姓石的服下，妳也不必再回來見本座。」

這等於宣判了謝紅梅十二個時辰的有期死刑，但她無法反抗，只有接受。

「請示公主在那裏見？」

「徐州總壇。」

「屬下當全力以赴，死而後已。」

「祝妳好運，本座走了。」

「送公主！」

副教主沒再言語，以黑布將魔燈包起，提着它出門而去。

謝紅梅却陷入痛苦的深淵裏，許久許久，才拖着沉重的步伐，跨出茅屋的門。

孰料，石少虎就站在茅屋外面。

霎時間，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懂，究竟是喜？是憂？是愛？是恨？明明是短暫的分離，在感受上却好似經歷了無數的驚濤駭浪，生死煎熬。

二人同時舉步，迅即偎依在一起。

一陣熱吻！

一陣狂擁！

同樣的擁吻，感受與前截然不同，不是做戲，沒有慾念，完全是眞眞實實心靈底交融。

同時也是苦澀的，痛苦的，兩個人的心頭皆蒙上一層沉重的陰影，彼此的距離，却一下子拉近了許多。

好半晌，兩個人才分開來，石少虎首先打破沉默，道：「她是誰？」

謝紅梅答非所問的說道：「你看見她了？」

「嗯！少虎目睹她一晃而逝，沒看清楚。」

「主人，你就隱身在這附近？」

「你們的談話，少虎差不多全部聽在耳中。」

「如此，主人已經知道奴婢還剩下不到十二時辰的生命？」

「紅梅，主僕的關係，到此爲止，我們現在是朋友。」

「謝謝你，虎哥。」

「少虎也知道，我的名字已經上了魔燈教的黑名單，必死無疑。」

「虎哥，你放心，只要小妹尚有一口氣在，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紅梅，在下並無即刻的厄難，妳的性命却迫在眉睫，當務之急是如何挽救妳自己的生命，不知這『追魂奪命丹』可有解藥？」

「有等於沒有。」

「怎麽說？」

「解藥在副座手裏。」

石少虎道：「合咱們二人之力，可以強索硬搶。」

「不可能，副座的功力在你我二人之上。」

「那該怎麽辦？」

「事到如今，只有遵照她的命令行事，別無他途。」

「紅梅，妳是要石某歸順魔燈教？」

「魔燈教如此待我，紅梅早已傷透了心，決心脫離魔教，脫離松上國　投效大明。」

「既然如此，如何能遵照魔教命令行事，又如何取得解藥？」

「虎哥可以僞裝歸順，咱們結伴同往，或許能夠騙得解藥。」

石少虎道：「好啊，這事不難，咱們現在就走。」

「她是一個工於心計，又極端聰明的人，不可能輕易上當。」

「那要怎樣才能瞞天過海？」

謝紅梅遲疑再三，嬌羞不勝的道：「除非結婚。」

石少虎沉吟一下，道：「這也不是什麽困難的事，咱們馬上對外宣稱已結爲夫妻就是。」

謝紅梅道：「魔燈教能有今日的氣候，自有其獨到之處，各地爪牙遍佈，豈能以假亂眞。」

「要如何方可不被識破？」

「眞的結婚。」

「眞的結婚？」

「不錯，只有眞的結婚，這一條路可走。」

「丁姑娘對我情深義重，又已互許終身，這事兒戲不得，我必須徵求一下小翠

的意見。」

「好，咱們這就同雲龍山莊找丁姑娘去。」

數丈之外，一棵大樹的後面，忽然有人接口，截說道：「不必去找，我已經來了。」

隨着這一陣話語，丁小翠飄然而現。

石少虎一怔，道：「小翠，妳是幾時到的？」

丁小翠道：「有一會兒了，小妹不放心，前來掠陣，無意中偷聽到你們的談話，故而一時不便現身。」

言語雖甚平和，但神情肅穆，令人莫測高深，謝紅梅字斟句酌的道：「這樣也好，彼此省去不少口舌，紅梅不會轉彎抹角，想直接聽一聽丁姑娘的高見。」

丁小翠爽快的說：「我沒有意見。」

這話語意不明，石少虎反問一句：「妳沒有意見？」

丁小翠一本正經的道：「沒有意見的意思就是我贊成你們正式結婚。」

「我反對！」反對的人是冷面俠女寒如冰，應聲來到茅屋前，聲急語快的道：「謝紅梅，我早就曉得妳居心不良，果然演出橫刀奪愛的醜劇。」

武當掌門人張百愚也接踵而至，朗聲說道：「如冰，這是君國大事，不是兒女私情，妳不要想得太狹隘。」

寒如冰好倔強的脾氣，連師父的話亦敢反駁：「師父，七妹對石少虎用情極深，這樣做等於是毀了么妹的一生，我反對以小翠的命來換一個奸細的命。」

上官白雲已隨後趕到，肅容滿面的道：「賢侄女之言差矣，正如尊師所言，此乃君國大事，影响所及絕非一二人的生死，而是天下武林絕續存亡的關鍵所在。」

謝紅梅不疾不徐的道：「寒六姐誤會紅梅的意思了，正式結婚，只是爲了應付目前危局的權宜之計，我建議與丁姑娘同時舉行婚禮，她爲大，紅梅爲小。」

丁小翠面上表情全無的道：「家師有言在先，萬聖、魔燈二敎未滅，小妹還不能出閣嫁人。」

謝紅梅道：「那這樣吧，我們先舉行婚禮，暫不圓房，等將來——」

丁小翠打斷她的話，莊重嚴肅的道：「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我希望你們能夠做眞正的夫妻，免得露出破綻，弄巧成拙，但有一個條件深盼謝姑娘勿却是幸。」

謝紅梅道：「什麽條件？」

「妳必須忠於虎哥，忠於大明，就妳所知，毫不保留的全部說出來。」

「這是當然，生爲石家之人，死爲石家之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請恕小翠冒昧直言，魔燈敎的秘密，妳知道多少？」

「魔燈敎只是一個支脈，禍源是扶桑松上國，諸位想明白的事，紅梅差不多全清楚。」

「小翠可否先請敎一個問題？」

「請說。」

「皇甫天華究竟是不是皇甫大俠的兒子？」

「不是。」

「他是誰？」

「松上國的大太子上野七郎。」

一語驚四座，上官白雲、張百愚、石少虎等人皆目瞪口呆，丁小翠欲再追問下去，上官白雲道：「小翠，謝姑娘的時間不多，咱們趕快回雲龍山莊去稟明石大嫂，趕辦喜事，少虎與謝姑娘還要去見那個魔燈敎的副敎主。」

時間確是萬分寶貴，誰也不敢再多言插嘴，當即一齊結伴下山，同到雲龍山莊去。

× × ×

雲龍山莊當眞辦起喜事來了，雖然由於時間太倉猝，一切因陋就簡，還是盡可能的張燈結彩，披紅掛綵，必要的禮儀還是不能免。

禮堂之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在一陣震天價響的鳴炮聲中，一對新人，穿着新裝，相偎相依的，步入洞房。

此刻午時將至，雲龍山莊本就爲武當弟子、上官世家的朋友、以及神刀林子俊的手下早已準備好午餐，正好改作喜筵，還眞有幾分喜氣洋洋的味道。

酒肉頭陀自在僧、狼人師徒也適逢其會，來到了雲龍山莊，當自在僧弄清楚是怎麽回事以後，口沒遮攔的說道：「眞好啊，石少虎這小子眞是艷福不淺，本來是老佛爺的美嬌娘，現在可好，變成了他老婆。」

一眼瞧見丁小翠就在旁邊，自在僧又沒大沒小的道：「翠丫頭，怎麽了，在生悶氣，何必呢，我老人家好像記得，萬花樓主尚小雲曾給妳算過一命，說妳在姻緣路上多災多難，終必半途而廢，這大概就是命。」

萬花樓主尚小雲是給她算過一命，那個裝測字的紙袋現在還放在她身上，上面的字句，丁小翠已可背出來：「翠者碎也，羽卒乃亡，就字論事，丁姑娘在婚姻道上恐將有始無終，半途而廢！」

眼前的情形，雖然是她自己心甘情願，亦爲勢所迫，但心上人結婚了，新娘不是自己的滋味，却很不好受，一肚子的怨氣，正好發洩在酒肉頭陀的頭上，道：「臭和尚，閉上你的嘴，你不說話，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看。」

自在僧眞不知趣，還在不乾不淨的說：「翠丫頭，別火，我看石小子不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將來一定還會娶妳的，只是人參果被人拔了頭籌——」

張百愚瞪了他一眼，欲語未語，寒如冰可按耐不住了，破口罵道：「瘋和尚，你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越說越不像話，再胡說八道，小心姑奶奶給你捅一個血窟窿！」

刷！的拔劍在手，分心就刺，自在僧這才乖乖的將嘴巴閉起來。

喜筵已端整齊備，快刀手雷峻奉了主人、新娘子之命，敦請上官白雲、張百愚、林子俊、自在僧、丁小翠、狼人、上官明、上官倩等八人進入洞房。

洞房就是石少虎以前的臥室，臨時增添了幾張紅紙彩帶而已，屋內設有一桌酒席，待大家都入席後，石少虎對雷峻道：「雷總管，稍待紅梅所說的話，都是機密大事，此屋四週應嚴加戒備，遂菜的小廝，必要經過挑選才行。」

快刀手雷峻正色答道：「四週的警戒早已部署好，菜由屬下自己端，請主人、夫人放心。」

言吧，隨即退了出去。

謝紅梅端起一杯酒來，首先開口說道：「承諸位前輩不棄，紅梅始有幸跟大家在此同桌共飲，但眼前的處境險惡萬分，羣豪齊集徐州就是一個大錯誤，飯畢之後，各派主力應即撤出雲龍山莊，以免被人一網打盡。紅梅敬大家，先乾爲敬。」

杯到酒乾，一飲而盡。

酒肉頭陀喝酒從不後人，連乾了三杯，道：「梅丫頭，妳該不會是危言聳聽吧，武林的精英，大半在此，縱然是萬聖、魔燈二敎一齊大軍壓境，也有得拚，本寺的三百名高僧亦在這附近不遠，老佛爺不信誰有本事能一網打盡？」

謝紅梅淡淡一笑，說道：「紅梅算過，武當、少林二派，上官、石氏二世家，眞正能夠上陣交手過招的，不過千餘人，而九里山、白雲山、獅子山、這三處徐州的天險之地，屯有三十萬大軍，誰能敵得住？」

上官白雲聞言倒抽了一口冷氣，道：「聽姑娘的口氣，護國大將軍朱載德似乎有異心？」

謝紅梅未置可否，道：「這事紅梅以爲，應從扶桑松上國被日息國所滅，松上國君上野信智親率內眷，及文武大臣近百人亡命大明說起。」

神刀林子俊道：「上野信智亡命我朝的事，常谷川前已言及，但不知他們落腳何處？」

謝紅梅說道：「乘船而來，直入長江，由皖南下船，潛入大別山中，至今已忽忽二十餘年。紅梅就是來中原以後才出生的。」

丁小翠道：「原來妳是扶桑人？」

謝紅梅道：「我的本名叫犬養紅梅，家父、家兄，在松上國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張百愚道：「萬聖敎副敎主冷寒星可是扶桑松上國人？」

謝紅梅道：「她是松上國的大公主，本名叫上野杏子，漢名冷月，字寒星。」

自在僧道：「那個混蛋何浩之又是何人？」

謝紅梅擠出一絲苦笑，道：「是家兄，本名犬養浩之。」

狼人道：「田十郎呢？」

謝紅梅道：「係另一位大臣之子，本名淺田十郎。」

石少虎道：「最重要的一個人，誰是魔燈敎的副敎主？」

謝紅梅深情的瞅了石少虎一眼，道：「你猜猜看。」

「是熟人？」

「很熟。」

「有何特徵？」

「風華絕代，才慧過人。」

「哦，我明白了，是她。」

「誰？」

「萬花樓主——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

「對，就是她，美若天仙，毒如蛇蠍，以占卜爲餌，誘人入彀，北京城磨坊，苗人傑亡命的那一幕，就是想座實上官前輩的罪，而昨夜徐州酒坊，則是欲置虎哥你於死地，類似的例子，多如牛毛，不勝枚擧。」

自在僧、狼人、丁小翠都被尚小雲戲耍過，尤其是丁小翠，回想一下過往之事，打從一開始，尚小雲就在處心積慮的想挑撥自己和石少虎的感情，想製造一個讓謝紅梅乘虛而入的機會。

如今，謝紅梅雖已棄暗投明，但丁小翠畢竟還是失去了心上人，她心裏好不痛恨。

石少虎道：「憑心而論，尚小雲雖是以占卜爲餌坑人，確有過人的才華，而且也透露了不少玄機實情。」

謝紅梅道：「這就是她聰明的地方，如果全是一篇謊言，如何能轟動朝野，造成氣勢。」

上官白雲道：「這個上野小雲，跟血魔君是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那她怎會『血魔五龍爪』？」

「松上國的高手差不多人人都會。」

「誰傳授的？」

「血魔君本人。」

「妳不是說毫無關係嗎？」

「事情是這樣的，血魔君被少林悟性大師，武當全眞道長，以及虎哥的祖父三人追殺成重傷，逃入大別山中，偶然中被松上國的人發現，救他至總部，並答應爲他撐腰復仇，如此這般，血魔君便將『血魔五龍爪』傾囊相授。」

「此人目前死活如何？」

「紅梅久未回返總部，生死不知。」

上官明道：「謝姑娘曾說過，皇甫天華事實上是松上國的大太子上野七郎？」

謝紅梅道：「沒錯，此人絕非皇甫世家的骨血。」

上官倩道：「還有一個無名公子，敢莫是他的孿生兄弟？」

「正是這樣，無名公子本名上野八郎，是松上國的二太子。」

「無名公子的身份既然如此尊貴，怎會喪失記憶，淪落街頭，是誰幹的？」

「他們自己的親人。」

「爲什麽？」

「此事說來話長。」

「請長話短說。」

「這事應該從上野八郎，也就是無名公子最初混進皇甫世家，冒充皇甫天華的事說起，方可脈絡分明。」

「是呀，上野八郎是如何混進皇甫世家的？」

「皇甫天華出生的前數日，上野信智國君生了一對雙胞胎，哥哥是上野七郎，弟弟叫上野八郎，而在這之前，皇甫世家的總管王師古與松上國早有勾結，且已在皇甫世家建立起相當的勢力，是以，當皇甫天華剛呱呱墜地，便被王師古那一羣人掉包。」

上官白雲道：「此事可謂天衣無縫，神鬼不覺，皇甫兄壓根兒不曾有過絲毫的懷疑，上野信智爲什麽後來竟將八郎遣送回扶桑，引出連串風波？」

（未完・十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無意中又遇到了那神秘女郎誘他到家裏，又是上一次的那個和那老女人不告而去的女郎，經過盤問，她叫小梅花，身份是歌女作掩護，那老女人是她養娘，是蝎黨的一流殺手，叫黑水仙，是雅典娜的母親，就是她叫司馬洛冒充打手混入極樂會找尋雅典娜的下落，至於極樂會的內幕也是司馬洛和史勿夫需要偵查的，首先史勿夫發現從奇異汽水中發現有LSD迷幻催眠藥物，服了它比大麻和海洛英更使人神遊太虛，同一時間司馬洛亦借做了打手之便而發現極樂會使用LSD，但未找到雅典娜，便先將經過向小梅花報告，再訂偵查李英下落……

施離間計　殺死李英

「我會盡力的。」司馬洛說：「但你得多給我一點時間。到底我還是新人，我不能一次過提出太多問話。」

「好吧。」小梅花說：「我們明晚再聯絡吧！」

「等一等！」司馬洛又用手指點出密碼說；他的浴室門是沒有關上的，這時他望出外面他那黑暗的睡房裏，似乎若有所見。他又說：「有一件事我忘記了問你。你愛吃醋的嗎？」

「遇到了異性的誘惑嗎？」小梅花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天度星屋裏有一位女親戚，似乎對我很感興趣。我知道她似乎是一位相當重要的人物，開罪了她，對我也許不大有利。」

「既然你已準備對天度星獻身，那這該不成問題了。」小梅花說：「難道你已開始覺得男人比女人好了嗎？」

「別跟我胡鬧！」司馬洛嚴肅地說。

「不要緊。」小梅花說：「遷就一下她吧。我祇是你的姘頭，又不是你的妻子，你不會娶我，我也不會嫁你，我有什麼權力，能夠阻止你呢？我祇是希望你保留一點氣力，別在你的每周假期時垂頭喪氣對着我！」

「你認識我長一點時間。」司馬洛很自負地，說：「你就會知道我是從來永不垂頭喪氣的了！」

小梅花截斷了聯絡，司馬洛更懶洋洋地拔下了耳塞，放回收音機的後面，在身上圍上了一條大毛巾，漫步走進房中。

他詐作第一次發現床上那個女人而呆住。

斜倚在他的床上的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的額頭正中點着的一點顏色表示她是一個印度女人，但除此之外她就沒有什麼地方是和普通常見的印度女人相同了。她的腰並不粗，手臂也並不肥腫多肉。她的綫條美如一流的人體模特兒，直而長的頭髮披散在乳房上，黑得像漆。也許另一種印度人的特徵就是她手脚上那細而長的毛。她來時是穿着一件杏色的印度沙籠的，但現在那件東西已棄在地上，而她除此之外就沒有再穿什麼。

司馬洛不知她是什麼人，祇知她叫卡絲娜，是天度星家中一位貴客，天度星經常都對她保持着尊敬的態度。她已曾經幾次對司馬洛表示過興趣，不過還是這一次為最急進。

「噢，對不起，卡絲娜小姐！」司馬洛背轉身不敢看她。「但不會是我走錯了房間吧？」

「是我走錯了房間。」卡絲娜說：「所以你有權轉過身來了。」

司馬洛聽了，便轉過身來，扶緊身上的毛巾，禮貌地說：「請問卡絲娜小姐！有什麼指教？」

卡絲娜厚厚的嘴唇展開，成為一個冶蕩的微笑。

卡絲娜說：「當我參加晚會時我穿晚服，當我去游泳時穿泳衣，現在我身上的是那一種打扮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司馬洛說着。他放開了手，讓身上那條毛巾跌落在地上。

「對我尊敬一點。」卡絲娜柔聲說：「因為我是一位公主！」

「我盡力吧！」司馬洛慢慢走近了床邊。

他把一雙手搭在卡絲娜的肩上。她身上的肉雖然不多，但却很軟，軟極了，就像沒有骨一樣，也許在床上等了那一段長時間，使她不需要事前的調情就已經半瘋狂。她要司馬洛對她尊敬一點，但她自己却首先食言而肥，把司馬洛按倒在床上，熱吻像雨點一般落在他的胸前，她喃喃地說着：「你是那麼強壯，司馬洛！」

她的吻一直由胸前下到腰間，又再下去，使司馬洛再也無法對她尊敬了，而事實上玩這種遊戲也是不能尊敬的。不管她是什麼公主，司馬洛粗暴地把她轉過來，開始對她作無情的襲擊。

他們好像在作一種運動比賽，但與普通運動不同的就是比賽的雙方都盡力要在同一時間到達終點。

浴室的燈還沒有熄，燈光透進睡房中，可以看見兩具綫條美好的身軀在床上翻騰。窗外有一個人在看着，這人就是天度星，他看得直吞口涎。司馬洛果然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將來一定可以給他無限歡樂的時光。他派卡絲娜誘惑司馬洛是一個好主意，現在他已試出了司馬洛果然是一個直得爭取的人了。除了有好身手之外，他還有頭腦，一個有頭腦的男人！天度星就從來沒有得到過。

天度星又站在那窗下呆呆地看着，腔膛上的肌肉奇怪地扭曲着，眼珠呆凝。這就是極樂會終於會失敗的理由了。從古到今，有過無數征服世界的計劃，都是可能成功的，祇是執行計劃的却不是可以成功的人。

這就是矛盾的地方了，祇有那些滿懷私慾，心理畸形而簡直半瘋狂的人，才會參與這種計劃，但這種計劃却是不應該用這種人的。

× × ×

在大約一百哩之外的另一座城市，事實上又是司馬洛所在的城市的隣市，雅典娜也正生活在那變態的荒淫之中。她現在正靠在此地的極樂會首領達賴星房中的床上，身上祇披着一件近乎透明的睡袍，兩條綫條動人的腿子以優美的姿態交叠着，等着。她的眼睛正看着在房間另一端的達賴星。

達賴星這時身上祇有一條紅色的運動三角褲，而身子是倒豎着，用頭頂着地面，其他各部份都凌空，全身的肌肉虬結賁起。他是正在作他的一種獨有的健身術，一種近乎瑜珈的健身術。

雅典娜也知道這並不是自己騙自己的健身術，她知道達賴星在床第上簡直是什麼都可以做到的。達賴星說這一半是天賦，另一半則是拜他這種健身術所賜，而雅典娜也相信他，因為即使用藥，也沒有一種藥能使他氣力如此充沛的。

如果雅典娜有機會選擇一個情人以取悅自己的話，她會毫不遲疑地就選擇達賴星。

不過現在看着達賴星，她却是想着怎樣殺死他。因為她已知道了達賴星的眞正地位了——他就是極樂會的最高主持人。使她仍未決定動手的是一個疑問：為什麼極樂會要把她弄到這裏來？如果現在殺死達賴星，這個謎也許永遠沒有人能為她解答了。

雅典娜並不知道司馬洛就在隣市，也不知道司馬洛正在找她。但即使知道，她也不會向司馬洛求助的。性格倔強的爸爸加上性格倔強的媽媽，使她的性格加倍倔強了。她甚至不會向她自己的媽媽求助，她要做要幹的事一定要自己做成功。

達賴星終於把脚放下，一跳站起身。雅典娜笑起來：「你就像泰山！」

「如果我是泰山。」達賴星說：「我就但願你是我的阿珍。」他在床邊坐下，一雙手輕輕放在她的腿上：「告訴我一件事，你又不是很有經驗，為什麼你能使一個男人這樣顚倒呢？」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很有經驗呢？」雅典娜問。

達賴星神秘地微笑：「我知道。」

「這又提起舊的問題了！」雅典娜說：「你什麼時候能替我捉住殺死我爸爸的人？」

「忍耐一點吧。」達賴星說：「我可以答應，我一定會替你辦到的。」

「既然你不急於替我報仇。」雅典娜說：「你又為什麼把我弄到這裏來呢？」

達賴星狡猾地微笑：「你不是我弄你來的，是李英把你帶來吧了！起初我也不高興她把麻煩帶進來，但現在……」他在她肩上輕輕一吻：「我同情她的動機！」

雅典娜在床上躺倒，決定暫時放棄刺探而享受一下達賴星能給她的快樂。她年紀雖然輕，却已能像老於歡場的女人一般去看這種事。當男人在用她時，她也盡情地去用對方。

達賴星的手沿她的大腿而上，而床頭的內綫電話軋軋地響起來了。達賴星皺眉坐起來。雅典娜拉住他的手臂：「別管它吧！」

「但是那隻紅色電話！」達賴星說着拿起那隻紅色電話的聽筒，這隻紅色電話響就表示是有緊急的事情，非聽不可了。達賴星說：「喂？嗯！說吧！」接着他的臉色就完全變了，手把聽筒緊捏到微微發抖。

雅典娜嘆一口氣，下了床，走到窗前去望外面的夜景。一會兒，達賴星放下了電話，雅典娜聽見悉索的聲音。她轉身，看見達賴星正在匆匆穿上衣服。她詫異地問：「你要到哪裏去？」

「發生了一件緊急的事。」達賴星說：「對不起我不能陪你！現在回城裏不方便，你可以睡在這裏！」他匆匆走了。

雅典娜聳聳肩，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黑夜。過了一分鐘，一雙車頭燈亮了，達賴星開着車子遠去。雅典娜看着車子的尾燈消失在黑暗中。

後面忽然有脚步聲，雅典娜迅速轉身，房門口靠着一個剪短頭髮的青年男人，就是達賴星的私人保鑣，第一次與雅典娜見面時差點給李英用車撞倒的佐治，他對

她涎臉而笑，目光灼灼地注視着她裸露在睡袍下面的兩腿。

「你怎麽不是和他一起走？」雅典娜詫異地問。

「他不是去打架！」佐治說。「用不着我的！他在達賴星床上坐下來。

「小心點！」雅典娜說：「他隨時可能同來的。」

「別担心！」佐治忽然跳起來，上前兩步，緊緊地抱着她：「他的一家汽水廠給警方封掉了，他正在去想辦法。」

「汽水廠？雅典娜奇怪地問。

「你還不知道嗎？佐治問。「是，奇異汽水廠，到處都有的，此地的一間，他有些股份。」

接着佐治就要把她緊抱，急不及待地吻她。雅典娜起先作着微弱的撐拒，但很快就屈服了。她的呼吸急促起來，而且緊緊扳住佐治的肩，尖尖的指甲幾乎陷進了他的肉裏。

佐治發抖着深吸了一口氣，咀唇移到她的頸間，一直吻下去。他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雅典娜，我爲你瘋狂了！」

雅典娜祇是閉着眼睛，毫無抵抗地讓他盡情地吻。佐治的確是爲她瘋狂了。在這裏，他常常見到的祇是那些肉體受了過度摧殘的應召女郎之類，雅典娜的新鮮乾淨，對他巳經是最大的吸引，更何況雅典娜本身就巳經是個很美的女人了？

終於，佐治吼叫一聲，把雅典娜推倒在床上，野蠻地去扯她那件睡袍。

雅典娜吃吃笑着遮起兩臂：「別太粗魯，扯下去是不行的。拉上來，套過我的頭吧！」

佐治強忍着快要達到爆炸的衝動，以發抖着的手把睡袍拉起，拉過她的頭，脫了下來。於是雅典娜的身上便再沒有剩下什麽了，光潔的肉體呈現在佐治眼前，使他目爲之眩。

「去把燈熄掉吧。」雅典娜說。

佐治跟蹌地跑過去熄了燈，又匆匆地跑同床邊來，一面扯掉自己的衣服，但當他上了床時，他很失望地發覺雅典娜巳用被子緊裹着下身。他伸出笨鈍的手去拉那張被子。

「不。」雅典娜婉轉地說。「我們不能做那件事！」

「怕什麽？佐治氣急敗壞地擁着她：「你又不是處女，多一次，少一次有什麽關係——」

「你知道爲什麽？」雅典娜說。

「因爲李英。」佐治咬着牙：「每一次都是因爲她！」這巳不是他第一次在最後關頭受到雅典娜的拒絕。

「聽着。」雅典娜輕撫着他的咀唇：「我也喜歡你的，但是我害怕李英，她在這裏是很有權力的。」

「我不管她有多大權力！」佐治叫道：「我不怕她，我連達賴星也不怕！」

「但他是你的老板。」雅典娜說道：「而且你告訴我，他是極樂會的最高首領了！」

佐治忽然洩氣地搖搖頭，而轉爲哀求的態度：「來吧，雅典娜，李英不會知道的！」

「她會知道的。」雅典娜說：「你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了，每一次同去她會爲我洗澡，好像醫生一般檢驗我。她會知道我沒有跟達賴星，但是會跟另一個男人……她比男人更會吃醋的……」

佐治咬牙握拳了一會，忽然把雅典娜拉過來，用強大的氣力扯開雅典娜蓋着下身的那張被子。他喘着氣：「我——非得到你不可！我快要瘋狂了！」

「不……」雅典娜低聲叫着，連忙撐拒。

佐治好像餓虎一般騰上了她的身上，把她按住，硬壓下去。

「不要！你弄痛我了！」雅典娜大聲叫着，運用出她學過的女性自衛術來，身子一扭，手脚借力使力地一動。

佐治叫一聲，失去重心而狼狽地飛跌下床，一時呆住。雅典娜伏在枕上，嚶嚶啜泣。

佐治慢慢地坐起來。雅典娜的哭忽然使他完全軟化下來了。他輕輕拍拍雅典娜的背：「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我走吧。」他是一個西化的人，他喜歡在女人面前盡量保持君子風度，他拾起自己的衣服要離開。

「不要走！」雅典娜忽然坐起身。

佐治便像受了催眠般停住脚步。

雅典娜挪過一點身子摟着他，說：「好吧，佐治，讓我先打個電話給李英。」

「爲什麽要打給她？」佐治很負氣地問。

「如果她知道達賴星有事出去，她會馬上來接我的，我要打個電話叫她別來！」雅典娜說。

「好的。」佐治高興地說：「叫她以後不用再來接你了！」他拿起電話，塞進雅典娜的手中。雅典娜接了望着他，他祇好退到窗前去望着窗外，不聽她講電話。

雅典娜撥通了李英的電話，李英馬上就接聽了。雅典娜每一次去侍候達賴星的夜晚，她總是混身不舒服的。她說：「完事了？」

「不。」雅典娜低聲說：「達賴星有事忽然要出去，那可怕的佐治，唉——」

「他怎麽了？」李英震怒地問。

「他以爲能——這巳不是第一次。」雅典娜裝成略帶嗚咽地說：「總之，你快來接我同家吧！」

「他現在呢？」李英的聲音也微顫了，這個精明而工於心計的婦人，也給雅典娜抓住了弱點，而能加以擺弄了。

「我——騙他出去給我弄點吃的。」雅典娜說：「他快同來了，那時我就不知怎麽抵抗他——」

「叫他跟我講！」李英叫道。

「別——這樣。」雅典娜吶吶地說：「我不想他知道我告訴了你——我恐……怕——」

「好吧！」李英說道：「我馬上就來。你告訴他我正在來接你，他就不敢亂來了！」

李英掛了電話之後，雅典娜忽然把聲音提高：「等一等，李英，你聽我說！」佐治皺眉在窗前轉身，雅典娜廢然丢下聽筒，可憐地對他說：「她不肯聽我說，她馬上就要來！」她再用手指胡亂撥了一個號碼，又把聽筒湊到耳邊，這個號碼接通了，一個不明身份的男人說：「喂？喂？」雅典娜總是不應，那男人咒罵着掛了電話。雅典娜仍拿着聽筒，好一會才放同了，頹喪地說：「也許是巳經出門了，也許是不肯聽！」

「你告訴了她我的事？」佐治問。

「沒有。」雅典娜說：「但她似乎巳經猜到，總之，她現在要來了。」她忽然伏在床上，哭泣起來：「我不知道欠她什麽，她要這樣纏着我——」

她的睡袍給抛到她的背上，佐治說：「你穿上吧，我去跟李英談。我在外面等她！」

雅典娜吃驚地坐起身：「別傻，你不能跟她鬥的，她可以殺死你！」

「哼！殺人也是我的老本行！」佐治獰笑。

「但你不能——你不是打算——」

「你用不着担心。」佐治拍拍她的肩：「你在這裏等着好了。」他轉身走了出去，一分鐘後，雅典娜聽見一部汽車發動，遠去了。她得意地微笑起來，她希望佐治會做她挑撥他去做的事。

× × ×

五分鐘之後，李英的車子正馳在那郊外的山路上，向達賴星的別墅進發。開着車子的李英仍一臉怒容，準備在見到佐治時對他作一些強硬的聲明，甚至考慮叫達賴星對付他。

經過一段彎路時，她把車子略慢，而一顆子彈便從黑暗的路邊樹林中飛出來，鑽進了右面的車胎。車胎嗤嗤地洩氣，車子忽然傾側，衝進了路的右面，衝下一段滿佈碎石的山坡。幸而山坡祇有二三十呎長，車子衝到底時便停住了。李英給震得一時呆在車中，眼前天旋地轉。

她定一定神，連忙舒展一下手脚的關節，慶幸她發現並沒有斷骨。但她仍然咒罵自己的運氣，因爲在這個時候和這個地方爆了車胎，實在是尷尬一點的。

她小心地推開車門，伸出頭去望望四面。車頭燈巳經撞毀熄掉，現在四面很黑暗了。從油箱裏漏到地上的汽油升起一陣陣中人欲嘔的氣味。她看到那塊滿佈碎石的山坡，也知道要回到路上的話，就得沿這山坡爬上去。車子當然是不能再開同上面去的，所以李英決定放棄她的車子，她拿同了她的手袋，便爬出了車子，手脚並用地沿着山坡爬上去。

爬到一半時，有汽車聲沿路而來了，一部汽車在山坡上的路邊停住。李英連忙叫：「救命！救命！」她其實沒有受傷，不過倉猝之間，就祇有這句話留得住那部車子了。

那車的車門打開，一個男人下車，走到路的邊緣，低頭下望，問道：「是怎麽了？」

李英聽見那聲音，愕了一愕，她半懷疑地問：「佐治？」

「你以爲是誰？」佐治反問。

李英遲疑着，知道一定有點不對，她是不應爬上去的。

「怎麽了？」佐治嘲諷地說：「你不想上來了嗎？不要我帮你的忙？」

李英慢慢地向下縮同去。

「別逃。」佐治說：「你在那下面是無路可逃的！」

李英的手忽然很快地打開了手袋，而取出一把手槍來。但在她還未能舉槍瞄準之前，一塊拳頭般大的石頭從黑暗中飛來，擊中了她的額角。她眼前的世界給一陣陣金色的星雨照亮了，而整個人離地飛起，滾同山坡之下。幸而李英及時把身子縮成一球，所以滾得還順利。她一直滾到撞着她的破車才停住。

那一陣天旋地轉過去，李英勉強掙扎着坐起身，慌忙地伸手到周圍去摸她跌了的那把槍，但摸不到，而望望上面，巳看不見佐治在路邊。血正從她的額角汩汩而下。

李英遲疑了一下，便扶着破車起身，而踏着碎石走向旁邊的樹林。好在她穿的是褲子及平底鞋，走起路來還不太難。

她走到了第一棵樹，就巳經支持不住，而伏在樹幹上喘着氣，閉一閉眼睛。身邊忽然有人踏着碎石發出悉索之聲。

李英一驚地張開眼睛，就覺得一隻手給人抓住了，一股強大的氣力把她拖動，她的身子開始凌空飛起，打起觔斗來。她瞥到眼前閃過一張臉，就是佐治的臉，知道佐治巳經追上了她。接着她便落在地上，額部和一塊西瓜般大的石頭相撞。石頭無損而李英的頭骨却裂開了。

雅典娜的計劃巳經成功了。有人替她殺了李英。

佐治站在黑暗中，看着李英在地上一動不動。過了一會，他便取出一隻手電筒來，開亮了照射着走到李英身邊，按按她的脈，知道她是巳經死了。他再照照破車，計算一下距離，便滿意地微笑着，走過去把向這邊的車門拉開了，而繞過去關上了另一邊。現在，情形看來會像李英爆胎衝下山坡，她打開車門想半途跳出，却撞在大石上撞死了。

佐治轉了身，電筒在地上掃射着，檢視着，細細地搜索，很快便找到了第一次擊中李英的額角那塊石頭。那上面沾着一點血。他把這石頭拿過去，放在李英的頭邊。

這樣，就不會有人知道李英是曾經給石頭擲中的，接着佐治又拿着手電筒再到車子旁邊去照射一下，找到了李英的手袋和槍，小心地把槍放回了手袋中，拿過去丢在李英身邊。

最後，他小心地蹲在那洩了氣的車輪旁，找到了子彈洞，取出一把小刀來，把輪內的子彈頭挖出，放進衣袋裏。

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站起來。現在，沒有人會知道李英是被謀殺的了。

十分鐘之後，佐治又施施然踏進雅典娜所在的房間，雅典娜巳經穿罷了衣服和鞋子在等着他，佐治抬起一邊眉毛：「怎麽了？準備出去嗎？」

「李英……不是要來接我嗎？」

「她不來了。」佐治說：「我跟她談過，她以後也不會再麻煩你了。」

雅典娜睜大了眼道：「什麽意思？」

佐治輕輕擁着她：「你不問，我就用不着對你說謊了。」

雅典娜微微抖了一抖，知道佐治是什麽意思。她也知道她的確還是不問的好，這樣在必要時她也可以推說她什麽都不知

道，於是她柔順地靠在佐治的懷裏。

佐治在她耳邊低聲說。「現在，你可以穿得隨便一些了！」

「你替我換吧。」雅典娜說。佐治替她做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値得給他小嚐甜頭。

於是佐治替她拉開了背上的拉鍊……

× × ×

當雅典娜醒來時，已經是淸晨時份了，才升起不久的太陽剛剛開始把金色的光綫探進窗裏。她揉揉眼睛，仍感到疲倦欲死，因爲佐治在床上對女人粗魯得很，祇是一連串粗暴而快速的撞擊。

她坐起身，看見達賴星正坐在房間一角落的那張小沙發上，吃了一驚，連忙看看身邊，好在佐治已不睡在那裏了。達賴星正沒精打彩地看着她，眼圈微黑，顯然昨夜沒有睡過，雅典娜打了個呵欠：「爲什麼你不上床？」

達賴星搖搖頭：「太多壞消息了。」

「壞消息？」雅典娜皺眉。

「是的！」達賴星道。「第一個壞消息，李英已經死了。似乎她是開車不小心而撞死的。」

「我的天！」雅典娜一手掩着胸前，眼睛驚愕地圓睜着。

達賴星舉起手上的香烟，深吸了一口，又說。「但李英不是遇了意外的，她的駛駕技術太好，而且爲人太謹慎了，她是不會失事的。一定有人謀殺她。」

「是誰！」雅典娜更表震驚地問。

「一定是那媽的蝎黨！」達賴星說：「他們向警方告密，封了我的汽水廠，現在又來開始暗殺我的人！」

「蝎黨？」

「嗯。」達賴星說：「很久很久以前，我和蝎黨裏一個叫『黑水仙』的女人有過一點過不去，現在一定是她在搗蛋了。」他狡猾地微笑：「她却不知道我的手上還有一張皇牌。」

「什麼皇牌？」雅典娜問：「我不大明白你說的話。」

這時候有人輕輕敲了兩下門，接着門便開了，佐治走進來，手中拿着一把裝了望遠鏡瞄準器的長槍，雅典娜隱隱見到外面還有二個打手，也是拿着相同的武器。佐治對達賴星說。「附近已經都找過了，看不到有他們的踪跡。他們不像是要來進攻我們的。」

達賴星再深吸了一口烟，而煩燥地站起來：「一定有什麼詭計，我們還是放棄這裏好一點了。」

雅典娜爬下來說「我還是回家吧！」

「不要。」達賴星擺擺手，「警察已經發現了李英的屍體，不久就會找到你家去的，我不想你給我帶來麻煩。留在這裏和我一起吧！」他站起來，又說：「你先穿好衣服，在這裏等着我。」說着他和佐治一起出去，把門帶上。

雅典娜聳聳肩，動手換衣服。現在，達賴星終於在無意中解答了她的疑問了。原來這就是李英把她帶來的理由——她的媽媽黑水仙和這個達賴星有點過不去，達賴星要利用她把黑水仙引出來。這就是達賴星所謂的一張皇牌了。把黑水仙引來幹什麼呢？無疑是要殺死她。現在她相信她也知道她的爸爸連烏陽是怎樣死的了。連烏陽的加入極樂會也許是巧合，也許極樂會爲了想引出黑水仙而招他進去的。但是，他們一直不利用連烏陽引出黑水仙來，而到最近，連烏陽犯了事，他們便索性把他處決，而抓住他的女兒，來作所謂最後一張「皇牌」了。

雅典娜穿好了衣服，打開房門，無聊地通過大廳，走出花園中，她通過花間的小徑，慢慢地走向花園的門口，但接近門口時，矮樹叢裏忽然伸出一把長槍來，擋住了她的去路。

接着拿槍的人鑽出來，原來是佐治，雅典娜對他淡淡地微笑，佐治微帶抱歉地說：「對不起，老板的命令，不讓你離開這裏半步！」

雅典娜四面望着沒有人，低聲說：「達賴星有問過你嗎？」

「問過我什麼？」佐治狐疑地問。

「我們的事。」雅典娜低聲說：「他問我昨夜是不是跟你睡在一起，又問我你半夜時有沒有離開過。他似乎都知道了一切！」

佐治眼珠吃驚地轉動着：「你怎樣回答？」

「我否認一切！」雅典娜說道：「我告訴他我是獨自一人在這裏的，一直在等李英來接我，後來等不到她來，我到門口去看看，出來時就見你睡在廳中，他有問你嗎？」

「沒有。」佐治搖頭：「他什麼也不提。他信任我！他一向信任我的！」

「也許他不再信任你了。」雅典娜低聲說道：「不然，爲什麼他問我而又不問你呢？」

「他一向信任我的。」佐治仍堅持。

「人是會變的。」雅典娜說：「你一向也忠於他，爲什麼又偷他的女人呢？」看見佐治的臉紅起來，她又說：「你知道達賴星是幹着什麼勾當嗎？」

佐治點點頭：「我知道。我知道得很多！」

「我不能代你決定什麼。」雅典娜說：「但如果我是你，我就要爲自己的生命設想一下了！」她說完，便回身走回屋子去，留下佐治在那裏發怔。

沿着花徑轉了一個彎，一個人站在那裏擋着她的路，雅典娜吃了一驚，因爲那人就是達賴星。她吶吶說：「你不是——準備放棄這裏嗎？」

「差不多準備好！」達賴星冷冷地說：「因此我有空聽到你和佐治那段可愛的對話。我相信你想唆使佐治殺死我——就像殺死李英一樣！」挽着她的手臂，向屋子走回去。

雅典娜的臉色變成死灰。達賴星冷笑：「我還以爲蝎黨要來進攻，原來敵人實在是在這裏！」

「你現在用不着放棄這裏的了。」雅典娜說。

「不。」達賴星搖頭：「還是要放棄的，因爲警方遲早也會到來。」

他們到了屋裏，其餘二名打手正等在廳中，每人手中都握着一隻皮箱，似乎裏面裝着的是他們收拾好了的文件之類。他們的其中一人說：「準備好了！」

達賴星點點頭：「我們走吧！叫佐治進來吧！」

那二個打手點點頭，握着箱子出去了。雅典娜繞到達賴星的前面，看着他，臉上有倉惶之色，說道：「你又打算拿我怎辦呢？」

達賴星聳聳肩：「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了嗎？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你不殺我？」雅典娜瞇起眼睛看着他：「你知道我想殺你！」

達賴星笑起來：「我早就懷疑有這可能性，但我不想殺你，因爲你對我還有用途！」

「我是你手上最後的一張皇牌？」雅典娜問。

達賴星輕輕鼓掌：「旣然你已知道，那就最好的了！」

「那麼，佐治呢？你又打算拿他怎辦？」雅典娜又問。

達賴星微感詫異地抬起眼睛看着她：「你不是對佐治的福利感興趣吧？不過你用不着担心，我也不會拿他怎辦的。同樣地，他對我也有用途。」

雅典娜默然，達賴星拿起放在沙發椅旁邊的一隻手提箱，打開來，從裏面取出一隻時鐘樣的東西，放在桌上。

佐治和那二個打手進來了，達賴星站起來：「好了，我們可以去了。佐治！」佐治上前來，達賴星指着那隻時鐘般模樣的東西：「你對炸藥熟悉一點，佐治，你弄好這東西吧。你明白嗎？我不想留下一些什麼完整的東西！」

「我明白的。」佐治回答。他知道達賴星的意思是把這屋子炸掉，一點證據也不留。達賴星點點頭：「我們走在前頭，你弄好之後再追上來吧。」佐治點點頭，便打開寫字桌的一隻抽屜，取出一隻螺絲批，動手旋開那隻時鐘樣的計時炸彈。

達賴星對餘下的二個打手一擦手指，便輕擁着雅典娜的腰，推她走到門口。二個打手已經先出去了。

佐治正埋頭弄那隻計時炸彈。

他們四人乘一部華貴的大汽車離開，二個打手坐在前面，其中一人開車，達賴星則坐在後面和雅典娜一起。他用手輕輕地摟着雅典娜的腰，好像和她是一對情人似的，雅典娜的心開始慌起來了，達賴星帶她到什麼地方？

車子駛離了屋子，沿着公路而行，蜿蜒地爬上山坡。轉了兩個彎，他們從上下望，可以見到屋子在下面好像一座玩具房子，佐治那部車子仍停在屋外的園中。達賴星忽然說：「停車，我要看看！」

打手把車子停住，達賴星通過車窗凝神地看着屋子。雅典娜奇怪他在看些什麼，但又沒有心情問。

三分鐘過去了，忽然，毫無預兆地，屋子炸成一團火球，磚石在濃烟中四射，佐治停在屋旁那部車子好像火柴匣般飛開，而飛到半途就摔掉了。接着那轟隆一聲已傳到耳中。

「我的天！」其中一個打手說：「佐治一定弄糟了！」

「一定是了。」達賴星說：「不過我眞難相信，佐治對炸藥是那麼熟，簡直是專家，他怎會——？」

「你在騙誰？」雅典娜陰沉地說：「爆炸的是另一隻炸彈，你埋下的炸彈。你交給佐治那一隻不過是爲了使他留在屋裏吧了！」

達賴星扭頭看着她，又看着二個打手，狡猾地微笑。

達賴星說：「你很聰明，雅典娜，但我非這樣做不可的，因爲到底，佐治謀殺了李英，而且也可能謀殺我！」他這句話是對那二個打手說多於對雅典娜說，他得讓他們知道，他殺一個手下，一定很有充份的理由。果然，那兩個打手表示放心一點了。達賴星又說：「我不喜歡有人對我不忠心的，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候。你知道，現在是逃亡的時候，絕不能讓一個危險的人物跟在身邊。」

「爲什麼你不殺我？」雅典娜恨恨地說。「我也是一個危險人物。」

達賴星好像沒有聽到她這句問話：祇是凝神看着下面那座爆炸後的屋子，這時濃烟已經過去了，屋子已蕩然無存，連園中的樹木也全都不見了，祇剩下一塊破爛的平地，地上有一兩個大黑洞，那黑洞的下面就是地下室。大概祇有地下室中會還剩一點完好的東西吧。

達賴星滿足地嘆口氣：「好！一乾二淨！」

「就像炸掉我們的屋子一樣！」雅典娜恨恨地說。

達賴星瞟了她一眼：「你應該慶幸你沒有跟你的屋子一樣給炸掉！」

「那不過因爲我對你還有用處！」雅典娜說：「你究竟和我媽媽有什麼過不去的？」

達賴星又好像完全沒有聽見似的，祇是對着前座的二個打手揮了揮手：「我們走吧！」

車子又開動了，沿山路前行，經過一處轉彎的地方，他們看見路邊停着一部警車，而山坡下面的樹林也翻着一部車子，達賴星向那部車子扭扭頭：「李英昨夜就是死在那下面。」

雅典娜打開手袋，取出一隻飾盒，打開了粉盒，用鏡子照照自己的臉，撲了一點粉，又把粉盒闔回去，放進手袋，她的手再從手袋裏出來時却拿着一把果刀，很快地向達賴星的喉部插去。

達賴星吼一聲，轉側身子，同時一手托住雅典娜的手腕。刀子「嗤」一聲刺進了達賴星的上裝衣領，一時刀鋒被那布料纏住而拿不開，接着達賴星放開了她的手腕，而手就握着拳頭而擊在雅典娜的下顎上。

雅典娜的頭一扭，差點連頸子也扭斷了，接着便頹然倒在座椅的靠背上，達賴星毫不浪費時間，順手一拉她的腿子，使她躺得更低，不會給車窗外面的人看到。然後他便扭頭望望後面。他們離開那部警車已經很遠了，警車中人並沒有注意到他們。

前座那個用不着開車的打手已經拔出了槍轉過身，達賴星揮揮手：「不要緊！」他才插回槍再坐好。達賴星彎身在車子的底板上拾起那把刀子來看看，不過是一把普通的果刀。大概是從廳中的水果盤中取的。雅典娜很聰明，除了刺喉嚨之外，

這樣一把小刀又是很難殺人的，他一揮手把刀子丟出窗外，再看了雅典娜一眼，便鬆弛地靠在座椅上。

車子平穩地繼續前進。

× × ×

史勿夫正在拍着桌子在對李來探長大發雷霆，但李來探長並不生氣，因爲史勿夫並不是在罵他，祇是在發急而已。

史勿夫拍着桌又叫道：「我們祇封了三座城市的三家奇異汽水，大人物一個都捉不到，現在却有六家我們準備封的汽水廠自動爆炸了，而汽水廠的印度大董事的住宅也炸掉了，人都失踪！」

「這樣一來，可能是個好兆頭。」李來回說。

「什麽好兆頭？」史勿夫皺眉問道。

李來微笑：「這表示他們正在撤退，也許他們要放棄他們的計劃了！」

史勿夫搖頭。「沒有這樣容易的事。而且依我看，這實在還是一個壞兆頭，他們是一羣狂人，他們不會甘於失敗的。他們現在是打算重新組織一下，或者是背城借一以求一逞，我怕的是後者。他們也許不會成功，但造成的亂子也不會小了！」

李來吸了一口烟斗：「你以爲他們會怎樣拚命一逞呢？」

史勿夫聳聳肩，假如各處天空都紛紛出現十二條銀蛇呢？不是一條，而是十二條，那時會怎樣呢？」

李來抖一抖。「一條銀蛇出現時會怎樣，我們都見過了——我們有可能針對他們的催眠來作一次反宣傳嗎？」

「怎樣反宣傳呢？」史勿夫說：「在報紙上發表消息，揭發這件事嗎？我怕這對那些已深受催眠的人未必會有作用，而且這會先行引起各地人民的恐慌了。」李來沒有做聲，史勿夫恨恨地拍一下桌子：「司馬洛那小子，他在幹什麽了？完全沒有了消息。我不相信他是被人殺死了的。他不是這樣容易死的人！」

「司馬洛的情形是有些特殊的。」李來說：「他除了對付這個極樂會之外，自然還要找尋那個女孩子——那個連烏陽的女兒！」

「媽的！」史勿夫又一拍桌子：「我祇是付錢給他做我的事，並沒有叫他去替連烏陽找女兒。」

李來微笑：「我明白司馬洛這個人的。如果他在這裏，他會回答你的話，可惜錢已經過了手，非由他做主不可了！」

史勿夫一隻手握緊拳頭，又在桌子上搥了一下，這時是達賴星帶同雅典娜撤退的那天下午。

× × ×

在當天晚上，在天度星的住所，司馬洛照例又在浴室裏洗着澡，而那隻收音機放在浴缸旁邊的椅子上，耳塞在他的耳朵裏，他正用手指輕輕敲着收音機的旁邊，用電報密碼與正在不遠的小梅花聯絡。

「今天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司馬洛正在用手指說。「正如平時一樣。」他的工作實在是頗清閒的，極樂會每星期開會一次，在未開會的時候司馬洛就沒有什麽事可做了。天度星平時也很少出外，祇是關上了房門在看書，司馬洛有一次有機會走進他的房裏窺探了一次，發覺他房裏擺滿的，全是有關氣象學的書，即是研究風向、天氣、雲、雨等等的。

「他在別處却有點事情發生。」小梅花說：「李英的屍體今天出現在C市。她是撞車死掉的。」

「那是什麽意思？」司馬洛的手指點着問。

「意思就是雅典娜也會在C市。」小梅花說：「我們的人對那裏的極樂會也不很熟，不過熟也沒有用。那裏今早爆炸了一座郊外住宅，顯然那裏的極樂會主持人已撤退了。」

司馬洛說：「但我們也得到C市去看看！」

「但你離不開的。」小梅花說：「C市那方面的事讓我們去查好了，你在這裏繼續你的工作吧！」

外面，睡房的門打開又關上的聲音。司馬洛嘆口氣，用手指點道：「印度西施又來了！」

「但今晚就是你的例假，我們會面的日子！」小梅花的聲音焦急地說：「你不能——」

「我盡量保留精神吧。」司馬洛說：「但她實在太熱！」

「呸！」小梅花在說。

接着一個人踏入浴室裏，司馬洛才發現並不是卡絲娜，而是天度星。如果是別的男人進來倒無所謂的，但天度星却是一個不同的男人，使司馬洛感到一陣難爲情。他第一次明白當一個女人在洗澡時給男人撞進去會有什麽感覺。

天度星的眼光貪婪地打量着司馬洛的身體，司馬洛好不容易才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在收音機上再點了幾下，用密碼告訴小梅花：「老板來了，一定出了特別的事情，暫時再會吧！」然後他把收音機的耳塞拉下，塞回收音機的後面，坐起身來，對天度星微笑：「我正在鬆弛，有什麽事嗎？」

天度星打量了他一番，司馬洛眞想把腿子交疊起來並且用背對着他，但如果這樣一表示害羞，就可以更加刺激天度星，他會幹什麽就很難預料了。所以司馬洛祇能極力佯裝沒有什麽事情發生。使他稍覺安慰的就是天度星身上是穿着齊整的西裝，而且脚踏着鞋子，如果他是爲了那件事而來，他該會穿着睡衣了。

天度星說：「我們走了！」

司馬洛說：「走？」

「是的。」天度星說：「很可惜，這裏我們的一家汽水廠已給封掉，大概不久，警方就會找到我的身上來的。我非離開這裏不可！而且，最高首領來了電報，召我去開緊急會議。所有城市的主席都要回去開會，並且要帶一個一流的打手去。我要帶你一同去！」

「到哪裏去？」司馬洛問。

天度星沉默了一下：「目前這是一個秘密。」

司馬洛站起來，以盡量快但是又不露匆忙痕跡的手法取過一條大毛巾來圍着身子，而踏出浴缸，走進睡房，一面說：「我和你的約定是在這裏工作而已，如果你要帶我到別處去，你至少得讓我知道目的地是哪裏！」

（未完·六）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郁無常臨死時其言也善，說出天龍幫主練功的處所，和練成「天地寒陰殘骨功」的時間，岳雲龍趁其未練成，趕到練功所在，此時已是四更天，還有一個更次，魔頭練功告成，就很難對付了。首先遇到阻攔的是白骨門掌門人殭屍魔僧，雙方打鬥，岳雲龍雖然削斷他一條臂，自己却中了他的屍毒陰風，不能運功調氣，殭屍魔僧本來可以將之置諸死地，但勝之不武，慨贈解藥，約定時日比武決鬥，岳雲龍倖未致死，趕到時先和天龍幫五行壇主劇鬥，殺了火龍，旁邊已出現天龍幫主和總護法，再和天龍幫主比眞功，稍遜一籌，只好逃走……

攻暗香飄影　擋落花春隱

岳雲龍知道自己一身血海深仇未雪，英雄歲月未伸，於是他一聲壯士無顏的淒厲長嘯，拚着最後一口眞氣，施展出那蓋古凌今的「銀河天梯」，逃脫天龍帮主的毒辣掌下。

岳雲龍此時，因聽到冷笑，倏然住足，靜靜的凝立着，那雙寒光湛湛，懾人心神的銳眸，疾速的在這片朦朧的荒野山徑中搜索着。

然而，除了風吹樹梢，枝影婆娑，沙沙的聲音外，四週是一片寂然，再也沒有半點聲息，顯得有點異樣的感覺。

岳雲龍停止了搜索的目光，雙目微微的瞇着，他暗自忖道：「這奇異的沉寂，是什麽情況啊，他是冲着我來的嗎？如果是，他自然會找我……。」

他揣忖間，身形微晃，一縷輕烟似的輕輕的飄出了五丈開外，這絕高輕功，在當今武林，除了有數的幾位魔頭之外，難有人能與其匹敵。

倏地，又是一聲慘吼，隱約傳至。

這次岳雲龍可聽清了發聲的方向，他再不猶豫，身形微晃間，似殞星流矢，雷奔電閃，快速絕倫的向左前方撲去，身法輕快，身形更是曼妙已極，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的流星曳光，帶起一聲銳厲的嘯聲。

百十丈外，是一片茂密陰森的樹林，岳雲龍飛快的身法，眨眼間，已撲到了林下，脚尖點處，身形似隻夜鷹般，輕飄飄地，落在樹梢之上。

岳雲龍抬頭一看，不禁眉頭一皺，微微的咦了一聲，他暗自忖道，難道自己的耳朵，還會聽錯嗎？

又是一陣陰森寒風吹過，微帶着一股濃厚的血腥味，與一聲細若蚊蠅的痛苦呻吟。

岳雲龍身形暴伸，一條身影，就好像一股潛力托着般，輕若飄絮的由樹梢緩緩飄落下來，脚尖微觸地面，又驟若閃電的撲了過去。

星目凝處，朦朧的目光下，落葉上，

荒草間，到處染滿了血漬，三具死屍是那麽慘厲恐怖的躺着。

岳雲龍那冷若冰霜的臉容，不禁微微色變，一陣恐怖的感覺直滲進他的心窩。

原來地面上躺着三具悽厲、慘不忍睹的屍體，全身衣裳盡碎，滿身血漬斑斑，模糊不清，白骨外露，面目更是悽厲恐怖，的是猙獰可怕。

令人一望，即渾身顫抖。

毛髮竪立。

任是這位殺人不眨眼、手段毒辣的魔星——

岳雲龍他也暗恨這殺人的兇手，是這麽的慘酷毫無人性。

他微俯下身子用手一摸那屍體胸部，呼吸早已停止了。

驀然——

又是一陣輕微的響聲，由暗處飄入岳雲龍的耳中。

他毫不猶豫輕快地撲了過去，但是，映入目中的，却是這麽慘忍的景象。

朦朧月光，穿過樹枝照在地上，一個人躺在落葉上，他不是靜止，身形而是作不規則的翻動着，雙手緊緊的握着拳頭，雙眼大大的暴瞪着，深沉而急促的呼吸聲，在昏暗中激蕩着。

他好像要狂吼，但是，連呻吟的聲音都無法發出。

岳雲龍這樣世故，也不禁腦中有點模糊了，他面色沉凝，微聲道：「老伯，你怎樣了？」

原來地上躺着的是一個老叟，他聽到聲音，微微的抬起頭來，那雙似欲奪眶而出的血睛，暴瞪着岳雲龍，他想說話，但是，却力不從心。

然而，難言的痛苦，却不斷的侵襲地上的老人，他雙手伸起，五指如爪，青筋根根暴起，終於，那殘酷，幾乎使人不敢立刻相信的事實，呈現岳雲龍的眼前了。

地上的老者。

他雙手用力的在自己胸前抓着，順着雙手十指過處，顯出了一條條的紅綫，指甲縫裏已帶滿了血跡。

於是，他渾身又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他像是雙手抓過胸上，有種無限舒適的感覺似的。

那難以形容，無限舒適的感覺，似乎帶着無比強烈的魔力，如潮湧般急疾在向他誘惑着。

他好像不能抗拒，雙手仍然一把、一把的抓着，由胸部而腹部腿部……那難於形容的舒適之感，却像是無休的泉源，跟隨他十指過處，似海浪般，急湧而至。

然而，那祇是表面上的，一瞬間事情的……

他皮膚下的肌肉，他的骨髓中間，仍然在發散着無比的痛苦，在那十指過後，血水湧出的一刹那後，新的痛苦，又再度的困擾着他，更強，更烈。

這種更加強烈的難言痛苦，使他再不能忍受，他渾身似受着極大的壓力，欲將他壓成血漿，欲將他磨成粉碎，那又似他已被拆散了，拆成了千千萬萬的小碎塊似的。

總之，每一處有每一處不同的痛苦，而那極端的痛苦，實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的。

終於，他再也忍受不了此種痛苦，地上的老人又抬起了頭，眼睛暴瞪着岳雲龍，像似哀憐的乞求。

岳雲龍知道地上的老人，在向他乞求希望，帮助他解除痛苦早早死去。

可是岳雲龍有些躊躇，他雖然冷腸冰心，殺人無數，但，他殺的，都是些千惡不赦的卑賤惡徒，現在，他怎能把一個素未謀面的老人殺死。

老人的乞求眼光，充滿了無限的哀傷，岳雲龍臉色沉凝，劍眉微竪……

地上的老人，身內存在的無比魔力，此刻已侵襲進他心臟內部，於是，他抓得更緊，抓得更深……

他的全身衣裳盡碎，滿身血漬斑斑，有的正在汩汩不斷的流出來，有的血肉模糊，白骨外露，濃厚的血腥氣息，隱隱可聞。

地上的老者，再度抬起了頭，雙目暴瞪着岳雲龍，閃出難以形容的乞求眼光。

岳雲龍臉色冰寒，右手輕輕抬了起來，地上的老人，痛苦抽搐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那誠摯的眼神，似是感激，又似是欣喜。

岳雲龍不再有所猶豫了，右手微動，砰的一聲響處……

他不再顫動了，不再痛苦了，他靜止了，從此永遠的靜止了……

秋風肅殺，酷寒之氣，籠罩人間。

那輪彎月，正被一朶烏雲遮住，少得可憐的幾顆疏星，遙遙的掛在天邊，大地是一片灰暗，淒涼……

不聞風聲，亦不聞虫鳴，大地是一片空寂，空寂得可怕。

似在哀悼，似在感嘆，平靜的空氣裏，似有着難言的淒涼，與無限的惆悵……

岳雲龍面容毫無表情的凝立着，望着那具恐怖慘狀的血屍，他暗自悲痛，深恨那殺人兇手，他恨蒼天爲甚麽這麽殘酷，平白地奪去了人們的性命。

他咒罵着，他感嘆着人生的短暫。

他祈禱着，虔誠的爲死者祝福。

這是岳雲龍重歷江湖以來，第一次爲死者祝福。

驀然——

一個念頭突然閃電似的，掠過他的腦際，這慘酷的殺人手段，是何種功夫？

兇手是誰呢？

爲何向他施出這種毒辣手段，死者又是誰？

岳雲龍想着，不禁又凝視着地上的屍體。

驀然！

岳雲龍發覺死屍身旁，有一塊慘綠的碧玉，岳雲龍急忙俯身拾了起來，觸手冰寒，星目凝處，他不禁一聲驚叫，道：「華山派歷代掌門令符！」

岳雲龍內心驚駭不已，他萬沒想到，此老叟便是當今華山掌門謝一飛，那麽另外三具屍體，可不想而知，定也是華山派之弟子了。

另一疑問，又不禁浮起腦際，華山掌門謝一飛，武功是何等的造詣，是誰有此能耐，能夠制住他，且又是這樣慘酷的死法。

岳雲龍對於江湖武林各門派，知之甚詳，他知道華山派，自創派以來，門下弟子，大都安份守己，和其他門派從來未有過節，而今夜華山派，却遭人慘酷的洗刦，不禁使岳雲龍既驚、又怒。

此刻，他心急如焚，自己拜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不知是否慘遭毒手，原來岳雲龍想着，想着，那滿腔仇恨的怒火，燃燒了，滿身的熱血沸騰了。

他的整顆心，似在滲滴着血，那是仇恨的熱血，他立心要爲死者雪仇。

驀然——

一聲輕微的衣袂帶風之聲，岳雲龍靈敏的眸焰，疾速絕倫的暴射過去，黑暗之中，一條人影，電閃也似掠了過去，那種驚人的速度，就是飛行絕跡的蒼鷹，似也無法企及。

岳雲龍無暇思索，鼻孔中發出一聲怒哼，腳尖微點地上殘葉，身形便像箭似的，射了出去，快若閃電，如影隨形般，追向那條人影。

前面那條人影，輕功之高絕、曼妙，亦非弱者，芸芸武林中要找出那樣頂尖高手，眞也不容易。

夜色之中，只見那條人影，有如一道輕烟，隨風而去，只能看到一條影子，却辨別不出此人的身形。

岳雲龍自九天神魔雷去惡，把全身的精元貫入他體內之後，再經一年，苦練西藏密宗門大佛經中所記載的絕學，使岳雲龍此刻的內在功力，有如海中的浪濤，此消彼長，生生不息。

他的身形越來越快，就好像似御風而飛一般，和前面那條人影的距離，越來越短。

岳雲龍暗驚那人的輕功，定是個超絕武林的人物，但也追出了怒火，一聲龍吟清嘯，登時展出那極怪異、又極美妙的絕世輕功「迴龍騰轉」。

嘯音甫起，岳雲龍身形，猝然暴伸，巳然飛出八九丈外。

就在身形飛躍之勢漸弱的時候，突地，又雙臂一振，全身一弓一伸，腳跟一陣連蹬，那勢道已竭的身形，竟突又飛出五六丈遠近。

這一躍的距離，竟活生生地超過十三四丈，此種驚人曼妙的輕功，眞是蓋古凌今。

岳雲龍猛地聽到腳下，響起一個清脆美妙的聲音，輕輕地喝了聲：「好妙的身法！」

岳雲龍微微一驚，竭盡全力，將自己的身形側翻下來，又曼妙而驚人地，一個擰腰，轉過頭來，月光下掃目一瞥。

只見離自己七丈開外，昏暗的夜色中，俏生生站着一條人影，長髮披肩，白羅絲紗衣袂飄飄。

朦朧之中，一眼望去，面目雖看不甚清，但他已覺出此人俊美，而且覺得他那絕美姿態，好似熟悉的很。

他再仔細一瞧之後，不禁怔了一怔，因爲他再也想不到，這輕巧絕妙之人，竟是個美如天仙的絕麗少女。

那白衣羅紗的絕麗少女，竟以站在原地，纖腰微扭，輕輕一笑，道：「你追我幹甚麽？」

岳雲龍見是女人，也就沒再逼近，祇是遠遠的凝立原地。

他不禁心中爲之一怔，此刻，他竟然無法將眼前，這彷彿將要隨風而去的天仙麗人，和方才那冷酷，殘忍的兇手，聯想在一起，而這寂靜的黑夜，又還有誰來此荒山呢？……

岳雲龍片刻之間，腦中思維一片混亂，竟答不出話來……

那絕色白衣麗人，秋波流轉，嘴角又自泛起一個甜美絕倫的笑靨，嬌聲道：「深更半夜，你和我無冤無仇，這麽苦苦地追在我後面，是想幹甚麽呀？」

她說罷，伸出手掌，輕輕掩着嘴角。

岳雲龍只覺她在衣袖外的一段手臂，猶如瑩瑩白玉，閃閃生光，十隻有如春筍的手指，更映得膚色，如雪的瑩玉。

岳雲龍一陣仔細揣測後，覺得那華山掌門，不會是這少女下的手，他的這種揣測，並不是因爲這女子的美麗，而且那樣弱不禁風，而是，最初岳雲龍的那陣冷笑，是男子發出的聲音。

可是，岳雲龍天性冷傲，倔强，更何況他極需要替自己拜兄的師父，華山掌門謝一飛雪仇，所以，他下意識的想由這絕色美麗少女口中，問出是誰殺的，自己好根據綫索，找尋那兇手。

岳雲龍這念頭一閃而過，略帶冰冷的語音，道：「區區和姑娘却無冤無仇，但剛才之所以追踪姑娘，是想要請教一句，華山派掌門謝一飛，和門下三個弟子，是誰殺的？」

那白衣羅紗絕麗少女，突地「噗嗤」一笑，右手輕輕一理鬢邊隨風揚起的亂髮，嬌聲笑說道：「你說的甚麽話呀，我不懂。」

岳雲龍自幼慘痛遭遇，內心深處本巳極端痛惡女人，更何況她是絕美的女孩。

現在他看到這女子，像是對自己尋開心，一股怒火直衝而上，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冷哼，暗中凝聚眞氣，直向絕麗少女緩緩逼去。

驀然——

那白衣羅紗少女，突然一陳銀鈴般的嬌笑，道：「噢，原來是你，閻羅魔者岳雲龍。」

這時兩人距離不過二丈遠近，對方臉容巳清晰可見，岳雲龍一驚，星目仔細凝處，原來此一絕色白衣麗人，便是那詭譎莫測的白鳳令旗主。

岳雲龍看清她是誰後，臉色微變，劍眉一皺，冷冷的話音道：「白鳳令旗主，方才閣下躲在暗處，是不是知道誰殺了華山掌門人。」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哈」的驚呼了一聲，伸着一隻春筍似的玉指，指着她那挺直而秀麗的鼻子，像不勝驚訝地說道：「甚麽，你說我殺了他們？」

玉腕一揚，從鼻上移開，却又塞住自己的耳朵，閉起眼睛，長長的睫毛，覆蓋在眼簾上，接着又道：「這話我可不敢聽，從小到大，我連隻螞蟻都沒有弄死過，你却說我梅艷芳殺了人……」

岳雲龍看她那嬌嗔，淘氣，牛頭不對馬嘴回答問話，不禁又好笑，又好氣，他稍微一定神，斷然說道：「梅姑娘，若是

連螞蟻都不忍弄死，那麼姑娘看那麼慘酷的殺人的手段，却又爲甚麼不怕了呢？而且，以前還放縱妳白鳳門下，亂加殺害武林人士。」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格！格！」一笑，將那如玉手掌，縮回衣袖裏，嬌笑道：「喲！倒看不出你，以前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跟那九天神魔老怪物，相處了一年，却居然也這麼會說話，而且，還是那麼兇煞……」

岳雲龍轟動江湖的種種英雄事蹟，已經傳誦整個江湖武林，當然，白鳳令旗主梅艷芳，也知之甚詳。

岳雲龍聽她罵自己恩師爲老怪物，不禁怒氣上沖，面色一沉，冷喝道：「住口，梅姑娘，再出口無禮，就莫怪岳某不恭了，在下所問的，請好好道來。」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嬌艷無雙，平生所見男人，一見她那種絕麗的姿容，莫不神魂顛倒。

此刻岳雲龍面色如鐵，冷冰冰的說出這番話來，不禁令她微微怔了一下，若不是她早已知道岳雲龍是個冷面冰心之人，她幾乎要以爲岳雲龍是個瞎子，或是道地的柳下惠了。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略爲一怔後，瞬即恢復常態，輕輕一笑，說道：「哎喲！你這人是怎麼攪的，我說的話可是句句眞的呀，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去問我師父，她老人家祇是叫我在江湖裏找一個人，打一塲架就算了，並沒叫我殺人呀！」

說話時一副嬌嗔之態，愈顯得她天眞、又美麗。

岳雲龍面若冰霜，冷哼了一聲，語聲澀澀地說道：「梅姑娘，照妳這樣說，妳師父和妳，都是一丘之貉，將人命看得非常輕賤，本來這是無甚關係，但只要分清善、惡，可是，哼！妳恩師早已在六十年前……」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突地輕蹙黛眉，幽幽嘆了口氣，輕輕說道：「這人怎麼總是不相信我，說沒殺過人就沒殺過，唉！你知道不？我平生從未對男人說笑過。」

她那雙秋波，似嗔、似怒，凝注着岳雲龍的臉上，隱含着一股脈脈情意。

岳雲龍只覺心頭一跳，一陣溫馨的感覺，隱隱從心底閃過，這種難言的滋味，竟是他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

此時，白鳳令旗主梅艷芳，輕移蓮步，緩緩的向岳雲龍走來。

一陣山風吹過，將她的輕白羅紗，吹得緊緊貼在她身上，曲綫玲瓏，柳腰僅僅盈握，端的婀娜動人。

岳雲龍自幼慘痛遭遇，已把善、惡、美、醜之別，有了一個偏激的看法，那被人公認爲善者，並不全是善良之輩，可能就是些欺世盜名，自命俠義之人。

美麗的女子，不一定她們內在全是美的。雖然有着美麗的外表，也許其內心潛藏着醜惡。

梅艷芳看着岳雲龍面色沉凝，呆愣的樣子，嘴角突地泛起一絲微笑，略帶着嬌柔幽怨之色，柔聲道：「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那些人就算是我殺的好了！」

纖掌一揚，玉指微揮，突地直劃岳雲龍胸前。

岳雲龍方自一怔，却見這隻蘭花般的玉掌，已自劃到胸前的「幽門」絕穴。

這一招來勢有如閃電，岳雲龍再也不會想到，這溫柔說笑，輕蹙黛眉的白鳳令旗主梅艷芳，會對自己驟下殺手。

岳雲龍微驚之下，身形微晃，倏然而退。

却見梅艷芳嬌笑一聲，疊在腕上的袖子，突地像流雲一樣飛了出來，帶着一股侵入肌膚的寒風，又揮向岳雲龍的面門，脚下蓮足輕點，輕盈曼妙，如影隨形般，追了過來。

這一招出奇絕妙，梅艷芳臉上露出得意的嬌笑，心想這招非把你逼得狼狽不堪不可。

那知岳雲龍突地凌空微一擰身，反手一招「風吹落葉」，竟硬生生地劃向那片如流雲般的羅袖，掌風如颷，銳利如刀，嗖然作響。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陡感一驚，面色一變，羅袖反捲，柳腰輕巧巧地，却用另一隻手，刷地擊出兩掌，蓮足輕點，倏然，凌空又自斜踢一腿。

梅艷芳不但身法奇詭，招式間變化之快，更是無與倫比。

這兩掌，凌空一腿，竟如電光石火般，刹那間發出。

她之掌勢，雖然像似輕描淡寫，纖柔如玉，其實招招含蘊內力，巨大的無形勁力，蓄勢以吐。

岳雲龍劍眉微挑，肩頭微晃，突地一掌穿出，身形迅如飄風般，斜斜一竄，竟從梅艷芳的掌風，腿影中斜掠出去。

這一掠之勢，身法曼妙，奇詭莫測，正是「星象迷踪身法」的招式。

梅艷芳微感一驚，暗忖道：九天神魔雷去惡，眞是一代鬼才，沒想到短短的一年之間，竟將他的武功調敎得與往昔相差有天淵之別。

梅艷芳心念未盡，岳雲龍厲叱一聲，身形驟若閃電，左掌倏揚，食、中兩指微曲，「平數春星」，疾點梅艷芳的雙目，右掌斜立，刷地一招，「瞬催風雨」，擊向左肩。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她只不過想試一試別後一年的岳雲龍，武功到底已臻若何程度。

她萬沒有想到對方竟毫不留情地說打就打，而且這一招着實太快了，而且凌厲無比，狡點、刁鑽的她，腦筋裏突然一動，索性來個不躱不避，輕閉着眼睛。

岳雲龍擊出兩掌，眼見已堪堪觸到梅艷芳的嬌軀，她却仍然呆呆地站在那裏，不避不閃，心中不禁有些後悔，生怕自己的一掌一指，出力過猛，而將她擊斃，可是，岳雲龍也知道她使詐，因爲他深知她之武功，是如何詭譎莫測。

須知岳雲龍雖因身世之慘痛，具有冷酷、倔强的性格，其實他本是個至情至性的人，此刻，他雖然覺得梅艷芳言笑無常，性情彷彿甚是毒辣，但他却終不忍心將她傷斃掌下，因爲他深知她，完全是被那冷雲仙子姬白鳳毒辣怪癖的性格歷久薰陶所致，她何嘗不也是一塊渾金璞玉呢？

岳雲龍此念一生，猛地撤回含蘊欲吐的掌力。

那知此時，白鳳令旗主梅艷芳，一聲「格格」銀鈴般的嬌笑，道：「岳雲龍，我知道你不敢殺我！」

她嬌語着，身軀却突地一閃，兩隻羅袖，突又倒捲而出，霎眼之間，但覺白影漫天，兩隻帶着寒風的羅袖，已四面八方地向岳雲龍揮了過來。

現在兩人只不過相距二尺左右，陣陣幽香，岳雲龍都可嗅到，她兩隻羅袖，此刻施展開來，無異是件犀利的外門兵刄，而且又離得那麼近，措手不及之下，已沾着岳雲龍的身上。

岳雲龍雖知道她暗中有詐，可是，他眞想不到她，這麼刁鑽、狡黠。

好個岳雲龍，一見來勢，清嘯一聲，全身有若鬼魅般，倏忽的一飄閃避開，已脫出羅袖的攻擊，這正是：「星象迷踪身法」。

梅艷芳嬌叱一聲，如影隨形，一雙瑩瑩如玉的手掌，忽地在那雙羅袖中，一伸一縮，輕飄飄地拍出五掌，出掌時雖有先後，掌到時却渾如一體。

岳雲龍剛避過那雙羅袖襲擊，目光一瞬間，只見五隻俏生生的掌影，幾乎是在同一刹那之間，向自己前胸，雙肩拍來，招式之刁鑽詭異，前所未見。

他心中微微一驚，脚跟半旋，斜身一讓，那知眼前突又勁風大作，兩隻羅袖，倏又倒捲了過來。

須知這種絕世高手過招，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岳雲龍剛才中了她的刁鑽之計，心神微疏，此刻，便讓梅艷芳搶了先機，眼見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掌影，這些千百掌影，羅袖也都已堪堪拍到自己身上。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這個處處充滿神秘，詭譎的少女，此刻，她嘴角方顯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那知岳雲龍輕聲冷笑一聲，突地，肩頭微塌，手腕向上一抖，他兩隻寬大的衣袖就突地兜了上來，帶着凌厲的風聲，「呼」地劃了個圈子。

梅艷芳笑容頓斂，柳腰稍挫，倏地退了四步。

岳雲龍被梅艷芳一陣逼得連處險境，心中微泛怒意，當下冷笑一聲，手下也毫不留情……

驀地——

雙手從袖中伸出，手掌由外而內，「呼」地又劃了個半圈，當胸一合，由合而分，一招「殘雪月華」突又揮了出去。

剛好梅艷芳也一掌繫來，「拍」的一聲響，梅艷芳口中悶哼一聲，飄飄向後退了五六步。

這苦頭眞夠她受了，梅艷芳粉面凝霜，秀目射出一股似怨，似怒之光。

梅艷芳身受六十年前的三魔頭之一——冷雲仙子姬白鳳的陶敎，武功奇詭絕倫，她自以爲天下江湖武林，已再沒有敵手了，想不到今夜在岳雲龍的無情掌下，處處吃虧，她不禁惱羞成怒。

一聲冷叱，驟挺纖腰，再揚玉掌，一出手，便是昔年冷雲仙子姬白鳳震驚江湖武林的：「暗香飄影」掌法。

這「暗香飄影」掌法，一展開來，身法奇幻變化，越來越快，掌風似割，有若暮秋花飄，旋袖飛翔，如暗香飄影，掌出之間，都是攻向對方莫測之要害，端的凌厲，毒辣無比。

岳雲龍自然識貨，他想見識見識一下昔年和自己師父九天神魔齊名江湖的女魔頭所調敎出來的女弟子，施出那聞名江湖的：「暗香飄影」掌法，是如何的凌厲、毒辣！

岳雲龍面色沉凝，雙掌揮出綿綿的眞氣，見招拆招，見式破式，一氣呵成，那「暗香飄影」掌法，發出的怪異凌厲，宛如狂風暴雨的掌勢，每一投入岳雲龍綿綿掌勁中，就彷彿投入那一望無際的浩瀚海洋一般。

眨眼之間，二人已然交換了三四百餘招。

梅艷芳像是發了雌威，嬌叱一聲，驀然，施出「暗香飄影」掌法中的凌厲絕招：「星漾寒紗」，左掌當胸一推，右手五指，却微微分開，「刷」地點向岳雲龍胸前的四處大穴。

朦朧月光下，只見她十隻纖纖玉指，閃閃生光，但岳雲龍心中有數，知道只要讓她這十隻猶如春筍般的玉指，沾上一點正面指風，便要重傷。

岳雲龍劍眉微蹙，驀地輕喝一聲，左掌呼地反揮了出去，右掌一沉一曲，五指如鈎，去扣梅艷芳的右手腕脈，此招正是絕魂掌中第三招：「血腥十里」的化式：「花落春隕」。

梅艷芳知道岳雲龍功力精深，不敢和他對掌，纖指一揚，將右手縮了回去，左掌却仍原式擊出。

那知岳雲龍右肘突又一曲，又是絕魂掌中另一化式：「蟾風入袂」，撞向她的左掌，梅艷芳慄然一驚之下，倏地收招。

但，却見岳雲龍另一隻怪手，突又伸出，五指箕張，掌心內陷，寒風凌厲，擊向自己前胸。

岳雲龍這隻右手一抓、一擊、拆招、攻招，渾如一體，招式之妙，可說妙到絕頂，出招之快，疾如閃電。

岳雲龍掌到中途，目光過處，忽地瞥見梅艷芳的酥胸，微微隆起在那白色羅衫裏，起伏之間，觸目驚心，而他右掌却是往人家的酥胸上擊去。

岳雲龍一瞥之下，口中「悶哼」一聲，硬生生的將那道凌厲掌勁收回。

但是，出掌是何等快速，雖然把掌力內勁收回，但仍然覺着一種軟綿綿的東西，剛好撞上指頭。

岳雲龍大驚失色，猛地疾退，俊臉生紅，星目視處，梅艷芳微閉着雙目，粉臉上竟也泛起了醉人的紅潮。

此刻，岳雲龍手足無措，他不知要如何向人解釋，猛地，白鳳令旗主梅艷芳，妙目微張，脈脈含情，注視着這位殺人不眨眼，冷面冰心的閻羅魔者。

夜，是死寂的，沒有風聲，也沒有蟲聲。

二人就是這樣靜靜的凝立着，四道目光，互相注視着，他們此刻內心是在想着什麼，這是神秘的，沒有人能夠知道，只有他們自己的心裏才明白。

驀地——

梅艷芳那嬌若無力，婉轉美妙的語音

，道：「華山派掌門人謝一飛，與他的門下弟子，是爲陰陽教中人所慘殺，華山派僅剩下的一位，追魂八絕掌凌秀風，聽說被黑旗令楊琪樂擄去。」

岳雲龍星目含煞，連忙急聲問道：「怎麼，黑旗令楊琪樂不是妳白鳳令旗之屬下……」

梅艷芳略帶恨聲的語音，道：「黑旗令楊琪樂，是陰陽敎派來臥底，找那面超魂琴中，所珍藏的半面碧鳳寶旗的，若非及早察覺，差點被他所偷去。」

岳雲龍腦中不禁掠起一陣疑問，暗道：「黑旗令，黑旗令，難道會是他……」

梅艷芳那充滿關切的語言，道：「岳……岳相公，當今武林各派，都派出頂尖高手圍剿你，陰陽敎中人或是什麼天龍帮，也處處追踪你，甚至於我們白鳳令旗門，最近師父老人家也派來許多高手，也許是……」

岳雲龍星目暴現一股懾人的眸焰，冷聲道：「多謝梅姑娘報警，相待之情，沒齒難忘，岳某若是怕死，也不會在這冷落的塵世，活得這麼久。」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那雙含情脈脈的美目，冷然凝視着岳雲龍，櫻口微張，但却是欲言又止。

驀地——

梅艷芳嬌喝一聲：「接住……」

她那瑩瑩春筍似的玉掌一揚，一件東西輕飄飄，略帶着風聲飛向岳雲龍。

梅艷芳隨手揚處，美麗的影子，驟閃間，似一道輕烟，消失在夜幕裏。

岳雲龍聞聲微抬星目，一件軟綿綿的東西，已疾快的飛來，他下意識的右手輕抄，猛地，一縷幽幽的清香直襲鼻孔，他星目微望，不禁呆愣了，那是一條白色綢絲香帕，上面隱約寫着一首詩詞，道：

愁痕滿地無人省。
露濕琅玕影。
閒階小立倍荒涼。
還賸舊時月色在洛陽。

× × ×

薄情轉是多情累。
曲曲柔腸碎。
拂琴弦斷淚模糊。
呵手爲伊書，哀腸枯。

岳雲龍雙手緊握着那條羅帕，心靈的深處泛起一絲微妙的感覺，而那是甜蜜的，但也倍增無窮的惆悵。

他知道自己今世，再也不能和別人生出感情，今後的坎坷人生旅程，多少磨難與困擾……。

岳雲龍想至此處，不禁凄涼的一聲長嘆，星目之中含蘊淚光，仰望着星空那些白雲，心中一片茫然。

驀地……

一聲極其冰冷的笑聲，冲破了岳雲龍洶湧的思潮，其聲猶如幽靈般，充滿着凄厲、陰森之氣，使人不自覺地起了懍然之感。

不知何時，一條修長的身影，由陰森森的樹蔭處，緩步而出……

岳雲龍星目含煞，冷然掃視過去，他俊臉上，不禁一陣抽動，仇恨的怒火，立刻在胸中沸騰了起來，洶湧，澎湃着……

星月光下，已似幽靈般，凝立着一位劍眉星目，風度瀟洒的藍衫少年，此刻，他嘴角正含着一絲狠毒的詭笑，此人正是武林雙秀中的金環劍楊元秀。

岳雲龍眼冒火焰，厲聲喝道：「金環劍楊元秀，你把凌秀風擒掠何處？」

金環劍楊元秀聞到岳雲龍逼問的語言，心中不禁微微一震，但瞬即恢復常態，哈哈一陣狂笑，略帶譏諷的語音，道：「噢！眞想不到，眞想不到，相別一年，岳兄的眼光，已是如此的銳利了，兄弟眞替岳兄慶賀了，嘿！嘿！凌秀風嗎，兄弟絕不會虧待他，請放心吧。」

原來岳雲龍自然聽白鳳令旗主梅艷芳，說出黑旗令楊琪樂，是陰陽敎派來臥底的，之後，聰明的他，腦筋急快的一思索，往昔自己和黑旗令楊琪樂火併時，黑旗令那詭異的一擧一動，以及他聽武林雙秀最初對話時，敍及自己的靑霜劍，和冷奇臨死前，說出靑霜劍重歷江湖的消息，只有二人知道，那時自己本懷疑追魂秀士臨死前之話，但此時，這些複雜錯綜的疑問，立刻澄清，黑旗令楊琪樂便是金環劍楊元秀其人。

岳雲龍强忍着胸中沸騰的熱血，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道：「金環劍楊元秀，岳某老實告訴你，今夜如你去向別人稱俠道義，也許，還可以苟延殘生，哼！今朝你合該數盡，居然自尋死路啊。」

金環劍楊元秀陰森森地，嘿嘿！一陣詭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倒願領情岳兄這個見面禮了！」

岳雲龍臉罩寒霜，冷冷的語音，道：「楊元秀，岳某眞佩服你那種魑魅魍魎的技倆，不過，現時你也該稍爲斂收起來些了。」

金環劍楊元秀冷笑道：「豈敢，豈敢！岳兄多誇奬了，所賜敎言甚是。」

岳雲龍突然仰天一陣吭傲蒼穹的厲嘯，面色冰寒，冷然問道：「金環劍楊元秀，岳某自問和你無怨無仇，甚至肝胆論交，且我生平受命於天，俯仰無愧，沒想到你這種豬狗不如的畜牲，屢次暗算岳某……而今你的毒計徒勞，心機枉費……」

金環劍楊元秀臉色不變，嘿嘿！一陣陰森冷笑，道：「兄弟眞欽服岳兄有鬼神不測之機，通天徹地之能，屢次逃出閻羅王的修羅死域之外。」

岳雲龍眼暴寒光，冷然道：「華山派掌門人謝一飛，和三個門下弟子，是不是你……」

金環劍楊元秀淡淡一笑，道：「不錯，是我下的手，岳兄要待怎麼？」

岳雲龍聞言慄然一凜，他鋼牙緊挫，目蘊煞氣，厲聲說道：「華山派，不知和你有何擧天仇恨，你居然泯滅人性，慘下毒手，所下的手段，又是殘狠毒辣如斯，岳某今夜便要替天行道，誅殺你這萬惡蟊賊。」

金環劍楊元秀哈哈一陣震人的狂笑，說道：「岳兄自己之生命，已自難保，還要多管別人閒事，哈哈哈！兄弟眞替你惋惜！」

岳雲龍暗中調聚眞氣，面色沉凝，冷然的說道：「岳某要死之前，也要殺盡你們這些沽名釣譽，卑賤邪惡，盜名欺世之輩！」

金環劍楊元秀俊臉泛出一絲狠毒的獰笑，道：「好極，好極！今夜兄弟倒要領敎九天神魔調敎出來的高足，手底下有什麼絕學？」

岳雲龍臉色冰冷，他知道面前敵手，是自己平生最大的勁敵，他不但是昔年和恩師齊名的魔頭，掌轉乾坤震西天悉心調敎出來的徒弟，更且也是中原武林領袖，少林掌門慧空禪師之徒，身負幾派的絕學，功力之深厚，非一般所能比擬，今夜自己一旦敗在他手，便要一生含恨九泉，死不瞑目。

岳雲龍突然開口問道：「楊元秀，那柄短劍，是否也帶來了。」

金環劍楊元秀一陣冷笑道：「靑霜短劍嗎，岳兄請勿心急，等會兒，它自會要了岳兄之命了。」

岳雲龍星目閃出一道懾人魂魄的煞光，冷冷道：「那太好不過了我們之間的仇恨，已勢成水火，時間無多，不妨，早作個了斷。」

金環劍楊元秀冷冷一笑，道：「岳兄所說甚是，那兄弟有僭了！」

他一言甫畢，全身骨骼已如小砲竹似的，「卡碰……」一陣連串密響。

岳雲龍這時也把全身眞氣，疾速的流轉了一周天，全力戒備，凝神以待。

金環劍楊元秀大喝一聲，十指箕張，已呼嘯抓到，來勢奇詭無比，竟將岳雲龍上盤十二大穴全然圈入爪式之內。

岳雲龍暴喝一聲，右掌直勢，左掌帶起無比勁風，擊向楊元秀胸前。

楊元秀冷冷一笑，雙臂一圈，上格下劈，兩脚已同時齊飛，踢向敵人胯下。

岳雲龍右掌倏然一翻，由掌變抓，疾速擒拿對方脈門，左掌五指撮如鳥啄，直點楊元秀右頰「沉香」，「未膠」，「扶突」三穴。

變招出招，捷速絕倫，手法也毒辣異常。

楊元秀身形急閃間，雙臂如輪，上下顫動成波浪形，猝然揮向岳雲龍脅下。

岳雲龍識得這是一手極難練成的歹毒絕技：「波浪手」功夫。

他輕哼一聲，雙掌十指倏然彈出「嗤嗤」之聲，十縷尖銳勁風，已颯然疾襲楊元秀周身要害。

緊隨着岳雲龍身形急如鷹隼般，晃身掠起，掌腿齊出，瞬間連環拍出六掌，踢出三腿。身手之快速，凌厲，可謂至極。

金環劍楊元秀嘿然一聲冷叱，雙掌十指急伸疾縮，也連連彈出幾絲銳厲勁風，抵住岳雲龍暴彈出的十縷指風，那知眼前一花，岳雲龍掌腿，又閃電般自四面八方攻至，聲勢之奪人，的是無可言喻。

金環劍楊元秀在對方掌山腿影中，亦銳厲無匹的擊出十二掌。

狂飆洶湧中，楊元秀輕叱一聲，已飄然退出七步。

金環劍楊元秀俊臉微變，此刻，他已知道岳雲龍現在的武功，已非昔比，但他本是狂傲已極的人，一時便被岳雲龍搶制先機，給人家逼退七步。他不由惱羞成怒，嘿嘿一陣陰詭冷笑。

楊元秀身形觸及地面，倏然飛起，人在空中，全身驀然一縮，兩隻手臂突然張了開來，復顫成波浪之形，雙眼斜斜彎曲，驟然一見，活似一隻絕大蝙蝠。

這正是楊元秀從少林寺藏經閣中偷學來的七禽身法中一絕手：「蝙蝠展翼」。

只見他身形未落，一股陰冷幽幽的勁氣，已無形罩下，而他那掌腿指肘之式子，更是籠罩四面八方，無懈可擊。

岳雲龍見勢，心中懍駭不已，倏然提足「玄天冰魂」眞氣，往楊元秀狂劈而出，一片酷寒如冰的掌風，疾勁無倫。

岳雲龍脚下緊施出奧妙無比的「星象迷蹤身法」，足踏倒旋七星，一式「移轉九嶽」，喇喇响聲中，人已晃出五六步開外。

就在他身形才閃出的一刹那，但聞「劈拍」一聲大響，碎石紛飛中，那堅硬如石的地面上，已被楊元秀砸了一道三尺長一尺深的缺口！

凌厲的聲勢，懾人已極。

但是，金環劍楊元秀亦被岳雲龍那股綿綿的凌厲勁風，震出丈許，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始飄然落地。

楊元秀那冰寒眞氣，凍得腦目微眩，四肢僵寒，正待運功調息。

岳雲龍却不容他稍事喘息，長笑聲中，雙掌驟圈，倏翻而出，絕魂掌第三招：「血腥十里」，已疾然使出。

掌勢擊出，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嘯聲如雷，恍若山崩浪排，浩浩不絕的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湧出。

勁氣成渦，剛猛無儔。

金環劍楊元秀俊臉變色，鋼牙微挫，身形倏然上竄，投入那片呼嘯勁風中，雙掌變爪爲劈，旋風疾蕩之間，楊元秀雙掌突然透出三股幽幽陰風已擊向岳雲龍頭上「鶩太」、「絡却」、「曲差」三大穴。

岳雲龍發出一聲厲嘯，身形猝然疾起，掌影如山，呼呼轟轟迎了上來，二人就在空中，以迅速絕倫的手法，「劈劈！啦啦！」連環硬接了五掌。

只見岳雲龍面色蒼白，胸部微喘，但他仍然挺立不動，冷然凝視着對方。

楊元秀又被震飛一丈開外，滿面赤紅，額角微微泛出汗珠，他覺得自己五臟如焚，血氣翻湧，顯然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楊元秀急急閉目調息了一陣，感覺功力已稍恢復，不由一聲冷笑，道：「九天神魔調敎之弟子，果然名不虛傳，嘿嘿！剛才我們幾招硬接，想你對掌之後，亦必不較兄弟好受多少，也罷，我們乾脆在兵刃上決一生死吧！」

楊元秀說罷，由肩後撤出那柄金環劍，劍身鋒利，寒光似電，黑夜中閃爍生輝，端的是一柄罕見的利器。

岳雲龍適才和他對手之後，深覺楊元秀功力深厚如海，比年前又增進了許多，此刻，見對方拿出金劍環，已知道城府深沉的楊元秀動了殺機，他不敢稍事遲疑，暗中調聚緩散的眞氣，但臉容仍是一副冰冷之態，冷嗤一聲，道：「楊元秀，岳某今夜必然成全你。」

楊元秀聞言，臉色微變，雙目中寒光暴射，嘿嘿。一陣陰森冷笑，略帶着譏諷的語音，道：「岳雲龍，休說大話，昔日係差點作了兄弟劍下遊魂，還敢夜郎自大，恬不知恥。」



岳雲龍面罩寒霜，冷然道：「昔日誰勝誰敗，不能判斷，今夜，哼哼！岳某龍劍下再不會輕易饒你。」

原來，年前岳雲龍和金環劍楊元秀，互相比劍之時，照說是楊元秀勝利，但，在岳雲龍衣袖被對方劍尖斷去之時，岳雲龍隨時都可取楊元秀的生命，但他並非那種罔顧江湖道義之人，於是，發出一聲淒壯的長嘯，掉頭而走。

楊元秀一陣陰詭奸笑，道：「好！好！岳雲龍，你留心了！」

一言未畢，只見他身形急撲中，金環劍楊元秀急快的一顫，點點星芒流瀉，倏指岳雲龍咽喉「俞府」，「精藏」二穴，來勢如電，凌厲無匹。

岳雲龍星目放光，冷叱一聲，雙手各劃了一個弧綫，反劈而出，他自己擊出的兩股勁風交觸，「劈拍」一聲暴響，掌風四射中，風狂勢疾，全然逼向楊元秀而去，這種罕見手法，眞是奇詭精奧。

楊元秀見狀，心中一震，金環劍急急盪起一個「移形換步」的絕妙身法，已快速無比的挪旋了三轉。

就這轉瞬間，岳雲龍亦抽出了自己背後長劍。左手姆指微曲，和右手後抽的劍身斜斜舉平，劍眉雙揚，星目凝視敵方，其狀威凌，隱含着一股懾人的氣質。

楊元秀眼見敵方擺出此劍式，俊臉色變，暗叫道：「這不是『天都魅迷踪絕命劍』的起手式，『威風凜凜震八荒』。」

金環劍楊元秀心情沉重，那始終微帶詭笑的俊臉倏斂，凝神內視，周身眞氣環流周天。

二人心情凝重異常，夜色更顯得沉寂。在沉默之中，却隱含着騰騰殺機，隨時會一觸即發。

驀地！

楊元秀身形翻起，右足尖一點左足背，又「呼」的一聲飛起，銀光暴射中，一式「環輝日月」，劈向岳雲龍頭頂。

岳雲龍冷哼一聲，那和劍身齊平的左手四指，食指疾喝，嗤聲風響中，右手後撤的長劍，已隨着腰身擰直之勢，凌厲快速的戳向楊元秀胸前。

楊元秀金環劍微沉，「噹」的一響，聲若龍吟，已和岳雲龍長劍微觸了一下，同時他微一偏頭，雙腿齊出，踢向岳雲龍面門各要穴……

岳雲龍又發出一聲冷哼，長劍倏收，復顫成千條寒光，刹時一片勁冷劍氣，挾着風雷轟響，已罩住了敵人四面八方。

楊元秀厲叱連聲，腕中金環劍，舞成圈圈銀光，上下翻飛，宛如龍翔鳳舞，罡風凜烈，尤若怒濤奔雷，雙方刹那間，已驚天動地的慘烈鬥在一起。

兩道白濛濛的光華，有若海中兩條巨大神龍，翻騰戲浪，風狂勢疾，罡氣汹湧，若似山崩海嘯，端的懾人之極。

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好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楊元秀此刻所使，正是少林劍譜的：「寒源一流」劍法。

金環劍蕩起呼呼風聲，使地上激起無數漩渦，勁疾銳嘯，無孔不入。

岳雲龍凝神靜氣，綿綿使出劍式，川流不息，勁氣恍如銅牆鐵壁，層層疊疊，嚴密凌厲，使人無懈可擊。

只見一條白色飛虹，上下翻飛，時而變成千道白光，時而幻如劍山巨濤，罡氣凜烈，四五丈內充滿迴旋森森勁氣。

這一場爭鬥，眞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慘烈肉搏。

祇戰得四周樹木枯萎，落葉漫天飄飛，鬼哭神號。

此刻，二人激鬥半夜，已互相交換了五六百招。岳雲龍面色凝重，神色湛然，出手招式，威猛無倫，急攻硬打，完全是一派高手的招術。

金環劍楊元秀俊臉赤紅，却已氣喘吁吁，滿面汗珠，滾滾而下，金環劍已沒先前那般凌厲，但是，他脚步仍然騰躍如飛，仍不見有破綻可尋。

岳雲龍暗暗心駭，忖道：此廝功力已是如此深厚，掌轉乾坤震西天老賊武功之深博，可想而知，那麼自己要替恩師雪仇，其艱難就可想而知了。想至此處，不禁心中一陣愴然，不由心神微分。

好個城府深沉的楊元秀，揪得時機，大喝一聲，絕招演出，以最捷快的速度，左手暴彈一絲幽幽陰風，直襲岳雲龍天靈要害，右手金環劍斜斜劃向氣海絕穴，掌劍齊施，聲威凌人。

岳雲龍吃驚之下識得楊元秀這招極爲霸道的「陰陽閃電」，掌劍分襲的絕毒。

他不躱不閃沉着立馬，手中長劍波波一陣急顫，緩緩向楊元秀金環劍迎去，左手猛然凝聚七成的「玄天冰魂」眞氣，射出一股綿綿的寒飆，消去那縷幽幽陰風。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噹」的一聲輕脆金鐵響聲，岳雲龍手中長劍，已被楊元秀的金環劍絞成二截。

一聲得意的陰森冷笑響起，一道寒森的劍氣，指向岳雲龍的「咽喉」。

岳雲龍斷劍的刹那，全身仍然靜若山岳般的凝立着，好像不知敵方的金環劍，已指向咽喉要穴一尺左右。

楊元秀眼見敵人穩立不動，心中大喜，忖道：「這小子如此託大，哼！這次看你能再逃過修羅死域之路？」

他一念未已，驀見岳雲龍周身泛出一股白色烟霧，吃驚之下，已知不妙，尚未來得及收招換式，祇覺一道勁勢如山的無形潛力，已如狂濤般反震過來。

楊元秀頓覺呼吸一窒，冰凍生寒，手中金環劍猛感一震，虎口酸痳，吃那股潛力一帶，再也把持不住，已被岳雲龍暗中凝聚的十二成「玄天冰魂」眞氣，威力無儔的勁力，捲飛半空。

金環劍楊元秀靈魂俱散，就在金環劍脫手之時，脚下倏忽疾旋，施出那奧妙的「移形換位」身法。

雖是這樣，楊元秀的身軀，仍被那股冰寒的潛力，帶得連連旋轉出五六丈開外，方緩住其勢。

楊元秀星目射出一股狠毒兇光，反手往懷中疾探，拿出一柄精緻劍鞘的短劍來，就在他欲拔出短劍的當兒……

岳雲龍冷叱一聲道：「靑霜短劍！」

語音甫出，岳雲龍右手中斷劍，倏地抖手脫出，一道白虹，恍似殞星飛矢，挾着勁疾的銳嘯風聲，直向楊元秀右手的靑霜短劍射去！

（未完・七）

